

本國學基
叢書 經室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一)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擊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縱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擊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華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象音

釋易象意

釋心

釋蚌

釋磐

釋蓋

釋且

釋斝

釋郵表啜

釋頌

釋矢

學經室一集 目錄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玉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考

七圖考

平經室一集 目錄

琴經室一集 目錄

銅和考

璧羨考

棟梁考

古劍鐔臘圖考

鐘枚說

躡字瓦拓木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詰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琴經室一集 目錄

寧經室一集 目錄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擊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囀音之言巽則傳爲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尙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審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爻以察也書契取于爻是必先有爻卦而後有爻意先有爻意而後有爻言先有爻言而後有爻書先有爻書而後有爻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于易卦也

釋易象音

周易象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

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璣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篆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妄以豕走挽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挽字。玉篇引說文彖豕走挽也。案今本玉篇誤挽爲悅。說文挽解挽也。挽古之脫字。廣雅訓彖爲挽。可證玉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手。肉曰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本說文而來。廣雅

釋言曰彖挽也。與說文玉篇正合。挽字从兌。兌與蒙聲相近。故彖彖二字因錯失互淆。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篆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環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篆字音近材近蠶。凡蠶矇椽字从之。有剗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矇矣。兌蒙駢矇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第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爲第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椽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之稅衣。椽衣當从蒙。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蒙相韻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挽字之古。惟其挽爲彖訓。更可證兌矇矇同部相韻之

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象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塵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慘蠡二字當从象。此灼見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弛爲豕走撓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輻輳不已。而誤以詩絳之噉爲合韻也。象象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豕爲彘。目彘爲豕。何以明之。爲啄。啄从豕。豕从彘。皆取其聲。只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呂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豕爲豕。以象爲象。何以明之。爲啄。啄从豕。豕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象象久訛之證也。此象噉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象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象意

象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象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卽如蠡字。如蝮與不加蝮無異也。方言曰。蠡分也。蠡尙訓爲分。則象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撓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象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卽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象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象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象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

更明矣。是故學者以蒙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蠹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織也。言織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織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織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于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系部納字，即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纖，纖與織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即心也。說文束字，即今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束爲棗，並棘爲棘，皆歸束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纖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楸樸，心。詩：疏引孫炎注云：樸，楸一名心。此亦即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筍字。筍或爲笋。句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季尹旁達，鄭注讀季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

同例。後人不知筓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鯀

鯀。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宇已發之矣。

如詩鴛鴦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謂斯白之字作鯀。齊魯之間聲近斯。余正釋詁

曰。鯀。善也。釋文本或作鯀。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鯀字。讀若斯。左傳。于思。賈逵曰。頭白兒。

元謂鯀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少誤。便成舛誼。今試

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鯀爲用者。則有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鯀鰥寡。鯀卽斯字。言文王

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鯀爲少。失之。

漢石經漢書谷永傳。並作懷保小民。惠字。鯀蓋作小民。惠鯀者。孔安國

之真古文。馬遷所注。僞孔所異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

又立政曰。知植鯀哉。詩蓼莪曰。鯀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鯀

皆當訓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例。而僞孔傳訓鯀爲少。毛傳訓鯀爲寡。並

失之。有以鯀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

庚公之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庚公筓字。魚筓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鯀字假藉也。

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漢廣曰。不可休思。是也。

有以訓離析之斯。

余正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

藉聲近之鯀爲用者。余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鯀言小山之別離于大

山者名以辨。辨即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新禮。於有兩壺斯祭之文。鄭注斯祭為祭之切地。無足者。即彬祭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祭大夫士彬祭推之。訓斯為盡。以合其誼耳。元案。此斯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祭相於而略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社西。醴社東也。禮記王藻曰。大夫側尊用彬。士側尊用祭。彬祭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為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側大夫亦不用彬。專用祭。誼取戒。若祭祀之事。誼取飲神。則雖士亦兼用彬。誼取獻飲。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祭。大夫士彬祭。瓶分二等。明彬祭為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誼相通為用者也。一證之特性。饋食禮。特性饋食禮。當專用祭矣。而經云。靈彬祭饌于東序南。順豆兩靈焉。鄭注。祭言彬者。祭尚厭飲。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是也。言彬祭者。兩壺一彬一祭。不比斯祭為兩祭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瓶于房戶之間。同彬皆有。瓶。瓶有元酒。此禮言兩瓶共一彬。故不言祭。亦不言斯彬。不比斯祭為兩祭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瓶。此禮不言祭者。雖實無祭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醴。用酒尊於房戶之間。兩瓶有祭。元酒社西。此用祭有祭戒也。此祭字直承兩瓶。明是兩祭。故徒言祭省言斯。且易斯為有字。以別于醴。蓋之無祭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不言祭者。賓唯辟。醴不必祭戒也。合觀諸誼。然則斯祭之詞。與側尊相知。明當訓離。非彬之別名也。

有以辨斯音通。而又通于音誼相近之析字者。尚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辨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賜。唐韻斯義切。即析之轉聲。是也。有以獻為本字。藉音近之辨為用者。禮記月令。天子辨蒸開冰。鄭注云。辨當為獻是也。至于辨之訓善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

釋聲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虞之形。攴擊之。籀文省為設。古文作磬。从巫。元案。設之為字。声。象形。攴。指事。从石。乃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容者。故磬又訓空。从缶。為磬器中空也。余正釋詰。磬。空盡也。

說文：窻，空也。从空，聲。引詩瓶之窻矣。證之。然則凡物縣空之義，皆從此設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馨。國語作縣馨。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馨于甸人。鄭注：縣，馨者，經死之。卽虛縣之義。然則文殺之曰馨。

王世子馨字乃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同。若讀爲鐘馨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語

申生雉經。雉字，與周官封人鷄字音轉相假借。鷄，繩也。左傳：鄆城百雉。亦以繩爲度之名。與城之以板爲度名同。板度縱，雉度橫也。經與馨同聲同義。特設至二字異形耳。猶古文

設作磴，瓶之馨矣。又作窻也。余疋釋蟲，蜺，縊女。縊女所以名蜺者，蜺與設聲相轉相假。詩：俱天之妹。韓詩作馨。天詩：於社壹畏之。假爲

其類也。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蜺。蜺聲如設也。說文馨字，所以從設得音者，設有耳聞之義。聞屬于耳。古人

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俱天之妹。說文：俱，第二訓曰：一曰聞見。此訓最確。

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俱，馨也。蓋當時韓詩作馨，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鄭箋以如訓俱，卽說

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遠矣。詩人言俱天之

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文王實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

粵聲，粵與設同。義見下。然則俱天之妹，俱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

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設聲。設，古文馨。又曰：𦉰，聲也。从只，粵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

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為馨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賜。

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乃馨之假借字。上文既云有口有聲。則此豈不應重矣。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然。其義猶在殺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

以為如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左成。一年傳。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

姬。無子。其姪譚聲姬生光。杜注云。顏譚皆二姬母姓。姬之諡聲必亦育于母譚之家之故。故以母姓為名而諡曰聲。左襄九年傳。

與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諡聲信。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馨控忌。毛傳曰。聘馬曰馨。元謂馨即聘之音近假借字。蓋粵駿同韻說文。所以讀駟若聲也。若雖聘而別求其訓。則

誤矣。新說粵駿與詩叔于田釋控同義。駿與粵音義每相通。非蜂者如執轡者擊馬也。後人因擊字而求其義于譚聲之諡。則郭齊燕說矣。非與押侔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凡此毛傳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余疋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者。明矣。元更謂害。曷。蓋。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

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曰。無齒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尙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曰。害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蓋與未亦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爲薦。字薦象形。段若廉大令曰。儀禮鄭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某仲某。某是且字。某則薦伯仲也。古文尙書黎民俎。飢。鄭易俎爲阻。蓋尙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皆訓薦之說。元按諸古

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僉作𠂇。祖父尊作𠂇。孟祖辛彝作𠂇。祖乙齋作𠂇。祖己齋作

𠂇。祖丁觚作𠂇。瞿祖丁。卣作𠂇。此文明今且字近矣。周齊侯鐘作𠂇。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卍作祖。故說文卍部

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

不可以反宿也。鄭注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旣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祖祭爲極始行。史記食貨志。引書曰。黎民祖飢。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鄭箋云。徂猶始也。言且亦卽有始誼。經傳中言旣某且某者。皆言終如

此始又如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

也。鄭箋訓終風為終日風。此又文生誼。爾雅備釋。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元為之加證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為平聲。與乎乎字為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為言。愈見

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也。順寧人以既且為鑿字之分。疑是僻為重刻摹勒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且訓為

始。始有艸創之誼。即為粗略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綴之誼。詩唐風

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綴也。孔疏引盬字為證。誼乖遠不相涉。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鹽惡。鄧展注。盬。不堅牢也。即不

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鹽。會之。盬。苦不精緻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誼。方言之訓

可識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盬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周禮司兵注

曰。功沽上下。沽即盬。惡與盬同。可見漢末猶為恆語。盬略即為聊且之誼。故且為姑且之且。廣雅。媿。且也。其實

姑即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房。秦以市買多得為房。詩。我房酌彼金罍。段若廉大令曰。說文引詩。我房酌彼金罍。房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

以房為姑也。如致人。此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說。沽。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器。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鄭注。沽。猶

姓也。洪範。以被為好。即房字假借。

且毛傳且此也是也。

釋𦏧

𦏧與黼同為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𦏧者曰兩已相背戾。

孫注左桓二年傳注齊益稷傳

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

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弓相背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絳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經傳中彌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

彌皆誤為亞

說文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槩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擣也。考工記弓人曰橋幹橋角。从丿从𠂇。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章。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𠂇从弓。𠂇𠂇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丿𠂇分背。不若又字相交耳。然則弗即亞字。為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噉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誌矣此郵表綴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

漢書各紀

傳郵亭 郵从邑从巫巫遠邊也巫从土从巫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陲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巫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巫之所以从巫郵之所以从巫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巫邑二字會成一

意其聲則生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

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綴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綴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

家詩作爲下國綴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葉祥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

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誌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

爲標誌卽以裘爲標誌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裘裘

作求荀子備效後漢蓋勳馬授傳注表標也呂覽儻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

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歆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

呂覽不屈云或操表綴以善隱望注表綴儀度 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

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

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寧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旒，索隱：如人贅疣，除剩物也。詩：大雅，具贅卒充，傳：贅，屬也。是郊特性之表義，即郵義也。則試言綴

說文：綴，冢作義，綴，聯也。又綴合著也。綴，兩陌間道也。按綴為以物繫屬于物之義，綴綴綴綴義皆通。檀弓

歸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輶亦訓止。見呂覽期實求人注。說文：輶，車小缺復合。樂車運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即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即止也。尚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綴字

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說文：設戈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

牛馬，曰設。此乃以木綴裘之明證。漢時尚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為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

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綴之字，名之曰綴。此亦字隨音生，實一

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即徹用田，竟自濼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

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紆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郤萊，導以西，至于唯，莫竟，竟井

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陳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闢軍以表為界之事。又舞者行

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為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

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為用。然則郊特性所謂郵表綴者，郵乃為井田上

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澤國賈逵注云洿園之垣九夫爲表。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卽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

善爲頌。卽善爲容也。說文見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鏡字者。史記樂書云。物容養。一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容、養、兼、一

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所借之素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兼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簧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連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得升。筦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籥在建鼓之間。禮記禮器云。歌者在土。舞人聲也。鼓吹開以笙者。如諸侯燕擊瓦。及聽聞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聖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蕤笙由儀。大夫十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傳。亦但曰歌曰詠。賦。左傳。李札觀。梁准使下爲之歌。國語。叔孫穆子對晉侯。子伶籥詠賦。而亦納不及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

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

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歌獻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魯之舞。明堂位。以商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剋伐之舞。武王制濶。又云。武奏大武也。皆云。大武周公作樂所容舞也。樂記。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申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進退得齊。絜之。成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口歌之。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以應節矣也。

文舞武舞。禮記內則。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舉勺。後舉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與。即周頌酌。象。即周頌序。云。維。河。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注。云。于。戈。萬。舞。象。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于。武。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威。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鎛。而。舞。大。武。明。堂。位。禘。祀。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舞。萬。入。去。籥。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籥。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籥。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樂。所。云。饗。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魯。得。其。四。韶。籥。夏。濩。等。舞。季。札。俱。及。見。之。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

說文。夏。从。夂。从。頁。从。日。日。兩。手。夂。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為。容。節。詩。時。邁。肆。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邇。而。興。鍾。氏。康。成。注。鍾。師。以。九。夏。為。樂。之。大。歌。說。文。樂。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即。古。文。首。字。頭。為。容。貌。之。首。古。頌。京。字。故。从。頁。明。字。於。六。書。屬。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鍾。師。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騶。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諸。人。侍。奏。族。夏。殄。醉。而。出。奏。騶。夏。公。出。入。奏。騶。夏。凡。奏。夏。並。以。鍾。

詩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皆在升
吹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即開
九夏即在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克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頌之義顯矣

清
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尙餘其九呂叔玉云夏夏繁過浪皆周頌也豔夏時過也繁過執蓋
也深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即維天之命等篇爲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即
頌卽容之實據

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衆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酌又孔子答賓牟賈云夫樂
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
首章曰誓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歷年然則卷桓一章皆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兼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

采芣苢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
大司樂乃率黃鐘歌大呂舞
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蕤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鐸之節也

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
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千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赭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
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

函詩有頌者此必有
舞容在後

籥華國祭蜡則翫函頌按函爲周之器商周皆夏殷之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卽人容以金
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函頌既謂之頌宜有舞容在焉

奏爲之節也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豔夏趨以采蘋禮記玉藻古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豔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豔夏賓辭奏陔大
射儀公升卽席奏豔夏賓辭奏陔公入鷩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豔夏而送之郊特性賓入大

門而奏豔夏又云大夫之奏豔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陶縣與卽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
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豔夏曰先樂金奏豔夏繁過浪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

鐘。夏。性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鑿金以爲節。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鐘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周禮鐘師于二南之詩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

奏。非舞不稱奏也。鐘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雍。首。卿大夫奏采。士奏采。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謂諸侯以弓矢舞。據此。知狸首采。頌采。皆以弓矢舞。鐘磬分笙。鐘笙聲。頌鐘。頌磬者。

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應風雅。詩。鼓鐘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三歌。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即笙鐘也。或者笙鐘笙器聲。比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爲分別。歟。或以笙爲所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閒。與此。絕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磬。其南朔。其南詩。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戶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戶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屈申。俯仰。行步之節也。尙書笙。鐘以開。孔。鄭古文皆作笙。庸。庸即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僞孔解庸爲大鐘。便昧於笙頌之義矣。此乃古人未發之

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尸爲同音。夷。儀。區。移。爲音近字。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重。讀。之。曰。矢。屎。爲。同。音。維。難。多。爲。音。近。字。施

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人造从从也。也。即同。區。之施字。即從音義而生者也。說文施。旗兒。

齊樂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索施。施猶四斜也。故義爲施舍。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

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爲施之重音。施之訓展、訓陳、訓布、訓舒、訓設、訓池、訓移。皆平直施去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兔置：施于中林。頌弁：施于松柏。旱：薊：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於孫子。孔子閒居：施及四海。中庸：施及鰥獨。皆重設之。其實經重音同音義也。尸與

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傳：宣十六年。荆尸而舉尸。陳也。卽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尸、陳也。平

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尸或爲侯。侯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周禮：凌人：大喪共侯。侯，注：使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冀而

施之。注：陳尸曰施。禮記喪大記：卒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又十七年傳：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洞酌：豈弟君子，豈弟易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匱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僖屬秦。匱既而揮之。水從匱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曰匱。匱之从

也。亦同此義。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爾雅：矢，雉也。亦同此義。

此義卽此音也。左傳：歷五年。公矢魚于棠。詩：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之所

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屎同矢。左傳：定三年。

闔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形平直

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佳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豸同音。每相假借。雉

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綫。左傳：歷元年。都城過百

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慎五經異義。韓詩說。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度數也。

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平也。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雉氏。

齊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釋文。雉或作雉。然則雞鬻。雉亦平而去之之義。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凡祭祀。稱其綯司

農注。綯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綯當以豸爲聲。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綯。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綯。遇祭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以

繩。綯自經。雉乃綯之假借字。而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綯。从豸得聲。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釋文。豸本又作雉。今訛爲鳩。與雉數。澤之雉。訛爲鳩同。左傳。襄十六年。又云。范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

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氣正同。豸者止也。即阻止之義。平也。解也。解多名獸。乃雉聲字。此雉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答

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同也。管子曰。地員。夫管仲之匡

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其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義與矢雉相同。準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廌。凡言廌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廌者。爲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遠之間。以水廌平直之爲會意。廌猶綏繩之直也。說文。廌部灋字。乃以神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直。著之圖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可會意說爲解豸觸不直而去之也。蓋水廌皆平止義。故今文爲字可省。若知神羊之說。今文省一廌字。則所餘去字會何耶。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最稱說之恆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

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

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

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間耳魯滅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

左氏傳三年傳且夫睦妨貴少陵長遠開親親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傳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執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廿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遠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為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焉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極不怒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又廿六年傳獎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曰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朔入逆則順出矣國語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為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為武晉語八順其靈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順越語下順天

不第此也易之坤為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齋順以禮也比下順從也泰內健而外順大有順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設而順孝順天命也升巽而順萃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詩女曰雞鳴知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順德公既順適宣抑順德之行柔惟彼不順

禮之稱順者最多亦

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周禮地官師氏。鄉行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棄笄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弓。上禱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

又云仁者順之極也。禮器。禮時为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攝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禮名曰經。自義率親。順而下之。至于禮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侯。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矣。不和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服也。又云。所以示順也。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祿。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祭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者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又曰。鬪揚先祀。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逆命。冠義。順辭令。昏禮。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憐。又云。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凡不能謂其弟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五帝德。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道。語志。以順四時。小辨。士學順。虛注云。學順成之道。以順。

之而已。爾雅。欲。順也。

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順字為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為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恆言之，而後人略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問神篇：背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呂覽與徒篇：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成公禮記學記：曰：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

法：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者，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通也。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舉臣也。楊原注：昏禮：下達，鄭注：達，通達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記鄉飲酒說：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又得訓生。詩：生民，先

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亦同訓。蓋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義，義無不通。康成恐後人以先生為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之曰：達，小羊養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字意正相輔。達即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未成之聖。猶之皇公之同訓為君，

予之同訓為賜，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者，通也。博達衆益，庶事盡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尚矣。古之所謂達人，即今之所謂通人，名異而訓可互證也。

達之為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為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皇侃義疏：以為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遇也。呂覽。慎人。始達於道之謂達是也。

又曰。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

能達哉。貴其有功也。釋孔曾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

禮記。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選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夫仁者已欲達而達人。

王肅作家語。與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

也。左傳。宣公四年。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穀梁僖公三年傳。達心而儒。此造語之異。

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

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夔同也。夔从夔得音。夔門同部也。因而夔又隸變爲臺。爲

璽爲璽，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塔記說：既有璽社，字又有璽字，皆屬古體之遺也。周禮太卜注：璽玉之垢也。

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璽。釋文注：璽本作璽，是璽與璽同音義也。玉中破未有不亦者，故璽爲以血

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誓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盟津，穀梁傳盟津亦即孟津。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璽爲亦苗。詩作康，

每門音說文璽爲赤玉，璽爲赤彘，莊子楹爲門液。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皆此音此義也。璽又讀爲與玉聲，轉爲璽，璽爲瑕，音物破

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爲勉。說文勉从免聲，勉轉音爲每，璽璽文王當讀若每，每文

璽冬注：門冬一名滿冬。再轉爲敏。漢書以閔勉爲敏勉。爲甞，雙其聲則爲甞，甞收其聲則爲甞沒。爾雅：甞沒勉也。又爲密勿。毛詩：甞勉

王璽字或作璽。文亦音。再轉爲敏。漢書以閔勉爲敏勉。爲甞，雙其聲則爲甞，甞收其聲則爲甞沒。爾雅：甞沒勉也。又爲密勿。毛詩：甞勉

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雄劇秦美新云：璽聞汗漫，璽亦聲之轉。沒乃門之入聲，密乃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也。孟字从孟者以此，爾雅

汝乃是不獲，獲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少詹事以爲甞字形近之訛是也。夢與孟亦同也。詩：甞甞在璽

後漢齊馬援傳注：璽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甞甞之言門也，其有間而進之義更顯矣。甞甞璽字，與文王之璽璽，及易繫辭：禮器之璽璽，皆爲一字。特今

人讀爲二音耳。璽璽文王，即勉勉我王，勉璽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即勉勉之義。水之進靡已也。

敏勉猶之勉勉也。敏之从每，猶推之，勿勿，猶璽璽也。孟，又轉爲懋爲勸，書懋哉懋哉，即勉哉勉哉，勸與

摩之从麻也。

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勛者說文口^音字之後。次以曰^音。次以冒^音。此皆一聲之轉。尙書勛哉夫子

之勛。其音當讀與目同。今人讀若旭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暈者。尾不爲每也。冒从目。目亦聲。說文冒冢^{冢即同冢}。而前也。冢與門同。故荀子之

蠱門。孟子爲逢蒙。勛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即寓焉。勛哉卽懋哉也。璿璿當讀如毒目。學韻也。又方言。倅莫強也。倅莫

卽黽勉之轉音。方言之倅莫。卽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句。與黽勉音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

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尙誤。遑言其理乎。又案

卯字乃門字開兩戶。故篆爲卯也。卯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僞而堅。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佐助之義。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爲

省視爲以目觀木。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曷嘗有佐助之義。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平仄

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也。禮儀

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麻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非佐助不成耦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尙書虞書思卣贊贊襄哉。其最古

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贊工。皆是也。贊贊爲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山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不常寫。多假

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隨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勵。皆從人偶耕關贊助而引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證法因事有功曰義。則相亦必訓因。凡二人二事之有因

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並

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並駕之義。卽兩人並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並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

之假借字。言金玉兩並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翼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

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相羊。詩出車。獮
猶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又詩曰。誕后稷之穠。有相
之道。此相道卽襄道。襄道者耦耕也。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芾厥豐草也。

學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浮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闢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關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搗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闐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荷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紆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閤。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

傳茲不載焉。

疏證案。家大人撰臨林正傳。附錄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筆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臨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筆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抄存家笥。不應入舉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崑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既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𡗗。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與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无學也。見魏書魏書游雅曰。見隋書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闡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翰林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臣阮元奉詔充石經校勘官臣校得儀禮十七篇臣謹按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密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校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太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

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纒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父母上。看依舊讀當有其字。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按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按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按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按爽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

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列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活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齋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敦字。敦乃篆文。𠂔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

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聲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

應次遠聞一訓于爾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為長。一訓已明。條為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爾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牙椒也。也字上必脫揀字。鄭箋云一揀之實。意實承條而通言之。緣條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揀也。之訓矣。余正云。樹條。醴棗。棗。即揀也。又曰。科者聊科。亦即揀也。詩之兕觥其觶。觶每作科。科亦通也。是尔正此句重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瓌妄為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為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皆味之矣。

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臯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筭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為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滑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臯侃義疏。洵為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偽疏。惟孝經多據偽孔安國本。為無足取。

偽孔序自稱述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

生于武帝末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逃事代生。而向書爲孔序。又稱及見巫爲王氏。後案辨之。孝經亦僞。

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本。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髮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

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概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顧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考。爲第三本。蕭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逸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昭。校盧雅雨。連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搗約。檢討廣森補

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筭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敍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籍，知

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

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即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

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

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

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貫者。豈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豈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拔。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旣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尙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同。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按祕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

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日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

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

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

爲教也。一與壹同。

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異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

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

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

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

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故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

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

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止。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笥。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

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窮至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羲文苑載與。黃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辭。黃君舉先備聖汝禮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學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稽宄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他旣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

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反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愆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御覽功作實文字及北史宇文愷傳同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

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御覽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御覽作不試文字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

如神御覽作敷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

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為天子所居即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即月令天子

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也。〔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禘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尙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章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

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仞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緜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即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蓋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唐會要明堂下顏師古謹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為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韋昭注云舜當為饗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皋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𠂔。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

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維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棷。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廡。應。門。庫。臺。元闔。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同。故又稱大寢。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舊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

〔尚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卽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尙書〕洛誥曰。王入大室。裸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戠敦。敦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僭謂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賚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郡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

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禘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禘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圓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王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並書也。

秦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秦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卽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秦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尚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玉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秦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磻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孽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即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池北會于匯，乃自池州石城東池會于震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踰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池六字，爲確不可易。廣陵即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匯之匯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池。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按地

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經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北，則荆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池之處，即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循經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池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池之地。後人既見東池之地，即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池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向北入江。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此

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縣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卽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衍之處。而以分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治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卽後漢書注之東陵聖母廟。在今張綱濬仙女廟附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

綱于東陵村開濬故名。

方止。今邵伯湖水。曷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

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險雁門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險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

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隄。隄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玉女解

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玉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玉音義迥別矣。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王矣。蓋玉。畜。好。朽。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汜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朽。朽。即玉。謂王之璜也。王有璜。即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即玉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即玉女玉字也。說文。媻。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媻畜。畜。與媻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即好也。好。即玉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玉字加點之玉字。與畜好相通。

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子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據此兩引當作受繩今書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彭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天子	諸侯	大夫士
	<p>金奏 <small>大饗諸侯入門。金奏肆夏繁遏滌。見荀詒。周禮春官禮器。賓出奏肆夏。鄭禮肆爲咳。見郊特牲。燕禮。仲尼燕居。以今推之。出亦非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戶。奏肆夏矣。</small></p>	<p>兩君相見。及燕勳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無金奏。郊特牲曰。大夫奏肆夏。自增文。</p>	<p>注有鼓無鐘。</p>

用鐘鐃

天子	<p>升歌 大饗諸侯，升歌清廟。經無明文。由今推之。當用清廟。何以明之。大夫士禘飲酒諸禮。升歌用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諸侯相見用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亦即用清廟。同此比例矣。</p>	諸侯	<p>諸侯相見，升歌清廟。見仲尼燕居。若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儀禮燕禮。君燕勸王，奉大夫，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燕禮記。大射，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大射儀。</p>	大夫	<p>大夫士禘飲酒，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儀禮。禘射不升歌。見鄉射禮。</p>
笙歌	<p>大饗間歌。經無明文。或如仲尼燕居下管象武歟。</p>	<p>諸侯相見，下管象武。見仲尼燕居。此亦當如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也。</p>	<p>大夫士禘飲酒，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笙間。見儀禮。鄉射禮不笙。不間。見儀禮。</p>		
<p>正歌之 中在階 笙間之</p>	<p>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有臺。皆笙間。見燕禮。君燕勸王，奉大夫，則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不間。遂合樂。見燕禮記。</p>	<p>大射管新宮。三終不笙。不間。見大射儀。</p>	<p>大夫士禘飲酒，合樂。周南，關雎，葛覃，采芣，采芣，采芣。見儀禮。</p>		
<p>合樂 明縣歟</p>	<p>大饗合樂。經無明文。或如音語用文王大明縣歟。</p>	<p>諸侯相見合樂。文王，大明，縣。見音語。以仲尼燕居清廟下管象武舞。遂推知之。仲尼燕居又云。容出。以雍撤。以振羽。</p>			
正歌之					

備。堂階合作。

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見儀禮。君燕勤王事大夫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見燕禮記若舞則用勺大射不合樂見儀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即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禮謂后夫人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鐘鐃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卽闕與升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

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即金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

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鐸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不擊升歌

之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

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與參觀之，彼管象武夏籥，此則管新宮舞勺也。遂合鄉

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鐃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侯于諸侯暨天子

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侯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卽用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卽用諸侯升歌之清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鄉飲酒諸禮。歷歷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清廟。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清廟之什。凡十篇。除清廟尙餘九篇。卽周禮繁遲執競也。湏臾文也。此三篇。賴漢人之言以知之。則其餘六夏。卽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凡賓客舞燕樂。衛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干饗食投舞器。韠釋氏祭。則頤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語詳祭。音爲燕。蓋是天子饗諸侯于下。有象武後。不同歌者。爲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間歌爲盛。故鄉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夫也。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尙書今本作笙籥。孔據商頌庸。庸有歌。解庸爲大籥之籥。而昧于笙庸之說。唐以後。株守爲孔。據孔義改庸成籥。其實爲孔。非未作籥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並非籥字。且樂庸字爲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爲籥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釋籥字成庸字也。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頤。亦頤其成也。法賦。頤及儀。禮大射同。鄭君此說。古義也。按

東西階並有鐘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蠶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頤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卽金奏也。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于淮上之說。元考幽王實無此

至推上會諸侯之節，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大夫事事皆合，據經文聲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卽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非僖，此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僖，不僖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取說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候趙雒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胤，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並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百川沸騰，山冢崧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

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褒姒也。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威之，揆之煽處，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語相連爲篇，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

時事，更腹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石父，不

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虢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虢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曰：食時爲司徒者實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

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旣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閒有未合詩人本指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爲尤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

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襲嬖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璿雜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不論其世。兩漢毛詩子夏序甚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合水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

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征徐戎時則用卿士臯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臯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副于臯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

幽王時不用臯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云云而終曰以究王誦則尹氏尙未如暴公善譖號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
退而暴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常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靡仕〔補箋〕謂臯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補箋〕屈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
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遠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屈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謫。〔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與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謫。極諫無隱矣。禮記

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此正言幽王被弑之事也。厲王未僂。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警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饒羨。棄舊臣。舊臣亦相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警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警御。惛惛日瘁。詩人官警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一

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微事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也。

北風曰。莫黑匪鳥。以喻君臣同惡。尙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年。

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

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詛言亂興。皇父不之懲。即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補箋。豫決必威。周也。威即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為器中空。从皿从夷聲。夷。火餘也。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

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眉之合龍。讀為龍。龍。雜色也。龍。龍古之通借者多矣。龍眉乃雜黃之眉。非黃龍眉。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即龍眉。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覆。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

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即龍眉者。詩為下國駭。有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

蒙。左傳引作蒙。是通借也。說文眉。廢也。廢。眉也。伐與威同音。假借也。蒙傳之說。皆非。

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戊。火死于戊。陽氣至戊而盡。案。戊為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戊字解曰。滅

也。此詩作于幽王末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必有川

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周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為義。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

以為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乘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

不若我獨憂王事云讀與員于爾幅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韻不與上烝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云

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幅之訓為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此彼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智矣富人哀此惻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

無祿者終惻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穀李賢曰方並也並穀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此彼說文作倘倘解曰小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蔌蔌方穀

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彼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

句與天天是椽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經岳珂本皆作天天是椽今坊本多訛作天天是椽後漢

書蔡邕傳曰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之速穀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椽者用加以韻枯辜邢牙

等字非椽或作加也方穀章懷太子注為並穀此為得之即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為穀假借字。

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穀毛不破字鄭亦沿而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老子
王弼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八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並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懸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為積朔餘數為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

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為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為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

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五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為太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

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千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岐山亦崩震與竭為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並溯及二年川震之事故曰沸騰孔冲遠疏以為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今本國語

謬作幽王三年非是說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為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為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卽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號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號石父爲輔用事。幽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主用之。歷甲后。去太子。是廢晉易嬖。皆號石父之惡。尹氏戶位不讓而已。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皇父。此生尙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衛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寵。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爲大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慙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號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號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弭。

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印召閱。即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末言豔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俗本

冢宰。因箋中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走馬。構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

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冢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王所屏棄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如褒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

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並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魯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寃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嘗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爲司徒。此

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人物表。

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振。稱作萬。皆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末為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為說也。中候。趙維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賈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為刻。刻為姓。與姬相對。厲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刻。漢書谷永傳作閹。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淹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註。鹽讀為豔。古梁府。鹽官讀為豔。大戴詁官。入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遂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淹豔通也。煽。說文作傷。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補箋。不時。不辰也。何為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猶可為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詩

外傳作就。集與就同。補。顧命。克達殷集。大倫。漢石經作就。即集亦同。此詩曰。不即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臧。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督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並刪去箋中讀爲戕一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具戕字字不習見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下重侯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向不居王都

兩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發明

擇三有事重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重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兩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留守王也故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督御慳慳日瘁凡

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此仇方有屋。蘇蘇方穀。智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動。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韻。則彤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類并庶幾有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多善。言謀多臧。卽不卽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愁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誅孔子曰：不愁遺一老。杜注曰：愁且也。且，卽心不欲而自彊之意。晉語：愁庇州犂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昭二十八年，愁使吾君開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愁從欸聲。欸，犬張斷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愁。公羊作屈銀者，銀愁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斬之。斬與愁音同，假借字也。斬者亦始不願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斬。杜注：戲而相愧曰斬。皆從下魯因語望文生義者，非本義也。杜注愁爲傷，義本方言，漢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誅而生爲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

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敍傳曰：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傅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盬，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埔，王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警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肯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

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警御。憺憺日瘁。〔補箋〕戒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警御自盡瘁事國也。諛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諛即退不若已雖被諛言猶能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肯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臚。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尙有敬用五事者。聖。謂皇父諸人。否。則謂毓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論膏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臚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臚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慚詞氣同此。

爾雅，幪，大也。幪，幪音皆同也。幪，韓詩作謀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齊詩與味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

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卽如小雅褒姒威之，近在寧或滅之之下，嫌其一滅相並卽改滅而書爲威。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爲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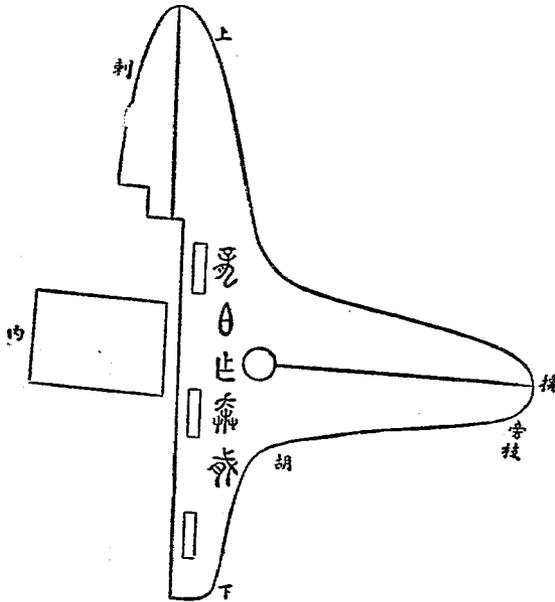
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者？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

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即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為鞠字之同音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近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音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 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窳汜亦言窳有窮者非續訓窮也。

聖經室一集卷五

古戟圖攷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乘校。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歛程彝齋敦所手拓。其刺直



上出于秘端，與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為考工說文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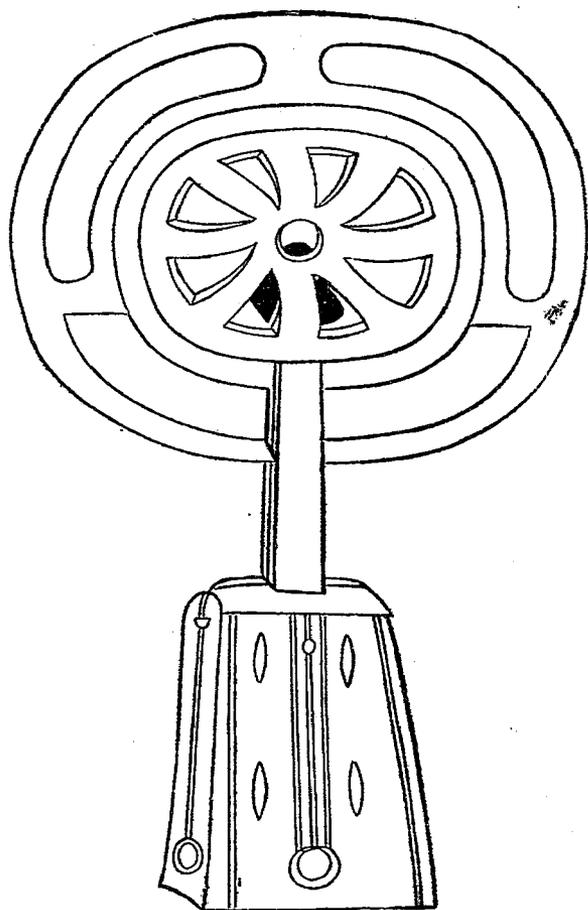
七圖考

七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七以棘，禮記雜記，七以桑，說文篆作𠄎，亦當象形，然古木七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七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也。文選鄒陽賦中上書注引然則得見七首，可知七形矣。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七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即𠄎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七以棘桑為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撓于鼎中耳。



銅和考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婁，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鶉鶉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鏡，遂謂之漢舞鏡，誤矣，鏡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鏡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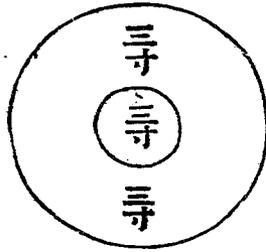


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即冒車前軾兩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鑾者謂橢圓之瘠形。爾雅曰。巒山墮。詩曰。棘人巒巒兮。婉兮變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為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為音聲之和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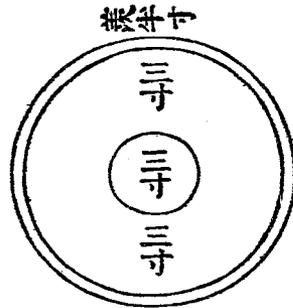
璧羨考

琢玉石為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即名為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略密不成度數矣。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即名為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即命為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未玉人以鼻琮為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為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非也。璧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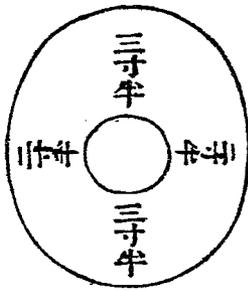
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也。



玉人云。璧琮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典瑞云。璧羨以起度。



後鄭訓羨為延。成橢圓形。

棟梁考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梁者。屋中四

柱。前二柱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是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下架

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

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宗。謂之梁。說文。宗。棟也。釋名。露。流也。楚

辭大招注。露。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露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露為南北兩檐。然則架乎

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宗。謂之梁。下即繼之曰。其上楹

謂之椳。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即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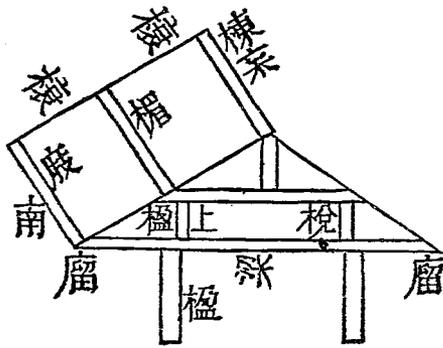
而言。下楹即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尙曲之。橋梁之梁。謂梁之梁。梁轉

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橋梁為木。訓。橋梁之梁。無訓。故西京賦曰。百雄虹之長梁。結棼檠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瓊材而究

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曰。韓娥嚮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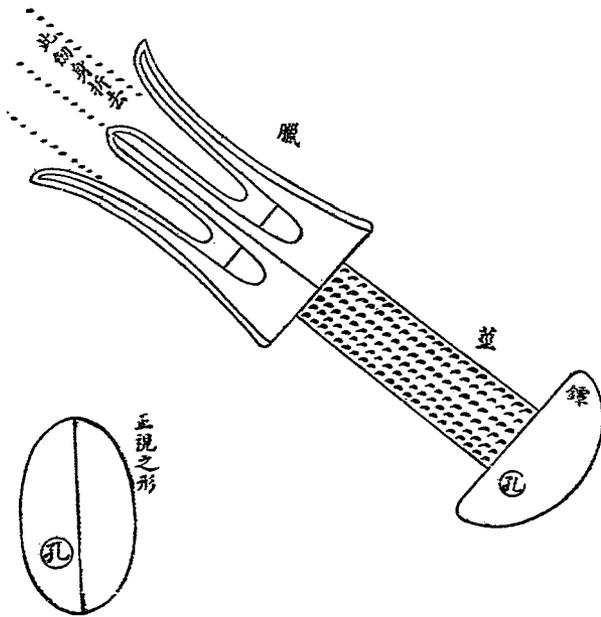
云繞。長門賦曰。委差參以棟梁。棟。虛也。爾雅。自柝謂之闕。至落時謂之扃。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

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宗霤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卽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謂之梁一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木。冒聲。爾雅。楣。附之梁。釋文。楣。亡。巷反。或作楣。亡。報反。是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作爲門楣之橫梁。與秦名屋樞。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決本卽作。曷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殿。殿者。懸而出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殿。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檐柱也。既無檐柱。則前霤檐宇何所支殿。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爲檐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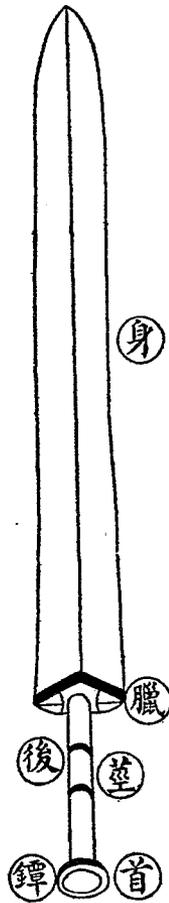


古劍鐘臚圖考

古劍鐘臚之名之制及古劍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歛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劍其劍首鐘與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尙未合也余門生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劍柄其首之鐘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噉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臚作四出長鬚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緩纜特其臚以上之劍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臚之所以名臚



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劍，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劍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劍夾，即臘也。以其夾劍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劍，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即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劍形。蓋僅具鐔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即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為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壘壘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敦共算其律，以定其范。將為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為夾鐘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傅其內，可改其音。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

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為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𦉳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𦉳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為之考曰：周豐宮之瓦，𦉳即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凶象形，𦉳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𦉳象形，𦉳聲。二徐尚不知𦉳之為聲，宜更不知𦉳之為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曲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𦉳之為聲也？𦉳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齊駭脂，去聲至未霽祭，泰快夫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為未黠錄聲，皆同為一部。

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𦉳字雖未見於詩，而𦉳字從𦉳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閔官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禮體最近，則豐字之从𦉳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素部次于𦉳部，許云：从木推手，元謂此下亦當有𦉳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素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𦉳得聲者，尚有季初二字，從却得聲者，有醫聖契

豐繁豐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𦉳𦉳皆聲。𦉳𦉳為象形，𦉳𦉳與𦉳𦉳，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𦉳，明可省去。

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𦉳形。今本作𦉳，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

之。庶無蔡中郎不分響豐之誚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萊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鍾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摩其端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端者也。圭有端故曰端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端也。端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端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端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端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邨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

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沿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尙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梟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至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

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字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

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迪音當如滌。滌之从攸。當之从由。皆是轉音。故迪攸音近也。釋名曰。當滌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間。爾雅。言。間也。即詞之間也。

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

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

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爲歐聿證也。字之訛。辛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

經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綱直如髮。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筮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爲佳。同。惟

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

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尙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靜而思之。推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甯車鬼。豈如詞人屬文。隨意搜藻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

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筮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聞所未聞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巍然不磨。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邇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揲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邈。而邈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疾同意。傳謂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慙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牖。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郵過北湖里。中見君問易法。君匆匆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卽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而敍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泉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尙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

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卽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官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爲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爲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轉山磴義與考工，鬼氏兩樂毛，辭練人樂樂，義同。九泉義與考工，甫稿，出兩般中義同。緣濟同音，假借，聲從高得聲得。義實赤苗之興，義衣如瑞之瑞，立死，荷之興，輪苗接苗，蠅，緜，女之興，擊天，羽，闕大而險之興，典同，降聲，音義皆相通。故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

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卽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實申證發。多其辭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

學經室一集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旣宣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馮陋識。訂證牙圍。指轂輪綆。車耳陰軌。轡深任木。衡輓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轡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轡圖第三。

輪解第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輿轡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輿轡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輗。是輪又爲牙。輻轂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爲解。

輪網謂之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蓋輞非一木。其曲須揉。易說卦。坎爲楛。揉。爲弓輪。急就

篇有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經無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

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則加木作𦉳。解曰。車輞會也。蓋𦉳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𦉳。此餘義也。考工記曰。察其齒莖不𦉳。說文作𦉳。齒莖也。此益可證名牙之義。又春若夫牙寬牙

厚之度。則有記文可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
帀之大圍。凡物圍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也。牙寬同輪崇。梓漆內記又曰。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輞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豪。古命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秒法

以開門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梓其漆內等度

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誤註牙
圍及漆牙之度。卽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
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圍一尺一寸。
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輞一邊踐地一邊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

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豪。餘七寸六分六釐六豪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豪也。復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及近輻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圍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圍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卽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卽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匡敝。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抵三寸許。太杵。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纒參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詳纒解條下。今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纒數之中。不啻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棹。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誦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詳推求車度次第解輻長條下。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榦。所謂牙。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輞也。是渠卽牙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並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經數之互證也。車人曰。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尺。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圍一尺五寸。兩牙共三尺。又曰。穀長半柯。一尺五寸。其圍一

柯有半。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又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兩輻長也。每輻一尺二寸五分。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又曰。綆寸。又曰。渠

三柯者三。輪牙外周二丈七尺也。大車制柄。故穀徑輪。周並用徑一圍三之法。不似轆人皆密率也。

穀者。輻所湊也。穀中空謂之穀。

考工記曰。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穀長。梓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梓與光廣二聲同轉。書禮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

設爲橫被四表。爾雅。梳。充也。梳。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橫廣充輻。方言曰。輻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下換三泉。上等九天。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橫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註曰。擴。廓也。然則考工記梓其漆內之梓。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

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棹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爲穀長。是穀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穀。至長者也。故司馬灋曰。成方十里。出長穀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穀。長穀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穀長卽穀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穀。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註。中人掘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穀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若其穀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藪。說文作標。解曰。車穀中空也。急就篇作標。藪。標。標。聲之轉也。藪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穀藪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後鄭氏亦並以藪爲藪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穀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藪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防稍其藪。鄭康成氏註。訓防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防爲藪圍。誤以藪爲藪中空處。實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穀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是賢軹之圍。卽藪圍。安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防。從阜。力聲。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扞。王制之扞。並當訓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圍。記何不曰參分藪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文曰。以其圍之防稍其藪乎。元案。防。當依說文作枋。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理防一聲之轉。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積理而堅。疏理而柔。此車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防稍

其數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為數。非言其圍也。

鄭康成氏註。捨也。捨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捨芻絲而去之。是也。元案。捨其數者。乃抽

拔去轂木中心以爲數也。輪人捨溝。上林賦。捨風皇。甘泉賦。捨夔。捨捨同義。爾雅釋木曰。捨捨。權方言曰。擢。拔也。文選註引蒼頡篇曰。擢。抽也。捨。當訓爲擢也。

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漚。凡溝。逆地

防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

順地理。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數必順木理。除去其木而爲之也。考工記出一人之手。其文既已相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釋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防。捨其數。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數圍。古人斷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絲輻以內爲大穿。絲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

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數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數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賢大穿金軹。軹小穿金軹。詳見金解。是賢圍當二尺三寸三

分零七家也。此穀太薄，穿太大，無此理。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但誤矣。大穿實五分穀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蓋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穀厚亦不易破矣。輪圍一尺三寸二分，小於穀圍數不相當。

者其中爲其譌去二爲去一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既

以防圍爲穀圍，因又有賢軹之圍，毋乃岐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蓋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穀兩末以容金厚，而金缸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乎。

又案小穿之軹，卽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軹，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軹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溷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穀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軹字略爲新奇，而遽改周禮。

大馭祭考工記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軹。三處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軹溷淆，試思輪輻名轆，蓋弓亦名轆。

輻有菑蚤，蓋弓亦有菑蚤。車微名軌，轄頭亦名軌。車轄木名轄，車轄亦名轄。皆是一名兩處，無虛溷淆也。綜貫諸義，似以作軹爲安。

輪輻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古者一輪三十輻。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三

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傅篇曰：三十輻以象月。說並與考工記同。詁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月三十日合期，還一舍，輪周三十輻，在地還一轡，似之。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文十四年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即駢指也。禮儀巾柄鬣蚤

蚤，即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如牙股髀胡頰踵輓等皆是。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中之弱。

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也。輻廣當與牙廣同。見輗解下。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何以明之。

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寸九分九釐

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間不寬不窄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削銳之。蓋以三十

輻共趨藪心，若菑厚而豐末，藪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藪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

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藪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

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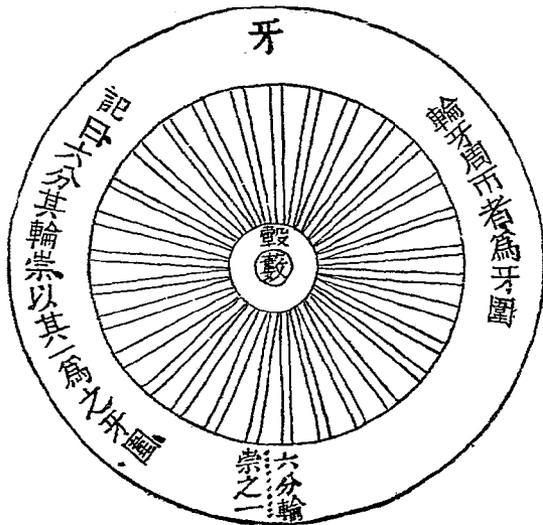
說文曰：股，髀也。鞞，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鞞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鞞以喻其細。

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蓋入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祇參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所殺參分之一即綆也所以殺之為濼泥也

輻散不滿牙曰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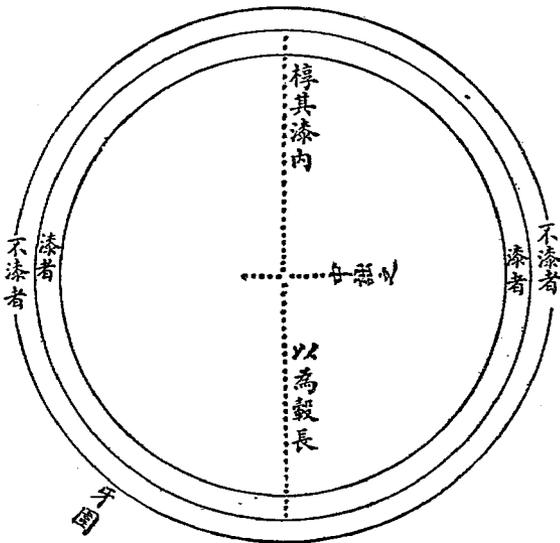
考工記曰既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此謂綆為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微廣必加綆數賈公彥鑿孔外侵之說誤不足辯近江君慎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釋鄭義以為牙上之鑿不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之二所以計

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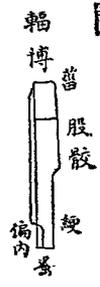
徹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為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牙厚二寸，試三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歪曲刻處相齊。中一分為歪鑿，外一分當輻駁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所殺之骸，既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並不外出也。且所以必殺為綆者，不過為濼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並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濼也。並無別事。謬巧而戴君東原又釋鄭氏輪算不掉之義，以為輪不綆必左右搖，綆則重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轂短而穿軸內寬。

漆輪牙棹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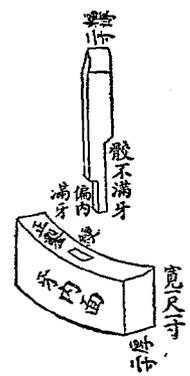


者則掉若令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釋車人牙綆之義。及輪人輻散外殺之制。則輪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
鄭司農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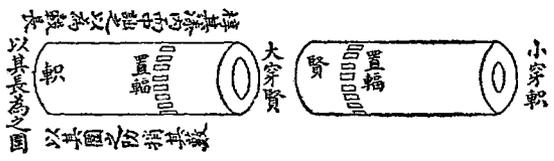
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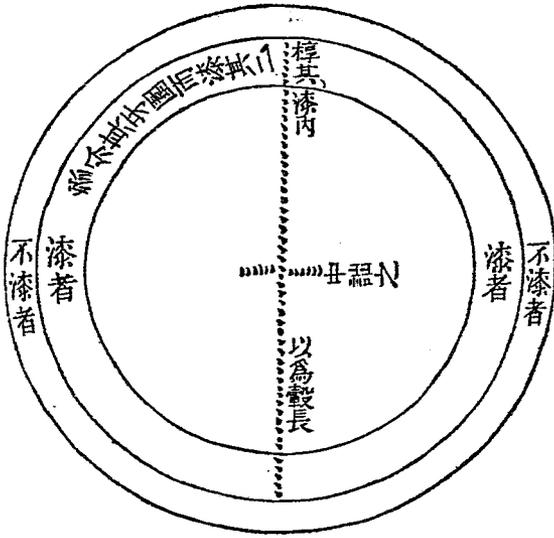
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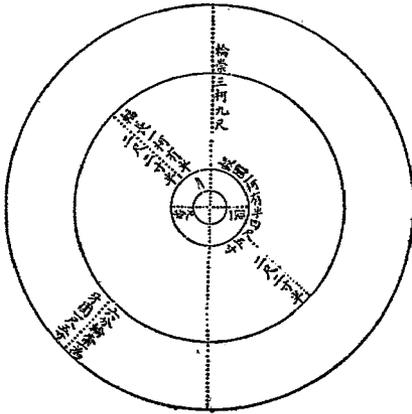
輻圖



鄭注牙圍漆 牙棹漆內圖



大車輪圖



輹爲關東百餅之餅，謂輹算也。蓋漢人呼輹如餅，故漢司農假借算字以完其聲。若說文飯算之義，迥不相涉也。

車徹謂之軌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徹中有鮑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輹，且以爲輹外設扇，建兵地也。輹內大穿之，穀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輹內二寸半，輹廣三寸半，輹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穀厚二寸八分，若竒其輹廣以爲之，弱弱長三寸，有是事乎？又兩轆頭亦名軌，詳見

輹解
條下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字曲句股，舊說皆不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故輿後于輪。輿者，軫輪軹輳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輿廣

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是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隧宇也。車廣

橫而兩輪縱。故廣輪爲橫縱之名。儀禮士喪禮記：擗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禮記檀弓：廣輪擗坎皆此義也。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呂象地也。元案六戴禮保傳爲說同。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軾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

蓋弓四尺。謂之庇軾。又曰：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按：軾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者。非也。使軾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呂象地。且軾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軾與軾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能加軾軸之上乎。且庇軾。庇輿。庇軾。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於軾圍既謂輿後橫木。于加軾與軾。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變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軾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蔽。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軾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軾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鞅。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軾之明證。軾木最大。輿底木板兩輪板皆賴軾相收以爲固。而鞅較軾亦將就軾爲鑿以樹之也。蓋軾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儻收。傳曰：儻

收淺軫也。中庸。振河漚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曰。棧軫之車而牝馬。即小戎義也。又案。車後橫木曰任。正自漢以後。冒軫之名。二物混淆。詳釋軾解。

輿前衛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鞿。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軾三尺三寸。其兩旁居鞿板上。則須揉治而誦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鞿深也。說文曰。鞿。車旁也。毛詩作鞿。蓋輿左右木板通謂之鞿。式下板亦名鞿。參分鞿隧。一在前。二在後。

後高出于前。式二尺二寸。記曰。以車隱之半爲數崇是也。鞿通高五尺五寸也。

鞿上反出謂之輓。鞿立木達輓謂之較。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鞿。由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曰。較。車鞿上曲鉤也。鉤。今本訛作鋼。文選西京賦。七啓注。兩引並作鉤。又曰。輓。

車兩鞿也。从車。取聲。又曰。取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取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輓。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鞿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軾上。軾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鞿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取。故謂之輓。以其反出。又謂之輓。至其直立軾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

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鑿上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觭勢也重耳即垂

取之義秦公子名軋衛公子名軋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軋字子張鄭公孫軋字子耳皆此義也詩

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重較即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即兩耳侈張古制可尋若此軋所以必反出者應劭漢書注曰車耳反出屏翳塵泥蓋輪在轎外車驅

疾則塵隨而上有軋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扁在轎外五兵本可直建因有軋所以迤建記曰

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軋四尺則迤而適出于車耳之外矣故曰軋為車耳較為兩車耳立

木也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軋上不曲如棧也若大

夫墨車卿夏纓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說文軒中轡轡車左傳納有乘軒者三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鶻突毛傳

以重較為卿士之車此實當時禮制戴君東原議其傳會者非也錢氏培車制考曰軋上編講之較此似沿沿

石朱轡轡即軋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轡也此皆可為軋字加證元又案雅與藩同乃車前後之有軋者如爾雅之竹

前樂呼之軋藩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軋迥別俗書多誤今太元軋字實當作軋俗本石誤作藩者又案漢仙人唐公屏碑見監殿車被具

作軋 車軋謂之軋 鞞橫軋也 軋直軋也

說文曰。輻。車籍交錯也。輻。車輻間橫木。司馬相如說輻或從露。蓋輻內輻木。縱橫相結如輻也。輻如舊輻。左傳。陽虎。

載。慮靈以送。賈逵注曰。輻。衣車也。不應有輻。

輻所以固輪。亦交于較。楚辭九辯曰。倚結輻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露賦。揚雄甘泉

賦曰。據輻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又。博未亦名。輻。詳輻解。

蓋輻為輻。輻之總名。輻。枝也。如枝相交也。輻者對也。對于

人也。輻橫交於輻。故說文曰。輻。車橫輻也。輻為橫輻。輻直輻可知。

輻下鉤軸者。為輻。輻謂之伏兔。

輻在輻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輻圓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

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見革解。輻底有輻。則不致與軸說離矣。易曰。輻

說腹。俗說。作輻。虞翻曰。腹。或作輻。盧氏曰。輻。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是輻。即輻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

似之也。又謂之履。象履之形。

輻式下圍輻者。曰輻。

輻之為物。蓋在輻之前。輻下正中略如伏兔。為半規形。以圍輻身。輻與輻之力。在後輻則有任正以持

之。在前輻則有輻以銜之。故左右轉。不致敗折。漢制。輻底有繩車索。方言。亦名輻。名。秦。古。車。制。成。器。堅。固。無。須。乎。此。輻從車。凡聲。輻。輻。輻。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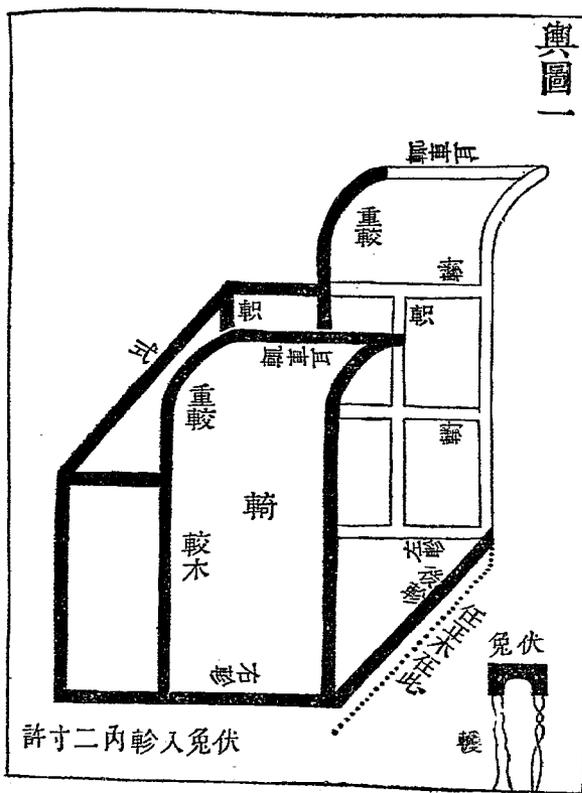
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軌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軾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考伏兔至軾一尺四寸許。環漑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軾。軌當與軾寬等三寸許。與環漑尙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軌。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軌中有漑。謂之國軌。案。軌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漑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軾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卽不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軌。車式前也。其意謂軌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軌也。特以訓辭少晦。軌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軾。祭軌。杜子春云。軌當爲軌。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與軌聲同。軌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軾身不掉。全恃乎此。與軾共爲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己。不使傾危也。使渾稱軌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軾上乎。斯不然矣。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輹軌及轆板輿底橫木陰板輓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

所以揜軌謂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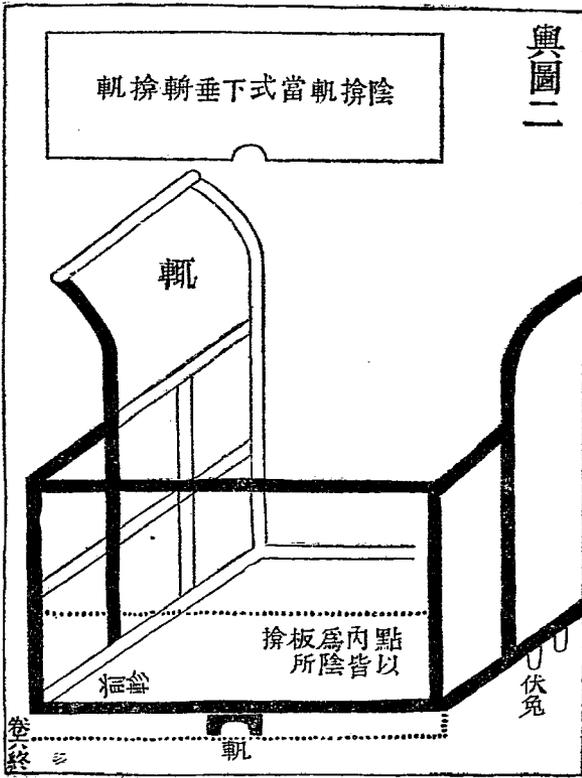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鞞蓋續。毛傳曰：陰，揜軌也。箋曰：揜，軌在式前，垂轡上，釋名亦曰：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陰穹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軌以銜軾身，此陰板揜乎。轡前空虛，下垂至轡上，并軌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即名揜軌，且爲輿前容

輿圖一



飾也。或直命撻輒為輒者。誤矣。

輿圖二



擊經室一集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輶解第三

曲轅輶

輶者。曲轅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輶。輶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輶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輶。前上曲及弧深之度。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輶度。不須揉治也。輶所以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輶人言直轅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輶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轅之弊。可知曲輶之和矣。輶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輶以前。輶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輶身者任正當兔等圍。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輶前至輶端之長不定。則輿前駕馬之地。長短無馮。揉輶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爲

衡頸間也。記又曰：軛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軛軛以前之長也。據此，則鄭意以軛深四尺七寸，爲軛端直垂下至與軛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軛與轅之四尺，不入策也。且以軛前十尺爲軛身之長也。後當免諸圍，鄭皆爲一尺。夫使軛前十尺爲軛身，則軛身不能無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爲

解曰：凡弓引之中，參揉軛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耳。卽十尺之曲軛，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直，再參以軛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卽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前，而軛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歷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高不過六尺。

與人陶齊。且記明言軛深，今解爲軛高，于字義亦遠失之。又案鄭注曰：軛前十尺十，或作七，令七爲弣四尺

七寸爲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爲詛字，但以七尺之弣爲非，固以十尺之弣爲是矣。若以十尺爲弣，則軛身絕無撓矣。且卽以十爲弣，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尙不足爲驂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輿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輿前略寬，軛又無撓，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軛前十尺，此自軛前直引至軛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軛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

凡輻輳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輻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輻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輻身中心之長。考輻身有圍，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輻身當以徑三寸入筭。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圓形，不差分釐也。又輻身既有圍，徑之三寸，則當有膺，有贏。今以輻前十尺內，減兩端輻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輻身膺數也。若竝輻兩端身徑在內，爲輻前十尺之通徑。合輻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輻身外背之贏數也。旣得贏膺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轉圍得平圓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此輻身中心之長也。據今所推，則輻身之長，實定于輻深四尺七寸，及輻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平圓中規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考工記車人曰：凡爲輻三其輪崇。此雖爲大車直輻起度，而小車曲輻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輻人旣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爲典要。然恐輻深輻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輻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輻身四尺四寸，共長一丈

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軻身臑數與軻底曲處相齊。若軻中心則已占八輿下軻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軻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頸脊之間。服軻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馬正壯也。馬十歲外齒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之。故五尺九寸為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建初慮僥銅尺。則比周尺又大矣。

又案記曰。田馬之軻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為半橢圓形。與國馬之軻為正圓者不同。故恐軻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軻前為通徑。軻深為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臑二數相減。得田馬軻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車度次第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

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復除軻中心占八輿底軻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軻亦密合也。又記曰。駑馬之軻深三尺有三寸。記不言駑馬輪崇。然軻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也。今亦以軻前為通

徑。軻深為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臑二數相減。得駑馬軻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

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轡心，占八輿底轡一寸五分，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駕馬之轡亦密合也。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軌前轡深之說之非誤，而訂駕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尙可辨，其車轡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轆轤法已不能盡合矣。

轆轤軌以上爲侯，侯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轅前胡下垂拄地，惠君定字曰疾，乃侯之訛。唐石經已然，禮說曰侯，伯立當前疾，論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侯，尙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侯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侯謂之頸者，秋官之侯，卽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轆轤侯以上其圍漸殺矣。

轡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爲當兔。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軻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是當兔圍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圍去一爲踵圍者，以踵投任正鑿中故殺之也。

軻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

考工記于轆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尙然未覩。元案任木者。輈兩端木名。衡任者。卽輈前端木之衡。駕馬者也。任正者。軸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轆人特曰凡任木。凡字意括兩端而言。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又恐拙工之鑿小

之。故終警之曰。小子度謂之無任。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任正木最大。長應與輿廣

等。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之投。作一形。因而加軾于軸。作十形。又加輿于軾軸上。作申形。輿後軾與任正交。向若一前軾下之軌。規定軾身。是輿已安置。軾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軾內有伏兔者。下鈎乎軸。是輿又得左右銜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輈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軾。輈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軾。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軌之力制之。軌上軾身欲反側。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遂以任正歸之軾。試思軾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軾。加軾于軸。無論軾身與輿不。足以安輿。卽軾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

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舛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屬于輿人，任正屬輶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輶，其後軾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軾者，惟輿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句抽爰而下，子城射之，折股，句扶服而擊之，折軾，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軾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軾爲言。世因有車後橫木爲軾之訓，遷軾之名于任正矣。但考方言曰：軾，謂之枕。郭璞注：車爲橫木，說文曰：軾，車後橫木也。釋名曰：軾，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故變車後言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冒軾之名，而任正之木尚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軾屬輿，不屬輶，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軾而冒軾之名，漢以後歸軾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辯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輶，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兔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屬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卽起于衡長，故惟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輶，故曰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輶字以別之。若任正卽輶

身。則其下轄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也。設使任正爲軛，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轄當兔圍。獨置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之長。置不入筭。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尺有餘。卽與下五分軛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高。所以鍵衡。謂之軛。所以鍵高。謂之軛。

衡卽衡任也。高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軛。大車轅端持衡者。軛。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軛。小車無軛。包咸注。軛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軛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軛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軛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於輪子曰。子之爲誰不如程之爲。車軛須與軛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軛。軛。所以引車。必施軛。軛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軛。軛喻伸。包氏以踰丈之軛。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軛。軛。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軛。軛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軛。軛爲衡高鍵之證也。

衡鬲下扼馬牛者。輓，謂之烏啄。衡下兩輓，曰兩鞵。

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軸端直木也。車人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此雖誤解輓爲鬲，而其言輓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卽時車，但轅頭安扼，與今異也。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扼別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旣言納衡，又言輓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衡輓爲二物甚明。儀禮旣夕曰：楔貌如輓。上兩末，楔乃未合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輓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輓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握。凡以手扼物曰握。握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儻革金厄。厄，卽輓。毛傳訓爲烏蠋也。鄭箋說非。爾雅：輓，烏蠋。卽詩所謂蝟蝟者。蝟，蟲行屈中，卽名厄也。蝟，蝟曲貌。考工記：盧人刺兵，欲無蝟，亦此義也。釋名曰：烏啄，向下義。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鬲下駕牛，祇用一輓。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輓。故兩輓又名兩鞵。鞵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鞵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胸汰鞵。服虔曰：鞵，車輓兩邊義馬頸者。

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害。害謂之軌。軌謂之軹。害上鍵謂之牽。牽謂之輪。

釋名曰。軸抽也。八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

運方穿。蓋軸橫與底穿兩輪運於穿中。膏之乃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為害者。說文曰。害車軸耑象形。或

從彗作轆。喜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敲。故敲從害。晏子春秋曰。齊人好敲轂相犯以為樂。史記齊田

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皆謂此也。害又為軌為軹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軌。此軌字

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轆頭也。今本車說車據正義較改謂事同為句周禮大馭祭兩軹與

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即軹也。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王給諫云。毛傳餘駁以上為軌。上乃下之訛。孔穎達等改軌為軹。即

惑于上字也。此詩有有彌驚濟維盈鳴。不求濡其軌。皆字字相對為韻。極密若改軌為軹為合韻。則求聲太遠矣。元又案。曲禮曰。國中以策彗。帥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

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得不出乎。爾雅曰。汎泉穴出。仄出也。李巡注

水從旁出為汎。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景公為西曲瀆。其深滅軌。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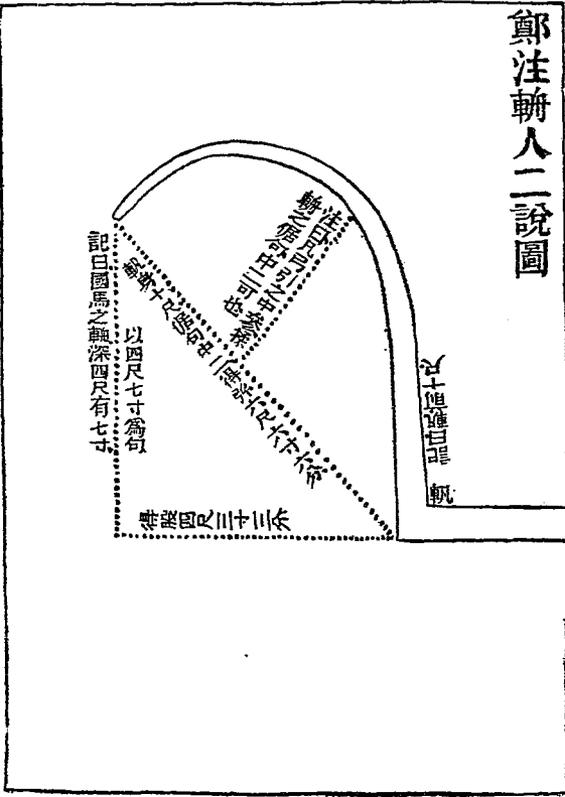
相近。名即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即謂此也。謂害鍵為牽者。說文曰。牽車軸耑鍵也。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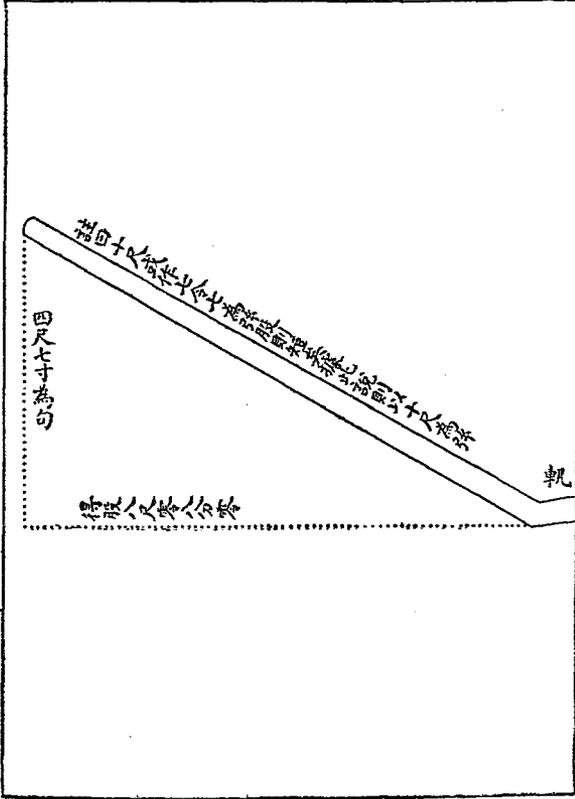
兩穿相背。从舛。驚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聲。詩曰。聞關車之牽兮。是也。聞關。設牽也。非聲。詩人從不以雙聲疊韻象聲。故取曉。譌疑皆非聲。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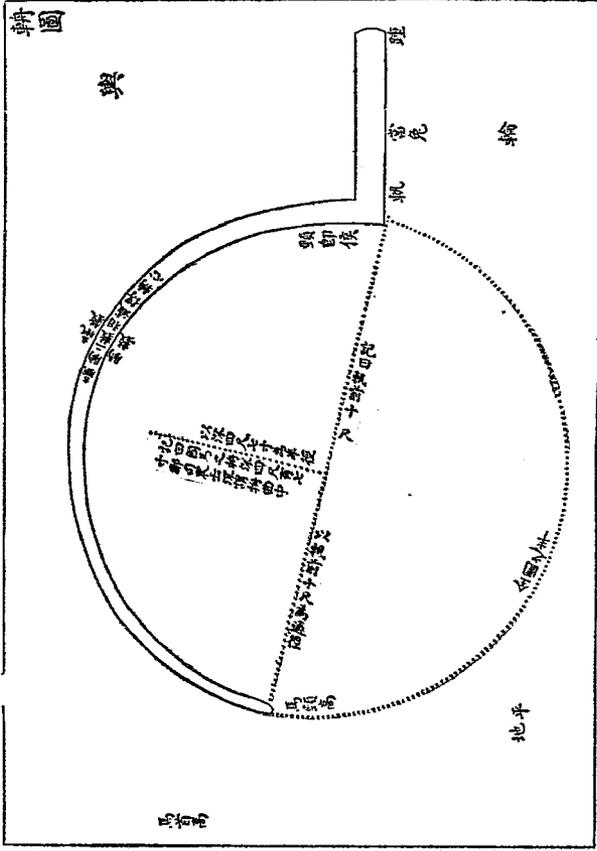
聞關設牽也。非聲。詩人從不以雙聲疊韻象聲。故取曉。譌疑皆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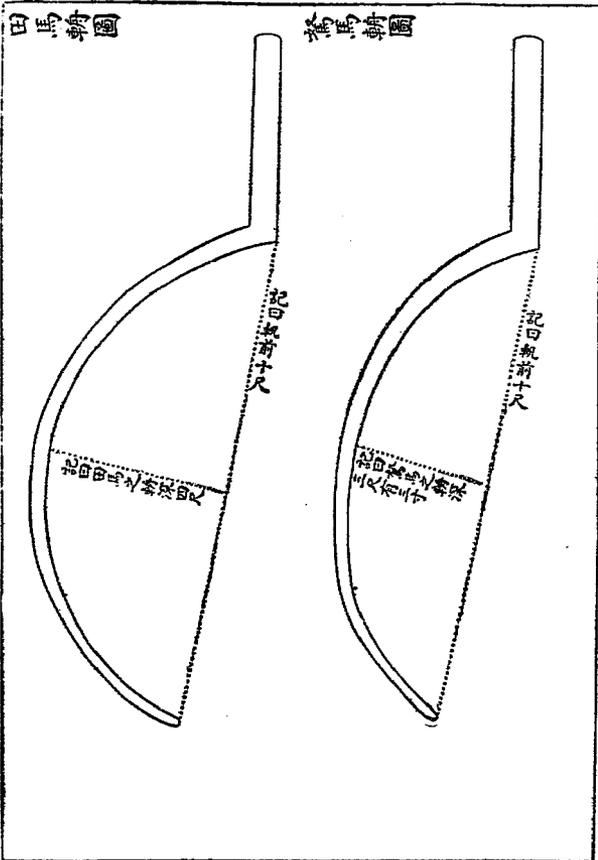
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戶子曰：文軒六駟，題無四寸之牽，則車不行。是其證也。牽又爲輪者，曲禮曰：僕展輪，効駕是也。桐城馬宗璣曰：禮先言展輪，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輪爲害末之輪，非輿中之輪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輪謂轉頭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轉頭輶則誤矣。

鄭注輶人一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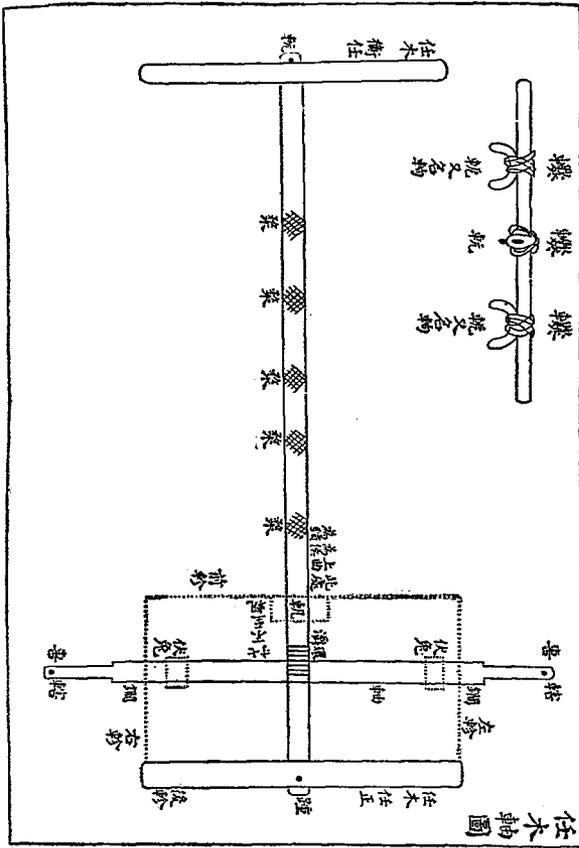








任木軸圖



革解第四

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縵。縵上篆謂之約。軹漆在當兔為環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鞞。在轂謂之幬。在軹謂之鞞。衡束謂之鞞。兩縛謂之鞞。

謂革漆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眠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縵。縵。縵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蓋轂外有急革。裏之以為固也。謂幬謂之縵者。周禮春官巾車曰。卿乘夏幔是也。謂幔上篆謂之約。軹者。巾車曰。孤乘夏篆。說文引作軹。是也。車有縵篆。孤卿又為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軹錯衡。約軹即篆也。

謂在當兔為環灑者。記曰。良軹環灑。自環灑不至軹七寸。軹中有灑。謂之國軹。案自伏兔不至軹七寸。是漆伏兔至軹軹身之半也。司農讀為灑酒之灑。環灑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冰析灑。冰析灑則審環。又曰。角環灑。據此。則環灑者。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與革前鞞後為菲。集韻作鞞。者。爾雅釋器文。郭

璞曰。鞞。以韋鞞車式。第。以韋鞞車後也。詩韓奕。鞞鞞淺幬。毛傳。鞞。革也。鞞。式中也。是鞞即鞞也。淺幬。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鞞式之鞞不同。謂在轂謂之鞞者。說文曰。鞞者。伏兔下革也。讀若閔。蓋加鞞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軹為鞞者。詩小戎曰。五檠梁軹。毛傳曰。一軹五束。檠。歷碌也。說文曰。歷碌。束交也。謂衡束為鞞。兩縛為鞞者。說文曰。鞞。三束也。或作鞞。鞞。大車縛鞞也。

金解第五

金在輪轆謂之鑿。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謂之鎗。鎗謂之軹。在軸間釭謂之鋼。在車鍵輪謂之轄。車環謂之捐。衡上環謂之轄。

謂在輪轆謂之鑿者。說文曰。鑿。鑿車輪鐵也。蓋輪轆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傳其外。鑿讀如朱干設錫之錫。大抵金之緣物而傳其外者。皆謂之錫。郊特牲。朱干設錫。謂以金傳干背。詩韓奕。鉤膺鏤錫。謂金傅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口誰作中。案經音說兩引並作口。釋

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為賢軹之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阪。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文以為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馭卒。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又漢校官袁立碑。賢皆作阪。羣經音辨引。邠。衆音謂賢為胡旬切。謂軹即轄。轄即軹者。說文曰。轄。轂端杳也。顏

師古急就篇注曰。鎗。轂端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轄。轄。說文曰。軹。車銷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軹。離騷曰。齊王軹而竝馳。漢書揚雄傳曰。肆王軹而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軹以金為之。其形內外周皆圓而薄。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以玉為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軹是也。玉雖堅而易碎。如金之內外皆圓則薄矣。故琢玉為外方內圓形。今時舊玉中每每有此物。俗即稱為釭頭也。戴東原氏謂轄軹為約轂外端者非。謂在軸為鋼者。說文曰。鋼。車軸鐵也。釋名曰。鋼。間也。間。釭軸之間使不相摩也。

吳子兵法曰。膏鋼有餘則車輕人。

方言曰。鎗。軟。鍊。鎗也。廣雅同。太平御覽引釋名。鑄作鍊。元案。鍊。說文曰。治金也。鑄為鈴。鑄器者非車上之金。蓋鍊即鑄字。鑄即軼字。音同而俗相假耳。據此。則鑄軟鞞一物。穿內

金也。鋼鍊一物。軸上金也。方言以鍊鋼訓鎗。隨俗相假也。

謂在書謂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大服木鎗。鎗今文為轄。喪用木轄。平日用金

可知。謂車環為捐者。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上環為轄者。爾雅釋器曰。載轡謂之轄。郭璞注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說文亦曰。轄。車衡載轡者。高誘淮南子注曰。轡。所以縛衡。義未確。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轡。梁錫捐等。並為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豪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於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一圍三。皆是疏率。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每齊與圍半徑相等者。考工于大車則

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率。實得古

法。觀轉天求弧背得數。與三其輪崇。
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穀長。推得

穀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穀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穀徑。蓋有圍卽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鄭注訂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二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置讀如權立之也。置權古同。詩商斲置我縣鼓。箋曰輻讀曰橋。論語權其杖而耘。漢石經作置其杖。即輻。輻博同牙厚二寸除輻

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二在外即軹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一在內即賢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舊誤未入筭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卽骹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骹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橢圓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纆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爲骹。不滿牙外邊。卽纆也。推得

纆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等。得

蚤長三寸。

舊說蚤長同牙面寬。蚤穿牙外出之加墊。非是。墊乃橫貫牙面。齒歪使不服者。若以有墊必足見足字解爲牙足之足。則大謬矣。

右輪

記曰。與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揉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輪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輪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軾圍推得

軾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鞅圍推得

鞅圍二寸一分七釐二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軾長案記曰軾前十尺軾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圍半周爲軾身得

軻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軻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軻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

記不言田馬軻長。案記曰。田馬之軻深四尺。今以軻前十尺內減軻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為大通徑。軻深四尺為小半徑。為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寸三分九分七釐八十一豪。半橢圓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橢數也。再以軻前十尺為大通徑。加軻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四尺三寸。為小半徑。為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寸二分二十釐八十八豪。半橢圓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贏數也。以贏橢二數相減得

田馬軻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駕馬軻長。案記曰。駕馬之軻深三尺。今以軻前十尺內減軻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為大通徑。軻深三尺三寸為小半徑。為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三十分五釐九十二豪。半橢圓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此橢數也。再以軻前十尺為大通徑。加軻身徑三寸于三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為小半徑。為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十三釐七十六豪。半橢圓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豪。此贏數也。以贏橢二數相減得

駕馬軻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軻國馬之軻之長。以一為當兔之圍。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分

一釐一豪爲出轂設鞏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爲一丈二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鄭氏漆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一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樞杙間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鋼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鋼金厚七分四釐九毫

右軛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卽棄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軛諸義實可辯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于任木梢數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竝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學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

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訥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冢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

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仁也。若云此仁卽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真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魯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以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卽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

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之派。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虛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觀卽可曰仁也。曰竝爲。

子學

竝，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竝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上二克己字。壘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卽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

克己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但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詬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歎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與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自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掙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學而及蓋問篇，又里仁作不

患莫己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己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畢皆有此語。古之學

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已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此者，人潔己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

劉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舉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以馬注申之。克己已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員柄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

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曰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

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集注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
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說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爲仁之本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尙謂之仁。况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

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愛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

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尙行禮樂。覲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閭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歧。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擊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額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子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桎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

吾國而孟子所關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惟此時爲然。

孟子曰。仁言不如至得民心。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六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慮。

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閔。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陳糜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蓄危憂辱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驪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

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況相並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爲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憑。仁非外鑠。求之則得。況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

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祕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雷遠次宗。據曾子問。傳習周禮者莫如老子。據道德經。厭棄周禮者莫如老子。乃走老聃厭棄周禮。而歸於元妙之故。

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委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

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無虛之神。夫清遠無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尚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爲舛。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此以晉人玄學入釋學之始。蓋舊

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玄學屬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旣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

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

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玄。由玄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給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哀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至勝用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備矣。

按。以上四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遠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

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己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既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蓋字，即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卽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書虞夏

商書。仲虺之語，見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尙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恆言而造爲仁字。

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

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稷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秦書。惟周禮大司徒六德

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

惠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實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實實而蹈虛玄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趙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與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教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讓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壘壘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直謂形色爲天性。歿壽爲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爲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實實可據。不必索與妙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至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旣曰性。則明是內也。安得以爲外。君子不謂性也。不過物入安命。非真謂非性。此章告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

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恆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字亦非耶。況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者。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即執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不患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至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墨者夷之。至夷子撫然爲問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

說尙未與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關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間，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學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臺臺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皋陶謨。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尙書此篇爲禹皋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慎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卽祈

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卽孟子不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皋陶文武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雜於其間。

尙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旣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卽中庸所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卽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曷嘗如李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善幾欲自成一千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放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曾而列之比。而讀之。略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恆性乃古文尙書也。

尙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尙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尙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諉之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尙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天命修德。卽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召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泮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爾士宇。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菲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困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百篇及今文尙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古文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爲性命所關。乃包言行在內。言行卽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卽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卽愆于威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內。言行亦卽在威儀。

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尙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卽淑慎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卽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祕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振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顯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無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

者十有七。

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漚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

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

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阿之詩

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假樂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毫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蒸民鄭箋曰。其性。

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象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象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以順性命之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能知賢而不能遂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聖人所能道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真不聞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彜。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
子所謂非才之罪也。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

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
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既
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
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古人言人性之上者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
靈字。言靈者。道家之說也。說文。靈。爲以玉事神。或从巫。故靈。爲

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稱。在人則是惡稱。故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勝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夫惟
靈修之故也。毛詩之靈。寧靈。沼靈。雨。禮記之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證法。極知鬼神曰靈。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卽是無道之謔也。自
莊子天地。始有大愚者。移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字相對。而相反。管人談字。者喜此字虛明妙覺。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尙書。泰
誓。始有惟人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幼而讀之。長而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字學。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
語。不知莊子心靈本是字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又按韓文公原性
故以心靈爲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論。實與之于莊子。釋靈于莊。可也。儒釋靈于釋。不可也。

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
下愚也。非惡也。如以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彜之古訓。不足式矣。況召誥所謂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幸短命死矣。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召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旣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祇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子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而來。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謂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召誥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此亦言哀樂喜怒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愛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

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傳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召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

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書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關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雩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關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關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齊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關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關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說爲非然則孟

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語所說德之用。

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以形色言之。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召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

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卽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忍性者。忍食色等欲也。忍性。比節性更爲用力堅苦矣。豈靜復乎。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旣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情何所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誠者定也。不動也。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會。習之此書是也。尙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繫

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爲子思微言。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釋迥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尙未感物。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翻譯大論佛獨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齊釋老志自性本覺。詳見於實相經。白居易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翻譯名義錄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傳燈錄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祇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則情不生。然而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遷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謝靈運詩云。假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

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

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翱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斷斷不然。不得已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福謙案。家大人另有塔性說一篇。因其言似近于語。故不列入此卷之內。然發明性字誤入老釋之故。明則暢之。至後列入續三集內。近于子部也。

學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舉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卽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尙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撰，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屢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贖。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與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厥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賞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所源委。友人歛凌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辨易。未見吳興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啓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

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年矣。魏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辨圖大略。則萬季野先生敍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瓯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挈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哈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鐸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

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尙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鬯。說之之本義也。如尙書曰無有作政。周書曰布重莫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屬于地。說麤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靈從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麤讀若詩施賦穢穢。齋讀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敍例。謂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古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驪。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間。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廷珍。蕭山王進士晚馨。紹闡。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陸。宗炎。亦邃於經。爲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例諸書。已付刻。茲秩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晚馨吾友也。今得穀陸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文章受知于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嫻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探百氏。

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玉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女婿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闕于門揖曲揖。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爲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蕪以習儀。他日亦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

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搗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奭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

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溷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疾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仿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聞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情。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釋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踪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尙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

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日。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言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變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瀾漭。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驛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衍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蹟。羣言。岨嶇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窺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合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欽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遠，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扞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臧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兪，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尙書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輿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非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况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既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遼。引周書遼以記之。段氏若膺已謂从危乃从支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支爲危。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羣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羣服賦納頗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 頤嘯 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輿論語並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

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袖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說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弊。記曰。立有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媮。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媮。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鈞。鈞當讀爲媒灼之灼。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鈞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纂字之訛。纂繼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啓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話。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象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觀縷者也。易之爲書最

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擇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徽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黻。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著於簡首。

考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考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

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鑛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盩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肯綮。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聞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贇。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遠唐宋之舊觀。鄭注學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廬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尚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

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論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鞏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與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穎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鑿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前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寶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鑿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竟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譌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摺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

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稱。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諡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破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焯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癘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

傳中所言者非尸倭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屢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逸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逸注一十有七。可知逸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摺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助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謬。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讎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摭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郵書塾。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擄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麈。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粹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

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詰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鑑、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僭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諱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慶登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焯、朱奂、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錢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闕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編纂是書及序，皆呈進蒙收覽，尙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國學基本叢書
經室集
二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二)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華經室一集卷十一

浙江圖考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濇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



江為岷江。以浙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聞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為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

博引羣書為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

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

樓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為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揚行密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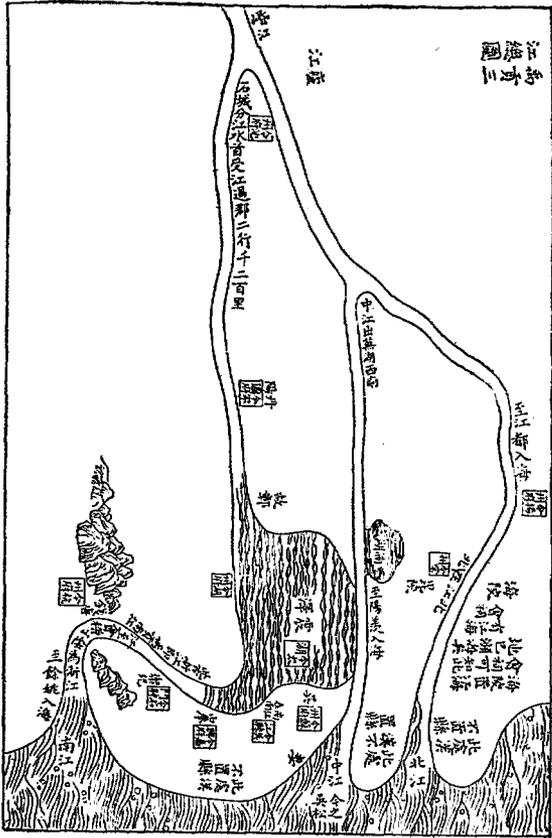
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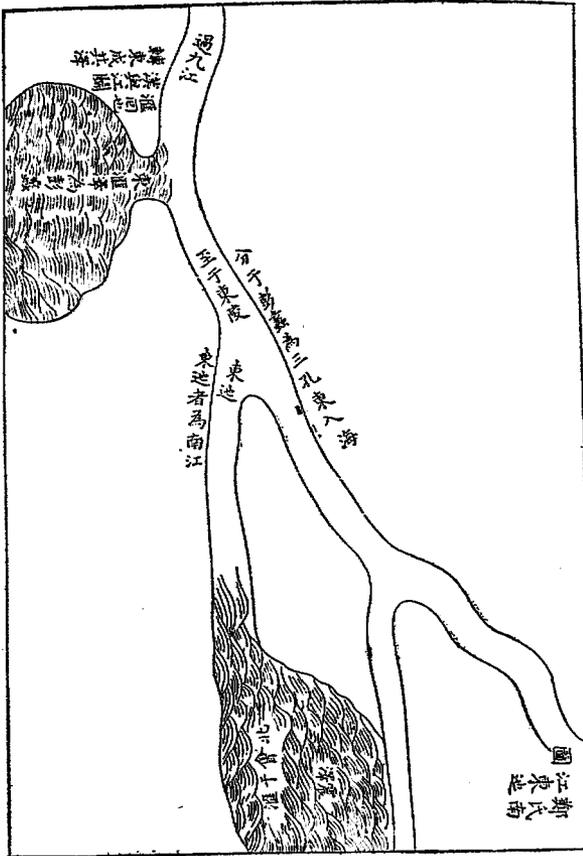
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為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

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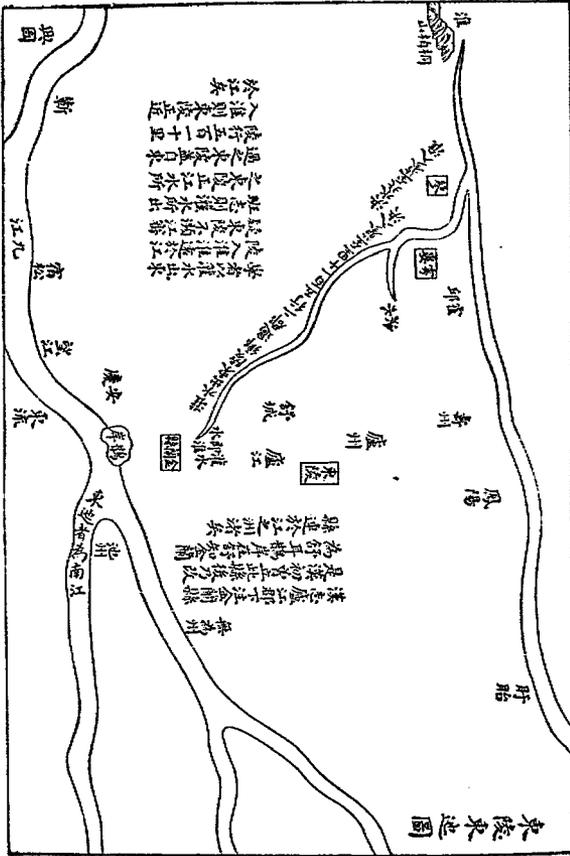
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為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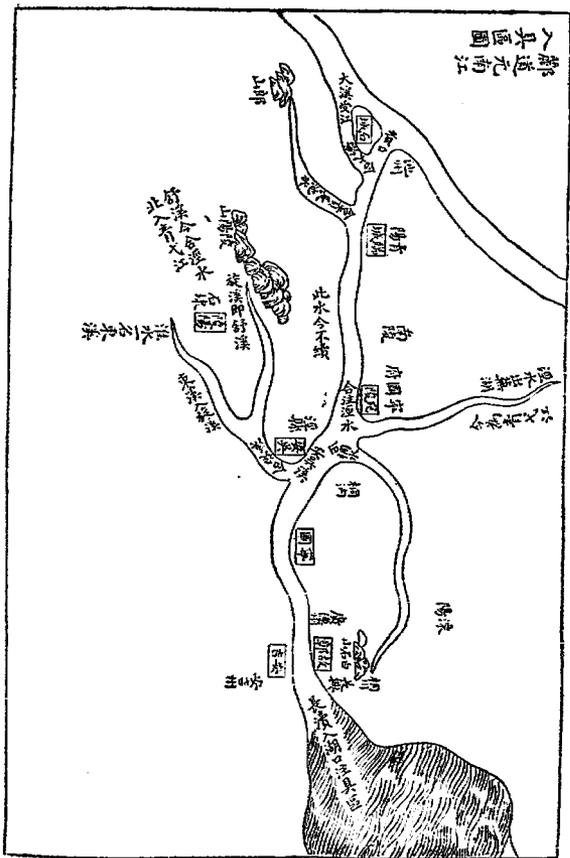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沙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樁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章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話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趨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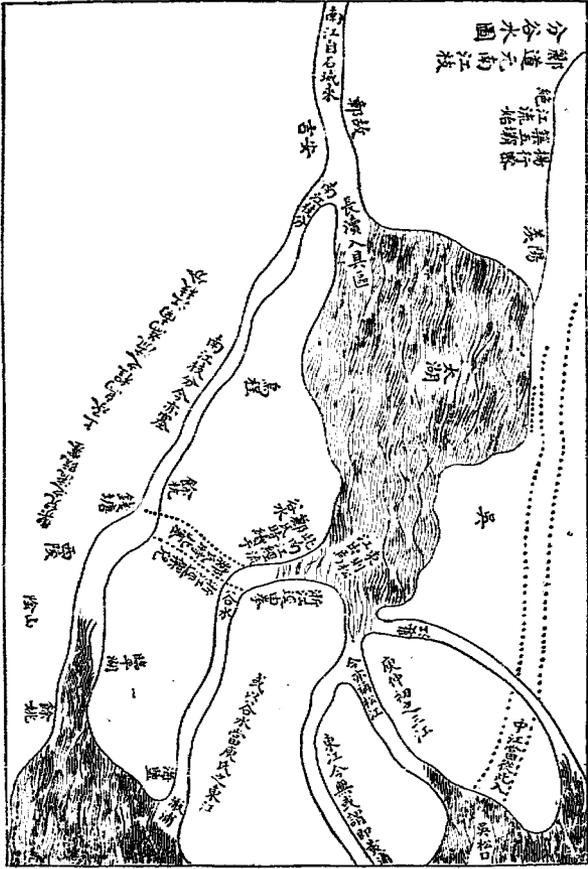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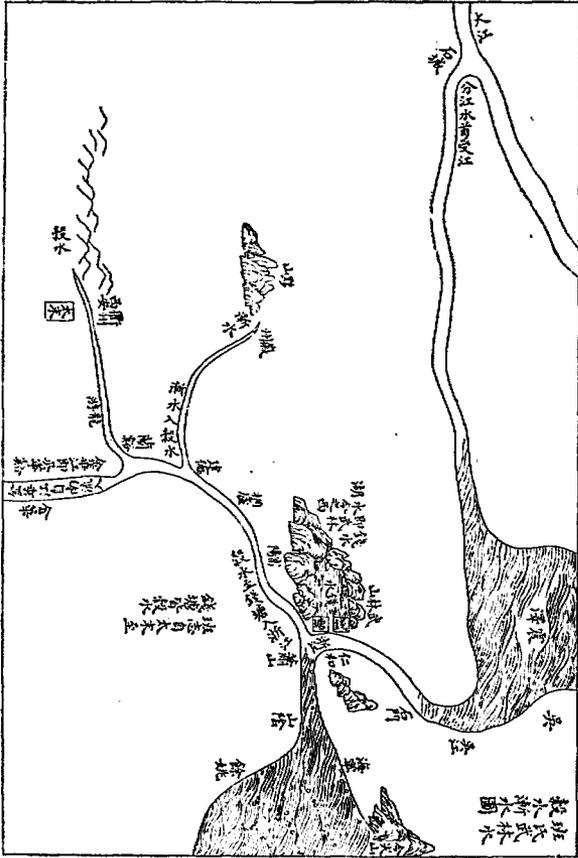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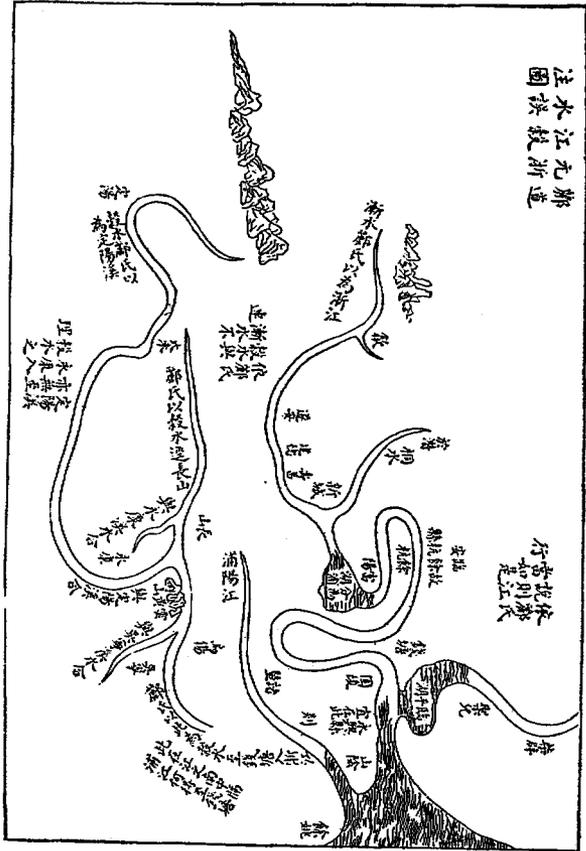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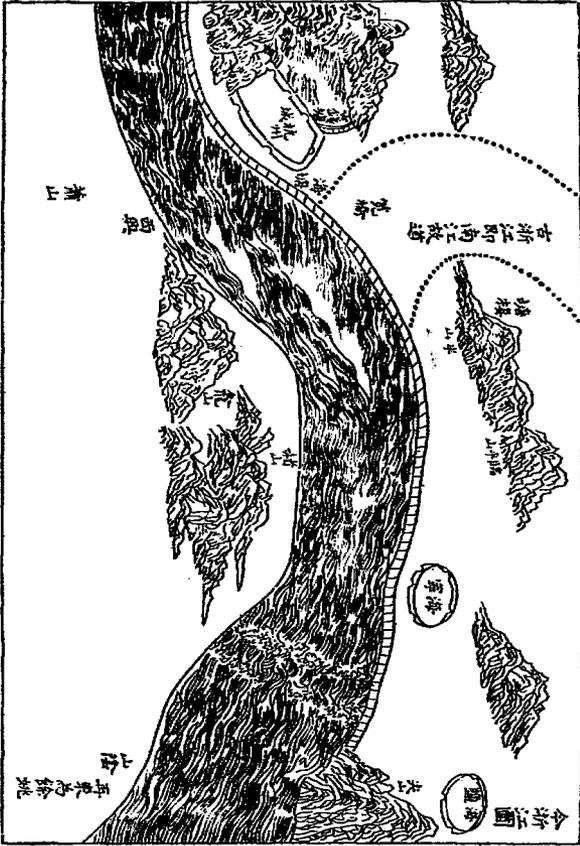






浙東九水注水圖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池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尙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悞。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悞也。又鄭氏注東池。北會于匯。云東池者爲南江。言東池者。則鄭氏讀禹貢東池爲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閒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池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池。池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

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書之驗也。脫不字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

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

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喻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真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真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池北。經非以東池爲句也。蓋斷東池爲句。則必北會連東池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爲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池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眞鄭注。不亦僥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眞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迤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敘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

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池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玉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會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敘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錙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臆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

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滂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北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即用職方氏之說。亦即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也。胡肫明禹貢雖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肫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支流。然鄺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即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奈何拾鄺氏所謂南江支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詆鄺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滂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鄞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黟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肫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肫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即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

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易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闕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瀘氏徼外嶧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嶧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

漸。

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江。猶沔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池。

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池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池則同。鄭訓池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榮曰溢。南江曰池。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榮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池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池。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並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囁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池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同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沆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涇。汶非沆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池同於東匯。所異者。池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滯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池。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池。北曾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指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鬪。則禹貢分敘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池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敘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池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池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池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池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肇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

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

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

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鷓岸。杜預曰。縣有鷓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鷓州。卽鷓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正實指至此東池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池。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零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零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零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池。卽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逕牛渚而方屈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饋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

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

埭縣西之樸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

玉鏡潭。入池口。遂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

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

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樸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

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黃

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瀟灑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嶠湖其北爲北嶠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顧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顧氏所敘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

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碓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竇。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旣涇。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閒。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鄆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鄆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切。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壑謂鄣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南五十里。

元案。鄣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滬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滬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滬湖。由滬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

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閒。蓋中江出瀟湖之口既溼。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浙江逕禦兒詳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瀟湖而出瀟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瀟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駭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澈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敘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關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濱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澁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澁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臚明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壑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濱。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鄺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鄺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切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歷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鄺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弟

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敝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應曰。率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即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即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即苕谿鄞氏既

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

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鄞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即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

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奈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歷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陽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浙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關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胙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即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即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即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即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驛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臆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鄞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鄞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敘浦陽江與今合。前敘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蕞。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涇。去檣李七里。

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檣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躡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以上音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構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構李。是構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構李。則今嘉興之地。構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構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樞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樞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

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泖。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泖，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圍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虛，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構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構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構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構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圍。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構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境。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構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閫。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池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進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鄞郡。後又改鄞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鄞句溼相次。其近宛陵。故鄞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鄞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泉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纜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

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忽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躡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才椒橋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華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卽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笕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陸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笕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厯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笕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寬浦卽今寬橋寬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麻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漚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揚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覲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尙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旣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寬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傳氏禹集集解所引。蓋其所據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

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尙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荆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若霽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庚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庚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諷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敍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壤。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閒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麻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濱餘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瀾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抵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歙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

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尙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諷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逐。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章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麻長濱。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埭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謂〔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一。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

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敍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濱入具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厥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

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切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僞。遂至誣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支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駭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于匯壑。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

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說。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

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迤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迤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和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

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閩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襲〔水經注七校本〕曰。華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滬氏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

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實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鄺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章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

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鄞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澈浦，其枝分麻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納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

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瀆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逝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真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瀉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華經室二集卷一目錄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清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尙之傳

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旣堂墓志銘

默齋張君誄

知不足齋鮑君傳

武進臧布衣傳

孫頤谷侍御史傳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童處士墓表

江都凌君傳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臧拜經別傳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朱母高太孺人傳

淨因道人傳

鮑姑辭敘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志序

焦山定陶鼎考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知足齋詩集後序

菽厓考古錄序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南江邵氏遺書序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西湖詒經精舍記

金沙港三祠記

荊州窖金洲考

江隄說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通鑑訓纂序

史炤通鑑釋文跋

四史疑年錄序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瀛舟書記序

學經室二集 目錄

李經筵二集 目錄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輜軒錄序

兩浙輜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肇要序

嘉靖措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吉蘭泰鹽池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硤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接勘記摺子

學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旬萬壽萬壽。臣仰思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傳。以徵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臣謹案。尙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詁。福者德所致也。恭讀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哉聖人之德。卽福之基。聖人之所以壽也。帝王之壽。必本於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我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曰。戒慎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義也。皇上躬親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夏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

以庇蔭嘉穀。朝日夕月。諸中祀。茲復躬親一週。及於岳瀆。威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韞師兩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玉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定壇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我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勤。皇上編開國方略。以闡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書薩爾濟戰事者。仁者無敵。受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諭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由舊章。作紀。思堂前後記敬誦實錄者。逮事聖祖。不忘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四巡盛京。親製詩賦。以彰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上繩祖武。下詒孫謀。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王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暵孫。暵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恩澤深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葦。忠厚也。皇上勤於庶政。睿思

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御書無逸篇，揭爲座右銘。臣伏讀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所相發明，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法宮行在，皆秉燭待章。孟子曰：坐以待旦，視事移晷，傳餐嚮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內外奏章，皆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法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耕藉之禮，必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天，民爲國本，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祈澍雨澤，驛詢天下雨暘收穫，每霑足豐稔，必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曰：閔雨者，宥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普免之事。豈若我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卽我德。當置惠心于勿問。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隅偶歎。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闕其急。平其與。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宣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潴。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日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鬢齒。鉛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尙書帝庸作歌。易伏義。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繪。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親定祭祀朝饗樂章。

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卽其義也。鍾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鐻。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笙南陔華黍白華由庚諸篇。卽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沈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卽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開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圍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皇上奮武開疆。勸暴柔遠。蕩伊犂。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爲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臆。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特拔達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覲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固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阯。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壽宇。不可縷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

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也。是惟我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天純佑。盛德日新。登八衍範。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五事。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惠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乂也。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暘若矣。克知灼見。照管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煥若矣。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爲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躔在酉。酉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聖人之壽。皆本於天。錫羨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盛哉。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鄆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誡名王。斬闕支氏。請縣首藁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

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鑄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敵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邾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邾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一不同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未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二不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違廟算者，卽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于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微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

匡衡公官。賜贈武德將軍。祖諱極良。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誥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門。個儻有志概。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面僅及胸。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寢食。數月。及奉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太府君之義。而太府君讀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聖祖仁皇帝駕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世宗憲皇帝賞緞三疋。三月。送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旨。賞緞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洩任。兼署右營。馭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參將。經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力。太府君署理參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六月引見。奉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陞銜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

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中軍參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興國營參將。七月改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准紀錄一次。注冊。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寧鎮總兵劉策名。夤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卽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勦。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凱報捷。奉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事竣之日。從優議敘。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入樹寨。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太府君步行。率士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逸伏。焚燬茅蓬。發獲糧米甚多。是時上慮兵糧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卽察知謀勇最著。實緞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箐屯賊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勦。賊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太府君日率兵伴攻正道。探知開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阮傷膝。流血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微開木石。是時賊數千人。已覺來拒。烏鎗繩火。紛如亂螢。太府

君命兵負嶠偃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獲龍彈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不支。閒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太府君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云。發三礮不呷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感太府君拯護之恩。故忍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隨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礮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薙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將。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卽賦詩校射以爲樂。各寨平後。徵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旨分別等次。交

部議敘。十一年，兵部議敘頭等軍功，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疆事宜保舉。十三年，推降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蒞任。太府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太府君蒞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爲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處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旨以都司錄用，以微臣姓名，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太府君每言之，未嘗不感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瘴氣，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闈，屢欲告養歸。周太淑人諭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哭之失聲。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囑權一切陋習，皆裁秦懷金者不敢造門。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豪姓之子孫，謔言山本指揮舊地，總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

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卽家姓地。亦明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筮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利藪。大不便。總督卽違前議。從太府君議。九谿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間。元父客漢上。遇九谿老兵。爲言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祝之不衰。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珠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贈封儒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卽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營汛千總。次元。乾隆己酉。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兩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誥授光祿大夫次亨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爲元述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予弛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略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辜釁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酉時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四百里馳驛奏聞卽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柩登舟候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上諭阮元現了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補欽此不孝卽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伏念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慝深重覩然苦由之間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府君諱承信字

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府君年三歲。隨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乾隆五年。時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全活。府君年七歲。每言凱旋之日。迎太府君於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迤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太府君以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深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母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府君事祖母盡孝。日定省。問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江太夫人卒於揚州。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太府君自河南衛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府君年二十三。仍侍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周太夫人命府君赴廣東。見太府君計家事。二十四年。府君年二十六。太府君諭令歸娶。且曰。吾亦卽欲告歸耳。府君乃歸娶先妣林夫人於揚州。是年冬。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春。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戴星奔。時周太夫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柩歸。若弟亦往。孰安祖母。府君乃留揚州。是年五月。周太夫人以壽終。秋。太府君柩歸。府君遭重喪。哀慟擗踊。與伯父竭力盡心。附身附棺。無少悔。二十九年甲申。府君年三十一。正月二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卽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餘年。府君皆在揚州。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間。嫻習騎射。每較射。挽強洞堅。善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以侍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

也。嘗募行賊得囊金數鎰。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成敗治亂。戰陣謀略。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以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因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乃射之祕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府君一手障叢人。一手挈不孝出闕外。四十四年。府君年四十六。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先妣林太夫人檢治家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先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傷悼甚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數十家。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四十八年。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府君命留京師。五十四年。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萬壽。恩。府君得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第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第一名。補少詹事。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師。是日。不孝自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賜。

迎奉膝前。府君被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召對。及迎養事。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府君敬述之。感甚。懽甚。嗚呼。慟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府君由京師歸揚州。不孝陞掌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府君年六十。復至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舉。府君方自南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琅邪古道。八驕安緩。不孝先馬入城。嗚呼。慟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府君由揚州至杭州。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子。以族孫常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府君年六十三。恭遇覃恩。加一級。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府君爲不孝聘婦于曲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三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不孝任滿。奉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府君跪哭甚慟。勛元在禮部敬襄大禮。皇上親政伊始。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裁會試。恩遇稠疊。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先皇。復受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嚴命。凡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宗廟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府君必曰。爾少息。毋待我前也。四月。覃恩。府君得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署理浙江巡撫之命。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聖恩，元於召對時叩頭固辭，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特恩加隨帶二級。府君受誥封光祿大夫，制曰：華胄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渙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落被，茲以覃恩，封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奉實受浙江巡撫之命。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擐甲奉輿於武林門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勸哉！此不孝復在浙迎養之事，更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箸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爲患尤劇，肆劫商船，擄略子女。不孝奏置巨艦，大礮增兵設防，寧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參將等主其事。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人，追勦餘盜，並獲僞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收衄，始不敢復入浙海。府君先憂後喜，曰：神風助順，乃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破。

賊事。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諭。此後水澳筭橫兩幫。亦疊被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尙竄於閩浙間。冬府行聚同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深寓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僞觴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鐘以斬眉壽。歛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鐘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鼐、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權心。願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餽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祔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當此。願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與仁街。卽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

州奉粟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藥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即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癬癩。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股筋絡爲痼。閒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府君家廟旣成。必欲親奉粟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杭州徽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恆業。久客杭州。擬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僦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淒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神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藥尤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輕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粟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薈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勳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慟。尙何言耶。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門下士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鄰故友。無不加意惠愛。禮曰。孝友陸媼任恤。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驚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

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離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減僕從、探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府君于兵刑之事、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聞盜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府君深喜曰、此活數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杭州關權、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橫、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權之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人不敢忤之矣、府君笑而頷之曰、可矣、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勸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頒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府君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得用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濘、全甃石版、亦皆府君教也、府君惟不孝一子、未冠失母、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府君蒙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具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

君每勛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祿養未久。遽遭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官榆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官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厲恭人。贈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誥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誥封宜人。晉封太淑人。贈一品夫人。父諱玉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歷官參將。誥授昭勇將軍。議敘頭等軍功。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配汪淑人。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贈一品夫人。歙縣誥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孀。並側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林夫人。勅贈安人。誥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

人出娶江氏。歙縣候選州同知振箕公女。卽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拱台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府君於五十二歲時。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祐。妾劉氏出。次子孔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冊。復舉大略。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誄。藉以不朽。不孝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啓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連。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貶。贈榮祿大夫。戶部侍郎。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閒爲韻語。輒於不存稿。年二十五。于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太府君棄世。祖姑周太夫人亦繼棄世。先妣操持閨內。禮無不舉。獨不令釋道治醮。或曰。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先妣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太府君清官歸。無產可析。且食指多。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剪刀。剪指甲。親浣濯。爲諸人先。府君同產妹許于賈。及嫁。先妣力治奩具。曰。當無減於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傳。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置低几於簷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

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先妣又手寫白居易詩。示劉叟等。篤授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先妣常過從。先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府君客漢陽。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溪公之執友胡西琴先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先妣趣命執贄焉。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先妣每問外事。測情僞如目見。婉致言說。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不動聲色。府君或量計家事。曰。如何。先妣必曰。無慮。此已辦矣。以故府君無內顧憂。西琴先生深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先妣辨論事理。嘆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先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歷踏淡灘之險。尤喜西湖南屏山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履小有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擬善畫。先妣曰。曷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擬升堂拜母。申紙砥筆。並繪不孝侍讀于側。七月。先妣以徙宅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憫哉。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廬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乾隆

五十五年勅贈安人嘉慶元年晉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贈一品夫人九月覃恩累贈一品夫人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闈稟訓入官並歸功於母教式頒渥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織就七襄早振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鴻章疊布尙伸慈孝之思闡澤長流彌篤令共之誼廣宣休問遠樹芳儀先妣四奉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先妣棄不孝而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尙未以生平懿行告諸當世不孝罪也願府君每言及先妣輒淚下不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遺恨終天懼湮母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立言君子冀並傳焉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之填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又忠始國朝之制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盡拘古制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道光十六年晉贈大學士

次孫福謹識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樞忠者爲之行述刊本廬有存者元求得之刪節之爲述曰

公諱樞良。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父諱秉謙。母厲氏。生子四。伯樞敬。叔樞忠。季樞恭。公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厲太恭人率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閭黨稱之。讀書過目輒識大意。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蓄德。一絲半粟。不爲己私。坦白之懷。無慙衿影。撫兄弟子如己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刻期。入必握手。數十年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圯。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歉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己也。廉謹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投合。此肺腑也。十年重見。此面目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歿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者。公生于明天啓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藻衡。字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乘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娣姒無間言。公歿。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誥贈昭勇將軍侍衛參將。以曾

孫官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玉堂。元祖也。次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厲太恭人傳。暨祖昭勇將軍行狀。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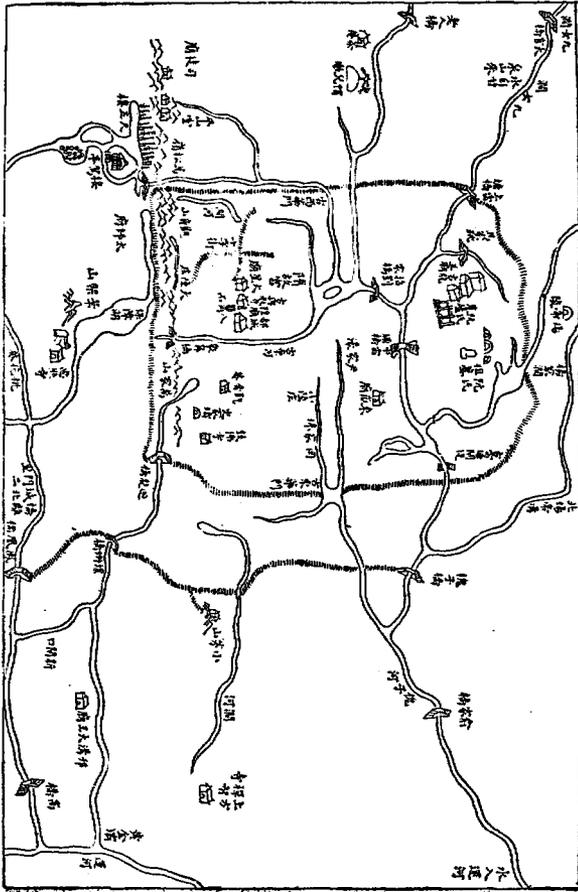
恭人姓厲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歷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卽元高祖諱樞良。叔樞忠。季樞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構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衛翁子。面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誥贈爲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載揚州府志。粟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刀痕尙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聖經室二集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波，亦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楊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卽元祖昭勇將軍墓所向也。元考光祿公墓，在祖墓之昭，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圍四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光祿公墓起算，由墓向西北爲西辛，開線長一丈五尺，爲叔祖愷聞公墓。由墓向西北爲西辛，開線長四丈，爲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開線十六丈，爲高祖妣將太淑人墓。爲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叔曾祖發庵公之配秦太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爲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爲四伯父長殤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開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廡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楊帝溝，今俗名楊家

潤在場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潤在場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滑爲九龍岡。卽今公道橋鎮也。本名詹度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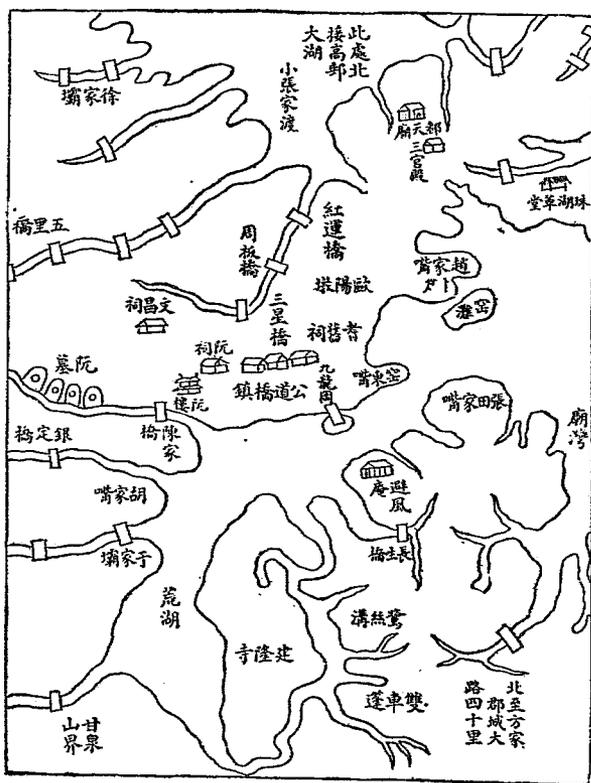
巷。雨膏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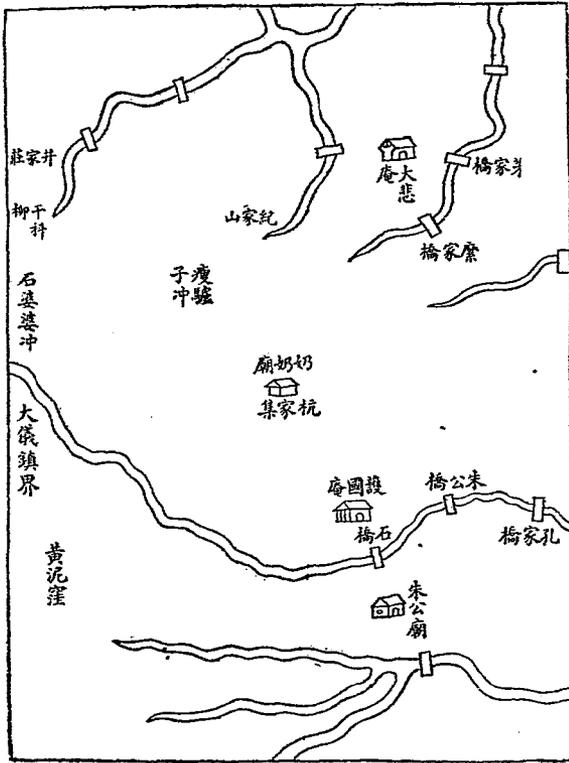
一名火燒橋。

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未予三世祖奉軒公。四

世祖妣厲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卽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孛循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所謂樂哉瑕耶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南。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圖記之。







今甘泉縣官冊地名曰公道橋。而舊時之舊者呼者。則或曰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是。此塊乾隆乙巳大旱。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僧牒銀爲之。蘇州度僧橋。即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僧牒銀造之。諒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旣乞銘。刻納墓中。越旣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府君憶及恆言之。祖考復任廣東。命府君歸奉大母周太夫人於揚州。府君年二十六。娶顯妣林夫人。明年丁祖考喪。暨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顯妣主闋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府君年三十一。生元。時家益中落。府君耿介守貧。暮行躑地得金數鎰。坐待覩者。問而歸之。以奉大母。且遭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閒。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知縣。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祖姑。盡孝養。舉止必衷於禮法。于歸次年。丁重喪。乃減食指。遣僕婦。自翦指甲親澣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舍

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爲力。顯妣曰。爾姑從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爲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府君壯歲游楚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南書房行走。就養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府君在杭州。冒暑賑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爵侯。府君教也。杭州勦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磬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毋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拯饑民。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族姓繁。未有祖祠。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曾祖禰四室。及東西附。曰。受封贈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爲古禮。亦國制也。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顯妣相敬如賓。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戚中有學識者。聞顯妣論事理。歎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

蚤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揚州。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州巡撫署中。以元官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顯妣初贈安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顯考蒙祖考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歿光積善。以貽於元之身。且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勸之。凡元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男元表。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配蔣淑人。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周太夫人。封宜人。太淑人。贈夫人。一品夫人。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欽州遊擊。議敘頭等軍功。誥授昭勇將軍。累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汪夫人。繼配江夫人。贈封淑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湘圃公江夫人出。湘圃公生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祐。曰孔厚。

奉賢陳廷慶書石填諱。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城北中雷塘。卽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明天啓開實始葬於此。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七世祖考招勇將軍琢庵公。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噉然以號。曷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質言之曰。阮公樓。庶幾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顧視子孫。丙舍無恙。罔所恫也。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祜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劍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恩贈封祖父皆昭勇將軍。妣皆淑人。吾教汝學。汝貴。嘉慶四年。受恩贈封曾祖祖父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帝考。苦牧之續。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職無微勞。恩至重。

褒至榮。曷克稱此。願儉于躬。勿儉于乃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鳩工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禰四室木主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阮氏僊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末乃南。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運轉。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徭頻。脫籍于揚。崇禎之終。遷于北鄉。我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歷世仁厚。節儉正直。內備宿衛。在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題緩帶。家藏佩刀。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有待今日。祖德蔭後。後嗣奉先。陸厥棟梁。潔我豆籩。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考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譌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籛。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太守。贈祕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書竝行。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間。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旣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楊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卽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送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迷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支。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

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開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閒人注書引據。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旣而爲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旣奉先大夫命。遶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閒。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餞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慟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有構之。越旣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敷、武賢、滌、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敷。敷生武賢。武賢生滌。滌生靖之。靖之。式字叔虔。開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禮部尙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畝隴。諸子怠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敷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池陸溫。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盱眙縣。生滌于全椒。滌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將亂。與滌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滌妻趙氏。賢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贛州教授。清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滌請徐兢吳說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敞。舍人公非先生敞。皆立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園、相友善。滌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臯爲蕭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曾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列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黻專派。黻與敞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閒人。皆讀書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官階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啓其後。而又世有賢母教子亢宗。墨之爲物。貴金石而不朽。莊云乎哉。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珏橋。相隔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彙示余。余讀而感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藁。彙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摛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予奉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癸生家。取其山陽族譜。攷之。因記其略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二。世爲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稱棗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徙豪傑實江南。遂隸鷹揚衛。旣改大河衛。墓在今潤河南岸三里塘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嵩。正統十三年。嵩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瞿氏產鑿。鑿號月窗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鑿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妾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風居。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一。官湖廣益陽縣知縣。舉天下第一清官。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塘之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勳。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泰福。全福。萬歷天啓間。徭役繁興。民不堪命。衛

所之中。官盡欄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衛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略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歷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恐焉傷心。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襆被宿逆旅中。少頃。遇褐父頽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逐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間。已挾之而騁。及堂皇。則疇昔所遇者。盛服供立。以埃延就賓館。極燕行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煩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某。裴時有愛女及笄。擇壻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歸後。舅姑安其養。益賜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之聚族於淮。奉蘋藻而衍箕裘者。皆裴孺人所出也。嗚呼神麻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歷庚子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林清泉公傳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啓，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咸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剖臂肉，祕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剖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纍纍然。奉母王太夫人，亦竭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己職。梅谿公清宦，有貸，尙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昔代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嗜茶，于屋內壁間置茶竈，泉必自淪，薪必自爇，具各種茗葉，盞盞烹而奉客。有王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一。太學生，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靳之。夫大吏之有封蔭，亦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民之賢者而靳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蒞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己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閻。慟不欲生。親黨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航海。由乍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閩者。又夭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跋曾爲閩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恆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住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旣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

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萬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蔽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媪質錢。市盤殮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爲華麗。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未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既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閣學士。以柬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願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贖子。先生固辭。既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贖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既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酉。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撰著屢有驗。善屬文。以

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尙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曰廷森。字衡之。號西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待母疾。雪夜長跽呼天。疾爲痊。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旨。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

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履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愍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琴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幼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書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弢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九九幸木。岡道具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曆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旣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閉。目不旁睽。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維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經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且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考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癘。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

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感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愧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嶠。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厘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鼐等。

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旣免喪。猶樂樂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官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子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愉悅。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

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股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輒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旣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祫。二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祫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辨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策。延澤。延敬。延凱。延毅。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卽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會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潛。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理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

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乘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宗驥等。秋。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旨允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見。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命偕侍郎吳公。礲按事河南。十三年。又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陛辭。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詢家世。公備對。陳敘母教。伏地感泣。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備優諭。以勵公焉。既到官。每味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菽。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解。

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險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弊羣吏先操守。後才能。願嘗謂人才難得。應勅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勗。若師弟子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陛見。至山西。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蹕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賚無算。四月還武昌。有旨來京。以侍郎用。尋諭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勝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荊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湖地。宜悉立契。毋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旨署河南巡撫。並諭嚴

捕王勝子等。王勝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王勝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徽，兼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勸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卽發帑，茲亦如之。奉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尅減冒漏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允行。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濰河爲滅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尙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批答隲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斃嬰女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鞠之。良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鸞腫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鞠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

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賊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裘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穎毫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齋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溢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眷。不恤勞瘁。儻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且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己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

械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卽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官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學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護明弼諧。非道不言。聖天子納所啓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乎始終。予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閒。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閒。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綱。明末官游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藍屋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藍屋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國書。座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

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鬻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鞠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隕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士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尙書房行走。侍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方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

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純皇帝顧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邨民同渡。賑宿礪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歛縣令屬寧亭人以饋。餽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嘆喑喇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卹賑如之。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隘。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實錄館總裁。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尙書。時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毋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拊谿。別有漲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上皆聽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尙書。公之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

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昇之。違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賜醫。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賚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卽趨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蹕灤陽。宣制。以戶部尙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上以是命爲遵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微眚。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郁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臺。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亨寶。賜詩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乘。居所自持公。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命戶部尙書戴公來。夜逾子。痰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

蒙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游歷兩司。內用爲翰林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贊聲益懋。迨擢至正卿。皇考即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僊直有年。簡任綸扉。深資啓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昇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于初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賚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諡。特賜諡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諡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敷歷督撫。內而游直綸扉。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

擬請著卽賜諡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醴。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嗔念遺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公弼于殯前焚之。壬辰。命禮部尙書承恩恭侯阿拉諡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啓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邨舊阡。陳夫人祔焉。明年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上謁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禕哉。上之重賢。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經生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秦奮。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勸母氏早歿。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

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庶祖母李。撫公有恩。賙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御故交。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暖。由脊上貫于頂。甘液自粵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一妾。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與博沈雄。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聖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册題曰。兼葭遠目。下册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閒。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口口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上賜大珠綠絳鞞黑狐裘袍。先帝御用四圍龍卦。四開襯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

劉元思，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藥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敘銘曰：星精嶽神，蔚爲帝傅，學正文明，道深性固。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卮，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媯，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帝宣綸，世祕未知。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間，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恆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皤然三公，邁榮軼光，乃不慙遺，而覲先皇，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常生講案文正公于屬家大人撰碑文，磨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輟語之文，遲寄數十日，公子迫不及，後屬吳學士蕭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面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洊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

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助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遷葬禮服細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鬥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

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蒙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瘡，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于崑山縣雪霞灣，年字圩，即公所自營生塋也。公妻鄒夫人，補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扈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敕與纂修事，又奉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徧譯佛典，深于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鞠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縣儉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竝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

杜韓蘇陸侍講廣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譙。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屢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業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曰。

恂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荏弱于文。無能卽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盜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共其位。敷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帝嘉厥功。金川磨盾。紫閣張弓。獄平政飭。本孝于忠。瞻彼中江。秀鍾峯仰。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慙遺。亦吹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蕤起秋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壻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南巡召試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謨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尙書房行走充起居注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涪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卅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特賜先睹于是謨平定金川說得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上擢錢際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命公親往履勘勒知前奏誤請議處奉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

試不公對語嘲諷入告。至是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尙書房各官曠課。上以公在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命在尙書房行走。和詩賜福字。恩遇如前。公病濕。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今皇帝暨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爵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洩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野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

謬誤。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探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弼所校。鈔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欽賜舉人。應鏞。捐職州同知。卒。慶鍾。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埒夫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誠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沖。推以事君。迺克竭忠。帝曰汝才。旣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邳隆。臣殫厥學。廣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械械。其光熊熊。乘鑿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帝育臣。千石代農。惟帝教臣。協恭和衷。惟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雜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盡書漆簡。題澆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辛益陽。舉

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詔。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割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鞠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讎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

釋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卽泯。假如其父之冤旣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諳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褒獎。五十二年。扈從深河。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鞠。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掃會。諸生日祭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歲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

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鞵布韞。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

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與祖。諡忠愍。禮部尙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大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

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鮑駘如畏。和相國珅。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第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次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肩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間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實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

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謹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闕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也。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嘗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墓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御之。溜歸中流。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烟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鞠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

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寃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寃者。自言本釋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冒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上俞之。君回。袞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

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詒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選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開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

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覲。請訓。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舉。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贖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郟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贖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會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竟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曾徵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資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

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慮日。金石文字。撮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即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今古文注疏卅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籛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謬謬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倅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糝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慚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据比傅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欲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道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恥誠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儻之俗翕然不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沉。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與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譏述課子孫。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撻。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己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大遼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

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蔣士銓傳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翁方綱蔣君墓志父堅有

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斷竹蔑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

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鑑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冠而歸。金鑑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

之。王昶蔣君墓志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

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藹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身長玉立眉目朗然嶽嶠磊落

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王親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礪金鑑奕忠雅堂文集序

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鶩鳥之發恩繆寡者艾無所靳袁枚

蔣君墓志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王豫羣雅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

虎哮鯨呿鯨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大戰

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王親詩話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

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親詩話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蔣君墓志士銓長子知廉字

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騰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

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吳熙樂府

常生按此用國史館林傳集句之
法彙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孽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警敏甫入塾卽弄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旣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屢扈蹕乾隆四十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參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柞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鏢斷其帆纜須眉皆燦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參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留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麾兵伏船內待賊噉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緝爲一詰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

定海鎮總兵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夷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至是始有所恃夏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斬獲無算秋閩盜風尾引夷艇入浙其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温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玉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旨李長庚奮勇爲賊所畏懼此次追剿洋面風濤亦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蒼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爲總統得旨允行忠毅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書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卽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進攻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卽罪其領隊者一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壘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壘支更謹警夜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壘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

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篷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賊，本隊遲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櫓。若心怯將篷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同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委出藍旗，傳隊目柁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爲賞。兵船過碓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十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挂木而止。賊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梃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偽爵侯倫貴利磔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雖滅，閩盜尚有水澳蔡牽，乃修船往來閩浙閒，屢獲劇盜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李車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元以造艇銀鉅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賣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曰靈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歧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靈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

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篷索朽。遣其黨千道員慶徠。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異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蹙之于温州南麂。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靈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靈者。令商載貨出海。濟牽用。商歸岸。僞報被劫。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閩粵間盜朱瀆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瀆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温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運船工木。總督遽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瀆。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玉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瀆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瀆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責瀆不用命。瀆怒先返。自是牽瀆始分。牽亦少衰。忠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齎。十二月。瀆結粵盜伺金廈。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師。奉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盡山。所部船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尙通小船。忠毅掘之。別

以小澎船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覺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奮門出。忠毅追擊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詔奪公翎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濱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渠，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來。十二月，擊牽于溫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篷桅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篷，勢復張。忠毅皆列狀奏聞，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斬獲，奏五上。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參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該督所奏，卽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

次參奏。專以去李長庚爲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敘及。特阿林保尙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螻蟲結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卽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經審明確鑿。並無捏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卽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卽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鞫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憤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既無逗遛恇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真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既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

之路。又不爲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若阿林保尙不知以公事爲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參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卽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春。忠毅追牽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卽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願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沖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奏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由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艙。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冤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藎。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魁。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賜諡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鈺爲後。襲爵。忠毅治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爲之語曰。不怕千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

爲水師健弁。公家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弢略，爲詩古文，修寧波學官，置義塚，爲粥食，餓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會試，卽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子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緘所落齒，寄其妻吳，蓋以身許國，慮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潰後，爲許松年，賊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溫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把總，皆以公貴。贈武顯將軍，荔波歿，兄弟三人，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疇，密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參將，貴州平遠協副將，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敵敢戰，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敵礮樓十二所，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簡授湖南鎮寧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

年調四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礪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蔴營大山，克黃土坡，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既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嶺寺，得旨議敘。既焚金嶺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卽保寧所轄也。奉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泂濟川橋賊，擒張碎滕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旨議敘。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却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

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敵。事聞。照提督例議卹。賜二等輕軍都尉世職。子樹承襲。蔭戶部主事。予祭葬。七年陝西獲戕。公者賊目。李目剛。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闢五省。每入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諭。皇上御極。復蒙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兩朝知遇。臨敵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而起。嘗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即效命疆場。尚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既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遣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訓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磔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三十二月賊犯石堰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弁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旣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滾木礮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壇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壇斃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運道與張瓏登合遂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泗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緹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擒三而鄉勇殲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月五月

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壩趨城。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闖入川。與冉文備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團。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土地壩向磔門洞縱火。兵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偕茅峯壩。竄入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漩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二。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壩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磔門。軍功張岱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懾。由黃泥扁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磔之。賊越李家壩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闖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登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壩回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靡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

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黨復至，擊殺賊九騎。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圍之戶，遺產清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墊江擾龍門寨，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秘。三月，賊二千窺永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十五日，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冒矢合圍，一賊以矛衝入，君拔腰刀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惇誼，襲雲騎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庶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璉。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

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著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廣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會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掃。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蒞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曠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

攻糧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糧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譔之。愿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譴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賊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愷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宣。簡在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

縮郡符。涖躋方伯。持躬謹飭。蒞事精勤。抱慙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蒞漳時。首械書役。靈風斂迹。閣郡稱神。其止息鬪爭。則如龍溪縣屬之歸德堡。鄒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衅。親詣秉公勸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斂。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况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轡。人民咸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共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章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樞之歸也。士居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尙尙幼。幸以餬餽粥。居於嘉興。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旣論定。上硃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次仲凌君傳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焜。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嚮簪珥。就塾師。彙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與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授滕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授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舉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

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蓬牢俎七滷肉滷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饌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饌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饌。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饌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饌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衆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償。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覲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按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

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之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峴鑿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膳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升也。非稟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

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圍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

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沓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

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

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妙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妙。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

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澤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伋伋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歛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愬，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滄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廣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與化。願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嘗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瘡，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

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景。即離。之日。景。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

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蕤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驟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

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奧。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寧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懸復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

縣李君尙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奏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敍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鑾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鑾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洋踏躐。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籟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涖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探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

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冢宰，見君易學，敍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尙之傳

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

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固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僨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隙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徵。曰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

湖按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菱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尙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繼淑。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繼淑爲子。及三娶薛氏。始生一子。今尙在襁褓中也。悲夫。

孽經室二集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詒經精舍翹材生也。爲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餐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爲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歲爲詠蟲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勅相師爲學。海內稱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爲宗。尤究心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其源委。善古文詩詞篆隸行草。亦善鑒別尊彝書畫。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己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爲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閣集四卷。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沆。

沆。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沈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御試第一。十三年。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議論。始不負所學。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恩簡庶常。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諛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專

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勅下廷議。可否裁定。請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設督撫。奪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路。得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沆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諸路遣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警卽請禁兵。以致勞師靡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選練。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職守。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留舊地。番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牽夫。攔截鄉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強住民房。需索構釁。請嚴行禁止。立限備遞。刊榜懸示。戶部。各差回部。例應考核。再准掣差。今往往借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掣差。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旨不必覆試。己未。詔舉鴻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臯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會集。

曾渠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

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尙輕之旨。卽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更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右參議。尋轉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歿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清泉。爲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留。陳留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至寧化居焉。二十世至清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耿逆之變。有僞劉將軍者。擾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爲動。笞榜極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年。天下無事。有司舉賓筵之典。君三爲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村。娶陰宜人。管宜人。子爲臯。爲臯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贈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以己酉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書可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達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簡者皆宋進士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會祖士藻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己任盧民間孝節爲吏所壅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撫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早隨知府集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暄及兄子爲暄爲昆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伴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誡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

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興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附於東西廳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官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園。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撰鏡心銘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閒居士詩古文。祖六開子集等編。爲阮氏流芳集。老閒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臯封岡墓。建廬十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暹。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昂。皆幼讀書。孫一。孺。爲暹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使治民。嘗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留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暹。率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旣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鉉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柝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章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嘗尤盡職己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郟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嘗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郟肆奪火光銃擊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糶濟曰本郟人面相識鄰郟卽路人矣今當各保各郟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富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郟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蓋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霽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瘞局絕葷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理暴露十餘萬棺有一郟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尙在者民始而諱及

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割辦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曰。本無奸。易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遮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稟。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斬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處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據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棄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火攬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圖分籤掣之。於是路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擲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卽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

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于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植。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植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苦監旣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旣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誄

詒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予書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爲三不朽之一。觀蔑一言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善。是宜傳而爲之誄也。君諱德奎。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爲長生會。育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閒月一歸。鐙下爲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誠兄子書。韓昌黎寄符城南讀書詩。談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人爲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卽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可不謹也。又曰。爲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爲惡。昔范孟博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吾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樂善

之旨有閒。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魚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或不進。卽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幕。君教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殁。年七十有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曰。

惟忠與孝。祖父榮。聖賢樂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聖製詩題之。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御題詩。集書若不足。于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與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奉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

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秘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淥飲世爲歛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恆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攜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爲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哀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鑾獻頌蒙賜大綬二疋疊膺兩朝異數褒獎彌隆君以進書受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之褒君勤學兢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指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槧真僞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殘卜

葬。孺慕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貧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鏞堂、鑪堂、禮堂、祀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頤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纘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

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尙書新建裴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韓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評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真贓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明叢商權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歷錄七卷。考論經子襟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歷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嘉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留阮瑀。自陳留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鎮。明遷竹山鎮。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略。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爲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蜀邊。夷獠雜處。土司譎悍。互吞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憂。去官。民哭之。爲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官兵。兼爐關稅務。綏理番夷藏驛。事皆無誤。癸卯。實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卽革搶穫移屍諸惡俗。州城多傾圮。君捐俸倡修之。東南隅當渠水衝。以石隄捍之。城中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澆火災。倉穀書院。次第經營。屢決大獄。無冤縱者。癸丑。調署汶川縣事。又署雲陽縣事。雲陽多險灘。廟溉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君鑿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檄君回廣安。九月。達州邪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達州邪匪。勞動王師。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聚黨橫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度。按戶挑壯丁一名。每月操鎗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征糧五千餘石。接糧一石二斗。僱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酌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捐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伍。慎選舉貢生監爲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

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敵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截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既誅。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青崗場。君率士勇禦之。乃折回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文儔。陝賊張漢潮等。由清溪場逼州境。徐添德又由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祿各賊。分竄州境之河東河西焚擾。君令寨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壁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窩。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爲賊據。賊據則挾建瓴之勢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集紳耆。召匠築堡。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爲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屯積矣。己未四月。冷添祿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乃請參贊額侯督兵來州。殲冷賊於石笋河。餘黨戮殆盡。大帥入告。額侯復爵。而君名旁奉殊。圍軍功議敘。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皆君設策保護功也。是歲護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勒公以君團練得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阻米起畔。聚衆滋事。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被賊戕。并斃役十餘名。張老

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藏山林。君懸重賞。鼓勵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奏上。奉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拏獲。功過尙足相抵。加恩免議處。君因勞勩。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安。屢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全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涕久之。凡祖墓歲必再三至。視其罅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嘗爲父煖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視象若有憂喜色者。輒應休咎。素惡分爨。曰。吾雖不能爲張公。藝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覃恩。授奉直大夫。父母如其階。妻夏氏。繼妻梁氏。子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妾葛氏出。次綬。江都縣丞。次爲昂。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昆在京師乞元表君墓。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西。爲同姓。遂載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嘉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麓。先世居臨泉州。曾祖式璜。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逾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郡武潭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

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冲淡。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于支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壽口壽口。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願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開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施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簾。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清。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與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鎮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登庶司者百人。尚書慎行。尤以清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曾祖祿。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清宦家貧。旣沒。公尚幼。其從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贅于許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棄養。綴身妻家。非學無以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間。晨夜體素羸。遂致疾。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履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丁衰祚。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

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綴科甲。名滿天下。交遊稱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無子。欲爲太恭人擇壻。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爲館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風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人志。而以公之子爲許氏後。太恭人誓且泣曰。女何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粵西奉父及夫之棺以歸。陟嶺嶠。浮湘湖。山林叢密。風波險惡。猿啼于晝。鬼獻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顛連修阻。卒達江左。奉義寧君棺葬于宜興。遵公遺言。厝棺于夾巷祖墓。母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禮。以贈嫁陽羨田。易田于常州爲祭田。奉春秋祀事。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矜嚴廉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必戒曰。吾食半盂飯。卽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屬吏金幣爲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南也。先人敝廬廡二間。有半。炊煙滿梁。太恭人晨夕操作。紡織鍼黹。以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學。亦如之。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食。故學行迄有所成。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撫孤。力貧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子名勳。中乾隆癸酉科舉人。旬容縣教諭。截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州直隸。

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衍。乾隆丙午舉人。丁未科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督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衢。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勅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晉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太孺人。晉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君諱晟。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阿始從閩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間高祖鍾元。爲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璿州。鄉飲賓。父煒。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爲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待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青烏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爲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謁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旣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迨叔子光繹。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貧傍人門戶。及爲御史。以事降官。君乃亟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坦白無城府。暇則爲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臺

聲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壙。時擬之司空表聖。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曾封奉政大夫。娶王宜人。繼葉孺人。子四。光績。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勅封儒林郎。光繹。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縝。葉出。孫六。大釗。大鎔。皆廩生。大銓。大環。皆附生。大芳。大謨。

孽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唐先世由秦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天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綏祖。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生展衡。秉衡。展衡歷官至迤西道。生侍陞。秉衡早卒。總督公命侍陞爲之後。卽兗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贊宸。又號梅庵。幼讀書。補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蔭生引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盱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築屢圯。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旨發河工。途次得旨。逕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

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潁肥洹洛天茨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淝解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澮潼濬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并諸水潁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潁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潁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樁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樁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壩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關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邨。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隄千餘丈。睢汎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撐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

爲歲修有定款。捨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塌。決不移。遷。謂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曰。奈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太陽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於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往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衛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衛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信。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按鄉搜撲。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鄆。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征。人載。但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賞緝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嘗其治淮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側室劉氏出。次鑿。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埏。爲同年舉人。又與公子瑩爲同學生。瑩請爲碑銘。旣葬而瑩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灑之糞之。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清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茲辛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唐君墓志銘

君諱仁植。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高郵。再遷江都。曾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辰。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鹽運司運同。次侍陞。由恩廕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衛懷道。山東運河道。竟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誦書善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桀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駒。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內艱。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册。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進士。殿試二甲。授浙江嵰縣知縣。嵰故僻地。君捐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仁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嵰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外艱。服闋入都。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江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効南河出力。加同知銜。乙丑。

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修防，留工適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瀑漲，武陟埽幾破，刷君率兵夫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下北河同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屢枵腹不得食，險始定。泊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壩，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既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使。君素有痰症，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率檄爭豫。君誠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茲邑，當秉承遺緒，毋墜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配宋，誥贈淑人。繼配李，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次鏞，國學生；早卒。次琦，國學生；次鐘，候選知縣。女子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嶧，次適紹興候選鹽場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河南時，秦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國計。余過睢州，見決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決未決

時能履保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

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留保障法密鑿疏君子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繇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濘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

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孟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隘。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連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

一入輿鹽。則不能入海。而南人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輿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閘。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滯。層層關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以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輿鹽。淨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壑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輿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圍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輿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據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聽其言。

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燬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鉞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澆，立教萬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實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盃，水一盃，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擬建畫川書院，脩節孝祠，咸烈婦祠，治宋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歛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士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喪，它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駁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君諱汝鼎。字東原。嘉興縣人。明太常寺口口諱口口。與其季父及弟。並以甲第起家。爲浙西望族。曾祖贈光祿大夫。諱口口。祖贈光祿大夫。諱綸光。父廩貢生。候選訓導。諱峯。前刑部尙書諱文端之次弟也。君生四歲而孤。母任安人。以節孝著。年十歲。能作徑尺大書。讀經史成誦。前禮部侍郎諱載者。君從子也。君師之。盡受其學。乾隆元年。以文端廕入監讀書。並遵例納州同銜。爲太學官生。綠目疾。幾失明。絕意進取。錢氏舊置義田。歲入贍族。規條繁密。子姓日衆。文端以君德性仁孝。才堪治劇。以調給之事委之。君體祖宗設法之意。任文端委託之重。夙夜經營。不辭勞瘁。支分派衍。度田按口。三黨歡如。宗族稱孝。嗜作書。始爲蠅頭小楷。以目疾改學歐柳法帖。常侍文端坐。論波磔鉤擢之法。文端稱之。晚年書益工。縑素流傳。得者寶之。卒於乾隆三十一年口月日年口十有口。配屠氏。同縣前進士棗強縣知縣諱應麟女。幼好詩禮。棗強愛之名之曰文。事姑暨祖姑陳太夫人。體無形聲。重幃悅豫。君理義田時。實左右之。嘗典質簪珥以濟。關給所不足。君之歿也。家計日落。至鬻屋僦居廡舍。幼子孤孫。斃斃相依。恭人課詩書。紡績自給。後以孫貴。祿養漸充。而裙布絺絮。不改其素。久侍南樓。稔知先世事。每聚族姓談祖宗忠孝之德。鄰媪婦過從。必接席與語。乾隆六十年。歷春秋七十有八。終於里第。君以孫楷官。加級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今例得推贈朝議大夫。君配封太安人。例晉恭人。子三。長濬。增生。候選縣丞。贈庶吉士。丙戌冬。應試在京。聞計奔歸。哀毀咯血。卒於途次。婦程恭人。仰事姑。俯教子。孝慈苦節。亦如屠恭人。次淇。增生。次涵。國子監生。女

六、皆適士族。孫六、長楷、卽濬子。己酉會試第一。殿試口甲第一。由庶吉士歷戶部員外郎、軍機處行走。次樸、次棫、生員。次樸、次楷、次柏、生員。女三、俱幼。嘉慶元年口月葬君及恭人於縣南曹王廟原。祔於父阡。先是君痛幼失怙，慎選窳地，偶泊舟城南新字圩塘，夢神人引至高阜，指其顛，有如虎踞者，曰：「此非吉壤乎？」翼日卜遂定。並誡子曰：「吾不逮事父，異日必葬我墓側。」卽今君與屠恭人合葬地。元與楷同登進士第，又同官翰林，交最篤。今視學其鄉，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懿哉錢氏，世德高門。誦芬詠烈，清流遠源。奕奕光祿，隱德彌敦。實廡相春，共啓後昆。生大司寇，以孝承恩。惟東原君，光祿之孫。君生少孤，蚤被慈教。故有節者必酬，以孝重慈。致歡含飴，每笑師少宗伯。蔭任國校，維下騰聲。詞場名噪，於戲嬰疾。幾喪厥明，輝發玉氣。采匱珠光，友于爲政。任黨恤鄉，竭勞盡哀。以持後喪，壽山協夢。用誌厥祥。穆祔于昭，遺訓聿長。於赫恭人，康儻雲嗣。純固敦厚，溫和淑懿。視疴於癯，省膳於饋。恭人之孝，與公兼致。度田贍族，修睦重義。恭人之賢，佐公爲治。家德在儉，世學維經。教子及孫，皆底於成。文冠天下，筆珥樞庭。帝錫綸言，以褒先型。馬蓋吉封，虎踞佳城。下車再拜，敬勒阡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君諱鑑元，字允明，號激江。又號餘圃。先世以鹽筴自歛，遷儀徵，遷江寧，遷揚州。皆占籍焉。祖廩，父爲翰，皆贈中議大夫。君好書史，讀孝經注疏，恆不釋卷。性節儉，雖處豐厚，泊如也。居恆以誠訓其子弟，于孝義之

事恆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歙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嘗脩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宅後。子姓以時奉祭祀。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誠爲睦鄰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墓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殆庶矣。先生總司艤事十餘年。誥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萬壽。加一級。召預千叟宴。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五級。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子二。長涵。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孫三。兆玉。候選州同知。兆狂。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涵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烜、熙、焜、卜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恭人合葬於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曰。黃山鍾山。廣陵秣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與。孝祀以虔。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革薄積厚。人所罕能。用綏眉壽。老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挺道旣安。惟靈所憑。藏此貞石。風陵春騰。

童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甬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纔六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嚴。以君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

從師游。途過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既壯。舅陳明經。廉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舅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宦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是入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入。調親黨之貧乏者。有勞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廬。雖因踏不顧也。戊午。槐以優行第一。貢太學。明年考取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至。君已疾。顧孺人曰。吾殆不起。異日當勸兒以黜浮崇實。勿替祖父之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士。帶挂經。室懸稻。存爛睡。絕怙侈。老能教。長可紀。式彛訓。生才子。銘旣藏。表足視。崇善良。告悼史。

江都凌君士驥傳

凌士驥。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僉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譴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驥祖襄。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琅所千總。父鸞。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驥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產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資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驥讀書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遽色。里閭有爭者。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

人背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人折服之深也。士驤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仲子曙。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爲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蘊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啓豐。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啓豐生紹成。貢生。紹成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父官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娶兵部尚書吳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璫女。七年歸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餓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國史館文穎館協修。夏六月。上試翰林八人于南書房。編修列第五。賞紗緞。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獎賞紙筆。是年得咯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度玉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概。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嫠。戒殺放生。敦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美。乃忽夭折而死。子凝福。甫四齡。亦殤。妻吳孺人。諱懷珍。性善慈。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天。愈

子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己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玉笋班新。何圖覽撥。而命不辰。影迷于隙。霜隕于春。營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可紀。寫于貞珉。山光瘳璞。葆爾清神。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輔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閩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廬學士文弼。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開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菴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乘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

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臯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謬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干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入。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予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敘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誌銘

君諱鐘。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遵王。伯兄劍。歷任南陽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分發浙江。歷青村場許村場。擢諸暨縣知縣。調平湖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宰諸暨。伸十餘年未發之寃。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予再莅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澤。戊辰進士。分發福建。卽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粵者八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惻惻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不逸情而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歸葬。漢南。視銘字。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清。號礪菴。先世出潁川。宋平章事秦國公某之後。十三世禎明。河南參政。有治河功。十二世詢。官祭酒。謚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曾祖蓋。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其長也。君生儻。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兩弟析居。慕薛包之

風築室於舊居東南以奉親。親病瘳，君訪醫，進湯液，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營窆。步履不誠慙。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不給有急難者，仗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澆，君倡賑粥，十里爲一廠，廠有紳士而君爲之綱。所居奉賢爲分邑，無學宮，縣令廉君高誼，諮於君，首捐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延名師禮意俱備。丁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肄書，構屋數楹，如諸生。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己酉廷慶以員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教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爲報稱。明年廷慶典郡，天語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歲，兄廷溥，癸卯舉人，上曰：爾既有兄養親，正可廉慎供職，報効國家。廷慶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養廉。數年之間，大吏以廷慶爲能者，君有以訓率之也。甲寅夏，患癰，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嚴峻，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葺之，又其修梁、浚渠、飯餼、衣凍、懣殮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添設講堂，廡舍聚奎樓，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尤精琴藏書畫，晚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齋、王光祿、鳴盛，多爲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誥封恭人。恭人爲同邑南陵縣訓導，絀之。女性端恪，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誦。父以爲女職治酒漿，習織紵而已。因不復讀。年二十一，歸于孺菴君，事舅姑盡婦道。館先意承志，佐孺菴君讀書教行，暇事女紅，自孺菴君倡賑，立學宮，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嚴肅，織曲周到，爲二子延師，必酒肉豐潔，漏三四下，猶篝燈課讀。

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贖之半貽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礪菴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教官也。恭人訓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曹不足爲也。」是後遇恩眷，必最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毋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調卹親黨，一如礪菴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贖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贖母妻。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資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礪菴君卒，葬於柘林之魚塘灣光字圩，至是附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棟，廌，廷慶，由拔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東司主事，遷員外郎；己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圖，次適候選按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廩生，泰蛟，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予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貢優行生一人，曰徐熊飛。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予撫浙，聘熊飛爲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聞，爲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生而明慧，四歲，孝經成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爲斂，母鬻破屋治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爲童。」

子師。已則晝夜貼錫織簞以易食。貼錫者。磨錫爲紙。便製冥鏹。織簞者。資山商蓐茶筍。皆業苦而值微者也。母冬寒手龜坼。鎔松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坼出。夏蟲蟻集膚。亦弗少輟。徐母之商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浙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糝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賑。母不就賑。曰。吾能餓死。忍蒙袂屨。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旣長。爲學生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篋。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訶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母曰。先人塋墓皆在此山中。可不首邱邪。熊飛名日重。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廣芸。贈熊飛以金。母喜曰。此廉吏金。當爲吾置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舊族耐勤苦。支兩姓衰寒之祚。教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織簞。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媪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馨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荻畫地。貧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椎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朱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予奉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試士于平湖。得朱生爲弼。根柢深厚。不爲俗學。亟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生課子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南歸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冢孫承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書其略。按狀。太孺人姓高氏。系出渤海會祖士奇。受仁廟特達之

知世所稱江邨詹事是也。祖輿以編修供奉內廷。父岱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遇貞烈節孝事。尤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志。不辭勞瘁。以是絕愛憐之。年二十。歸朱葑房先生。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績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兄弟八人。仲兄莖。官翰林。叔兄浚谷。主政兵部。家聲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媪手。隨諸娣似問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終其身不復瘳。會葑房先生以莖之獄。胥靡入蜀。羈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既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視。先是浚谷兵部無子。病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此時姑從其言。第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驟富。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姓分之。庶可繼也。其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葑房先生蒙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鄰傳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猷。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宗祧。孫五。爲弼。庚申舉人。爲幹。爲均。爲霖。爲燮。均。霖。皆諸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逞母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絳紗幔授經。號宣文君。今朱母以青年丁家難。夫婦睽離。在數千

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間門戶樁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胥成立。噫嘻。何其難也。視韋逞母。蓋跡異而心同者與。仰聞葯房先生就逮蜀中。非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恆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恆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偕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尙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于埽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鷺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埽垢山房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

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媪鄰婦來，相擗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嗜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鑾。其家諱稱因。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藝，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敘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江都鮑公雲書，事舅姑甚孝。鮑公狹俞婦于外舍，俞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貲而逃者也。以故舅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畏罪，挾婦人入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養者二十餘年。鮑公廬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醫院，爲八品吏目。俞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鮑無居室，于是元考迎姊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輟所至，皆奉姑無少離。永觀跛一足，病瘍卒，生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姑是以不能不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柩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盡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常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不去。宋公表其閭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敘。

以誌之。

女孺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餐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輟。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端溪巨石。雕爲硯山。曰。隨瀆秋色。給事本籍隨瀆。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真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恆防之。孟秋月死。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願。故產後不慎疾。若惟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娠未辯男女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靡舛懸馨。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

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尚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逾乎情，而同至命矣。安嘗于所居粉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嫂分梅花百詠，得五言律十餘首。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百首爲一卷，詩中爲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白梅陰館詩一卷，熙有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頂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常生書刻於石。



國學基
本叢書
經室集
三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三)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聖經室二集卷七



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為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為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齊。魯也。列子湯問。齊。魯也。列子湯問。齊。魯也。列子湯問。齊。魯也。

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與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與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不偵哉。

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瑣瑣邪石刻。今尙存。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尙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

存者。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蓋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朝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萬禩。前明歎汪子卿作志。旣詮序混淆。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略淺陋。不足以紀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尙望諸鴻通博覽之君子。今休寧金太守榮。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敘泰山道理記。金石記。

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探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儲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隄麋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泝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隄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泝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隄麋泝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隄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隄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家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隄麋泝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

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祝。欸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櫝。繪圖。揚欸。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命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頽沒。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梁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揚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

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肅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答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鄉。傳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傳其勛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壘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廩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畜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肱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廣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卽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高宗純皇帝任使。歎歷中外。純皇帝深器德量。命直上書房。侍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純皇帝嘗以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師亦皆廣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師學遂行修。得以際茲隆遇。實由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明良。徵韶成樂。此集卷秩閒。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典重也。元奉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世。而自觀

考衡量之。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旣成。欣聞甲子春。皇上繼美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間求之矣。

葭厓考古錄序

鍾君葭厓。甘泉人。名震。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敲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葭厓以讀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苦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銘。余遂刊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證。索諸本書。間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弊庸陋誦僮。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燕山空

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臚明起于浙西。寧人白詩。起于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臚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有訛誤。則以檢討彌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蓋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于余。因發其誼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教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扶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鄧生勳。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啓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

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爲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臣謫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元旣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諗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爲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舉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旣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玉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惜。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魯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籬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關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旣久。其達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淺淺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媿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圍相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嘗涵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

司舊冊內署某月日子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嘗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兗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澗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話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話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話。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話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話。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公調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也。乾隆間。臺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爲佛宇。遂以數百粟主納譴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閣數楹。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話經精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賦歎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

氣開、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瓌、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真卿、郭公子儀、李公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林公道、范公仲淹、歐陽公修、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邨、文公天祥、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公經、邦萬公燦、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鏗、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璦、朱公之馮、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公鳳翔、周公鳳翔、施公邦曜、凌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欽、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蘭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公燿、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壘、姚公奇胤、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燿言、朱公拱辰、國朝朱公昌祚、范公承謨、陳公丹亦、葉公陝榴、劉公欽鄰、馬公琛、高公咸臨、錢公楞、郎公斗金、錢公嘉倫、徐公尙介、王公萬鑑、徐公修、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道、歐陽公修、葛公邨、邵公經、邦萬公燦、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修、歸先覺堂旁祀、宋公瓌、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公軾、韓公世忠、朱公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公雍、盧公襄、茅公瓚、

茅公坤、凌公立、高公儀、勞公永嘉、陳公善、柴公祥、凌公登名、凌公登瀛、楊公廷筮、張公懋忠、王公思任、陳公雲渠、張公蔚然、洪公瞻祖、李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肇、盧公復、柴公應槐、盧公昊、盧公璋、劉公宗周、翁公汝遇、聞公啓祥、聞公啓禎、柴公紹輝、柴公紹勳、郭公嗣汾、郎公兆玉、徐公尙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挺、吳公大冲、錢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徵、吳公之龍、嚴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國朝茅公起龍、凌公萃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颯、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公亶、趙公廷標、高公偁、虞公穆、吳公霏、虞公鈞、應公搗謙、王公修玉、柴公紹炳、文、嚴公會築、洪公秉銖、洪公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潮、汪公霏、虞公鈞、應公搗謙、王公修玉、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震衛、俞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培、陸公堉、孫公浣思、王公佑賢、陳公張相、陸公繁弼、盧公之頤、宋公鼎銖、張公麟、嚴公會塾、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頴荀、郎公廷泰、汪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戡功、章公撫功、陳公會算、陳公會藝、盧公甦、盧公麴、洪公福星、陸公進、金公_號跋宋、劉公_號何實、劉公萬祺、周公_號于宣、章公_號長玉、趙公_號梓木、章公_號程伯、方公擢、周公拱辰、趙公_號遜志、張公元呂、陳公季方、盧公必陞、趙公啓裕、呂公蘭、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襄入遺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出，除之。其粟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辰、先覺堂之洪公福星、金公跋宋、劉公何實、劉公萬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玉、

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特藏之樓側。俟考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遺愛堂、列明周公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良樞、李公文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規、許公彖、陳公調元、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鏞、王公騫、趙公士麟、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敷、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搏、馬公豫、于公敏中、趙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公洊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附載項公景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遲公惟培、李公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明張公憲、卓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王公鍾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纘爵、趙公景和、徐公石猷、張公國維、熊公汝崑、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輝、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都公廷諫、湯公芬、周公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晉謝公安、宋沈公祐、宗公澤、趙公汝愚、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公輅、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人。于遺愛堂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互遷之義，既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定例乎？曰：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間至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

釐正之。并悉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己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合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遺愛堂。閣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并列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婁縣許元仲。書丹者錢唐高埏。

荊州窖金洲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兼閱江隄。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湖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湖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平。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卽古方城。宋荆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方爲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書毛

佑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末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異其名耳。白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諗來者。或謂荆江舊有九穴。今惟南岸席渡口調絃口二穴。尚通。北岸郟穴等口皆塞。諸閉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尚易。若至春夏風洞。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尚且倒灌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郟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尚便利耳。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然其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滌于巖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膩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瀾。鼓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威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也。自荊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南

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末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河若北行。泛濫倍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壘梯闕尤爲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市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卽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檔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清。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遽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巖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多成書。又成書儀切韻等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羣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于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已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磻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蓋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具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嘗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清卿。爲縉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舊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

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涑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撫其一二缺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罅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玉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緘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欲於史有所講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曷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訛。等事。頗有證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強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

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搨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熙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圃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閣閣相遠。寬閒靜闕。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竄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讓。書則不肯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既成。即以板畀其後人。皮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啓以前舊本。若明末暨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籍者。以裒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敞。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禱魃。又案甬上耆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譴于

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屠大山。亦里居。人稱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寧經室二集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_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呈。乙覽。蒙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製序以弁其首。誠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_臣刊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旨俞允。_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御製序文。仰見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天法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尚。凡茲_臣僕。獲覩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效。何敢忘勞耽逸。專事謳吟。我朝聖聖相承。勵精圖治。萬幾餘暇。間及篇章。鉅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旣久。自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_臣。或近侍巖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敷歷封疆。皆能以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取其真。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億萬斯年。景祚洪延。文明日啓。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匹閱月而工竣。_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祇遵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廣殿。和其聲以鳴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帝德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臣元伏讀味餘書室隨筆。乃于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四庫書提要。臣愚以爲我大清之治。上掩漢唐。臣雖譚嗣。乘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軸釋臯言。敬爲之注。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方。先澹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憂。存理屏欲。第十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譎。尚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

言文王皇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傲刻侈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薄利。申韓墟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大。光武裕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乖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縣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一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不可害心。察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稼穡饑饉。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章論天下要塞。據于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第四十章論皇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諧孝。朱均自棄。彝倫心性。盡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奸。有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受。有才者教。恃才者敗。第四十五

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閒。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即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慎獨宥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憲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臣學殖淺薄。雖博爲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睿鑒。臣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嘉惠藝林。恩至渥也。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

年工竣。學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閣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旣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遣巨艇大礮尙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總兵勅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尾鳳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鎮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尙竄于閩浙間也。七年冬。蔡牽疊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潰。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尙在閩。續出之黃葵幫。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尙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檢數年來

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開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廠。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册籍可稽。弟亨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僞號稱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有後記一卷。臣敬讀皇上御製詩集中。辛未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七盜。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元。派令總兵岳靈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箬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

幫旋卽駛退。因籌兵進剿。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烏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潰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尙剿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次被燬轟傷。旋卽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剿。直抵溫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舳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舵。逆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渥張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清。而粵省尙剩烏石二一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卽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攜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隸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并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陬澨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臣元并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可考矣。我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輩出其間。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卽思輯錄諸家。以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徧于十二邑。陳編蠶橐。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閩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殷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落百年餘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洵多。卽殘篇斷句。僅留于敝篋中者。亦指不勝數。亟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着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

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霑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亭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尙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尙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浙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玉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誌榻本爲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孫補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薈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翰軒錄刻之又選輯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

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翠屏洲王君柳邨。儲積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採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盪。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憇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摭懷舊之舊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束其稿入粵。同里江君鄭堂潘許君楚生坊凌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校正之。梓人告成。莫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皇上文啓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繼德。本忠信以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命臣朱珪爲正考官。臣劉權之。臣阮元。臣文寧副之。伏念臣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悚媿之念。交摯焉。茲承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顛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

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學之文。且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磨。期無負乎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聖人。願趣左右者。實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啓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蓋江淮間一郡之詩。采錄尙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朞板。六年巡撫浙江。仁和朱朗壘錢塘陳曼生。請出其稿。願共槩之。乃畀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別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他也。獨念吾鄉自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旣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量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

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棄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秦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顧文則易知。行難驟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勦襲成書。爲五經大全。鋼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疎雜濫之弊歟。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闈巷。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顯蒙以學業。榮草茅以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求。勿遺佳士。以酬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開有分合。然

賦。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賦。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恆星東行。確可據賦。三江舍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荷。敷淺原三毫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賦。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賦。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賦。我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並重。孰詳孰闕。賦。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賦。史通所論得失參半。賦。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賦。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倣。袁樞以後。誰爲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間位。并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賦。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賦。兒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尙嚴威。張

霸張堪皆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蔬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皋侈橫亦務蓋藏德秀賑饑親行郵舍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歟我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卽爲將唐制驍騎而裴李奏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土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歟我皇上廟謨勝算簡命經略勦辨川陝餘匪俾戮其渠首赦其脅從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屢梗

塞。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嗔而不食。可爲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卽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嘗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減黃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聞松江上海尚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略用兵船護出乍浦。卽放大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攷之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冊。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管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

元猶此志也。夫以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爲千慮一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掌要序

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晉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壘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壘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闌入，以爲汕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偪大壘，因斷自宸聰，添設坦水竹篾木櫃，隨時鑲築，遂爲東南永奠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聖製閱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西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聖天子屢念要工，月披圖奏，繼先志也。元嘗虞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備，是亦未窺今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蒞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葺，別爲海塘掌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

其書以修築工程爲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聖澤之深。且知坍塌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摺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摺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摺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摺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摺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既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駭駭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鎮摺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直隸廣泰地方紫荆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尚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錢法一員。按

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滁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衛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爲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爲治爲亂。在唐某年爲失爲得。賢良之拊循。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乘敘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爲立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賈質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愛去官。此六卷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公。克當阿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特名事志曰事略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爲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

勳爵督撫等官。家自爲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爲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具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墓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爲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爲孝女。因聘焉。旣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倫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密壞玻璃瓶。吞其廉腸。斷。嘔碧血數升。

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爲墓誌。視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旣毀。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梁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粟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急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臬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曷爲稅權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皆鹽官。而改爲稅。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內地商民之累。曷絕之。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賠課洒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課數。始自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地丁。是加賦始吾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在河套西。卽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奉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等。販鹽侵潞淮。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當曰再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晉二年矣。民未聞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

也。曷使內運焉。余曰。吉鹽性重味佳。豔物能久。利醬菹。苟不貴。民甚利之。若內運可以平游。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客曰。旣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爲止。是絕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旣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矣。客曰。河東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晉。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蓋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自禁之。不在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勅而請速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此奉使往山西。查辦蒙古鹽事。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

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烏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滄海。海寧鎮海埕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獨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本嘉禾郡，以地產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厄且懼。六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間，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異，士之知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籠，舟越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值，糴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獨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卹其卹，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衆，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此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己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尙比比也。

寒多雨雪。就食粥者尙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天之恩。帝之德而已。今皇帝尙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硤川養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夏年。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夏。蠶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卽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養賑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鈎算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廠。其一也。海寧馬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廠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瑞潢助之。其散籌分男女兩廠。佛寺大廡簷。無雨淋日炙之苦。貧民盪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柳蔽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廁簷。終數十日。無一人死于廠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爲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盃噎錫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力爲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無。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養

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倣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下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短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示予。并請題後。是仁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袁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澁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啓昆所修。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慙悞。未悉訂正。且迄今九十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不肩任得人。富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者。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重。最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汛又爲長圖。按冊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

通志舊有康熙十二年劉中丞乘權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二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原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祕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國初收粵平削尙藩諸鉅事。則已載在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皇上聖德天縱。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朝聖聖相承之極軌也。臣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說。每多訂正。尙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閏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籍舊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御覽。臣自維末學。莫贊高深。妄瀆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羣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復程竹齋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羣經室三集 目錄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歧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隳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殿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縮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甄考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考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鵲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羣經室三集目錄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翠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

郝戶部山海經牋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院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寧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虞謙、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凱、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真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繚褚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尤之也等字，全啓真書門徑，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

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敏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

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晉見二王真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幾之之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遠。加以真偽淆雜。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啓云。藝之從失。都告

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經異。呼爲末年書。于敬年十七。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僧智永爲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

智永。見世南本傳。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隨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

遒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

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見唐書藝文志。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

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寶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

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於北齊祗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

皆爲南朝祕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闕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敕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

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稱詢始

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

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適迥，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

之。諸書碑石，雜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適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

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

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

原碑碣，任其蠶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

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

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尙風流，拘守

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適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

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

書水經注金石略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趙悅、盧暹、魏暹、崔宏、盧暹、崔簡、崔衡、崔光、崔高、崔亮、張黎、谷源、沈含、盧魯、元黎、廣江、江式、江順、和、屈恆、高遠、盧伯源、崔挺、游明、崔、劉芳、劉憲、

郭祥、沈法會、李思程、柳僧習、夏侯道遷、虞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宙、曹世表、姜敬憲、沈嵩、寶逸、柳楷、孫伯禱、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頤、北齊、杜弼、李欽、張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超、深、崔季舒、蕭愷、源楷、賈德、賈頤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北周、莫儻、趙文

開此章法尤善。寶慶工草隸。寶蓮工草隸。凡此各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者此外書。斯書史書勢筆陣圖等書之言。皆未足深據。

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哀入北周。貴游翁

然學哀書。趙文淵亦改習哀書。然竟無成。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訾。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書家。多爲關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賦。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

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難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

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鄒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

尚，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按，體似相近，然妍態

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啓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嘉

輒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

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楷懸仲

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旂之上，敕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

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

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稷彘麋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隳彰隳准

歐虞恭
公碑。然君碑。

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
今在太原府。筆意縱

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應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
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
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真容顏氏。頊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
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蓋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
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
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
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卽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
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
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
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揚本耳。夫臨揚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卽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穎上張金界奴。霽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羸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法爲骨。江左南法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識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楷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於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簾編修 邦憲 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舍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了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

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稜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搨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郅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皆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跡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

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此甄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蓋人為壞。匠人寫。坏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義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為隸書也。義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為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甄亦尚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十月

晉泰元九年十月庚子

宋元吉加二丰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鑿鐘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鑿鐘字，搨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鑿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鐘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瓦玉泉道塲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遠故蹟云爾。

學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

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委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舉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

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善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滯澀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己。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卻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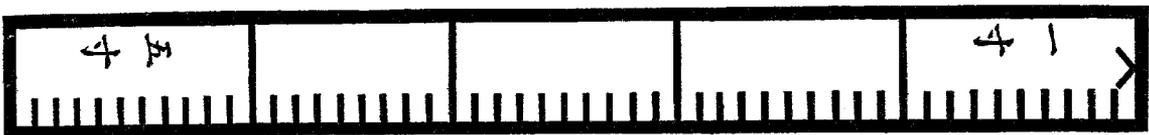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好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爲繆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盡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繆夫之饑民。咸令入繆者。至此則凡不合繆步驟者。不令一人入繆。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艘。船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船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船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錢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鋪地錦法載方中通度數衍內 靜玩半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卽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卽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右爲立方尺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加裝米百十石
 寬○丈○尺○寸○分
 長○尺○寸○分
 深○尺○寸○分
 初乘

長 初乘 得

○萬	進○	○尺	○寸	○分	寬
○千	進○	二	四	五	○丈
○百	進○	二	四	五	○尺
○十	進○	一	二	三	○寸
○六	進○	一	二	四	○分
○丈	○進	○尺	○寸	○分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填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行與寬數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填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填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填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填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畢矣。又從四寸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如四。再呼曰。一四如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二。是四寸一位乘畢矣。又從二尺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為六。乃填六于本位。第二斜格得五三三六之數。合之為二十一。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二數。為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于上。位。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為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為初乘之數也。

再乘

該初
得乘

再乘
得乘

共該得一百〇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擊經筵三集卷二

深	分	寸	尺	丈	十	百	進	〇萬	即千石
〇尺		一八	三一	四八	二四	六	〇進	〇千	即百石
〇寸		四二	七	二	五	四	〇進	〇百	即十石
〇分		五	四	二	七	八	〇進	〇十	石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四厘	六分	四寸	五尺	四丈			
		即抄	即勺	即合	即升	即斗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側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即百石。八數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遞繁也。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濤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雖離然。是有離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糝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晡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頹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廡。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強半。西園荷池。濬之花盛開。歲至千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譔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借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已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尙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中。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爲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嶺鬱岩巖詩字編爲號。遷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收滿驚字號廚。再收續字號廚。
-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尾。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牘。或挂編紙。以便查檢。
-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繕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齷借霍亂者。外人有擅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一、印內及滲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 一、唐人詩內。覆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詳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

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趙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環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瘦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編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葺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 一、印鈐書面。整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牘。或挂縮紙。藏以便查檢。
-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繕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燈毋許近樓寺。僧有驚借竊亂者。外人有搆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標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詳註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琴琴亦微豚土惟書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壘勢掄亭爰集真侶作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識得於化未方天。其未遂音朔也。迺謨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歷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擊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福謹案此書尙未刻校完。發家大人卽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濤陷足。舍尾廁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闌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譁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

基舍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爲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闌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巖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縣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禱歟。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字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尙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

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譏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入。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濺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延於內。今爲高廁。敬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甃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騰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騰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甃以甃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蒞。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弑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邨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廣四五畝。多叢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尙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莢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或名翠屏洲。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既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湖。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珠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者。尊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

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願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入泗汴。潞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尚存。明漕于燕。不恃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略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爲墓。僨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未葬于邨之東北。曾祖祖考三世。耐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字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割十己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丈。中塑像。旁繪雨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奉政大夫同知。□□。推官馬肅。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字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刺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李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李蘭奚者。凡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李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鹽正曹棟亭黃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謚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膏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殮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鴟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

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己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其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滅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撥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撥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逕四五寸。

又有蝴蝶殿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毯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毯堅矣。以毯入殿。殿發毯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橋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棗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嶽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便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翹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節亭記

蘭亭池館。古人恆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

遠于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雜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淪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齷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澧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守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賞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衛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愆然。爰復留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寧經室三集卷二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繅緒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敢檠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罍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而梓人堯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

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宰鑿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鑿與鑿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鑿鑑。釋文又作鑿。易訟。鑿帶。釋文或作鑿。可見鑿非本字。鄭伯以其為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為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鑿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即今如此。當云鑑鑿。今云鑿鑑。文義倒置矣。

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四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賂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賂荀偃。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

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十五年。燕人賂齊以聳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

鄭伯納晉以鐘罇。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為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

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為述德傲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

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

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

殺國子。左傳二十五年。李武子銘得齊兵。左傳十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

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

商九鼎于維。楚子闢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

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

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

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爵。勞。鑿。黼。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

書約記張敞之書。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雉出寶鼎。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雉山出寶鼎。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寶憲傳。和帝

年。竇憲代單于。潰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于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誦。罕識禮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鄞縣。宋元嘉十

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秦始皇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

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

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

獲古饒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

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臨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鸞。斯萬年。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

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

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冢。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

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

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尙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

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尙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暉。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冲。翁比部樹培。秦太史鳳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培。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尙功之後。薛尙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槩字于板。本不知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傑薛尙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廬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蕪。或爲僞實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命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徧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時。秦山之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關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甕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畧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卽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亦亭松峇。爲助。竟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賸備。肥城展生賈文麻家有鼎劍光。欽。泰山金石志藁本。亦亭亦有益都金石志藁。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僭釐沂鎮靈岩五峯諸山。亦亭或春糧而行。架岩澗水出之。椎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規。桂未谷頤。錢塘江秬香風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

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弄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尙在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蒞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即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臺斯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戮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冶山慶鏞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哀然成卷。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册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牋識十五器。皆秦燹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燹筆。蓋敦儒子爲燹所用。宋史本傳所譏。詆積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欽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濂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輿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𠄎，次行八字曰王太戡公剝蝕𠄎下牛。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何以謂𠄎爲朝也？詩怒如調飢，釋文作輶，今作𠄎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輶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朝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𠄎爲歸者，石鼓文作歸从辵，是其證也。謂𠄎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𠄎形，卽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者，乃卽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諡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

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荀。一人披衣坐。絨。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劍二。鏜。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帶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帶。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籠句。日中有陽鳥。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予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培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徵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朶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舉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秦州宮懋讓。鎔鑄束之。得以不頽。前知縣事。倉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皐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皐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皐從臣姓名之未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樛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皐帝所爲也。今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皐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

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蘚莖皆滿。搯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象。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卽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無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錯琦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璧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蓀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既標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多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之。有十事焉。余真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真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鐘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巖使者獻於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巖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識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尙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學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嘉慶。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種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册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覩。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間。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

焉。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冒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鄗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石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熙十」三公石□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翫獲。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待。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相甫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斝一。豆一。匜二。彝一。觚一。卣二。尊一。斝一。角一。爵一。觚三。觚一。洗三。劍一。戈六。瞿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鏡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與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軌。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

宗純皇帝賜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深愜私衷者。因名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鮎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

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迂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遺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哀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嘗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冕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趨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冕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即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嘉作曲。矩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餘。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

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陸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郟。陳王使武平君咥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燻以王命殺武平君。咥及

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輿。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攻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浚縣。考

浚在今安東開地。瀕海。故曰海上。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於十四年。廣以其家子擊匈奴。為郎。為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為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後以衛尉為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為庶人。數歲召為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為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史記卷五十九

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為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史記卷五十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

武立寄長子賢為膠東王。泰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衛山地為六安王。立三十八年薨。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

年薨。子孝王慶。二印為一人。為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諱有子。嗣四十三年薨。

征十年而遭李陵之威。陶子集。乃作史記。

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

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

八曰孔鯨。褒成君孔

次儒也。

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廢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成君。

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

傳。忠丞相楊敞子。散騎。忠嗣安平侯。

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

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為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八

大夫。八

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十二曰王

禁。漢平陽侯外戚也。

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為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實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即位。封禁為陽平侯。永光二年。薨。諡曰頃侯。

十三曰鄭

崇。哀帝時丞相。

漢書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為尚書令。稍昌泰。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

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

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後為廢尤等所破。

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後宮。乘其輿服。

建天子鼓旗者。

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熹以宏農。熹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濕。瑯琊。降城略地。至潁陽。所過迎候。會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

熹入長安。以憲得莽。授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衆侯。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衆侯。茂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茂初乃出。光武以宣。封安衆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

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為郡王莽時。為新博。屬長吏。始立。拜都尉官。遂與

任光嗣奉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蓬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請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十八日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穉病

父武始侯純亮

光武詔奮嗣爵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二十日徐咸漁陽太

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兀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虜騎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成遠起之顯遂隨馬福以身擁蔽虜並殺之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

守張耳後也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二十二日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

生氣焉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令鄭彪事爲長樂

五官史朱瑀等所害二十三日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爲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二

十四日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

哀之自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與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臨其葬二十五日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與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五部大都督封漢光祿侯後成郡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

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風以永嘉六年死

二十六日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

翠麟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樂小名翠麟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京慰勞沮渠無諱遷悉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泉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

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

二十七日。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困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二十八日。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爲仁

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

羅龍朔元年。法敏驛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結驕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骨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助也。考百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因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蓋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千百以殉葬。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與王西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閱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寢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梓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梓繞天子六梓。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梓。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梓。二碑。士二梓。無碑。孔冲遠疏云。梓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梓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梓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疑。作。疑。距。末。用。蓋。商。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摺約。亦以爲飾弓籥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据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黍從來。

誤矣。此未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亾黍相韻。蓋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譏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謠也。皆其證也。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揚鐘鼎款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苴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名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價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臬。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揚。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屢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度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標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覺雷雨之少。此鐘所鑄裸鬼。即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零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臨窓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範考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甄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藏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甄。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甄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甄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甃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

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彖刻哉。

肇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舊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間。遂爲江尚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卽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神實憑依。春秋脔饗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復修輯之。國朝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皇帝六次南巡。屢駐蹕。凡五賜宸章。褒功述事。且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璋拭等。以廟宇少頽。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間。畫廊三十間。正殿基培高三尺。易墜垣以甃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膏鹽運司庫發商榷子母。爲歲修之費。歲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年冬奉命督學浙江。入觀展拜。樂觀厥成。爰

以重修落成。命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匱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卽爲元述此大略。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清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清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青龍庵。經府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爲二。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臬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箔橋。入中河。中河匯各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箔橋之下。有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爲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汲濯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尙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濫。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

水。獄多痼囚。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七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清清泠泠。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清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開。設金木水火土五牆版。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啓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連司經歷。分司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具文案。以備考。自茲以後。每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侯銓。同知邱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爲祈謝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共覽而知。勿久而廢塞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爲文。課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卽以爲祕冊。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冊矣。按是冊。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宮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闕。

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

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十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天晃

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十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

脫蕭該音至。廣雅曰。陵邪也。卅五字。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魯侯戾止

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

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十二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岸。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羣娛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

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娛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

經。宋本卷五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鱸

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

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

秀才文。自萌俗澆弛。宋本卷卅六十六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五十九〇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氓。然

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鄒矣。惜是冊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冊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笪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冊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葉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卽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舉而爲選注者也。元旣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冊。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旣成。因序于卷首。

送楊忠愍公墨跡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跡一卷。共五幅。一爲開煤山記。一爲謫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爲哀商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壻師家。師嗣壽紳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割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揆少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卻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尙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者。明天啓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菴。今圯無存。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鐙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菴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姜如須先生。拔仰止軒詩云。六義風流今不

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莽遠。今軒在莽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木青學士燾所贈。其開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諫之鎮江人。無冒寒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摹刻墨跡。鈔寫志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昔人比之雲煙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蠶蠶。卽歸鬻失。平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貢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度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閒無此僧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荆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啓閒。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圯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鑑。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跡五紙。共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

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堦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玉華先生書。知由歛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請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奚間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樞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旣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吉雲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綈。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歛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歛。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離務。不克歸歛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慰離思。併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諳書。工詩。善楷法。惠定字。厲樊謝。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陟甚廣。垂囊而歸。蕭然寒素。迨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之地。卻埽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南子。澹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玉樹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玉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舅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旣爲鶴亭方伯後。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樞里兩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尙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構屋數楹，北嚮，外環以廊，中奉佛像。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圯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曷設斯主？余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栗主，以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玠，誥授光祿大夫賜布政使銜，江公春，誥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誥授中議大夫候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增三斗有奇，民病之。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贊奏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撰沈籍記。及宋史王珪傳，以六一泉遺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嘉興台州二府，用朱

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運使。輸資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郎。公所植土。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旣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揚歛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慕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官職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澹、杭世駿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慕圖。題案圖職方公孫諱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鄰。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慕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爲先忠手澤。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閩黎所能預識。爲之鈔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福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議。然其濬揚州大渠利轉運。以墮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閩黎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鈔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旣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勳以薦舉老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萊墨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官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肖其地形。分藏族人之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

北曰濮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祖祠之在杭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爲完糧祭壇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爲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於後漢書。

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爲傳疑所對。傳疑本傳無此事。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爲宋人。宋

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恆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

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

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聲相近。皆

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

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

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袁宏曰。佛者漢言覺。竊謂單稱浮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

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尙稱澄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

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卽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冶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

鎔也。冶山之勢自西北崇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匯爲溪。南流注於江。其

東南之峯。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實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

別有下陳莊
更在其南

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冷山泉石。潏迴。水木清湛。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真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爲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香臺。雕甍繡柱。三百間。邃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村。然則上陳莊卽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之。以告遊斯出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命督學瀾江。按部至台。旣竣事。遊山中。筇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間。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疎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輿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遺俗。非征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間。然碌碌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詔所錄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

其書世已罕觀。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刪益無盡書爲四冊。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藁。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真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蘆查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頽。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寬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卽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鏡鑊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開淨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誦茗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清微雋永。警悟脫俗。予彙輯淮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茗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茗弟子圓燦。以其師蘆查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并彙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畫。圓燦務致佳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誦茗之教也。

摩經室二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間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聖製。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哀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

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埈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爲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鑿崇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凌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爲文書諸屏。元與次仲交久且深。凡以詩爲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依親戚。自歛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簪珥。使就塾師讀書。蠡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往往爲人所給。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而從事于學。然學非蘄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東

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授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勗之以游。則鬱鬱與駟僮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命視學山東。詣熱河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不能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尙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頤。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澆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

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罔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墨闡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譏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舛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郟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翹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彌生眵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微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

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篤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秦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靈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觀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微。享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學博文雄。尤深選學。摯虞劉勰。心志實同。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灑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弃今。不矜今而廢古。彙撰四六叢語二十篇。各窮源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哀刻殘稿。爲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爲後序。以諗文家。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鏡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友善。己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泊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

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遽以病卒。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婿。松相國譽余子祐于太夫人。太夫人既見祐。甚愛之。曰。吾早識裴臺。裴臺與吾子善。且祐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囊付祐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裴臺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爲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墮于王事。可謂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既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畀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敵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曷嘗有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雲抹山。賤子何忝。書成酌酒。悲從中來。存歿之情。結于涕泗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

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通峭，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秣陵，訂春兩樓詩，爲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今春兩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福蘊案蓮水名辭。

華陵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擷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似江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實第六人，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歛朱蒼楣文翰，蓋蒼楣亦以經史爲根抵，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清平湖三縣令，以潔白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開之徑。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旣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雜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置詩人於此間。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楊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鐙搖焰。讀是詩。至子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真。才雄氣靜。將擬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復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尙幼。已工詩。有佳製。曷附錄數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曩輯淮海英靈集揚州圖經。翻閱各家詩集。于邗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觸詠每藉當時名家別集。疊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貧書散。而故宅瓌瓏一石。猶得歌于松風。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

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穀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揚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讖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旣堂、江子屏、楊竹廬、江文叔諸舊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尙得屢見于各家之詩，甚且以此專勸集名也。福案：觀察劉大觀，邱縣人。

惜陰日記序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于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意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予纂集經詁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惜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篤澹雅之才，能若是乎。

存素堂詩續集序

詩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迺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衷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已，元雖勞于積牘，感先生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稿，敝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續集之首。福案：時帆翰林學士法武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昭。白雲文筆清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間。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間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哀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爲學者。卽其所以爲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福案孟昭名傳。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祗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旣長而得蕺山之傳。自古孤根危露。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易淪于草木。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旣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

持雅裁。清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既廣。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徵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爲雪廬誦之。福案。雪廬名熊飛。

郭書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其人也。鄞爲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予每令其鞠海中閩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鞠盜甚多。得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澥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真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鷗之所搏。鷗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鶴井云乎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卽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頰伽。麗而清。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斬至

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度。所填衛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福案。類加名曜。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治在江淮開。土沃風淳。會達殷振。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士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益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之壁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銜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目觀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談諸俗諺。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案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福謹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真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間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深於詞。三十年前。卽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刪訂。埽去骯髒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澹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瀟灑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深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福案。竹所名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裁僞體。與宗伯固無歧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浼。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帙。名之曰羣雅集。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旨。

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爲序。元將入覲。馬首戒途。函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藉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古藉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堯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鑄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臚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藉。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臚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僂快。後世委心古藉。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淺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尚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末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賡疏，精而不濫，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栗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已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車鹿春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鎧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沸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抉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峯。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圯。嘉慶八年。都察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顛。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壑騰駕而來。雲馳雷動。震疊心神。發臯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教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舉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教官楊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礪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迨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慎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謂礪山以上不可稽。不忘推世系。又何慎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正文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充宗睦族。奠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僭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屢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泰安縣常熟蔣君因培。在岱頂玉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尙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搨清朗如故。洵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雅。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薺。山韭。荈。山蔥。爾雅不釋葵。其曰菟葵。芹葵。戎葵。蒼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非蔥之例也。六朝人尙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重葵術甚詳。鮑照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卽蜀葵二字。樊人轉聲。者。以花爲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翹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略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

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名山古地。尙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菘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菘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菘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聞鼓之橘多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祗兩樹矣。予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真。花多實少。一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攫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辯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攫而已。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賣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蒙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扇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鞞彈。元謂鞞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屬壺盛水。因屬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置銅鼓之中。振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筭。外纏綆以奪第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綆也。塔輪奪第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鉞。管乎中輪。中心輪奪第四直輪之力。直輪奪第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差然立解。其綆頃刻已盡。而其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錘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綆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筭。外纏綆以奪第二塔輪之力。塔輪奪第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杙。以動鐘錘。第三擊輪奪第四鳥頭輪之力。第四鳥頭輪奪第五小輪之力。第五小輪奪第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

也。此制乃古刻膚之遺，非西洋所能擬也。

清遠峽記

踰廣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實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騷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留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留此一也。三江者，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尤巨，豈可足未繭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飛鵝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潮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滯，漸滯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卽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旣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而潰哉。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溯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丫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三丫基。禾又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用條石。疊之。隄坡隄根。用碗石。護之。共疊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令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成。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伍盧以坊。題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處。勸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誠園中各堡紳士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脩之。

碗石之卸者，增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方永臻安定焉。

恩平茶坑硯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巖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硯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坑閉不復采，今采者新坑耳。新坑有魚腦、青花、火捺、鸚鵡、眼諸色，與老坑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坑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坑，而發墨勝于新坑。端州之石，割于洞，故石外無皮，製硯者必削其礪，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積萬小石，戴土成大巖，由碎泐，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輒或重數十筋，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裹之，或黃如霜葉，或紅如榴皮，如燕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荇帶，如蛛絲，或皴如松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彝器，割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爲硯，且記之。

福謹案：泐，說文解爲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則泐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顧其理擊之即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即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考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齡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余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專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續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叢，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湖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賦詩甚詳，而龜齡集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牟，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

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迨至乾道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己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袞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巽中流入播遷號蒼蒼者爲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學者爲劉子疊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閒放者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夔叔孫彥忠項用中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傅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匯爲集註之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變程績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顧不時繙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曼德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即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爛貫於心。而徒馳驚於外。故其岐舛脫關治之愈禁。

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先因肆本釋。轉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蘇學。賤解人衆爲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巽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纂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纂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舉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舉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鈔。

陳書陸瑛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榘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豕鬣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婢。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皇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

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

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

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

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

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

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

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

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鑄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此。

本于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歎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樞。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詒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學經室四集目錄

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御試一目羅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次輓賦

蕃薇賦

赤壁賦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皆嘉慶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學經室四集 目錄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蘭亭秋禊詩序

謝蘇潭詠史詩序

四六叢話序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歷山銘

注曾子研銘

落日餘霞研銘

白圭詩館研銘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官齋精舍銘

寶蘇鐘銘

刻扇鐘銘

警鐘銘

古蘇鐘銘

揚州隋文選樓銘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桂林隱山銘

宋硯銘

端溪璞石硯銘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茶坑硯山銘

端溪老岩研山銘

西齋銘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祭天目山神文

寧經室四集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爲韻。大考驗屬一等第一名。

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儼笠冒而中擁。陽乘健以爲剛。氣幹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圍列宿而高聳。旣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璿璣以分測。廓四儀而內涵。惟周髀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落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詣。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而赤道南。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躔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攷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瀾。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遲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別五星于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絡終而降婁起。歲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邇。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七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曰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攜。虛女殷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殷乎南紀。

當三台而光齊。霄昂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溝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耀惟七。機青
樞翼分其區。魁雍衡荆異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
御而華蓋高。闡道啓而勾陳出。王良卻而造父馳。柱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案戶而光實。其隸
垣外而居南極者。亦稜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
者。布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于緯書。撰靈憲以互證。是以黃帝制盞以推策。有
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清寧而衍慶。

御試一目羅賦

以題爲韻。散館一等一名。

羅因鳥而始張。鳥以目而罔逸。羅惟取其周遮。目非貴于專壹。楛之初聽。夫丁丁。舉焉乃觀。其乙乙。多爲
之備。得之在少。而不存多。密爲之防。獲之在疎。而不在密。然而偏于少。則綿綿未成。惑于疎。則恢恢反失。
觀離忘作罟之方。掌禮昧張弧之術。豈織千絲之網。以一統于如祝。一面之羅。解三留一。原夫爲罟爲壘。
曰羅曰罟。或成掩畢之箕。或作翻車之軸。雉何事而離學。鴻何爲而漸陸。理密文連。絲交花簇。隙漏相承。
玲瓏互複。本一緯而一經。乃或衡而或縮。兔有蹄兮不忘。繭爲綸而非獨。至于綱舉目張。網開鳥覆。逸翻
莫翔。修翎已覺。故結羅者必有四維。而得鳥者惟憑一目。此亦如百囊魚罟。非九罟皆罟。鮮鱗七屬犀函。
惟一孔或當金鏃也。若乃經連極寡。繩結無多。非連罟之組織。異數罟之搓抄。人惟一孔之智。制非四寸。

之過。空成方而彷彿。纒爲楯其若何。若兩纒虛設于綱侯。莫加采鵠。若單緯初施于機軸。未擲金梭。結比繩樞。竟一樞之徒具。張如繩瑟。何一弦之可歌。蓋集目成羅。惟一羅乃收衆目。而分羅得目。非一目可抵全羅。是以空爲結網之求。繆作臨淵之慕。豈虛張而冀其自投。抑徒設而思其偶遇。編一絲以爲罟。欲求翡翠之毛。鍊寸鐵以成索。願挂珊瑚之樹。正恐魚緣木上。未識其難。鳥萃蘋中。罕知其誤。我皇上道掣乾綱。網開賢路。綸綍宣而人仰。璣衡條理密而世欽。法度廣。搜羅于四海。未嘗或有遺材。析節目于萬幾。安得紀其成數。張烏羅以有待。豈同文子之書。加一日以何爲。無取正平之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館中作

挾良弧以游騁兮。從文翰之原禽。睇飛翬於高隴兮。聽鷺鳴于平林。思逐羽而捷獲兮。嫺雄技以愉心。伊茲禽之英麗。備采藻于修翎。秉離象而耀瀾。應璣衡之星精。賦鷓鷯之殊質。審鷓鷯之異聲。性專棲以驕處。雄謹界其必爭。爾乃秋草乍衰。枯桑競落。驚沙暮飛。晨霜猶薄。凜寒色於垌野。燎宿莽于旣穰。始奔羣以迅竄。勢將集而更躍。稟肅氣以耿介。勵狡力而虛躡。畫地開場。度阡分壤。盤馬獨出。奮臂右攘。始擊級而求穴。繼蹶衝而直上。關淵蕭以擬脰。弦激括而成響。頓驚盼以值鋒。墜錦毛于十丈。若乃黃泉潛沸。微陽肇回。山明積雪。地伏鳴雷。感震聲而始雉。勾采頸以羣來。交斑臆之離襟。振繡翼之陪颺。紫間滿操。黃肩巧控。機商偏正。手權輕重。意決一發。疊雙必中。重詔同摧。兩膺並洞。及其熙熙春陽。陶陶孟夏。麥垂穢

以迎秋。泉度剛而微瀉。恐宴園之失禽。瞻晨星而夙駕。登崇邱以周覽。揆懸刀以調翰。雖呼□之驟應。猶猜狷而盤桓。曳黼繪于袞背。峙頽赫之赤冠。步疎趾而彳亍。舒藻翼之爛爛。顧影聳角。驚聲睽視。斂翮善藏。掉首未起。禾穎駭動。尙露脩尾。俯青疇而低瞰。殼銛鏘以下擬。乍仰臆而戛鳴。已決背而裂背。若夫大夫既娶。未聞笑言。如皋親御。輕馳鶴軒。巨黍鳴兮飛鏃。雉子獲兮摧斑。藉一矢以嘗巧。解三年之顛顏。又若瑯琊舊族。近徒茂陵。春田設翳。曉襲分棚。筠箱翊翼。茅障隱摺。舉巾誘媒。發音清激。挾兩紛至。或雜或翟。羣調狎而擾爛。復怒妬而跳躑。悍屏息以勵腔。窺寶鑽而命的。至如南皮輕騎。江表貴游。輪輿微動。絃蓋平流。矯白羽以振箚。準翠顛以點眸。終撤翳而從諫。又何論夫焚裘。懿彼名輩。雄桀見戕。嶽嶽避株。紛紛采蠶。縱入秦而化石。慮歸楚而誤皇。孰若折幹破樊。啄飲壇場。所以嗅季氏之供具。嘆時哉于山梁。

衣輓賦 以衣輓中膏其流無

燕爲韻翰林館課

爰有稷下辨才。齊中賚客。轉異爲同。變黑成白。邁談天之騁。過雕龍之爽。味非大道膏腴。傾出羣言瀝液。周迴無轡。妙於轉圓。氣餒可凌。甚於親炙。粵有物焉。命之曰輓。擊堅無傷。形圓非橢。滑膏內盛。堅金外裹。史言貫殼。汰軻不在。丁凝詩詠。載脂接軸。何傷軻軻。守以緩火。乃滲漉而徐流。持近洪鍾。亦淋漓而競墮。若夫便給極捷。滑稽無窮。苟有談而必劇。亦無辨之不雄。何膏艾艾。期期語燥。唇吻之際。試聽幡幡。截截。懸流齒牙之中。突梯絜楹。無辭或滯。涕唾流沫。有說皆融。膏之衣輓。匪欲屯膏。快流轉於輶羣。實沃澤以

淳熬如蘭缸初焚。暗斟燈炷。似香醪既盡。小滴銀槽。談折子成。駟難及舌。論殊莊叟。輪反爲尻。其始也批。卻導款。其繼也分理。析肌挈瓶之智不盡。駘轡之馨何時。非瓊裏黃流。難吟瑟彼。異壺中冰潔。莫賦溫其。脂韋之行可通。豈如不食之鼎。天倪之言日出。乃同無當之卮。方其過稷門。坐徂邱。折賓客。抗諸侯。垣車悉納。井轄初投。火守輒而炎炎。既熾。脂得火而涎涎。始流出之愈多。如飲二斗而賜餘。灑揮之不竭。若操一孟而得滿。所以世驚非馬。人用虛車。以非爲是。強有爲無。守口如瓶。言何相反。炙手可熱。事究何如。杖亦足以關輪。智嗤武叔。黍何須乎量。藪拙笑輪輿。然而金遭口鏢。不窮者必窮。釜共舌焦。無盡者終盡。雖爲齊人所傳。實爲吾儒所哂。宣王之世。辨客聯鑿。戰國以遠。俳優接軫。棘軸豨膏爲滑也。忌子之遇合。堪羞。方柄圓鑿能入乎。孟氏之高風不隕。

薔薇賦

纓余舟於漢皋兮。策余馬于荆山。當季春之佳令兮。敷衆芳於林巒。有薔薇之嘉卉兮。施修條于樹端。紛樸檄而蔭翳兮。亦叢灌而交攬。或孤植于石罅。或隱被於柴關。或偃日而如蓋。或圍圃而作樊。謝人力之培植。遠樵斧而不刪。茁瓊蘂而葳蕤。綴白華之檀欒。香芬烈以盈路。散春風而未殘。欲折枝以相貽。箴刺手而莫攀。雖奇馨之襲人。羌服媚而靡艱。絕膠木之求思。如漢女之貞閒。鄙無臭于棠梨。斥淹治于牡丹。色皓皓其白雪。驕陽春而不寒。疑碎剖其卞璞。琢玉英而爲鑿。抑神女之弄珠。結百琲之珊瑚。昔筆路之

初啓豈斯木之盡刊。何靈均之多頌。惟紉佩于芷蘭。斯楚騷之所遺。爰摛詞而永歎。

赤壁賦

丁丑之春。余從鄴下移節武昌。復以簡兵之行。溯襄鄖彝陵。操舟師。下荊州。乘風東歸。過所謂赤壁者。慨然歎曰。余所經之地。古皆篡竊於曹公。維彼亂世。實生奸雄。攬茲陳迹。不知感慨之何從也。斯壁也。抗洞庭之北。據監利之東。衆山凝碧。絕壁留紅。春江曉開。殘月落弓。戈船偃旗。軍壘靜烽。天下治平。舟楫盡通。東吳西蜀。往來憧憧。溯建安之挾令。出南郡以興戎。攘江陵之軍實。秣北馬于落宮。舍彼精騎。泛此騰鱣。波濤之性不習。檣櫓之用未工。斯不待吳廷斫案。已先決其無功。況夫公瑾用智。孔明效忠。公覆贊助。載荻蒙衝。進夏口以西拒。當烏林而礪鋒。憑沙羨以自守。射連艦而進攻。破江天之寒色。縱一炬以橫空。起鳴雷於萬鼓。扇巽女于殘冬。付舳艫于謔出。化猿鶴與沙蟲。幾于林鳥焚巢。臺雀墜銅。折鼎一足。當塗路窮。笑江波而迴指。乃僅免于華容。余固曰非赤壁而亦敗。矧天假以東風。余今出荆門。回郢中。順江水以安流。乘長風之颯颯。擦孟甄而校武。修隄防而劭農。擬蘇子于黃州。乃情地之不同。毋徒傷于古人之故壘。惟穆然于江上之青峯。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舉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那居駐灑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之標鍾

石未如登齊老之峯。茅澗之會湯泉。似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濡流已判。今加識而河曲愈明。臣伏思
濡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于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
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千年未決
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羈西域。明修之志。徒首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
使。逕達真源。九譯之言。胥歸聰聽。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届。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
而刊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字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考在前卷。中必須題識。貞珉繼勒。初分筆彩于華箋。翠
帙頻頒。更仰恩光于墨寶。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鑒。謹奏。

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積今古。萬幾咸理。事皆親御。丹豪半字。偶殊。文乃特鑄。翠墨昔知。過以著論。聖
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摛辭。周武之銘。仍在筆。臣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差地關无疆。見殊途之
歸轍。見爲誤實爲無誤之驗。識爲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聚典讀於千古。
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同。見堯典康成之注。積之爲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
爲一。辭文旨遠。知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盛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所有臣感激微忱。合繕摺恭謝天恩。
伏乞睿鑒。謹奉硃批。非徒煩。即規。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

以下皆嘉慶

本月初四日。翰林院以經筵講官缺請旨。奉御筆圈出。臣阮元。臣業荒書府。學愧經畝。慕漢宋之儒先。景行未至。求師承於傳注。家法辭通。自問幼年。本蓬戶桑樞之子。敢縈夢想。爲經帷講幄之臣。茲奉恩綸。得叨清秩。榮幸之下。或悚交并。欽惟皇上本孝爲經。闡開宗於東魯。體仁出治。補衍義於西山。圖雍舉稱制之文。東殿崇說書之禮。臣淺陋。豈贊高深。臣惟有勉勵儒修。益勤經業。緝書虎觀。敬陳抑戒之威儀。珥筆螭坳。願識邇英之義理。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鑒。謹奏。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臣竊。接奉恩賞御製邪教說墨刻一分。隨恭設香案。叩頭祇領。伏讀之下。仰見我皇上體天地以立心。統智愚而在宥。欲迪民以正道。用特賁夫宸章。惟此至誠惻怛之懷。見于剴切申明之際。苟不盜兵。皆爲赤子。若徒佞佛。何咎白蓮。督兵者知叛道之必殲。牧民者知正教之當植。所消弭者何限。所保全者實多。行見武僊西川。烽消南楚。官知廉法。民習敦龐。荷重熙累洽之休。服田疇而食舊德。凜保泰持盈之訓。端趨向以迓新恩。舉太平億兆之衆。生成而教育之。靡不在聖明指示中矣。臣曷勝欽服欣感之至。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竊^臣接閱邸抄。恭遇京察大典。欽奉上諭。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着交部議敘。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學淺才庸。備邀恩遇。更蒙簡畀。重寄封疆。任事以來。心長力絀。不克于吏治民生有所補裨。以仰報天恩萬分之一。撫衷循省。漸極汗流。茲以考績屆期。荷蒙天語褒嘉。予以甄敘。實屬^臣夢想所不到。聞命之下。榮感既切。悚惕彌增。嗣後惟有恪遵聖訓。清儉永持。守爲交勉。倍殫心力。益凜冰淵。以期仰副皇上鼓勵裁成之至意于萬一。爲此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本年正月十六日。賚摺差弁回浙。奉到御賜福字。并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望闕叩頭祇領。伏念^臣一介寒微。仰蒙聖主殊眷。簡任封圻。在浙年餘。每思造福于士民。而材性淺薄。時懷愧勉。茲荷宸章親洒。溫諭下頒。^臣奉到之辰。正值盼雨之候。未幾六花獻瑞。徧積春田。遠近士民。莫不懽忻鼓舞。用知至誠動念。立能感召天庥。^臣感激之餘。倍深敬凜。惟有永遵聖訓。堅守初心。整飭官方。培養元氣。務俾士安。茲誦民慶盈疑。以期仰答皇上高厚鴻慈于萬一。爲此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福謹案。是摺乃嘉慶六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大人又奉御賜福字一幅。福以是日生子節。故命名福。字賜福。敬識天恩戴國恩也。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奏爲恭進經籍纂詁仰祈聖鑒事。於七月初十日。面奉諭旨。命將所撰經籍纂詁呈進。謹裝潢成冊。恭呈御覽。欽維我皇上道蘊符珍。光垂圖冊。辰居念典。論繹羣經。乙夜觀書。詠成全史。兼聖作與明述。煥乎文章。維稽古曰同天。式於詁訓。精一執中之學。誠協言詮。經天緯地爲文。允符德業。固已甄陶神海。并括典謨。猶復詢及芻蕘。不遺葑菲。式仰聖衷之沖穆。巍蕩難名。益徵帝學之高深。涓埃莫贊。見同窺管。識等扣槃。曾簪采殿之毫。夙被洪鈞之鑄。前以督學之日。撰茲纂詁之編。育才首在通經。奉聖人之至教。博古務求載籍。誦前哲之雅言。依韻類文。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卽字審義。合本訓轉訓而俱收。爰集多士以分程。乃勒十函爲一部。屢經校勘。尙有舛譌。亦事補苴。不無罅漏。是以梨鑄甫就。僅留爲家塾之藏。雖復葵馨維殷。未敢作帝庭之獻。迺蒙召對。猥荷垂詢。諭令進呈。幾餘賜覽。跪聆之下。感悚交并。謹奉繕函。敬呈黼座。五經之文爲道本。秉睿裁而期惠於藝林。六籍之義以詁通。舉下學而幸歸於天際。謹繕摺。并書十套進呈。伏祈皇上睿察。謹奏。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竊標提塘賚捧到恩賞御製養心殿記墨刻一分。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欽惟我皇上道統傳心。聖功養正。法宮建極。會皇極之大中。溫室修和。涵太和之元氣。固已九重敬

德四表同仁矣。乃猶瞻雲棟而念先謨。見羹牆而衍心法。本堯舜禹湯諸聖而得所養。闡中正仁和四字而單厥心。御朵殿以正紫微。撰記文而頌翠墨。臣惟中者所以定不偏不倚之規。正者所以示無反無側之準。惟本仁以出治。則克己復禮而天下歸。惟致和以化民。斯保泰調元而天命永。奎章在殿。久以列聖之心爲心。天藻摘文。卽以一心之養爲養。善之至矣。無能名焉。抑臣更有進者。是惟皇上心同道同。備中正仁和之德。因之心正筆正。成中正仁之和之文。昔韓柳雄辭。猶有心於排募。歐蘇健筆。亦肆力於揣摩。今讀記文六百言。銘詞十六韻。蘊廣大精微之志。宣和平雅正之音。不使氣血氣自醇。不矜才而才愈大。蓋上本乎羣經正史。乃下軼乎諸子百家。臣學切觀摩。識開巍煥。共瞻睿製。正文體卽正心源。衆拱辰居。養一心以養四海。所有臣欽服欣感。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奉硃批。頌不忘規。立言有體。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臣竊 肅摺差弁回淮。捧到恩賞御製原教等篇墨刻二冊。又三卷到。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恭誦。欽惟我皇上仁符昊眷。誠格天心。當禁垣竊發之時。雷雨顯彰。夫助順。速勅旅徂。征之日。機槍淨掃。夫餘氛。固已畿輔奠安。寰區聞喜矣。茲輯九月以來訓諭之旨。申警之文。彙勸貞珉。普頌翠帙。臣欽承恩賜。敬繹綸言。原正教以黜邪。則經正民興之道也。行實政以教忠。則知人安民之德也。有堯舜咨儆之思。而盡心竭力。仰答天恩之訓。著有禹湯修省之德。而遇變罪己。酌減慶典之詔。頌至於

澄敍官方。修明武備。戒貪墨以厚民業。警叢厓以亮天工。不惜丁癸反覆以求詳。固由疾痛顛連之在抱。臣惟漢唐以後。類多變端。或失馭於強藩。或寄權於重鎮。或饑饉之太甚。或邊釁之多開。揆其致事之由。究因失德之故。今借卦教而造逆。本非失業無所賴之民。突禁地以肆邪。出乎人情不及料之外。聖心之慈祥愷惻。本共白於臣民。聖德之正大光明。亦無慚於史冊。皇上乃以返躬之誠。爲昭事之本。哀無罪則推原於教化之未至。訓有位則引咎於人政之未宜。苟有心知能無感泣。雖至頑鈍。亦當奮興。臣敢不滌慮深神。竭謀致力。盡當爲之職事。戒積習之因循。冀蒼高深。稍寬尸素。所有臣凜遵感悚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臣竊 齋摺差弁回粵。捧到恩賞御書福字。鹿肉麋肉山雞一分。並奉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渥邀厚植。忝任連圻。鰲陞瞻顏。憶趨承於隔歲。羊城移節。愧報稱於高天。值茲改歲之初。倍切玩時之警。迺荷奎章親御。溫諭特頒。既普錫以春禧。復寵分夫珍饌。斂時敷錫。聖主以福臣者。福民。宣化承流。微臣敢不以迓恩者迓喜。臣惟有勤思綏靖。推洪福於兩粵。東亞敬體柔懷。布天福於重洋。內外冀佐盛隆之治。稍寬尸素之譏。所有感激欣幸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肇經室四集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元嘗博綜遺經。仰述往哲。行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遂情墳典。卻謝車服。隱德彌修。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會議。無以逮其詳貫。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趣。又嘗比核算數。甄極密緯。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久而彌篤。固不以齊魯城焉。今皇帝悼崇儒術。表章經學。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依嚮。言性天道。無敢騁其虛悟。禮度書文。靡不通其原本。庶幾孔壁簡策。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傷瞽瞍。被公之教。斯爲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牡結轡于鄭公之鄉。高車並軌于通德之門。是北海太守孔文舉所開建也。元以視學蒞止斯土。展省祠墓。圯隕實甚。宰木不捍于樵采。驚沙坐見其飛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摹碣。埋蝕于泥土。遂乃倡搢紳之夙願。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植樹四垣。饗堂翼其南榮。聽事啓楹。則長吏齋祀所止息也。茅廬栖獻。則賢裔耕讀便蠲除也。復將擢彼秀異。用請于朝。以奉登俎。世勿勿絕。庶使大儒之祀。不致忽諸之歎。治經之士。無歎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績學砥行。感憤而起。不益倬與。爰樹樂石。表德

刊銘其辭曰。

秦饒威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網括衆典。束修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翊善諍。日月豈踰。藐彼敏政。礪阜之旁。漚流湯湯。草銜有帶。沙走無囊。林薄新雉。蔭彼墜牆。廟貌聿崇。祀事孔明。長白之嶺。別啓覺堂。粵惟茲土。司農之鄉。

重脩會稽大禹陵廟碑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者。履己西夷。生薏苡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琢出焉。灑沈澹災。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鰲踴已甚。統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蠶歛。然則月逾庚子。年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著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久。我朝列聖相承。續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望辯維謹。乃修階壇。勤丹雘。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壑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

貌巍然鎮之。獨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填德於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浙爲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標。穡農不變。徒樹不改。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空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啓元堂。昂星孕珠。舍山輯玉。截冕天容。龍蛇古屋。伯益奉經。庚辰侍輦。封並蒼梧。廟同嶽麓。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礎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峨峨。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鸞享金鼎。符探玉筭。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蠱鳳。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京師宣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君門詔。益金而成之者也。其事詳於舊碑。六十年來。頽壞日甚。雖屢有修葺。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鄰水來侵。夏不能居。牆圯柱傾。公車罕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彝。官吏部郎。請於其叔鄭君鑑。元。得白金四千。鮑君志道。張君緒增。黃君樞。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資重修之。和會堂。聯星堂。暨東西箱。築基增高三尺許。治其井。匿水有所歸。第三四兩院。以次修立。復建閣于聯星堂之東。以祀神位焉。先是屢欲修而未成。今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乃集事。讀舊碑。乃知創修者。前己未歲也。殆亦有數存其閒乎。工既成。乃築石紀名。兼載圖事。俾後之人。知今義舉之盛。必將有踵而行者。使舊基無廢。新構益增也。勒以銘曰。

江淮合城。牛斗垂躔。靈秀隩區。人文出焉。穢饒人文。濟濟甲第。魏闕聯班。春明並騎。斯館肇修。己未之春。輪奐並美。桑梓同鄰。堂開和會。門接宣武。公車之來。於時處處。歲深垣圯。莫辛莫疑。瓦塵積草。庭潦生萍。又六十年。歲周己未。惟我鄉人。興廢舉墜。乃構其堂。乃高其基。庖湑井廡。具無不宜。嘉樹可攀。甘棠勿拜。藤垂紫綬。藥翻金帶。禮神之閭。峙於其東。文昌下照。其光熊熊。孟夏之朔。星珠聯瑞。鳩工庇材。適當其會。維我廣陵。運會日昌。元甲天下。解領江鄉。是科文武解元會元探花皆出揚州作此銘詞。以葉樂石。後有繼者。永永無極。

蘭亭秋禊詩序

在昔典午中移。啓江東之雲岫。邇邪南徙。持吳會之風流。山林之祕競呈。觴詠之情咸盛。雖悟老易之惜。猶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與陸沈之歎。中年已往。莫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簿領既徹。游情共馳。再揚曲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禮。浴沂湖典。本無間于春風。采蘭賦詩。實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乍晴。幽谷屢轉。重山爭峻。發崇岩之桂氣。起秀麓之松嵐。迴谿接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倦心既往者。撫韶景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蕭節而彌適。況今朝野殷闐。敬修名教。吾輩遊歷。皆在壯年。白駒未繫。動空谷之雕輪。旅雁羣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愧元長之才。侍宴承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咸黨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謝蘇潭詠史詩序

在昔詠史之作。肇於仲宣。太冲。然皆綜覽興衰。論列流品。五言成製。風已古矣。自宣遠。矢音於留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簫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臚敘五百二十六人。揚清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諷。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囊筆史局。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益清。才優多暇。嘉慶二年。移治兩浙。以詩示元。元出按整楛。南極永嘉。山水方滋。芳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竄贊評。鎔儷事於鑪錘。飾高情以斧藻。聞見殫洽。故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覩。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負聲振采。並擬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玉谿之縝密工麗。發鼓吹於唐音。挾瀛奎之律髓。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舉在樓。溫公之草藁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百章疏證之哉。

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備。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瓊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饒饒。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

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駕。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雲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說。擬經者雖改修。澄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勸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閒。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授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擊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

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儻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淺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隱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變，錦百兩而名。四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阨笙鏞，聽鏗鉉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叔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聊雲增繡，繡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國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

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福羅案司馬孫公。乃太平府同知。名梅。烏程進士。丙午科房師也。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乾隆歲庚戌。元與葉雲素先生繼相識于京師。蓋同出朱文正文端二公門下也。先生學術深厚。貫通

古今。至性過人。篤于實踐。執親之喪。疏食廬墓。其事見於汪稼門制府尺牘中。嘉慶歲辛未。先生子東卿以尺牘詩文卷屬序之。元嘗讀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每歎斯言。以爲靡摯。況親喪斬然邱隴。未乾者乎。墟墓之間。情境非一。禮記所謂哀者。風聲月色。雪地霜天。實爲砭骨刺心。直發天性也。夕陽欲暝。樵牧歸散。麻衣不濕。孑然獨立。松柏翳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風入林表。聲如遠濤。悲從中來。未有不濟焉出涕者矣。或若牛魄之月。低至下春。樹影雜亂。露氣滋濕。徙倚俯仰。四無人聲。時有伏兔竄出淺草。或冀此時得聞太息。及其終不可見。夜已鄉曙。噉然以號。曷可言已。又若夜雪初曉。積素滿山。獨來墓門。帶數尺地。布薰而坐。微風振于木末。飛翼落子懷袖。寒晨霜重。策杖草逕。皚皚滿履。時櫻棘刺。寒節有黯然之色。癡人有恍然之心。一身若朽。百念盡灰。先人邱邱敝廬丙舍。若將終焉可也。且夫熙攘之跡。馳驅之勞。人世所不能無也。苟爲流俗所染。境致乎炎熱紛華之地。情靡於從風。迴憶家山阡墓間。

風嶺雪月。情境若此。未有不澹然慘然。自發其天性者也。以此言哀。哀何如之。嗚呼。彭殤雖遠。非齊囊裡之物。闔廬可悟。奚黍蒲褐之坐。用我儒修。敷此禮說。二氏之誘。知不溺矣。

歷山銘

乾隆六十年。龍集單閼。七月庚戌朔。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學政。儀徵阮元。遊歷歷山。勒銘樂石。其詞曰。

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岱麓分陰。媯田啓陌。雷雨坐生。峯巒競碧。樓駕三重。崖懸百尺。繞牆虹落。穿閣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苔籍屐。天花滿衣。磴隨客意。嵐成佛輝。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措。城迴帶曲。野氣沈邨。林煙隱扉。兩岫同秋。千塍共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壽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注曾子研銘

中四憲通六藝。省言行。謹身世。測天員。窮禮制。聖所傳。賢勿替。

落日餘霞研銘

己未秋日。借邸于京師。衍聖公賜第。退直後。少得清暇。因銘研云。

落日就暝。餘霞在天。蟬吟高樹。魚唼涼泉。蕉花垂露。竹葉含煙。羊鐙紈扇。几席清妍。

白圭詩館研銘

白圭之玷猶可磨。斯言之玷不可譌。詩不可爲也。爲讀若平。秩甫譌之譌譌化也。立行有玷更若何。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赤堇之質黃金之色。瀆神脩貢。自交趾國。長羸兩尋。規圓繩直。嘉慶五年。天風蕩賊。倣而被焉。全其本德。歸正服逆。允宣厥職。駕海奔雷。萬鈞聲力。值發無虛。當堅必克。守我浙東。制彼遐域。元戎寶之。視茲銘刻。
官齋精舍銘

構茲精舍。三筵之地。銘於坐隅。所以自治。無欲乃澹。先明厥志。毋躁乃靜。道遠勉致。坐而共圖。行省之事。以此保民。以此計吏。虛己集益。委懷分寄。賢者守堅。能者耐勩。曰怨與忠。曰仁與義。不計其功。務正其誼。勿近于名。勿放于利。放利民傷。近名政僞。勿安于陋。勿舞其智。舞智必窮。安陋多蔽。勿懦而隨。勿激而肆。操勿迫蹙。寬勿廢墜。廉勿矯俗。居勿求備。土狹齒繁。情漓用匱。惟其太平。更難撫字。否毋諱疾。泰毋侈瑞。令煩愈擾。事監不緘。闕當速補。過戒終遂。平情持準。難說使器。中不逾情。庸不立異。心鎮常安。神清多識。制行實難。矢口則易。凡茲恆言。學焉未至。靜思自篤。靖共爾位。

寶鉢鐘銘

臣元受兩朝恩。侍從禁近。備官司徒。惟帝五年。歲在己未。命臣撫浙。臣辭。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爲朕

宣猷贊化。臣拜受命。撫浙三年。海濤未徹。風雨未蘇。作器能銘。臣何有焉。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蘇鐘。以應中春莢鐘之律。以斬眉壽。綰緯多福。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刻扇鐘銘

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有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用作刻扇蘇鐘。以應中春莢鐘之律。將命銅史金徒。運其甲子。司其商刻。而自擊之。嗶嗶誰誰。以斬眉壽于無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警鐘銘

時至則鳴。鏘然而警。叫且戒晨。雖夢亦醒。士稚雞聲。彥國圓枕。趨朝涖政。視此乃寢。

古蘇鐘銘

惟嘉慶八年秋八月。浙江巡撫臣阮元。覲帝于樂。帝錫宴三。錫玉如意一。荷囊四。刀一。衣一襲。暨鹿戲荔支之屬。臣元敢拜頌首。用對敷天子丕顯休命。九月戊午。臣歸浙紀帝恩命。刊銘古蘇鐘。永寶用之。

揚州隋文選樓銘

揚州隋文選樓卷。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

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墨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爲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冬。遵先大夫遺志。于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爲廟之西塾。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服除。乃爲銘曰。

文選樓巷。久著於揚。曹氏胤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厥有墨莊。阮氏居之。廟祀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棟。充書秩。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廡。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蕭選曹注學傳揚州。貞觀之後。是有選樓。貴池宋本。棗板始尤。海內罕觀。數帙僅留。雷塘菴主。樓居邗溝。錦緘展校。髹橫曬收。繪象卷首。一笠橫秋。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彼何人斯。旣笠且屐。偶然類君。誰主誰客。冒雨團團。衝泥策策。樓隔涼雲。山留遊跡。孰柱其冠。孰文其鳥。惟此笠屐。於道大適。儻曰東坡。未異肥瘠。我屐欲蠶。與此同癖。細雨斜風。蒼苔白石。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大學修身。顏子克己。觀我之道。本爲儒理。易觀我生。无咎卽吉。豈無進退。道不敢失。

桂林隱山銘 并序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效顧寧人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養茗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為此一日之隱也。爰作銘辭。刻於北洞。

士高能隱。山靜迺壽。澹之主名。關此奇秀。一山盡空。六洞互透。不鑿自通。雖探莫究。穴無雨來。岩如天覆。虛腹開潭。垂乳滴溜。寒澈鏡奩。響傳壺漏。引月入峽。吸雲穿竇。磴曲風搏。泉清石漱。仰壁藤垂。靡碑苔繡。蓮憶古香。桂疑秋瘦。招隱巖前。朝陽洞右。涼堂北開。高亭東構。獨出春城。清遊晴晝。曉嵐入懷。夕陽滿袖。一日小隱。千年古岫。何人能復。西湖之舊。隱山唐在西湖中央。有荷有舟。地更奇。今為田矣。

宋硯銘

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筆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效於國。

端溪璞石硯銘

荆山之璞。以為良璧。曷若不鑿之守。其黑于石。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粵溪之石。泐于往古。苔斑繡岑。松皮溜雨。磨為巨硯。以鎮書府。書以銘之。雷塘莽主。

茶坑硯山銘

端溪片玉。松煙所浴。石壁留紅。天池瀉綠。蕙浪低生。縹雲橫束。畫意詩情。大癡一幅。

端溪老岩研山銘

端溪一卷。因其自然。以為硯山。古蘚爛斑。

西齋銘

西齋老圃。似野人家。無多籬落。少著桑麻。硯惟墨守。天有綠遮。端巖列翠。讓木分徑。齊前有二井泉本爽階

水勿斜。南雖有斜階水。榻橫蒲席。窗護葛紗。鸚母啄稻。鹿女踏花。離枝摘荔。引蔓縣瓜。長匏扁豆。素馨紫茄。圍樊

觀權。欹廊煮茶。滌煩習靜。存樸黜華。學為圃者。忘在官衙。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於戲孔子。傳道帝躬。用治斯世。斯道乃隆。堯舜賢遠。文軌大同。帝敬孔子。禮備儀崇。幸魯釋奠。講學臨雍。教被瀛漠。豈惟域中。元奉帝命。視學於東。津逮洙泗。仰止聖宮。禩承時祭。癸丑仲冬。瞻俎習禮。循牆慕恭。宗廟既入。百官景從。壇杏化雨。庭檜古風。鸞鳴金石。壁振絲桐。兩楹之間。三獻既終。轍無歎鳳。室拜踴龍。神志雖肅。精誠詎充。聖道如天。敢希格通。惟聖之裔。子孫其逢。達大也洪範斷句與從同為韻惟聖之鄉。多士質忠。以元謝

兩乘鐸何功。聖人佑之。啓秀發蒙。斯文在茲。天下所宗。帝方顛俊。聖惟達聰。

祭天目山神文

天目兩山。作鎮杭湖。出雲降雨。匯于具區。惟吳淞口。入海尾閭。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輿電掣。龍起雲敷。開晦霽陰。風爲驅除。宜晴而晴。野無沮洳。宜雨而雨。曠者立蘇。神功聖德。佑民非虛。近年數郡。水旱瓌虞。田未豐稔。潦浸田廬。長吏省愆。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鮮嘉符。今致潔蠲。民隱上疏。香醴入山。牲帛載途。拜求靈佑。惠此越吳。蠶桑倍收。麥稻大餘。功佑聖世。恩及農夫。驢吏祈報。謹竭其愚。

華經室四集詩目錄

卷一

己酉

雨後過瀛臺

家吾山少司寇發生屬題裴園編修學浩勺湖草堂圖

庶常館聽寒柝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窠發舍人齋中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

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華經室四集詩目錄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賜貂裘恭紀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皋雲朝樾兩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年再遊

牛欄山

密雲縣迎駕

癸丑

泉宗廟扈駕御園道中

芭蕉

灤陽道中

月夜過趙北口

兗州道中

發落卷

曲阜城東

甲寅

萊州試院曉寒

寒亭

登州雜詩

登州聽海濤聲

過黃縣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泰山碧霞元君廟

瓶中碧蓮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山左學署八詠

小滄浪亭

明鐵太保祠

秋日同徐太守大樞至龍洞遂遊佛峪還憩壽聖院揭元豐順應侯碑

羣經室四集詩目錄

泚上海棠秋日作花

靈巖山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登嶧山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早行

卷二

乙卯

喜晤焦里堂循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聽壽聖院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復至佛峪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過臨淄縣齊侯墓

題江寧孫蓮水韶漢上舊遊詩後

海棠

木筆

萊州蜉蝣島

題海濱獨立圖

登蓬萊閣

過華不注山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輩履泰

五日濯纓橋小集遲馬秋藥前輩小疾不至以詩來卽和原韻

小滄浪亭

東孫淵如同年

四照蓮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獨遊佛峪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渡河

展母墓

敬題御賜揮壽平撫元人萬竿煙雨圖

敬題御賜揮壽平撫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鶴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卽事聯句

題胡維君虛環山小隱圖

秦小峴觀察瀛招遊西湖晚謁表忠觀適錢裘山同年稽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梁湖道中

過謝氏東山

上虞縣

恭進授受禮成文冊蒙賜蟒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會稽山謁大禹陵

女桑

曉雨後登吳山

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雨霽復泛西湖

卽事

七夕

修褻書亭成

題錢可廬明經 大昭 蕉窗注雅圖

桂蕊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鵲華秋色圖

金井梧桐歌

湖州懷吳菌茨太守

丙辰重九登靈隱石筍峯

陳古華太守 廷慶 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和陳古華前齋桐廬道中韻

嚴州七里瀧漸江水

印泥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金華夜泊

夜至永康縣

楮蒼山雨歌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題方溝厓溥所藏張南華鷗神雲溪圖卽用南華元韻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四首

將由溫州至台州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大龍湫歌

常雲峯

寄雁蕩

過馬鞍嶺

卽景

淨名寺蔬飯

試雁蕩山茶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遊石梁洞

石門潭

出山宿大荆營

小窗

咏鐵拄杖

與興化顧藕怡仙根遊山卽題其詩稿一絕題謝侍御擬定金焦夜遊圖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及至浙不施鞍勒者輒浹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題王蘭泉司寇昶三泖漁莊第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孳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題詩記之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海寧安瀾園雜詠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秋桑四首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跡卷後

謝蘊山前輩屬題蘇潭圖

題凌次仲教授延壻校禮圖

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讓和謝蘇潭方伯韻二首

五更過蘇堤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僧人兩次來遊元和蔣蔣山靈巖武進陸祁生繼幹陸紹聞耀遠皆有圖詠

紀事因題冊中

上巳桐江修禊

溯嚴瀨至蘭谿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山花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若采詩韻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蕉林驟雨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名曰四照書榜懸之

由臨海至天台

國清寺

華頂茅簷

薄暮重過石梁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天台山紀遊

竹兜詞和陸九耀遠

天台藤杖歌

遊山陰陶石簷讀書處水石洞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於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贈吳鑑人曾貢

贈鮑以文廷博

贈朱朗齋文謙

贈何夢華元錫

贈何春渚淇

贈水青湖彭

贈周樸齋治平

贈端木子彝國瑚

題江子屏藩書窠圖卷

己未

會試闈中夜雨和石君師韻

恭和御製立秋日遣悶元韻

移竹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蹕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謹成八韻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題宋高宗瑞應圖同彭芸楣館師作

羣經室四集詩目錄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暖房示書之

武林歲暮

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守凍

送趙介山 文楷 殿撰李墨莊 鼎元 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綠葉

題西湖第一樓

題徐碧堂司馬 嶽奎 秋艇狎鷗圖二首

贈李西巖總鎮

附李壯烈答詩

上虞道中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昌緒畫天台桃源圖

台州夜坐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寫榜作

澹園晚眺

仲冬詣天竺復過靈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浙東賑災紀事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卽題

題王椒畦畫金華載詠樓圖

登八詠樓

卽事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四首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蘇隄春曉

二月十七日過皋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皋亭復成一律

登鏡海招寶山閱新造水師大艦

臘月朔日入山祈雪出山過話經精舍訪顧千里廣圻臧在東鋪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壬戌

曉至西溪祭社稷壇

海寧州迎潮

安瀾園小憩

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秋日西湖泛舟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來奉

親宴爲寫秋江載菊圖題之四首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淵之印

置西漢定陶鼎於焦山媵之以詩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巨石嘉慶七年移立澹凝精舍方池中以予字字之曰雲臺峯用蘇黃壺中九

華偕和詩韻

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四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澹凝精舍卽事

吳蜀師輒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商父丁角

爲朱椒堂爲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冊八首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像

澹凝精舍卽事

綠陰課詒經精舍擬作

澹凝精舍初夏

那東甫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飛霜鏡引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韜光菴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孟夏又至留題觀海畫卷

夏日過雲棲

西院平臺落成

虎邱後山小憩

沂州道中二首

曉過敖陽

羊流站

自新泰至泰安登岱夜宿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

出古北口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萬樹園賜宴恭紀一首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顧鄭鄉廷繪倡和詩韻

秋柳

題錢裘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馬秋藥光祿用曹唐遊仙七律體爲古人贈答詩傲擬三首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尙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夜宿母墓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卽以贈別

九月廿一日爲金焦之遊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二首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冬至前澹凝精舍閒坐

甬江夜泊

題陳默齋參軍廣寧攤書圖二首

種園葵

冬至測晷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立春日恩賜福字恭紀

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種榆仙館圖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周兗觥

春日漪園卽事

題秋平黃居士文場淨因張道人因埽垢山房聯吟圖

朱右甫爲寫摹幀續鐘鼎款識作秋齋篆篆圖因作論鐘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由永康至縉雲

過桃花嶺

山花四首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由溫州渡江至樂清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宿國清寺

雨中至高明寺

雨後至石梁觀瀑布上方廣寺

曉發石梁

萬年寺前古樹

山禽五首

回杭州

題牡丹巨蝶畫屏

桐花落白綿名曰桐綿咏之

晚過西湖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題畫扇三種花

八月十五闌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附徐司馬聯壺和詩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題朱椒堂西冷話別圖

修西湖行宮畢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堂上韻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命海塘兵翦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行賑湖州示官士

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菴

渡河

月夜拜滕文公廟

曲阜鐵山園贈衍聖公孔治山慶錄內弟

河間

定興曉發

渡滹沱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廣王右丞夷門歌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亨子常生

大梁除夕

文選樓詩存

戊辰

答陸九纘蓮

大風霾登吹臺

過密縣

中嶽嵩高詩三首

嵩山三石闕歌

嵩陽隱居

大梁

嵩嶽歸步禱得春澤誌喜一首

臨淮關阻雨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初秋澹凝精舍小憩

題曲江亭圖

題曹夔音摹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拜岳鄂王廟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姚江舟中除夕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靈隱置書藏紀事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蔣蔣邨學博炯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置祭田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其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温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題北湖摹碑圖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屠琴陽庶常傳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詠絮亭以畫册寄索題

題朱野禁處士鶴年祭研圖

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藥枝丁香并舊有古

槐榆椿桑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門生屠琴陽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綠樹

題內子綠靜軒圖

題陳受笙均十三鏡齋詩稿後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昌運宮白皮松歌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新秋月夜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辛未

唐花歌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卽題其城西草堂圖疊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人雪景畫中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韻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與法梧門前輩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喉嶺

游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遊戒臺寺

戒臺寺古松

途中小雨

獨遊萬柳堂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

即平澤門

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中秋小園鏡月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虧蔽霜雪松下青苔平鋪竟地雨後來遊閭無人迹

研背坡公笠屐像

聽福祐孔厚諸兒夜讀

王楷堂比部廷紹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種菜

題吳荷屋榮光登岱小照

題圖 韞布曹學閔二公戒壇祠圖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

壬申

小園初春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小園雜詩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過井陘關

太原晉祠

晉水

懸壺山

臺駘廟

聖母祠

古柏

貞觀晉祠銘

涼堂

曉涼

磁州溢泉道中

正定喜雨

小園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瓊錫

中秋小園鐙月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圍口

木蘭山口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題張滌卿詞露華樹稿

拜汶上分水廟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過海州板浦弔凌次仲教授

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題郭頻伽摩神盧圖卷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隋宮瓦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緯代賑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與王柳邨處士孫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僕焦山僧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夜宿雷塘墓菴

曉發攝山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憶古二絕

舟過小孤山

冬至日雪窗偶成

登滕王閣

詠十三金石文房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乙亥

齊侯囂歌

伊墨卿太守乘綬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搨本冊

夏夜

讀吳穀人前輩錫賦有正味齋續集卽用見寄原韻和寄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春雨

百花洲春晴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弦處卽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卽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治大梁撫署後圃偶題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驍行賦別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彝陵峽口望蜀江

荊州懷古

泊調絃口

荆襄雜詩九首

鶴園聽鶯

閱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望君山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唐懷素綠天庵

遊浯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過瀟湘合流處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卽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窰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瀛舟

戊寅

初食荔枝

節樓前木芙蓉

詠玻璃窗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書畵二首

自梧州泝灘江經龍門劍窰之險

桂林微雪疊雪窗舊韻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八念八首

登桂林棲霞星巖隱山諸窟洞

桂林春望

桂館春夜初晴

憶江南春

送春日去桂林

柳州柳侯祠

龍賓道中

上林道中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嶺南荔支詞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英德道中

度梅嶺

東林道中詠肩輿瓶中桂花

過肥水

鳳陽漲阻夜泊

宿趙北口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親賜杯酒恭紀一首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偕仲嘉宿雷塘庵樓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選樓蠟梅

偕張芟塘雜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風雪夜行樅陽江

舟中望廬山

由南康入蠡澤

宗舫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鸞羽歌

端州北岩綠硯石歌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蓬壺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粵西平樂峽中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庚辰嶺南除夕

辛巳

西齋待月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幹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及門陳雲伯文述爲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卽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表

之柳邨之子屋余弟亭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大姑山阻風看月

落日放船好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闌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臺看青山夜臥皓
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滂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香稻米飯

大榕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舊韻一首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
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擊經室四集詩卷一

琅嬛仙館詩略

己酉

雨後過瀛臺

淡虹殘雨壓飛埃。清籟霏微霽色開。青鳥拂雲歸闕苑。白魚吹浪過蓬萊。神仙此日應同駐。車馬何人不暫回。半帶金甌橋上望。水南猶自轉輕雷。

家吾山少司寇

癸生 屬題裴園編修畢浩勺湖草堂圖

雲堞依春浦。長淮瀉古渠。輞川王氏宅。笠澤陸家廬。公本金閨彥。文探玉署儲。量才原有尺。銜命屢登車。彭澤歌歸去。天台賦遂初。湖波通一勺。書卷富三餘。賞雨宜茅屋。看花奉板輿。小山多桂樹。秋水足鱸魚。烟柳才藏塔。風蒲不礙漁。過橋開菌萑。繞舍種筵筵。陸屋東西住。陶樓上下居。燕泥春戶斂。螢火夜窗虛。祕笈人爭借。遺經我自疏。山東皆法鄭。河北盡師徐。詞賦傳司馬。春秋學仲舒。名猶傳藝苑。地不改經畬。詎意洪流決。旋教別墅淤。居人憂溷溼。之子歎沮洳。舊列門生籍。來麾使者旟。瘳香心暗記。荒草手親鋤。葑沼疏鬢水。蘭堂曳佩琚。文翁新講室。尉氏古門閭。丙歲初經此。申年昔降予。竊險學使賦。及拜侍郎裾。地剩三篙水。家餘萬軸書。竹林能免俗。把臂意何如。

庶常館聽寒柝

空街夜冷欲三更。閣閣何人相競鳴。靜掩蕭齋聞斷續。夢迴虛枕數分明。催殘月影低無色。敲碎霜華落有聲。明日早朝清漏急。車中聽到紫微城。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裳發舍人齋中

匆匆春事月已三。看花幾度來城南。城南章杜曲復曲。按記兩處尋伽藍。入門嘉樹生衆綠。柳絲榆莢桑可蠶。粥魚茶板寂無響。珠宮琳宇深潭潭。雜花園殿作香界。一瓣不著飛龍龕。丁香細乳結瓊碎。棠棣弱榦垂蘼蘼。何如三丈海棠樹。千枝萬葉相交參。前度看花值紅雨。小苞溼透臙脂含。今朝穠極色反淡。鉛華爛漫春尤酣。祇林奇卉我未識。毋乃此是優鉢曇。惜難十日花下臥。不及蜂蝶時時探。夕陽門外散金影。歸來小巷同停驂。元規有塵拂扇落。但以嘯詠生清談。我雖不解酒中味。一杯日飲知其甘。春鐙垂燼街鼓盡。欲去不去情猶耽。相約更待鼠姑放。借閒再訪枯禪庵。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敬脩符典贊皇唐。采段承恩出尚方。豈有高詞繪天日。猥蒙華袞被文章。絲綸曉奉金門詔。經緯親歸玉尺量。共拜瀛臺變輅下。拂衣已染御爐香。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得他字五言八韻
大考一等一名。

引鏡能明眼。玻璃試拭磨。佳名傳鑿鑿。雅製出歐羅。窺戶穿雙月。臨池滿一波。連環圖可解。合璧薄相磋。玉鑑呈豪穎。晶盤辨指螺。風中塵可障。花下霧非訛。眸瞭寧須此。瞳重不恃他。聖人原未御。目力壽徵多。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乞假方期省故園。上年冬。請假旋里省親。掌院阿公以大考將近不允。敢期親擢冠詞垣。元卷本第二。上親擢置一等第一。曾將一冊邀宸賞。上年冬。上閱元所進宗經徵書說文

那蒙特賜衣袂。更幸連篇被御論。元大考詩疏中字句上。一覽記之。舉以獎諭。備尹青宮堂有範。向來大考編檢隨任學士。已為最優。元蒙恩更擢少詹事。值班西殿室皆溫。蒙恩

旨在懇勤。勲南書房行走。微臣何以殫心力。始答生成曠代恩。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

紫垣散直半斜陽。殘暑迎秋尚未涼。待得上車風氣透。東華門外晚荷香。

賜貂裘恭紀

垂問衣貂未。頒裘到從官。恩真同顧復。臣本最清寒。著雪趨金殿。含香下玉欄。歸來面慈父。持共采衣看。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皋雲朝樛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
年再遊

鳳城南去鳳泉頭。尋得招提一再遊。潦後苔萍留野岸。雨餘禾黍壯平疇。三叉小逕依村轉。九曲清溪抱
寺流。兩日不來風色老。最宜秋亦不禁秋。

蓼花蘆葉自縱橫。車馬何曾此處行。重到游蹤皆一轍。數人心跡總雙清。濯纓臨水歌相和。拄笏看山眼
倍明。我本忘情學機事。灌園許聽桔槔聲。

三月垂楊六月荷。半年惜未此經過。門前高樹西風早。橋外野塘秋意多。遠色蕭森歸別業。詩心淡定對
頭陀。誰知九陌黃塵外。自有清涼十里河。

望鼻清光有所思。湖山非敢憶葦絲。詩人會處須乘暇。游子歸時未有期。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
陽知。晚來倚馬茶亭外。一段高情讀斷碑。

牛欄山

小山徑數里。靈蹟連牛欄。輪蹄歷磊砢。頑石圓如盤。雜樹夾崖口。木葉聲初乾。迤邐入山腹。宛轉拓地寬。
人煙成小市。氣聚無風寒。出山攬山勢。卑廬且墮巒。一綫白狼河。入塞清流湍。衝沙走東麓。崖澳相鉤盤。

順流望潞河。北漕趨白檀。夕陽自今古。駐馬爲盤桓。

密雲縣迎駕

重邑據形勢。摩廐接白檀。山分通塞遠。水急刷沙寒。輦道依紅樹。舟梁護碧欄。天顏初日霽。共喜聖躬安。

癸丑

泉宗廟扈駕

維皇獲德澤。甘雨湛郊原。曉晴雲向漬。夏首綠初繁。東勾柳成谷。西雉稻名村。泉響蛤猶吠。露涼蟬未喧。宮槐交翠蓋。堤草藉龍軒。青疇契宸賞。黃屋瞻崇尊。敷筵坐臨水。賜食共銜恩。清醴度饑。

御園道中

雲淡星爭出。風微月有波。五更殘雨歇。四野嫩涼多。溼氣歸林薄。清香發黍禾。行行天欲曙。休問夜如何。

芭蕉

關心寥落依草木。手種芭蕉數葉長。讀畫略同抽卷軸。煮茶聊與鬪旗槍。簾櫳微隔綠逾淨。風雨不來心亦涼。何況昨宵聽漸瀝。小窗藤枕復匡牀。

灤陽道中

初陽照千峯。向背分晦顯。雲霓忽建標。嵐碧色已淺。山村起炊煙。輕風任舒卷。沙泉聲自清。露草光猶泫。

策馬循迴溪。崖谷迷宛轉。舉首望日輪。東西始可辨。

月夜過趙北口

燕南殘暑淡星河。爲避秋炎月夜過。露草清香蟲語細。水楊疎影馬蹄多。三更蟹舍明簾火。十里虹橋壓鏡波。豈有公孫能避世。太行西去隔滹沱。

兗州道中

平田泉水自成渠。村口秋林日影疎。著我肩輿安穩過。半看黃葉半看書。

發落卷

積案盈箱又幾千。此中容易損華年。明珠有淚拋何處。黃葉無聲落可憐。冷傍青氈猶剩墨。照殘紅燭已銷煙。那堪多少飄零意。爲爾臨風一惘然。

曲阜城東

庫門東去意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陵上白雲留少隼。地中黃土認空桑。策書字在郊麟死。鐘鼓聲銷海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

魯庫門以大庭氏庫得名他國無之。

甲寅

萊州試院曉寒

渤海陽和尙未回。曉聞所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動。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

寒亭

五千年下讀遺經。灘水橋東馬暫停。海右無如此間古。樹尋亭北有寒亭。

登州雜詩十首

緞旆分圖遠。萊牟鬢境通。山高饒怪石。海闊有長風。鹵地魚鹽薄。沙田黍稷豐。我來千里外。小住一城東。鎖院浹旬久。驚寒衣轉加。地東天早曙。春遠樹遲花。夜雨逢三月。雲濤落萬家。成連渺何處。寒水滿平沙。三面瀛洲水。舟行繞岸回。風波休轉漕。斥堠必登臺。漁戶編船住。番夷納糴來。去年英吉利。受吏過蓬萊。城關通帆船。滄濤壓女牆。旌旗風裏壯。鼓角地中藏。秋汎丹崖險。春耕竹島長。晚潮人散後。飛鳥上樓航。桑田言本幻。日主祀無名。人到之罘島。雞鳴不夜城。秦碑湮舊迹。漢使失回程。當日求仙處。皆從歷市行。
凡史記載秦漢求仙之處。今皆
有歷市。蓋方士所藉以惑人者。

冠山森傑閣。吐氣接洪濛。曉戶宜賓日。低簷可避風。謂濛風亭捲環連碧玉。磨鏡出青銅。何處攜東海。坡公一袖中。

南洋趨楚越。北岸接遼關。小賈輕航海。餘丁出壘山。人家挂綵羽。時節望刀環。略有唐風儉。惟留歲晚閒。山川饒毓秀。風土亦能寒。春女皆稠髮。鄉民愛素冠。比居千戶靜。近市一街寬。見說民稀訟。清閒是長宜。俗樸難挑達。衣衿相與青。何人同獻賦。有士始橫經。古歎才難得。今求地有靈。當年施與宋。風雅總飄零。人歌新耕後。閒情在小邨。雨煙送歸路。花柳發春園。石壁支茅屋。蔬田結枳樊。轉慚行客過。車馬一時喧。

登州聽海濤聲

海雨溼土春初晴。海雲自北趨南行。風來渤海暮轉急。吹落萬派驚濤聲。初疑驅車來遠道。輪雷欲動遲而輕。後如閉閣伏虛枕。簷前凍雨千條傾。或是汝南馬旋磨。否則試院煎茶鎗。相視不語共欵聽。出戶仰首巡南榮。天空晝靜日將落。頗有鹵氣來山城。城頭雉列屋鱗次。其中直作波浪鳴。丹崖田戍近三里。長流迴洑聞縱橫。日行北陸海底暖。潛陽蒸起龍蛟鯨。龍聲騰沸島嶼振。夕汐淘汰沙石清。洋洋一洗耳底淨。心體虛豁無凡情。人生不俗卽仙骨。豈有大藥真長生。更待夏仲望岱嶽。遠收青色歸雙睛。耳目至此歎觀止。或令聾聵開聰明。

過黃縣

風軟平田不動塵。柳梯麥甲總宜人。行過百里東萊路。來看黃歷雨後春。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終難湮。岱石經火燬。嶧石徒再鐫。之罘墮入海。海水潘爲淵。魯哉琅邪臺。椎築何殷填。黔首三萬戶。金石三千年。石高丈五尺。怪鐵鍊精堅。剝落盡三面。小篆留西偏。披羅復剔薛。拓紙鳴槌顛。我來讀詔頌。載籍合馬遷。臣斯臣去疾。穆德名並傳。筆力入石理。玉柱勁且圓。點畫說偏旁。益知叔重賢。所惜頌與詩。變化隨雲煙。愴父磨粗沙。俗字鑄長天。餘此十三行。斯璽誠可憐。特立石鼓後。屹峙五鳳先。海風吹不倒。流徙悲斤權。蘇公頗好事。模刻城臺前。亦惟八十字。文款本未全。每見宋元碣。殘暴如廢輒。乃以羸氏物。存者猶巋然。豈有鬼神護。而免列缺鞭。誠因麻石性。余所見秦及西漢碑皆麻粗石故歲月無磨研。得此足以豪。神發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錢。謂潭溪閣學淵如比部辛楣宮詹

泰山碧籠元君廟

元君唐代宅。帝女巽宮封。向背分齊魯。高明冠岱宗。萬山階下小。雙曜殿前途。斗柄迴霄極。霓標建日春。銅瓴棲翡翠。藻井倒芙蓉。恍惚堂生樹。精誠牖見松。臨軒增地厚。卷幔發天容。帔接星文動。裳垂水繡穠。洪河衣帶闊。滄海鏡花鎔。挽洗盆疑舉。開闕闕並嵩。玉華留宋璽。篆迹失秦峯。木德原宜穀。神功盡在農。棗梨香稅歇。鐙火夜梯重。緹鎖登先早。循牆走獨恭。翠微寒氣積。赤綴午光濃。試拜生雲石。應飛降雨龍。私懷零饋志。敢接向禽蹤。明日云亭路。難聞上界鐘。

瓶中碧蓮

帶得明湖水氣清。牕前兩日碧雲橫。粉衣零落青房小。研水簾風一段情。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急雨纔過水上樓。門前齊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菰蒲岸。不聽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溼香如霧綠如天。會須盡翦青蘆葉。頓放花光到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鱖魚小約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籬落閒開木槿花。
鶴華清翠近城多。十里泉田足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八詠

落日城頭晚。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泠泠橋下水。顧影獨整冠。清歌懷孺子。灑樓

鳥浴蘭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小石帆亭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朝川圖畫裏。惟解種茶莧。滌菜

岱雲一片白。風雨雕玲瓏。落地化為玉。朗朗對裴公。玉玲瓏

臺迥煙波闊，檐虛夕照閒。寒鐘靜無語，霜氣滿秋山。鍾

西軒石如菌，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采與東坡去。石

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積古

小滄浪亭在鐵公祠旁，與學署近隔一湖。其後軒元題爲水木明瑟，用水經注語也。夏秋間，每泛舟過之，茶罷書牀，流連竟日，較之春秋行迹，頗分勞逸。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百弓開柳岸，六柱泛蘆葦。獨往常無約，高情或有齊。李公休皂蓋，杜子屢青鞋。橋桁圍栽葦，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蒼蒼然雙鼎，攤書占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檻曲看盤鶴，牆陰認篆螭。舊詩猶在竹，午夢間依槐。起對山鰲擁，閒臨天鏡揩。嵐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巖屋小於匣，池魚細似釵。濠梁多古意，泉石澁秋懷。拄笏西風爽，褰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暮色動銀淮。月露收園輪，輪蹄憶箭鞍。江湖浪遊跡，襟抱未全乖。

明鐵太保祠

易謁金陵廟，難櫻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真龍。死願先平保，功甘讓盛庸。明湖舊祠外，秋水薦芙蓉。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遂遊佛峪，還至龍洞，穿洞出，小憩壽聖院，揚元豐順應侯碑。

錦屏巖下扣禪關。林汲泉頭看水還。得路卻隨支遁馬。迎人都是范寬山。碑陽帶墨摹官勅。洞裏然燈照佛顏。既欲狂遊須盡興。城中難得一朝閒。

游上海棠秋日作花

春深行部失花期。不見殘紅下歷陂。葉底西風闌外雨。泥人猶放兩三枝。

靈巖山

山谷通靈氣。伽藍出世情。辟支孤塔影。卓錫古泉聲。松間何年種。碑題過客名。憮然念塵迹。翠壁白雲橫。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未及上翠微。暫攬松山勝。嵌巖置修除。綠壁起盤磴。拂衣千仞上。闌危不可筮。峯高多夕陰。天半風初勁。坐我萬松間。蒼翠互相競。白雲橫不流。中有新寒疑。林壑媚幽姿。泉石動清聽。已忘世人情。羨彼飛鳥性。

登嶧山

絡繹羣山勢。茲山定一尊。元謂蒙嶧二山。皆以占象得名。尚書所謂曰蒙曰繹也。爾雅曰。屬者繹。既文作圍。排天雲作嶂。入地石連根。魯柝邾相近。秦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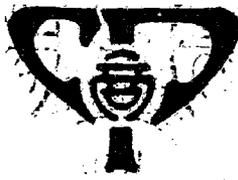
魏不存。秦碑爲北魏主所仆。杜少陵云。孤陔秦碑在者。誤也。祇今遊攬處。不必到書門。嶧山秦刻石。處名書門。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霸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轍環。若使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邪卿校。古廟惟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鐙火照松關。

早行

戒道雞聲歇。炊煙起孤村。寒林無戀葉。隨鳥下平原。平原多枯草。繁霜被其根。鳥來無所食。還向空巢翻。村中有老農。曉起抱諸孫。傳聞達官過。策杖倚蓬門。屋西積草廩。屋東延朝暾。布衣木棉厚。顏色有餘溫。懸知爾室中。尚有升斗存。



本國學基
叢書 掣
經
室
集
四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四)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摩經室四集詩卷二



喜臨無里堂循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

光巖樓前見里堂。執襟一一問江鄉。十年舊雨兼新雨。幾處青楊間白楊。用南史何遜事。元白州鄰曾共卜。庚周

肥瘦各勝堂。累君同作風塵客。敢詠冰心寄洛陽。

自萬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茲山何岩巖。神禹之所登。東行入虛谷。泉石媚清激。側徑臨深谿。馬足猶兢兢。午嶂屯春陽。陰厓積素冰。石無附土樹。壁有緣隙藤。雲護巖上佛。泉養廚中僧。何當看秋瀑。濩落山三層。巨流曳紳帶。細溜垂絳繩。靈臺出其上。衆勢歸馮凌。我情亦遐舉。振翮隨花鷹。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憩壽聖院

靈湫住天龍。談禪闢初地。但見元豐碑。破屋已古意。繞階漱清泠。壓簷積蒼翠。泉急石九轉。雲過松花墜。前峯不可梯。高鳥攝其翅。誰爲造孤塔。中使金仙睡。後峯如太華。巨靈擘爲二。誰爲駕飛梁。鑄彼摩崖字。古人具精力。恥作尋常事。否則怒如僧。碌碌老荒寺。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神龍扶壁入，破壁復飛去。龍去壁已穿，介然用成路。當門立大佛，乍見心疑怖。石泐面如削，曾向夢中遇。
前夕夢石人無面今所見同 過此入深隧，乘燭遂暗度。俯行尻益高，相呼不相顧。一隙忽生明，目開夜嚮曙。不知出何山，奇險更難步。手中得葛蘿，足下生松樹。蜿蜒攫爪痕，是我題名處。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

三龍潭峽口，如防復如堂。千丈屹相對，古色交青黃。其下狹數尺，亂石駁羣羊。短衣雙不借，眼底無康莊。路窮逕仍達，地暢崖復當。水消尙存迹，日午已韜光。陰森料山鬼，蒼莽防奔狼。有客獨結廬，無乃非人鄉。十里暮始返，華岫月微茫。城關明燭火，春漏聽三商。

復至佛峪

澗草迴新綠，巖松發古春。泉銷三月雪，佛現六朝身。馬足熟知路，僧寮閒可鄰。誰知城裏客，常作入山人。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風雨近清明，蕭蕭過驛程。烟橫林影斷，青遠麥田平。行部三春事，思鄉十載情。雷塘今日路，知復是陰晴。

過臨淄縣齊侯墓

畢竟仍存土一抔，邱明晏子兩春秋。可憐上古無書籍，何處青山葬爽鳩。

題江寧孫蓮水韻漢上舊遊詩後

扁舟無那灑皋迴。詩向樊川刻意裁。交甫何期珠佩解。牧之曾見紫雲來。恐因極樂能消福。如此多情祇爲才。欲洗胸中愁萬斛。試翻春海到蓬萊。

海棠

星娥海上曉妝時。洗盡鉛華世不知。今日清明花下坐。滿天靈雨落胭脂。

木筆

一樹臨風四照開。白雲晴日麗蓬萊。欲知花頂春多少。更與仙人上玉臺。

萊州蜉蝣島

山根走入海。出海更成山。一碧揩銅鏡。孤青擁鈿鬢。潮生春蟄起。月黑夜珠還。誰復能齊物。蜉蝣天地間。

題海濱獨立圖

山根入海海連天。著我臨崖思渺然。同是蒼茫千古意。不知生後與生前。

登蓬萊閣

下見滄溟上絳霄。城頭一閣獨超超。天能包括鯨波靜。日有光華蜃氣銷。島外帆移千里目。坐中人壯午時潮。曾遊山海東經內。酈注江河總寂寥。

過華不注山

兩年山下記行蹤。秀澤單椒磴百重。南渡濟流初起嶽。北離岱麓獨成峯。三周人與車聲遠。九月秋如畫色濃。不是明湖開曉鏡。鄂跼誰照碧芙蓉。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輩韻

北渚離塵鞅。明湖浸翠微。濠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逢惠。吟情孟與章。孤亭復虛榭。徒倚意無違。每有論文暇。遊懷相與偕。豪華非絳帳。蹤跡共青鞋。軟草平侵路。圓荷半帖階。隨時齊物理。生也亦無涯。

五日濯纓橋小集。遲馬秋藥前輩。小疾不至。以詩來。卽和原韻。

澗泉涌地出。城裏流汗漫。吾家散衙處。汨汨穿葭蕀。此境雖荒率。頗受冷士盼。魚依橋影聚。鶴應人聲喚。遲客獨不來。坐久風荷亂。小疾居澗源。詩情隔湖岸。今日當薰浴。未有綵絲絆。求炙及鷄羹。好音在芹泮。我用銅艾虎。持同梁鏡看。是日出梁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日鏡。並元延祐元年銅艾虎鏡紙爲玩。諸生各成詩。願就君改判。我有石菖蒲。連絡根不

斷。鑿鑿見清水。蓬萊白石彈。節物無好句。坡公應知歎。落日池上飲。賴有顏與段。謂顏運生。段赤亭。展讀所得碑。石

墨光燦燦。

小滄浪亭

獨泛滄浪平底船。軒窗面面葉田田。風光誰許平分得。人與池心四照蓮。池中碧蓮一枝。四心分出。因以名之。

小艇穿池不礙花。種花人住艇爲家。教收荷葉三霄露。供我薺甌午後茶。
筆牀書篋向池攤。池上荷花高過欄。捲起烏篷遮午日。一雙銀蒜壓青竿。
北渚紅橋結笠亭。蓑衫紈扇此消停。夕陽若爲人間立。留照湖山半角青。
蟬歇殘聲綠樹間。霞痕山影共闌珊。微風吹動金波色。月在東南箕斗間。
我向滄浪獨立時。五更露氣到清池。城頭落月輕黃色。多少鴛鴦睡不知。

東孫淵如同年。時初任堯沂曹道。尙未至山東。

濟南亭館傍湖開。湖上秋風且漫催。萬朵荷花五名士。一時齊望使君來。

五人謂馬欽、葉桂、宋谷、武盧、谷顏、衡、翁、朱則齋。

池中碧蓮一枝。四花共蒂。花各三心。因名曰四照蓮。諸客觀者皆有詩。

一枝折向水晶盤。十二蓮心共一攢。儘有花光酬坐客。不妨樽酒合圍看。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孔林牆外夕陽明。永壽碑酬訪古情。我後何君來曲阜。手摩殘字得熹平。

癸丑冬。元至曲阜。適黃小松之訪碑人。以見漢隸殘石來告。元亟命掘昇。至試

院。手別其文。乃

熹平二年石也。

獨遊佛峪

山深易覺秋。一雨衆秋足。西風吹涼雲。蕭然出空谷。寒花隱荒蔓。疎葉下林木。久坐依盤陀。泉石交耳目。雖未攜琴樽。情賞轉幽獨。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先生墓道在山阿。兩載輜軒伏軾過。司李吾鄉推大雅。泉陶從古善廣歌。翰林風月誰能似。齊魯聲華近若何。多恐此碑容易泐。未如詩卷不消磨。

渡河

水色開眉宇。緇塵拂箭袍。西風新雁起。落日大河高。斷岸立千尺。歸帆輕一毛。安能用舟楫。全代馬蹄勞。

展母墓

嚴霜隕寸草。饜風撼長樹。哀哉我慈親。竟向此間住。慈親昔愛我。一日欲百顧。欲及我之冠。欲畢我之髮。教我讀古書。教我練世務。哀哉皆未及。竟忍舍我去。五年守里門。幸得依墳墓。十年爲帝臣。未踏雷塘路。年年寒食節。悲酸向誰語。今年奉命歸。許祭叨異數。蹀躞北郊外。一蹙欲十步。哀哉我慈親。長年竟此處。繞隴亂叫號。迷惑竟無據。直欲抉土開。呼母應而寤。回寤終不能。白日黯已暮。簡書矢靡盬。料此難久駐。更悲去家後。寒暑尙三度。北林多雨雪。西風吹霧露。夕陽散樵牧。夜月竄狐兔。而我居官齋。錦稻雜然御。斯志期無忝。安敢計溫飫。惟有勞國事。聊以酬悲慕。

敬題御賜揮壽平樵元人萬竿烟雨圖

兩山雲欲流。奔泉出其麓。沙石餘青青。潤氣滿林竹。御園依玉泉。龍籜森如束。每因扈蹕遊。得以豁塵目。
癸丑銜使命。濟灤踐行轂。城西習遊處。絲筵蓋泉屋。乙卯冬至浙。小住西湖曲。三里五里中。盡是篔簹谷。
置臣於此中。天意不令俗。慨然思有斐。何以瞻淇澳。雪餘冰暑清。石渠畫共讀。分題得此君。烟雨互尺幅。
灑然襟帶清。穆若鬢眉綠。人間與天上。領取臣皆足。

敬題御賜揮壽平樵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南田逸趣勝盧敖。自寫閑身上小舸。壁臥斷溪飛翠影。松合清吹落輕濤。綸竿舊狎烟波老。翰墨今懸秘閣高。臣愧不如柯敬仲。漫叨恩賜獎微勞。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鴿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即事聯句

虛庭開春首。西琴胡廷森修竹挂日脚。朋戲盍素心。于白張若采耦進踐清約。揚輝酒已具。庚泉林道源射鴿與可託。鴿

鼓音微轉。中之程贊和射鴿二字今北音讀如時鼓時射韻非錯。對棚借梅列。定甫江安量步破苔薄。西十北十符。里堂焦循左个右个作。誰

翫籍之芳。伯元阮元當箭懸以幕。加槓委髯奴。四琴設侯用文韞。尺壁肉倍好。子白大泉輪滿郭。五花疊陣圓。庚泉雨

儀換丸躡。星緯各成天。中月望不留魄。紅點嵌星星。甫白翠圍幃幃。圓圍雜元黃。里粉披範青囊。摺者竹

象爻。伯元。樞之森爲索。教弓我既張。西鳴鏑匠復削。志傳爾雅名。子白。臍射道成惡。渾沌破七竅。庚相攘出六

鑿。講語法深穩。中之時。湘圓封君年。六十三。射法最精細。編須人嬰鑿。胡西琴先生年七十八。鬚長。虛按拂。編辨乃射。飲決看誰先。甫袒衣云盍各。燥溼擬重輕。

里堂。陰晴變今昨。恃力挽取強。元敢遠立反卻。心舉飛衛神。甫笑勝投壺樂。孳將一一吹。子白。淵途深深拓。是

謫者叱者。庚亦翩若矯若。吻厲驚飢鷹。中翰飛聽匪驚。旁人不及瞬。甫喝者或曰著。叩鳴善于問。里響應

真如諾。投石散水暈。伯元。擲彈碎花萼。儼絲貫于針。西若鎖投以鑰。其衷將直取。子白。他心竟能度。虛中窺轂

輾。庚無極存巨廓。或掣貳疊雙。中之。或連參斷織。或四鏃并儀。甫定。或五兩旋落。或觸植顛墮。里或維網綰綰。

揚或準出虛。伯元。抑或蛇赴壑。止或陷區臾。西斜。或拂枝格。拙每成獨笑。子白。巧翻致衆愕。既徹待獲旌。庚乃

飲無算爵。功力相箴規。中之。得失互嘲謔。雖藝近乎道。甫定。此禮其猶醪。當風醒薄濯。里堂。臨池度曲約。餘情看

洗馬。伯元。畫者更盤礴。西琴。時封君作洗馬圖。

題胡維君慶環山小隱圖

環山學人愛著書。經術密矣生計疎。慨然載書出山去。江湖一舸塗五車。烏乎有山不能居。無山欲買願更虛。君不見山中老農不識字。一生潤跡樵與漁。

秦小峴觀察。招遊西湖。晚謁表忠觀。適錢裘山同年。借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天使浮雲自往還。春晴喜借一舟閒。共舒中禁鐙前日。來看西湖雨後山。元與小峴裘山在中禁時。五鼓卽乘筆相見。吾輩冠裳烟水上。君家祠宇竹松間。好將千首新題句。都就詩人仔細刪。新得諸生表忠觀落成詩千餘首。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虎跑泉頭列騎迴。六和塔下布帆催。纔當春日江心暖。知有風潮海上來。隔岸峯巒青已到。同舟賓客興初開。古人縱愛山陰道。不抵諸公酷愛才。

梁湖道中

屈曲梁湖水。舟行亂過橋。山深皆有路。浪靜不通潮。暮色浮松頂。清香動麥苗。謝公吟賞處。蹤迹祇漁樵。

過謝氏東山

雲水東山春放船。謝公裙屐憶當年。蒼生寄托傷溫浩。青史功名冠石元。捫竅有人知唳鶴。圍棋無暇笑投鞭。始疑殘壘今何處。惟聽風泉似管弦。

上虞縣

曲水平穿岸。長林綠壓垣。石橋多似路。山縣小於園。白舫依官渡。紅梯倚戍墩。劇憐溪谷裏。考績尙稱繁。恭進授受禮成文冊。得旨云。措詞典雅。尙爲得體。賜蟒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樞密傳優詔。微臣被寵褒。雙荷聯賜袋。九蟒繡宮袍。德似日難繪。恩如天更高。趨庭雖戲采。戀闕欲饜豪。會稽山謁大禹陵。

會稽巨鎮東南雄。宛委巒嶂摩青空。文命之陵據呂墨。朝衣九拜揚春風。典謨有字遷有紀。豈假弱筆陳豐功。惟思禹德在於儉。無間再歎世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載禹貢中。揚州城廣漸海表。刊定未紀夷與戎。東教躬勞遂道死。參耕壟畝封葛桐。陵者墓。陵澤墓。蒼梧之野將毋同。豈如後人詭且侈。沙邱遺至咸陽宮。子元誕妄太白陋。亂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曷爲薄墓於越東。試以吾言問二子。無稽之說將立窮。我拜旣畢題窆石。白雲滿穴春陽紅。帝之瑞應氣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絕。惟有陵鎮猶相通。

女桑

婀娜春風裏。柔桑已拂梯。曾經織手種。剛與一肩齊。綠影初勝翦。青園未上梯。閑閑在何處。猶隔小牆西。曉雨後登吳山

足下峯齊列，雲中日未生。萬家殘夢歇，五月曉寒輕。草木宜山氣，江湖納雨聲。若非登眺遠，空自臥嚴城。

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有晴意，復泛舟入西湖，遂大霽。

破曉登吳山，來風力尚微。扁舟入西湖，冷然吹我衣。西北雙峯高，雨氣猶霏霏。東南倚山郭，隱隱明朝暉。颯然長風至，與波相因依。初日忽激灑，敗雲自翻飛。柔櫓劃清朗，照見山四圍。江湖卑溼氣，廓然空所歸。歸來日未午，園林地漸晞。撫我壁上琴，燥氣生金徽。

卽事

虛亭風氣接清池，銷夏情懷懶正宜。一泚芙蓉三逕竹，兩箱金石半牀詩。修書最樂刊成後，望雨翻驚響到時。更待晚晴看洗馬，蕉林蝙蝠拂簷遲。

七夕

碧霄雲淨露華清，靈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角轉，月弓將近半弦明。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菡萏夜深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

修暴書亭成題之

久與垞南訂舊盟，江湖蹤跡髮星星。六旬歸築三間屋，萬卷修成一部經。繡鴨灘頭秋芋熟，落颿步外古槐青。笛漁早死雙孫老，誰暴遺書向此亭。

題錢可盛明經大昭蕉窗注雅圖

錢君磊磊古丈夫。治經亦復箋蟲魚。解字九千分部居。字字剖出光明珠。更肆精力及其餘。雅讓廣雅釋且疏。唐宋以後此學盛。有如蹊逕生榛蕪。吳氏棗板猶模糊。坐令文字多齟齬。錢君一一為把梳。旁達衆說通經郭。此學吾見王石臞。與君同歸而殊途。蕉窗在屋西北隅。是即錢君之可處。臨風把卷吾愛吾。輒然一笑何軒渠。畫師吮筆為寫圖。綠天會與錢君俱。玲石一卷蕉三株。中有鬚鬢蒼而腴。蕉之爲物雅所無。稚讓所學在漢書。列傳嘗解馬相如。埤蒼傳至曹江都。選舉欲問曹公徒。江都曹憲有廣雅音。李善得曹憲之傳。試注子虛之巴苴。芭蕉始見于上林賦。列于蔗鹿之。蔗讀爲樛。即說文之蕉。非芭蕉也。

桂藥

叢桂將花又一年。淮南同是早涼天。小山露白人初隱。羣木秋高月未圓。濃意半生含雨後。清陰都在試香前。誰來金粟林中坐。不到聞時是妙禪。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離華秋色圖

離華秋色圖。趙吳興爲周草窗所作也。草窗本濟南歷城人。所居在離華兩山之間。其祖時遷居吳興弁山之陽。故自號弁陽老人。同時張句曲雨亦爲此圖。鴨波圖元曾見之。句曲圖不可見。惟

見其題句于自書詩冊。鷗波圖舊爲董思翁所藏。思翁摹之不止一本。元今所藏。乃思翁癸卯年所摹。帶水長林。浮煙遠岫。草窗松雪。風韻雙清。吳興山水。本以清遠移人。然濟南據岱嶽之北。七十二泉隨地涌出。匯爲明湖。澄鮮滄澈。萬荷競發。流出城北。濼洄于華不注前。每當秋林初晴。橫雲斷麓。正如此圖畫中矣。元兩年歷下。復到吳興。思翁此幀。常懸行館。單椒秀澤。尙愛此山看不足也。

思翁本是江南客。老與吳興鬪風格。一卷分從舊墨林。自染青山上生帛。歷下青山有誰華。山前原是草窗家。吳興清遠家何處。碧浪秋蘋自作花。道人同住鷗波裏。爲畫齊州好山水。秋色山光尺幅中。西風鄉思千餘里。我曾兩載接齊州。湖裏荷花水上樓。七十二泉流不盡。青煙兩點離華秋。離華山色真奇絕。畫意詩情不能說。螺黛濃描京兆眉。劍鋒碧削昆吾鐵。白雲如帶截林鋪。雲外單椒翠影孤。若愁難到雙峯下。試看華亭此幅圖。華亭妙筆朝朝見。壁上雙峯壓吳練。我今攜畫到吳興。惟有秋山大如弁。何事老人居弁陽。纔鱸想亦感香光。鴉叉展看何時足。又上城南古道場。

金井梧桐歌

老鳳夜啄青琅玕。露華飛溼金井闌。美人倚瑟愁不彈。碧紗如水生夜寒。夜寒缺月下金井。玉繩斜繞銀牀冷。井波無聲澀修綆。秋風搖動梧桐影。館娃酒醒扶頭歸。促管繁箏燭十圍。卻下繡簾遮不住。棲鴉驚

向隔林飛。

湖州懷吳蘭茨太守

碧浪湖中書畫船。道場清遠著吟鞭。愛看山色經千遍。爲采蘋花住七年。郡志頗詳名宦事。鄉人新錄舊詩篇。口碑畢竟江關在。費鳳雙趺共渺然。墨妙亭費鳳二碑久佚。其字見隸韻中。

丙辰重九。邀同孔幼髯丈廣林。陳古華前輩廷慶。徐惕菴農部大榕。何夢華上舍元錫。陳無軒廣文。登靈隱石筍峯。和古華九言詩韻。

城中風雨騷屑不我容。相約來登湖上之高峯。江山湖海向我共磊落。安能苦吟寒菊花蒙茸。前輩豪興較我更十倍。先使研中硬語除纖穠。近來塵疴不藥而自愈。惟覺高秋爽氣來相逢。憶昔策馬秋過華不注。徐君與我健足皆無筇。直穿百丈石壁龍洞出。巖下餘客瑟縮不敢從。又曾登岱題字摩崖下。籃輿出入動與雲霓衝。其時正值九月上弦後。足底羅列萬朵青芙蓉。即今石筍峯前樹奇絕。焉比對松巖外之長松。諸君有未遊者有遊者。終當繼此禽向雙高蹤。歸舟狂興入詩亦入酒。西山峯影競落深盃濃。回看白雲橫斷共登處。高樓百尺合臥陳元龍。

陳古華太守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錢塘江上秋潮生。送我直到桐廬城。七里瀧中秋水落。留我卸馱瀧口泊。列戟危檣二十枝。夜深燈火驚

溪壑過船賓客銜深盃。水雲昏黑詩情頽。天明夢醒入瀧口。兩山直夾蓬窗來。面山阻水絕無路。多恐前舟誤行去。山迴水折路忽通。舵樓已失才行處。吁嗟此水何時通。松雲石壁開鴻濛。客星斂曜臥不起。坐令列宿全其功。出瀧盡行七十里。賴有清風半颿耳。兩行翡翠做疎巖。十頃玻璃湛平水。此時秋氣壓生紙。謝沈刻意荆關喜。辰州太守尤清狂。出門兩月詩滿囊。三泖鱸魚不下箸。野船偏買織鱗嘗。野船雖好不可住。別我吳淞江上去。明日乘風我上灘。百里颿分睡初寤。他年記取分帆處。嚴州城外桐溪渡。

和陳古華前輩 延慶 桐廬道中韻

桐江水色與雲同。兩岸青山接碧空。山逐江流無斷續。雲分山勢各西東。風颿二百里真速。日影未申時更紅。況是羣賢共秋色。半歸畫裏半詩中。

新安江東過嚴州建德城外。入七里瀧。卽水經注所言漸江是也。別有穀水出衢州西安。至蘭谿縣。金華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東至建德。與新安江合流入瀧。水經注所誤以漸江穀水爲浙江者也。余兩駐嚴州。以一律紀之。

幾番鼓楫下嚴州。秋雨春風滿驛樓。江合雙流爭入峽。山盤千疊竟通舟。天教清氣歸吳越。地走靈躪出女牛。獨有客星來大澤。高臺終古一羊裘。

印泥

玻璃窗暖書盈榻。晶盤玉碗花瓷合。刀圭輕撥印泥開。一勺芳脂浸紅蠟。秦家玉鈕漢金龜。五色泥封天上詞。溼抹紅沙翻繆篆。未知佳製創何時。宋人抹印猶調水。誰鍊丹膏落縑紙。銀綬三年艾吐綿。箭鋒九轉硃飛紫。雲笈真沙蘇合油。銷凝暑日又經秋。珊瑚枝共明珠碎。琥珀花同桂屑投。象牙縷字輕銅刻。花乳燈光鬪新式。譜上朱文揚南京。烏絲闌壓燕支色。讀畫鈴詩露寶光。卷中磊落扇頭香。若無研北花南趣。肘後緜金空自黃。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一江花月換邊愁。

此銷山蔣修隔知廉句也。春夜偶談及此共補成之。

頓覺蒼茫滿客舟。

林道源庚泉。

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防秋。

雲

詩中我已驚吹鬢。

庚泉。

城上誰能獨倚樓。半夜潮生風獵獵。

蔣徵爵蔣山。

壯懷銷盡為清游。

庚泉。

寧經室四集詩卷二

丁巳

桐廬九里洲、面江背山、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梅花三萬樹、春洲長九里、上接戴山松、下照桐江水、目力所不到、花勢殊未已、雪光晴不落、香海浩無底、詩人誇鄧尉、較此百一爾、卸帆登中洲、漸入深林裏、十圍合抱圓、數丈拔地起、拂帽更礙路、眩轉聊徙倚、四顧無所見、惟見萬花蘂、萬花爭向人、一笑親顏喜、

金華夜泊

百里春風滿、翠帆暮色橫、遠山連野燒、淡月下灘聲、塔影自孤直、津頭將二更、千家尚燈火、遲我婺州城、
是日民間
千家設燈。

夜至永康縣

四山看野燒、一路入荒榛、石臥頻疑虎、松明遠照人、城關延過客、行李累齊民、爲憶去年好、山陰畫舫春、
枯蒼山雨歇、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枯蒼之山應天符、粵惟羣仙之所都、軒臬旣遠洞天閉、何處尙有仙人間、我來菱嶺疊足望、但見青峯萬

丈竚立東南隅。是時仲春日已炙。陰巖起螿蛟龍蘇。盤厓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膚。一日二日雷車
驅。三日四日雨始濡。春城夜聽溜滂沛。北天晝看煙模糊。遙知風門天井響。飛瀑濺起萬斛光明珠。穿林
度樾散成霧。溼氣互結松千株。棠溪管溪流並急。箭發不受山縈紆。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真有羣靈趨。
仙臺福地不能到。誰來示我經與圖。却喜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寫此示國瑚。有山不吟毋
乃爲腐儒。

題方淇厓溥所藏張南華鵬辨雲溪圖卽用南華元韻

我聞練水城東南。就中小結南華菴。南華散仙據梧坐。濠梁之樂情所諧。玉峯徵君極好事。直歎靜寄軒
相探。雲溪之妙不可說。請君拂紙以筆談。溪上白雲四時好。今當初夏猶濃酣。雨晴風軟懶欲臥。橫空大
雪堆青嵐。忽然低飛壓茅屋。綠榆翠竹相交參。此時賓主靜無語。惟見毛穎揮毫鈺。山中白雲贈陶隱。南
芳草木歸嵇合。雲溪頗擬范滂宅。若作友議應成三。南華仙才不久駐。徒令和者悲而慙。姚江學士又化
去。卷中有邵二雲單
士雙簾書屋題句。雙藤想亦傷鬢髮。方君此卷失復得。水隨帆楫山隨驂。屬我長歌韻成疊。涓城欲唱無
何哉。今日扁舟展卷讀。石門波影相吞涵。溪中雲氣不能畫。況有垂瀑飛風潭。是日同遊石
門看瀑布。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石門新營在江西。非會田。但
李太白卽以此屬之謝公。

永嘉謝守弄奇詭。手壁石門山壁裂。侵晨直上青雲梯。一派寒泉迸龍穴。崖頭百丈直如削。逼令泉飛出其缺。當其欲落未落時。衝擊紛披忽三折。坐教破碎飄輕清。不使渾淪成注泄。偶經宿雨更爭來。少得迴風便旁掣。橫入雲氣派。將斷影。漏初陽。眼尤警。沾衣溼。意詫沉。陰撲面。清光仰。霏屑。何人拍手喝曰奇。若使彼鷲少吞咽。到地灑石無喧聲。此石千年洗真潔。澄潭半頃綠光淨。如著一塵卽污變。老僧新焙春中茶。燒松煮水快一啜。櫻桃蔗漿漫相勝。誰復此時猶內熱。暑天風日諒不到。寒想冰絲半空結。安得誅茅四時住。坐對天紳自怡悅。出山一步一回顧。隔斷青林始忍別。行看雁蕩大龍湫。與此相衡孰奇絕。

自麗水縣放舟至永嘉縣

桃花楊柳背通津。十里溪山振舵頻。面壁每驚無去路。望烟始識有居人。怒流不怕千回折。窮谷應遲半月春。若使客星逃更遠。此間幽瀨好垂綸。

雲徑歸樵忽有歌。數家小屋倚坡陀。砍松爲圈思擒虎。鑿領成田使種禾。岸下停舟妨亂石。磴前躡屐挽修蘿。不知如此荒寒趣。比似銷金湖若何。

夜眠只合在深溪。月黑巖高望已迷。但見峯頭爭上下。偶因斗柄認東西。舟人寄碇先尋夢。山鬼驚燈或暗啼。且掛風帘護紅燭。小瓶春色看棠梨。

東臨國在海山邊。十里江城萬井煙。已見颶風傾葑屋。誰平鯨浪駕樓船。三盤島嶼參差出。百粵帆檣雜

遶連。豈似登州高閣上。碧環千里接遼天。

將由温州至台州過雁蕩山前一日宿扶容村

一行分兩戒。其南極雁蕩。重壓沙海頭。險扼東甌吭。永嘉山水滋。康樂尤清放。度嶺惟斤竹。緣溪阻修嶂。天地惜靈秀。不易使人淑。及其終難秘。疏鑿任靈匠。已勒大通碑。更示詎那相。坡公遊山分。去聲平生頗自仗。惟以詩酬圖。未足供跌宕。龍湫百二峯。吾耳久知狀。竊疑形容者。奇幻言或妄。今春渡甌江。百里山海壯。且投村屋宿。行李聊摒擋。吾徒侈清遊。一飯若轉餉。損之又損之。勞費已莫償。惟願明朝晴。風谷動清曠。同行若春雁。斜向峯頭掠。懸知今夜夢。先受山靈貺。

曉同江補僧饒。錢可廡。大昭。蔣竹塘調。張農開彥。曾。方湛。匡。溥。何文伯。孫錦。諸友。暨家叔載陽。春。樂清竺。令尹。雲。彬。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曉程將何之。四十九盤嶺。嶺高盤愈仄。曲折若修綆。肩輿未及上。相顧色已驚。陵緬惑回棧。心怯息尤屏。不登丹嶂高。安見海天永。白雲翳人目。初陽生樹影。度嶺入深谷。倏忽關靈境。嘗若讀古書。艱難驟難省。至於入之深。道指乃可領。行行至招提。幽籟泛虛靜。中懷既已平。泉石生春冷。

大龍湫歌

山迴路斷溪谷窮。靈湫陰閔龍所宮。眼前無石不卓立。天上有水皆飛空。飛空直落一千尺。鬼神不任疏
鑿功。絕壁古色劃爾破。山腹元氣沖然通。有時靜注絕不動。春陽下照神和融。有時飛舞漸作態。已知圓
嶂生微風。一甌春茗啜已盡。水花未散猶復搖玲瓏。颯然乘颺更揮灑。隨意所向無西東。不向尋常落處
落。或五十步百步皆濛濛。豈料仙境在人世。誰作妙戲惟天公。雲煙雨雪銀河虹。玉塵冰穀珠簾櫳。萬象
變幻那足比。若涉擬議皆非工。石門飛瀑已奇絕。到此始歎無能同。惟有天柱矗立龍湫中。屹然百丈與
此爭雌雄。

常雲峯

怪石立孱顏。濃雲常在山。翻疑碧峯走。出沒白雲間。雲氣無時盡。此峯終古閒。遙知滄海上。認取掛帆還。

寄雁蕩

我聞雁蕩波連頃。卻在最高峯上頭。雲裏龍鱗接煙水。泥中鴻爪識春秋。欲攀危磴千層去。難向深山一
日留。果有經行古尊者。擲詩還使逆波流。

過馬鞍嶺

林薄無疎影。川谷莽回互。崖轉得新蹊。已惜忘舊路。延緣入東谷。狹嶺詎可度。盤磴引高情。飛泉入危步。
停策如據鞍。雙谷兼盼顧。沉雲散靈風。萬石盡豁露。伽藍遠撲地。蒙茸翳春樹。宿心旣申寫。景物相照遇。

徘徊下層巒。崑脊難久駐。

卽景

毛竹青陰日影遲。亂飛鸚鵡拂晴絲。杜鵑花發松花落。正是山田秀麥時。

淨名寺蔬飯

石色峯峯變。溪聲步步斜。樓閣圍野屋。杉竹隱春花。入寺聽詩板。穿林刷筍芽。鐵盃香稻飯。匙上有雲霞。

貳雁蕩山茶

嫩晴時候焙茶天。細展青旗浸沸泉。十里午風添暖馥。一甌春色鬪清圓。最宜蔬筍香廚後。況是松篁翠

石前。寄語當年湯玉茗。我來也願種茶田。湯顯祖云雁蕩山種茶人多姓阮。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春陽已西頽。遊者殊未倦。復谷窅以深。羣峯闐然見。參差各離立。戕削盡成片。僉峯忽中空。直罅裂如綫。凌厲出林表。蟠逕將升顛。三休始及上。九折石猶旋。當門飛冷泉。入腹抗高殿。虛牝喧聲聚。陰森和候變。奇觀意已驚。靈跡情彌眷。頗知吾去後。定復來期羨。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謝公蓋業早生天。展齒曾經到嶺前。峯上丈人猶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

遊石梁洞深可容千人石梁亘其外

古洞空山腹。飛梁駕洞門。橫空規日影。分罅夾雲根。仰險危將墜。探深響易奔。操蛇神若至。應有夜光屯。

石門潭

蕩陰雙閣水。齊向石門東。淺瀨平春浪。澄潭受遠風。晚潮歸海綠。落日滿山紅。回首三重嶺。都藏雲氣中。

出山宿大荆營

旗旛遙見大荆營。麥隴茶田取次平。斤竹澗通新驛路。石門潭抱小方城。沙邊落日籃輿穩。渡口春風畫角清。今日郵籤促塵鞅。他年重與細經行。

小窗

小窗紗影細如煙。窗外蕉林綠滿天。鸚鵡乍鳴茶半熟。醒來方悟挾書眠。

咏鐵拄杖

瘦蛟飛舞蟄龍愁。六尺錚錚敵佩鈎。曾伴古仙登葛嶺。合依衰將住并州。氣寒斷不因人熱。骨重何能繞指柔。若是樂全生日鑄。已隨銅狄較春秋。

與興化顧藕怡仙棧遊山卽題其詩稿一絕

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閒遊便欲歸。歸去詩情更何許。清晨登隴看雲飛。

題謝侍御振定金焦夜遊圖

北岡風雲靜此宵。詩情酒興落金焦。江聲夜滿松寥閣。月色寒深玉帶橋。縹緲一帆孤掠雁。蒼茫雙寺共乘潮。舊遊我亦披圖見。十載鄉心向海搖。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馳驅齊魯動致千里及至浙出必以舟不施鞍勒者輒浹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腐儒豈是九方數。負爾昂藏六尺身。空使湖山埋白骨。未從秦楚踏黃塵。懸金難得無雙士。裘革從來有幾人。我本將家羞墮武。敝帷零落下檀輪。

題王蘭泉司寇題三泖漁莊第七圖

捕魚老屋三泖邊。一圖題詠五十年。英辭妙繪滿湖海。流傳半在吾生前。先生作圖髮初冠。七十手辭白鬢案。剡溪特賜賀知章。不是經秋憶張翰。當年七子重三吳。已詠漁莊第一圖。輞水才人猶未第。草堂十志早傳盧。星廬特奏相如賦。從此漁莊不能住。鳳皇池上早朝來。五柞宮前秋獵去。忽與嫖姚西出師。上通井絡下昆池。盾鼻飛磨露布墨。弓衣細織簫鏢詩。每當鐵馬金戈日。卻念綠簑青箬時。還朝顏色動天子。岳牧親民南奉使。雲生蠶澤雨成霖。門對溟江心似水。皋陶颺拜復賡歌。從古詩人西部多。久居臺省劉祥道。舊狎煙波張志和。釣艇歸來殊未老。手結香茅向圓泖。東都經訓鄭司農。堂下羅生書帶草。泖中

人是畫中人，千首新詞七尺綸。淞水風前蓴葉冷，江南雨裏杏花春。先生來踐西湖約，第七圖詩屬我作。

鐵篴吹雲過塔山。楊鐵篴居湖上。小蒸曬網成邨落。曹雲西隱居湖上作小蒸園。但寫閒盟鷗鷺身，誰知曾畫麒麟閣。我亦家居篴

社湖，往來蹤跡惟樵漁。弱冠登朝謁蒲褐。公京邸蒲褐山房。乃歸愚宗伯舊第。似公早歲逢歸愚，暮年若許歸湖曲。學畫漁莊

到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孳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是時池荷怒發，盆蘭襲人，把酒論詩，極一時清興。題詩記之。

蓮花過雨清宜畫，籬箭臨風韻似詩。記取丁年秋七夕，定香亭上晚涼時。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湖心有客夜停船，白露如煙月滿弦。風裏雲霓無定色，水中星斗落高天。直愁銀漢浮身去，惟見金波著地圓。亭是月中仙樹影，四圍虛滿玉輪全。

座中仙侶認瀛洲，一片清光共舉頭。極浦荷花騰夜氣，出懷詞筆破涼秋。人因地勝方能聚，景是天開恐易收。來有浮雲歸遇雨，三更霽色爲君留。

海寧安瀾園雜詠

修竹影風淪。清意每相媚。秋逕有人來。颯然破空翠。御題水竹延清

老竹露花垂。新竹風梢亂。莫聽琳琅聲。微妙在鼻觀。御題筠香館

叢桂抱幽亭。秋香聚圓谷。懸知昨夜晴。明月三更足。天香

小閣據木末。千花向閣開。不知出花上。花底看人來。翠芳閣

窗前十畝池。月出定滉漾。今宵難待月。金波入清想。溱月軒

陂陀易留人。頗可釣寒碧。雨餘秋水深。又沒一層石。碣石磯

風來月復到。吟弄當如何。我不識禪理。惟知張志和。烟波風月

雲生竹趣深。雨歇荷香定。有客放舟來。風蟬動涼聽。竹深荷淨

虛庭雜花樹。料此宜春宵。笙歌初散後。滿地花影搖。和風吹月

權叟說青籐。籐古叟尚幼。竭來八十年。入秋更堅瘦。古籐水榭

乘興每登樓。坐見芳林杪。寶思發春華。高情屬雲表。

拔藻樓

石徑滑蒼苔。危欄四面開。何人耍脚健。直上此亭來。

深微亭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鏡塘江潮秋最巨。未抵鹽官十之五。我來鹽官塘上立。月初生。霜日蹙。午江水忽疑不敢東。海口哆張反。西吐潮不推行直上飛。水不平流自僵豎。海若憑陵日再怒。地中四振千雷鼓。馬銜高坐蛟龍舞。拔箭倒發錢王弩。須臾直撼塘根去。搖動千人萬人股。如捲黑雲旋風雨。如騁陣馬鬪貔虎。如陰陽叢海底煮。如決瓠子不能禦。三千水擊徒滄溟。十二城墮倒天柱。氣欲平吞於越天。勢將一洗餘杭土。吁嗟乎。地缺難得媧皇補。大功未畢悲神禹。此是東南不足處。豈爲區區文與伍。滄海桑田隔一堤。魚龍鯨首相鄰處。我皇功德及環瀛。親築長防俾安堵。全用金錢疊作塘。不使蒼生沐鹹鹵。邇來龜赭漲橫沙。卻指尖山作門戶。雁齒長椿十萬行。魚鱗巨石三層礎。王充論前有古蹟。枚乘發後無奇語。吁嗟乎。此塘此潮共千古。詞人心樂帝心苦。

秋桑

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相半。丁巳八月下旬。按部至此。西風落葉。騷騷然有深秋意矣。因成四律。以邀和者。且以此課郡中詩士。

扁舟衣袖乍驚寒。下若桑林綠意殘。初響天風知半落。未逢夜雪已先乾。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筭錯雜彈。若使秋胡今駐馬。黃金原向絹機看。

西河古社重徘徊。木葉應知庾子才。淇水秋期貧婦怨。晉廷九月餓人來。采菱織手空成妒。舞柘輕要不共迴。偏是吳儂感憔悴。十年牆下記親栽。

底須三宿問他鄉。誰向花前笑索郎。釀秫時光宜薄醉。調弦情緒動清商。但教天下輕綿暖。何惜林間墜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芟來終比暮春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飛鳥雨晴猶護羽。野蠶風定尚懸絲。遠揚試伐深秋後。光景能收落照時。料有茗溪老桑苧。垂虹秋色滿新詩。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蹟卷後

卷中有文董諸名
公數十人書畫

山人化作秋雲飛。吳山松冷雲初歸。草菴白塔不能到。惟見白雲翻夕暉。去年道場山上去。杖策直叩枯禪扉。聽詩頗有古錦版。倩茶不用黃金徽。今秋移文入山去。直取朶雲來。棘園滿堂賓客共。翦燭把卷羣歎所見稀。

以文入山向僧取卷留文爲券。
題畢乃交付以防管吏匿竊。

山人詩翰清似鶴。華陽真逸猶嫌肥。後來過客五百載。縑楮半爲山人揮。蒼煙過眼月露溼。疑有雲氣沾人衣。此卷不可染塵俗。送爾以詩歸翠微。

謝蘊山前輩啓昆。自南康遷居南昌。別業有池。翁覃溪先生名之曰蘇潭。先是覃溪先生視學江西。

會名南康蘇步坊之井曰蘇潭。故蘊山前輩即以自號。且繪蘇潭圖屬題。

先生清望似蘇公。小住南昌別業中。自有謝墩任人奪。卻將蘇步與師同。翁為謝之師百弓小圃堪盤鶴。半畝

方塘好印鴻。爲乞新詩壓圖畫。瓣香先寄北平翁。

蘇齋久已入詩談。更與西江水共參。坡公江西詩。嘗用馬祖語。學士坊邊新改井。先生溪上舊師覃。論交白髮清同照。若

雨蒼生味定甘。五百餘年書卷尾。忍將終號謝公潭。

題凌次仲教授延壘授禮圖次石君師詩韻

周儀治天下。厥功逾誓誥。揖讓升降中。精義靡不到。吾友凌經師。無雙齊許號。綵臺容臺上。不受介紹導。既有戴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撼。精力滿無耗。弱冠我同游。許我入堂奧。嚶嚶兩鳥鳴。頗異凡味噪。實事必求是。虛聲共恥盜。君之入京師。以禮爲履蹈。始知士相見。盡化頑與暴。北海一席間。驚譽馳四壘。惟知抱一經。不願駕雙鷺。宜城冷官舍。授禮志雅好。昌黎所苦讀。而君力排募。經文溯江河。疏義析潢潦。得間發一難。皇慶賈公彥。不敢報餘情。述周髀。知天若裨竈。重輪引虛綫。測視目無眊。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豈知后與慶。家法傳衰。凌君發禮例。楊復李如圭。不屑冒金輔之程。易田及劉端臨。盧召弓。相視互不傲。邇來文更雄。魏晉力能造。始歎才之奇。實惟天所薰。吾師極重才。愈奇愈憐悼。新詩榮于褒。華袞被單縞。制科儻三舉。會見交章告。翹然黃弓車。豈徒離席帽。平生學何事。許國敢悒悒。辟雍仰天藻。詎

止泮芹毫。吾才陋且小。地褊若滕鄙。與君素投分。又若邸與瑄。同在文公門。籍湜各樹纛。親老修天爵。斯言昔所禱。君今潔白養。恩勤慰孚菹。已勝饑驅時。負米比轉漕。手此十七篇。怡然志無懊。天將厚其後。茲特先章牘。所以吾師詩。披圖深勸勞。

摩經室四集詩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讖和謝蘇潭方伯韻

月輪還見十分圓。金綺餘情不夜天。鐙色照開花苑外。歌聲飛過彩雲邊。民騰善氣春如海。官有清聲酒亦賢。同是南江持節者。共將歡慶祝堯年。

天爲人和每放晴。望舒偏向小園盈。春生北海賓朋坐。詩帶東山絲竹聲。半月閒心疎簿領。一時仙吏話

蓬瀛。同宴九人皆以京朝官外任者。東風八律鯨波靜。玉燭先調十二城。

五更過蘇隄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清鐘動疏樾。缺月猶在天。山光餘夜碧。湖水生春煙。春煙約微風。飛落蘇隄邊。你騎青驄來。暗柳拂絲鞭。行燈一路明。照見桃花鮮。譬如蓬島夜。綽約棲羣仙。燭龍啓潛蟄。驚起仙人眠。尋常春夢濃。日影移花甌。今宵破春曉。醒在羣花先。東方雲漸白。六橋虹影圓。不惜沾衣露。濕紅殊可憐。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借人兩次來游元和蔣蔣山

徵詩。武進陸祁生繼翰。陸紹聞繼蓮。皆有圖詠紀

事因題冊中

臯亭山下多春風，千樹萬樹桃花紅。江城愁雨二十日，破晴小舸來花中。三篙新漲紅到底，一片絳雲飛不起。仙子霓裳住赤城，麗人靚服臨春水。蘭漿搖搖行復回，橫塘香霧轉輕雷。薄寒小雨燕支濕，留住濃酣緩緩開。兩年我爲行春去，每到花時不相遇。崔護重來似去年，劉郎又到成龍度。詩裏情懷畫裏身，坐中慘綠盡詞人。若非才子樽前筆，孤負臨平二月春。

上巳桐江修禊

去年修禊到蘭亭，今日春江倚畫舫。上巳風光晴更遠，富陽山色晚逾青。要將觴詠臨流水，還向綸竿拜客星。濯遍塵纓何處好，釣魚臺下碧泠泠。

溯嚴灘至蘭谿

春江三百里，一瀉衆山破。流雲如秋潮，始識風力大。連颿撲天去，其勢頗無懼。亂峯不知名，絡繹復坎坷。終日蓬窗中，把卷向山坐。轉如立灘頭，盡遣羣山過。晚來有明月，莫擁黃綃臥。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自公堂後雙古柏，六百餘年老宋客。蟠根鬱律透重泉，生氣勃然出堂脊。一株輕羈紋節轉，一株皮厚腹中瑯。等閒鶯燕不敢來，絕頂花雕刷寒飈。瓦溝殘日落青子，蒼鼠齧髯噉其液。此堂支柱多古礎，乾道七年魏王宅。湯陰惡檜斲不盡，叢洛松楸種何益。此柏幸栽節度家，頗有清香凝畫戟。徒恨苔身長百尺，未

與冬青樹爭碧。堂陰誰可話。嶠昔六碑首。問熙寧石。

堂後有石碑六。皆雨宋物也。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春城晚滄暖。四山雲氣蒸。曉發縉雲南。雨勢方奔騰。延緣起修磴。巖壑來填膺。眼前快磊落。足底愁凌兢。博壁凜傾澗。接石度高陵。路窮嶺直立。遂乃衝雲登。雲深不見路。叱馭將毋能。

涉險有悚志。探奇多曠情。松篁易成響。况以風雨聲。雜花滿四山。紅白垂繁英。上有千仞峯。蒼翠流餘清。下有百道泉。亂石交喧鳴。其中亘白雲。與我相縱橫。

嶺上多桃花。花落初生葉。芳草何芊眠。染濕綠蝴蝶。不知凌絕險。轉覺閒易躡。迷漫十步外。白雲飛帖帖。浮嵐青數痕。中有峯千疊。若令廓清霽。飛鳥去猶懼。

青巖亦已轉。陵緬山之陽。林澗正懷煙。花岫猶屯香。降隨猛泉落。升共高雲翔。翔雲扶我行。冷逼單衣裳。欲招青田鶴。謂端木國瑚。矯翼來低昂。仙都在何許。雲海春茫茫。

山花

野花滿山紅白黃。山丹躑躅高良薑。青桐蓋小不來鳳。薔薇拂露跳麝香。薰門短碣沒春草。叢祠破壁開斜陽。野火亂燒半枝死。樵斧却赦柔條長。鳩啼綠陰不知處。引我眼到青巖旁。君不見竹林堂前飛達末。台州紅栽潤州鉢。沃土清泉護曲欄。三日不澆根欲渴。請看青巖石上花。白雲如水養之活。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 若采。見投詩韻

又放甌江黃篋船。稜生風力透輕綰。山來一一重相見。春去堂堂不受憐。枯嶺清流千百轉。秣陵秋雨十三年。今宵良話應無夢。泊近西堂對榻眠。恐是芙蓉海上城。靈都望見月初生。宵來定有胎仙過。春盡曾無杜宇聲。屐齒溪山閒後想。燈花詩句客中情。請聽一夜船頭浪。已覺東風暗裏更。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石闕開雙扉。未登心已羨。沿溪溯潺湲。越谷望葱蘢。飛流百仞上。先向林表見。敢拜天紳垂。疇與白龍戰。曳影澄潭涼。觸石生衣濺。雨餘情彌壯。風定勢猶旋。踈響靜凡喧。搖光引清眩。茲來春夏交。山花落如霰。重游意更洽。坐久心逾眷。安能搆巖棲。聊息水程倦。

蕉林驟雨

黑雲閣日來蓬蓬。芭蕉窗下生微風。忽翻白雨破幽獨。萬點秋聲戰寒綠。此聲入耳心亦涼。動搖眼底迴清光。何處驕陽火繖熱。何處大道風塵黃。跳珠濺玉驟復緩。簾波不動清陰滿。半晌疎齋已坐忘。案頭茶冷青瓷碗。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八東甌。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朱鳥西憂人盡哭。紅羊南海劫初收。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與汴州。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巋然。出于林表。虛窗四敞。雲山相圍。余置榻其上。留連浹旬。昔山左濟南試院有樓曰四照。爲施愚山所題。余極愛登眺。遂復以名此樓。書榜懸之。

靈江通海。沙雲漫圍一城。孟夏方陶陶。林薄含餘清。林中有高樓。神撫羣山平。風光泛疏牖。風氣通環甍。興言懷謝公。爲此登樓情。

衆峯不同青。一雨淨萬綠。啼鳥悅初曙。晴雲翳深木。朝陽未上城。人煙猶隱屋。曉起神自清。復此豁遙目。隱囊風氣涼。臨窗一晞沐。

山多雲氣聚。少暖卽成雨。翔風海上來。颯然破微暑。輕涼潤笙簟。清氣入玉塵。高林接繁柯。森森繞窗戶。情賞在無言。列岫靜可數。

西嶺巖崔巍。夕日早銜光。豁壑起輕陰。穆然何清蒼。歸鳥入林小。樵徑盤雲長。暝色漸近人。樓外浮昏黃。豈能無世慮。及茲澹欲忘。

茲樓四無礙。下視未十仞。勢憑山已高。天垂月尤近。清露生明弦。流雲散華暈。燈火遙樓青。笙歌夜風順。誰知卷幔坐。吾方攬幽蘊。

傑構臨湖山。兩載居齊州。茲來章安郡。夢與愚公遊。運糧既窈窕。遠嶺亦清遒。龍顧頗宜夏。誰華空復秋。願得施宣城。臥吟百尺樓。

由臨海至天台

驟暖蒸涼雨。新晴得快風。竭來清澗上。細繞碧山中。淺浪連村麥。高陰滿路桐。赤城知不遠。遲客晚霞紅。

國清寺

朱閣瓊臺未及攀。長松纖草叩雲關。六朝山色禪光定。雙澗泉聲客性閒。止觀何人參智者。題詩此處是寒山。老僧若問天台賦。惟有三幡句不刪。

華頂芽蘂

華頂芽蘂底。枯僧忘世情。披雲探春茗。剗雪得黃精。虎跡穿林見。龍腥帶雨生。此中百五輩。疑有應真名。

芽蘂最小。皆苦行僧棲止處。幽巖窮谷。計一百五餘所。

薄暮重過石梁

獨倚長松白詠詩。曇花亭下白虹垂。飛流縱向人間去。莫忘石梁清激時。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雲構飛流上。高眠近太清。星辰低北戶。鐘鼓發初明。塵土十年夢。風泉一夜聲。却嫌探藥者。翻重世間情。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寺門高引八峯低。老樹新篁綠影齊。試與豐干入林去。緩扶藤杖聽黃鸝。林間黃鸝最多。

天台山紀遊

天台一萬八千丈。我來迴出羣峯上。碧山如海不能平。天風足底催高浪。山下白雲凝不流。浪花卷出青
龍頭。惟有經臺立天表。不與元氣同沉浮。飄飄直過八重嶺。百尺飛流石梁頂。龍門鑿破走崑源。銀漢扶
回瀉天影。金庭雙闕不可攀。玉沙瑤草非人間。曾記桃花古仙客。夜騎元鶴吹笙還。七籤空說子微悔。雲笈七籤司馬儼山爲李明仙人十六福地。李明柏碩今安在。多爲遊人乏仙骨。割盡胡麻踏東海。昔登海關望蓬萊。赤城又見霞標
開。羽人雖去洞天在。白日照耀金銀臺。可憐害馬不肯住。今夜月明宿何處。揮手一抹羣峯平。彩雲填滿
千盤路。若非清夢落天姥。定繞仙壇轉飛去。

竹兜詞和陸九羅遜

越嶺登山雙竹君。平安日日我須聞。何人支起西窗坐。只隔斜陽不隔雲。
著我天台雁蕩間。青琅玕繫碧連環。昨從惆悵溪頭過。軟似詩情穩似山。

天台籐杖歌

福庭本是羣仙圃。漢代桃源尚如舊。仙人手種祁婆籐。擲與人間賽靈壽。敲破鉢筥捫榔栗。擎起蛟身看

清瘦我來天台親見之。萬年嶺上垂金枝。猿狖引臂弄光澤。筋纏石骨堅無皮。鹿樵偶向夢中得。七尺珊瑚淡紅色。豈須芝草始長生。著手已能助仙力。石梁雨滑生蒼苔。聽笙看月登瓊臺。恐隨飛瀑化龍去。直撥白雲尋鶴來。持歸拂拭奉堂上。要脚輕便不汝汝。躍馬才從靈隱回。橫膝聊爲壽者相。庭前倚杖聽兒詩。如策長藤到台蕩。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飛夢下天姥。餘情入吳越。鏡湖波逼山。石簣水搜窟。飛梁駕重門。立柱抗高闕。冷壁悟禪面。瘦峯露仙骨。定役靈匠心。莫謝天機伐。削成夏圭斧。奇拜米顛笏。清風漱玲瓏。澄潭倒巒翠。紅樓四月寒。烏舫一篙滑。藤枝鼻更長。蘋花香未歇。勝境豈在多。覽古興超越。緬想山阿人。沿流弄明月。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出郭瀕激波。本質陳廷慶古華沿隄快新霽。綠卷千樹濃。安邑宋葆淳芝山紅擎萬花麗。筍輿先後來。莫縣楊之灑黃山松磴兩三憩。疊足山窺窺。錢塘何元錫華揆眼石陵厲。泉喧橋影圖。儀徵阮元聖亭敞茶烟細。呼僮已無聲。古華飛鷲頗有勢。張翼障日高。芝山垂珠啄雲銳。迎陵遠流音。黃山圓澤近同諦。結夏慧理巖。夢華論古咸和歲。成山自晉成和始蠟屐穿玲瓏。雲山藤杖闕迢遞。一派瀉龍法。古華千盤擁螺髻。具相嵌莊嚴。芝山題名雜分隸。洞窺一綫天。黃山臺譯千佛偈。登頓

竟忘疲。夢脫略了無繫。高軒補尋梅。雲台 隱窳車軒有老梅已枯。余願借補栽之爲題補梅軒額。 層椒遲訪桂。往迹追白蘇。古 忘形到支惠。佳

莽浸清寒。芝 伊蒲出新脆。解衣到劇譚。黃 臨池更游藝。畫法尚夏圭。夢華 時芝。山作畫數幅。 硯懷抱劉蛻。余藏晉咸和甄研及唐劉蛻研。

竹陰午夢清。雲 槐院晚蟬嘒。歸思趁吟鞭。古 涼風襲行袂。出山尙聞鐘。芝 臨湖重鼓枻。回指翠微間。黃 卻

眺烟波際。此遊殊耐吟。夢 後會良可繼。暑敲翻避人。雲 我東日西逝。古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蘇公一生凡九遷。筮屐兩到西湖前。十六年中夢遊徧。况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識西湖全。公才若用及四海。德壽不駐湖山邊。區區明聖一掌耳。易補缺陷開淤填。長堤十里老葑卷。北峯頓與南峯連。雨雲雪月入吟袖。裝抹濃淡皆鮮妍。水枕競與山俯仰。百吏散後登風船。可憐紗縠去不得。欲歸陽羨愁無田。江頭斑白說學士。碑在口上無勞鐫。三百六十寺興廢。竟無一屋祠公焉。前年我來拜公像。聊以山水娛四賢。柏堂竹閣今尙在。一祠畢竟公當專。淮海秦公世交後。謂小峴。魏察。 辦此釀出清俸錢。歲寒巖下百弓地。宅有花樹池多蓮。讀書堂字公手蹟。一匾橫占居十椽。余夢公所書讀書堂。碑字爲祠中堂匾。 吁嗟乎。公神之來如水仙。靈風拂拂雲娟娟。樓臺明滅衣蹠蹠。萬珠跳雨生白煙。琉璃十頃清光圓。水樂驚起魚龍眠。我歌

公句冰絲弦。薦秋菊與孤山泉。神歸來兮心超然。望湖樓下湖連天。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于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誰家有此好湖山。况是西風竹閣間。秋水正寬情共遠。賓鴻初到客將還。汪倫潭上舟迎岸。辛漸樓頭酒照顏。爲問淨慈古開土。再來我可不能慳。

贈吳鑑人

曾賞

秦家五字劇縱橫。曾出偏師陷長卿。寄語蘇州漫相許。語兒還有小長城。

贈鮑以文

廷博

清名卽是長年訣。當世應無未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關于外夕陽疎。

贈朱朗齋

文藻

雨後清溪遶屋流。藤床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萬卷圖書不下樓。

贈何夢華

元錫

却因風木常多病。不爲清狂始詠詩。一種閑情誰解得。夕陽林外讀殘碑。

贈何春渚

洪

清聲無奈左雄知。老戀林泉未肯離。若論不求聞達好。此人會賦却徵詩。

贈朱清

白髮吟詩猶閉關，著書常被八人那。龍泓未見山人癖，別起書堂又抱山。

贈周樸齋

治平

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圓。

贈端木子彝

國瑞

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梧州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題江子屏

藩

書窠圖卷

江君未弱冠，讀書已萬卷。百家無不收，豈徒集墳典。款識列尊彝，石墨堆碑版。我年幼於君，獲與君友善。談經析鄭注，問字及許彖。書窠小東門，出城路不轉。時從書裏坐，左右任披展。何期丙午荒，負米致僂蹇。祕笈遂散失，今乃存者鮮。繪此一幅圖，感慨良不淺。余爲進一言，聊以當解辨。世有聚書人，充棟富編簡。腹中究何有，九流盡乖舛。江君書雖伙，等身多述撰。精華在一心，糟粕笑輪扁。樹石滿書窠，雲烟任過眼。

己未

會試闕中夜雨和

石君師韻

人材昭代盛，淵藪盡充贏。鑒別推先輩，師資得老成。風流歸古籍，雷雨澈清盟。况有文昌氣，銀河洗甲兵。

恭和御製立秋日遣悶元韻

微涼迴殿閣。秋向鼎湖來。曉露深天幕。西風感睿才。禮修軍帥賞。詩動侍臣哀。籌筆思鞬鼓。銷鋒靜草萊。仰惟純孝志。決奠下方災。諸將恩皆重。新兵氣更催。共當迎爽候。合力挽河回。一洗羣氛盡。龍輶不起埃。

移竹

南西門外竹。攬藥破曉移。栽一百竿。到處軒窗皆洒落。我家門逕本清寒。夢回涼雨疎疎聽。坐對秋風細細看。獨抱愁心向誰說。此君遮莫報平安。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蹕。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留住四日。每當夜月。瞻望松山。潛焉出涕。謹成八韻。慟哭龍輶外。橋陵已閉宮。千官歸扈蹕。一介代司空。鑿石題名馬。攀髯泣寶弓。松楸孤月下。樓殿萬山中。星斗環人近。神靈護勢雄。定知雷雨後。直使地天通。大葬前二日夜雷。雨滿山。旋即開霽。肅穆常侵夜。悲思直溯風。何嘗春祭畢。周文王葬于畢。還從屬車東。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成親王教作

趙忠毅公鐵如意。傳世甚多。銘詞形製。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其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載一柄。爲神宗戊申春製。銘曰。其鉤無鱗。廉而不凋。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此後厲樊榭。韓其武。沈歸愚。所歌皆未識年月。若壬申製者。今在初園園中承處。天啓壬戌張釐春製者。在吾

簣一處。天啓癸亥製者。舊在陸丹叔侍郎處。今詒晉齋此柄。又爲天啓甲子。是當時所製非止一也。戊申之銘。作以弗是利。利與刺器爲韻。餘者作折。或篆文相近摹仿之訛與。或讀是字爲絕句。則折字又與下不屬矣。

趙公老死不如意。公如如意國不墜。逆璫鑄錯滿六州。三尺寒鏐天所棄。公引正士盈朝廷。在地爲岳天爲星。小人倒竊君子柄。二十六字空鏐銘。我讀此銘重太息。銀篆銷磨鏡花蝕。指揮曾見二君來。揮擊能教四凶踏。嗚呼此器鉤無鏐。廉而不剌古所稀。天鑿搜羅出呈秀。摺紳點竄歸廣微。嗚呼此器以歌舞。中外忻望政府。清流終勸東林碑。戊骨幾理代州士。嗚呼此器以弗折。百鍊精剛正臣節。一握難收婦豎權。六人甘死琅璫鏐。公銘天啓甲子年。是年十月公南遷。五更一星對殘月。石硯與此同清堅。忠毅公東方未明之硯銘。日殘月暉暉。太白曉曉。難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則同汝貶。天不佑明使公貶。公貶乃將縱大奄。摩挲金氣動星文。太白歸天夜睽。

題宋高宗瑞應圖同彭芸楣館師作

康王天命爲元帥。先使臣民應符瑞。南渡須收奉壘心。北盟早識投鞭志。緋帶蕭郎待詔才。江山半壁手中開。卻將希古滄浪法。勅寫中興瑞應來。上河曾記清明日。鄭俠監門傳諫筆。漫說東京天水流。竟看艮岳宮車出。此日惟知崔府君。小奴先見護行人。兩河將相占丁甲。百萬蒼生繫鬼神。鬼神搔馬河堅凍。白

孫仙亭偶然中。冰天何處走青衣。御營已協黃袍夢。夢中江海半模糊。泥馬金牛事有無。却聞風藥花錫使。歸寫吳山立馬圖。此圖絕勝延祥觀。半臂雙環莫同玩。同憶黃羅擲將時。祇今道服披圖看。臨平燈火似樊樓。賸水殘山屬馬劉。圖中尙是中原地。半是磁州半揮州。李宗韓岳皆思戰。願飲黃龍恢赤縣。此事當年最吉祥。凌煙惜未開生面。亦符龍鬪渡滹沱。自古中興瑞應多。白水真人真謹厚。惟聞苦戰不聞和。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此柱朱竹垞檢討舊有二跋。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文訛數十字。且沿五代史士然之訛。今觀拓本實士愁也。柱今在保靖縣十里舊茅灘上。館師彭芸楣大司空以拓本屬題。

伏波鑄銅柱。歸車得讒搆。馬殷無功德。天以湘潭授。酬勳在千年。毋乃是華胄。士愁一角蠻。豈如徵側富。不爲錦溪長。甘作辰禮寇。盜用盤瓠兵。敢與九龍鬪。僭僞當盛時。材力每雄厚。梯棧破溪塞。焚林縛猿狖。五姓跪飲血。求誓僅自救。王曰與爾盟。鬼神質詛咒。伏波文學博。四羊印會奏。當年若勒銘。定能正蒼籙。天策十八人。無出宏臯右。雄文與功稱。所學亦不陋。赤堇丈二尺。鑿字硬且瘦。惜哉猴掉尾。蠻煙蝕銀鑊。前年有苗格。露布出雲岫。拓本來軍中。南昌辨其謾。史校薛歐闕。跋訂吳朱謬。吾祖昔征苗。午夜揮兵走。十戰九洞中。碧血染袍袖。此柱當戰壘。刀鏃或親扣。挾册三摩挲。仰視日中畫。

暖房示書之

落日黃塵暗錦鞵。退朝且就曲房眠。別開茶熟香溫地。好待風颺雪虐天。索爾新詩憑素壁。記人往事有青氈。爐燈夜讀慈機下。此事傷心二十年。

武林歲暮

武林逢歲暮。風雨正淒然。短燭論文夜。寒雲聽雁天。客懷清似水。官舍冷於禪。莫道長安遠。崢嶸共此年。

學經室四集詩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滄波圍古郡。弭節一登臨。緯未農人意。樓船將士心。麥愁春雪厚。帆慮海雲深。世事積如此。天台安可尋。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天台三日漫天雪。頓長千峯一丈高。華頂定當排玉樹。石梁想見凍銀濤。礪迷險磴常翻馬。溪擁寒澗不受篙。安得春風吹暖日。四山春水下輕瓶。

守凍

剡溪百步寬。積雪寒流壅。我舟陷其中。尺寸不可動。豈無漿與楫。力士失其勇。非冰疇敢履。少涉卽沒腫。此時計春糧。如珠但盈捧。四顧絕人迹。惟見玉山聳。南中春水煖。岸草媚丰茸。爲想下天台。輕帆坐中擁。豈料三日雪。寒壓山川重。事勢變莫測。及此乃深悚。所以海上寇。吾憂在甌甬。

送趙介山文楷殿撰李墨莊鼎元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同是中朝第一流。雲螺彩蟒拂麟洲。狀元風度今莊叔。才子神仙舊鄴侯。四月西湖留駐節。萬人南海看登舟。翰林盛事知多少。如此乘風乃壯遊。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魯民爭道送歸程。萬卷圖書短襪輕。使君去後一帆遠。惟有微山湖水清。

右丞漕城一曲。取調最高。遂為之裂。北宋猶有能唱之者。東坡濟南齊好響初

晴一首用之。此絕亦用其調。未知合否。

綠葉

我家讀書處。團雲蓋老屋。茲復來吳山。繞屋列嘉木。已當衆芳歇。萬葉成一綠。北窗人意閒。瑣碎搖晴旭。疎雨過南樓。蕉桐滴鳴玉。半年勞簿領。春筍積成束。賴此清蔭濃。稍可障塵俗。隔簾影逾淨。下階涼更足。不知此何時。但見青梅熟。

題西湖第一樓

高樓何處臥元龍。獨倚孤山百尺松。人與峯巒爭氣象。窗收湖海入心胸。經神誰擅無雙譽。闌影當憑第一重。卻笑扶風空好士。登梯始日鄭司農。

題徐碧堂司馬 聯袂 秋艇狎鷗圖

鑑湖秋水放輕舟，賀監歸來未白頭。誰與先生最相狎，舟前三十六沙鷗。
濠梁秋水坐忘機，一抹青山淡夕暉。愧我今年機事重，海鷗終日背人飛。

贈李西巖總鎮

儒將威名定不虛，風濤千里鎮儲胥。海天飛轍親鼙鼓，夜月揚帆坐讀書。造得戈船浮木柿，築成京觀掣鯨魚。封侯自有黃金印，射石將軍恐未如。

次韻酬阮雲臺撫軍

李長庚 西巖

開府推心若谷虛，要將民物納華胥。風清海外除奸蠹，令肅軍中畏簡書。報國自應親矢石，酬知未盡掃鯨魚。庸疏何幸叨青眼，媿美前賢愧不如。

文章高映斗牛虛，絳節重臨護象胥。帷幄申嚴三尺法，指揮妙合六韜書。不嫌樗櫟加丹漆，着意箴規減釜魚。漫許胸中有兵甲，運籌未稱待何如。

上虞道中

曹娥江外驛籤長，百曲清溪繞石梁。夏氣出山雲莽莽，晴烟歸壑水浪浪。風前高樹吟蟬早，橋外平田吠

蛤涼。卻羨老農耘稻畢。一般閒意立斜陽。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

昌緒

畫天台桃源圖

天台仙境去仍還。百道清溪萬疊山。洞口桃花隨水出。巖前瑤草帶烟刪。誰教一路生靈藥。卻有雙仙並綠鬢。笙吹月明元鶴背。樓臺霞護碧松關。歸雲隱隱聞雞犬。飛瀑泠泠雜佩環。千載偶逢開玉戶。春風常爲駐紅顏。每依錦瑟終年坐。除種胡麻鎮日閑。如此好山猶別去。仙源那怪斷人間。

台州夜坐

雨後得秋意。草蟲聲漸多。樓陰流素月。山影接明河。坐覺風初定。遙知海不波。此時間韓說。何處夜橫戈。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海上羣山碧四圍。新涼時候送將歸。秋來天使浮雲薄。不待南風也自飛。

寫榜作

列炬搖紅唱夜闌。屏風老吏待闌官。忽聞佳士心先喜。得上名經寫亦難。撐拄五千古文字。銷磨八百舊孤寒。榜花已說孫山好。遠向孫山以外看。

漪園晚眺

碧樹西風裏。闌干閒更長。萍開魚影亂。松靜鶴巢涼。遠水交平岸。秋山耐夕陽。不知惆悵久。歸棹入昏黃。

仲冬詣天竺復同孫蓮水韻 吳山尊韻 汪芝亭恩 李四香銳 陳曼生潤 陳雲伯文述 林庾泉道源 焦里

堂韻 過靈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空山寂無人。同雲闐然合。微雪何荒寒。僊境頗宜臙。翩翾羣屐來。開堂見老衲。鑪火爇松明。茶烟出禪榻。煮筍出山去。湖光更蕭颯。櫓聲動烟水。如與雁相答。山樓對南屏。萬樹擁一塔。窗虛衆影歸。懷沖雅情洽。古人重清遊。良貴朋簪盍。寄言儒家子。禪悟不可雜。

浙東賑災紀事

冰凌塞豁。積雪明羣山。飽飯被復陶。猶覺此地寒。矧茲災餘民。食少衣復單。庚申夏六月。風雨夜漫漫。山海本交錯。蛟龍出其間。夷寇蕩頗盡。嫠枯民亦殘。狂流破山出。百道開蟻峴。平地水一丈。牆屋崩驚瀉。漂人及雞犬。決冢浮菱棺。清吠爲石田。沃土成沙灘。萬頃稻始花。擢拔同草菅。客如疑此言。試看高樹端。樹端枝杈桎。藁積猶交攢。爾時不死民。垂淚呼長官。長官發倉穀。倉破穀不乾。升斗縱不多。尙可數日餐。飛章入告帝。民隱動天顏。帝曰毋諱災。赤子皆恫臻。近者急軍儲。度支殊艱難。臣 體帝之心。不敢少吝慳。金穀四十萬。胥吏伺爲姦。察之苟不密。何異官貪頑。民受官所授。著手親分頒。我來如視傷。一一索其癥。治寇在於猛。卹災務於寬。致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殫。所賴高田稔。米價平市闌。種蕎亦成熟。雖貧心已安。終思卅萬人。家室何時完。朔風生彌道。伏軾興長歎。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卽題

月落湖水平。珠光弄殘夜。夕霏已媚人。況是斜陽下。吾家甃社西。臨水有茅舍。當年達人歸。謝靈運述祖德詩云達人貴自我行吟得清暇。投壺登小樓。射鴨來虛榭。柳細早分涼。荷香始知夏。我豈不懷鄉。塵鞅安可謝。武林好山水。未宜稅烟駕。終念甘泉山。青光向湖瀉。

題王椒畦同年畫金華載詠樓圖

夫容峯下碧城頭。百里清江繞樹流。如此好山原入畫。祇須名輩一登樓。荊州詞賦思王粲。元暢詩篇說應侯。我亦欲來同覓句。恐聞鴻雁不勝愁。

登八詠樓

蛟龍城外迹。鴻雁澤中聲。山破雪猶積。野荒風易生。三冬氣寥落。六代意縱橫。怪底休文瘦。誰能遣此情。

卽事

鴉盤老樹晚來寒。密霰蕭蕭打竹竿。風色滿天雲更緊。絕無情緒倚闌干。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

九里江洲好畫圖。梅花曾見此間無。花農不記花開數。約略一洲三萬株。潑眼光光江岸前。半成明月半成烟。若非天女散花地。便是神仙種玉田。

香和雲氣染人衣。花與山光共四圍。一片暮雲花上落。可憐香重不能飛。
十萬瓊花路百盤。入花容易出花難。老僧菴外三千樹。已耐詩人半日看。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嘉慶六年正月。久晴未雨。望澤甚殷。十六日。頒到御賜御書福字。並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爾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是夜春雷應節。雨澤優霑。士民交慶。十七日。試三書院生童。擬作試帖一首。敬書玉旨。宣示諸生。使知共被恩膏。勉膺福澤也。

風雨正漫漫。鳴雷起夜闌。一聲宣地氣。百里破春寒。震在剛柔始。屯如發洩難。天門開鬱律。車轂轉盤桓。紫電初回掣。青雲已直干。伸舒聞雉雉。動盪啓龍蟠。暖透山田麥。狂消浙海瀾。沉逢宸翰灑。澤被士民寬。

蘇堤春曉

北高峯上月輪斜。十里湖光共一涯。破曉春天青白色。東風吹冷碧桃花。

二月十七日過皋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皋亭山下春色甘。遶邨前夕陽。柳葉纔勻鴨綠。菜花盡染鴉黃。雙橋遠水弄影。畫舫晚風載香。況是碧桃萬樹。我來權作漁郎。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皋亭復成一律

篷背東風太緊。曉來桃柳橫斜。溪頭飛溼紅雨。山半飄殘絳霞。流水一年春色。武陵何處人家。莫尋洞口漁父。且看紛紛落花。

登鎮海縣招寶山閣新造水師大艦

怒濤如雪擁蛟門。百道樓船過虎蹲。山名旗鼓一新人氣壯。風雲四合礮光屯。句章郡縣來相望。橫海將軍許細論。果使水犀騰浪去。不教海外有孫恩。

辛酉臘月朔入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詒經精舍訪顯千里廣所臧在東舖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殘歲山崢嶸。陳迹兩年合。峯巒洩春氣。一雪復成臘。空谷無行人。白光凍千納。出山入精舍。拂衣花滿榻。延賓有陳蕃。下車愧衝飈。煮茶說羣經。鄭志互問答。登樓對南屏。遠見去年塔。頽雲潑墨濃。圖中認王洽。撫景觸愁懷。鄉園戶空闕。慈竹壓墓門。風雪定紛雜。

壬戌

曉至西溪祭社稷壇

路轉西湖曲。松陰散曉涼。五更山雨歇。八月稻花香。流水開天影。頽雲壓電光。儘多祈報意。無德感勾芒。
海寧州迎潮

青峯岑寂碧雲開。忽見江流亂卷迴。虹影化爲秋水立。日光曬倒雪山來。難分龜赭東南路。怕聽鹽官日夜雷。塘裏桑田外滄海。教人爭不重徘徊。

安瀾園小憩

秋園風雨歇。坐覺蕉衫冷。竹樹含清陰。如雲淡無影。苔岑蟋蟀吟。空庭闕幽靜。我本懷秋人。情賞相與永。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間。天風吹大水。落日滿羣山。潮汐防衝突。艤櫓計往還。勞勞千里事。行路反成閒。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梁蕭琛自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也。

汪君磊落古丈夫。朗朗玉立清而腴。百尺梧桐閣上居。持夷卻薦爲醇儒。君舉鴻博科。以未閱服固辭徵舉。撐腸拄腹萬卷

書。其才鬱塞不可舒。一使金尊玉臂瀉醴醪。一使哀絲豪竹催謳歎。人生豈能無嗜好。要問好者爲何如。

既不能讀五車。又不能注蟲魚。縱令好色皆登徒。舖糟歡醜爲屠沽。吁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儒臣法吏

心事俱。君詩云。平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白雲青史相縈紆。文如介甫詩韓蘇。瀛洋山人評君語。胸中經緯大有用。一視餘子嵬齷

而蠶疎。君不見汪君之友禹鴻臚。寫此少壯三好圖。龍舉篆隸陳坐隅。彈箏擲管皆名姝。如有歌聲遏園

內。一展卷後飛空虛。青天白眼互照耀。酒氣拂拂搖其鬚。此圖流傳在江都。秦君林下供清娛。五筥僊館

貯萬軸。嗜好未與汪君殊。秦教夫編修博覽多藏書壯年引病新構藏書之屋曰五笥僊館屬元題匾馳書寄圖索我句。我句能寫汪君乎。不能顧曲不能飲。自慚俗吏陋且迂。惟有簿領來儲胥。又有經籍堆籤廚。此間開圖呼女奴。酬君以酒騰花觚。更裁素絹重臨摹。百家題句寫無餘。吁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風流文采今所無。眼前之人誰如蕭彥瑜。

秋日西湖泛舟

三面青山倚夕陽。桂花天氣半溫涼。不須泊岸尋花去。湖上秋風鎮日香。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一舟來。一時瓶盎軒階俱滿。奉嚴親宴花下。饒有家鄉風景。爲

寫秋江載菊圖題之。

重陽花事滿江關。千里花奴獨往還。瓜步西風潤州雨。一船秋色過金山。爲寫秋江載菊圖。黃花同我住西湖。我來日飲西湖水。更爲澆花調一符。花稱鄉心酒半酣。老人安穩住江南。階前半畝方池水。便是延年古菊潭。

松間石畔竹籬根。栽滿黃花即是園。記得童遊問兒輩。此間可似傍花邨。揚州城北傍花邨。種菊至數百畝。田家簾箔。風景絕佳。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涓之印

漢寶缺角威斗亡。永嘉六璽歸晉陽。中間竊飲數十載。天生漢甥劉元海。元海二角真英雄。蛟龍那得居

池中可憐王侯降編戶。劉淵名但鑄項銅。此銅鑄印尚青組。隨陸文兼絳灌武。朱范同門傳五經。曾以書
緘封印土。無端玉璽來河汾。改元刻瑞增三文。淵于汾中得玉璽增三文。海光三字。改元河瑞。平陽光昌漢天子。豈監司馬家兒軍。當
塗典午皆成篡。昭烈廟中出降禪。公主之孫能復仇。人心到底思東漢。借哉和驥性不仁。不及李淵生世
民。若使石符奉漢璽。諱淵久已如唐人。我今得印繫之肘。剛卯金刀辟邪鈕。回水爲淵屬象形。想見單于
文在手。元海生有文在手曰淵故名。

置西漢定陶鼎於焦山媵之以詩

西漢陶陵鼎。以漢虛僥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
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隄
糜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泝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隄糜陶陵共
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泝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
理志。隄糜。泝。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隄糜侯。續漢書郡國志。作隄糜。
誤也。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洲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
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
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驃騎將軍明東送葬於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

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陰廩汧二邑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祝。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因有二鼎。蓋與器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並加冊於櫝。繪圖揚款鈐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猷。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毫。千年古篆變爲隸。西漢款識多鑿雕。我有漢鼎五十字。陰廩汧鑄供定陶。斗斤兼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禮祕。濟水東流帝陵起。臣莽掘厨金不銷。齋中拭刷出古澤。鼎雖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莫浪擲。送爾安穩棲松寥。焦山閣名。貞斲解爵共相餞。雁鏡翦燭吟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蛟鼉踏浪避金景。蒼然古意生單椒。此時此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艘。海雲堂中多古木。兩鼎局耳初相遭。周儀可補觀禮闕。周鼎呼史册命之儀。可補禮文之不足。諸家詩考未嘗及。

此。漢事志傳徵班費。倉籀字破鬼夜哭。八分不似周王朝。一波一磔蕩水石。同隱有似由與巢。胎禽仙去亦偶耳。華陽銘尙鑄瞻。可知古人皆好事。以詩鑿鼎各訂交。他時得暇或相訪。雲颿一片橫金焦。

考杜佑通典。京口有譙山。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爲戍海口之山。余家藏嘉定鎮江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北宋以前尙名譙山。北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事傳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尙幼。似無隱譙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似無爲孝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爲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奪之。康熙間。人競以爲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書集。鮮及此說。天水冰山錄。于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祇有古銅鼎二箇。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款字。此鼎一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翁覃溪二君。深於考古者。其焦山鼎詩中。皆不言此事。爲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嚴分宜二事。等諸無稽。勿聽可也。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有巨石。以漢慮僂尺度之。高一丈二尺。有奇勢。如夏雲初起。卓立成峯。足圍甚小。而要頂幾兩倍之。峯之可望。可穿。上下通透者。三十一穴。余於嘉慶七年。移立澹寧精舍。方池中以余字字之。曰雲臺峯。余鄉本有雲臺山也。因用蘇黃壺中九華倡和詩韻題之。

雲臺海上有高峯。何日爲雲上碧空。隨我南來三竺外。引人遊入九華中。臨池當戶堂堂見。透月穿風面面

梁經室四集詩卷五

面通欲與石交商一語那如鏡壁不玲瓏

寧經室四集詩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五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春風四十度。與我年相期。駐心一迴想。意緒紛如絲。慈母久遠養。長懷難燕悲。

元十歲時。母嘗點白香山燕詩示劉叟等。篇口授成誦。

嚴君七旬健。以年喜可知。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我髮雖未白。寢食非往時。生日同白公。恐比白公贏。

白香山正月二十日生。見文公集。

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宦較白公早。樂天較公遲。我復不能

禱。塵俗日追隨。何以卻老病。與公商所治。

澹凝精舍即事

雪消青草出晴沙。淡綠梅枝滿著花。石上寒泉冒深淺。風前春色試清華。一峯已染苔痕溼。半鏡還分樹影斜。難得小齋閒坐久。夕陽時候啓窗紗。

吳蜀師範 八軹吟館同人。分詠八軹之一。

吾鄉平山堂下澹河。得古軹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

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軛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為吳中作軛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為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破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軛為孫峻所作廣陵城甃無疑矣

吾鄉江淮間崑岡為地軸并韓列雉堞如泥塞函谷漢末之故城當是漢所築孫峻圖壽春將作會親督遺此一尺軛蘊在平山麓有文曰蜀師匠者或師蜀永安及太康蜀師吳所屬廣陵魏久據不領孫氏牧惟五鳳二年欽文為峻所甃城雖未成一簣已多覆殘甃今尙存吳志朗可讀孫峻豎子耳殺恪諸葛恪

何其酷恪所不能城峻也安能續揚城無降將嬰守每多戮哀此古瓴甌屢受石與鐵汪容甫廣陵對云廣陵一城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于不出于其間廢壘蜀師文千年歎何速晉城久已蕪廢池更喬木宋姜夔詞云自邊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按劉宋及趙宋南渡時

揚州荒蕪為尤甚吾鄉少古碑得此漢軛足五鳳當延熙稱漢遵綱目朱子綱目矣五鳳二年為漢後主延熙十八年仙館列八軛照以雁燈燭刻燭或聯吟詩成受迫促清暇想李程日光照如玉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為堂上壽得商父丁角商父丁角有鑿鑿鈔山雷文書經內銘三十二字曰庚申王在東門夕王格宰橈從錫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十六

月惟王乙祀角又五外銘三字曰庚丙册案十六月者董道謂商君自始即位月通數之例也且商器之銘月每在前而祀在後也

吾鄉有酒器十三銀鑿落。今吾積吉金。其數亦相若。就中文多者。厥有父丁角。鑿養突豨。山雷蓮盤。銀花漫青白。金衣發斑駁。三足自鼎鼎。雙角何嶽嶽。無柱亦無流。求形異于爵。其容當四升。今量三爵弱。鄭說角卽觥。蒼兕露。倚摘內銘卅一字。東門王夕格。庚申辛槐從。尊彝錫貝作。其未紀五數。特角肖手握。東門居青陽。重屋榷松摘。宰橈名無徵。商書本闕略。賴此鑄篆文。勝于左邱削。大賚富五朋。金錫付鑪錯。父丁爲王臣。銘詞殊敬恪。伊巫暨甘博。世系誰可度。外銘庚丙册。亦難推月朔。紀月至十六。斯乃子氏學。歐陽疑未明。董道識頗卓。先月後乙祀。般禮考鑿鑿。萬物孰最壽。吉金至堅確。況此四千年。傳之自殷亳。舉以奉親娛。春酒周尊酌。諸友飲且詠。絕麗復沈博。寶用斬永年。眉壽長綰綽。仲春日丙辰。錫玉適連珥。擬待述職旋。紀恩銘諸罇。二十日。蒙恩賞白。玉壽字如意一枝。

爲朱椒堂爲編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册

黃鳥何覯隄。楊柳何依依。未若紫陽山。鶴鷄鳴且飛。柳堤鳴鷄
松石交清蒼。晴嵐浮暖翠。虛亭寂無人。此中有古意。松石晴嵐
苔磯新綠溼。隔溪煙雨暗。垂釣本忘機。清川向人淡。煙雨釣臺
一夜風雨聲。聒耳何縱橫。曉來看飛瀑。石上春雷鳴。石門瀑漲

月出東南偶。澄潭影先得。疎林風定後。浮作淡黃色。

澄潭印月

莫買鵝溪絹。畫作堂前屏。請看南山色。疊如螺髻青。

南屏疊翠

晚山綠沈沈。平林煙漠漠。間殺寺門秋。一杵殘鐘落。

西山晚煙

空山多雨雪。尚有千年樹。詩人慕月潭。敝處在何處。

玉峯積雪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象

射鴨復射鴨。鴨向菰蘆飛。菰蘆何蒼蒼。秋樹何依依。扁舟泛珠湖。西風吹我衣。湖波清且遠。日暮澹忘歸。昔日俗情少。今時塵迹違。但讀孟郊詩。竹弓無是非。

澹凝精舍卽事

難得從容愛景光。今朝初覺暮春長。石邊蕉葉簾前綠。窗外花枝鏡裏香。鳥壓藤簾稍低著。水魚跳池影上搖。牆新茶一碗人清暇。不管西山下夕陽。

綠陰課詰經精舍擬作

幾番春雨亂紅披。重到園林一月遲。涼意轉生亭午後。清光多在嫩晴時。輕寒輕暖人初靜。如水如雲鳥不知。待過黃梅好時節。新蟬嘶破影參差。

澹凝精舍初夏

圓嘗簿領共籤廚。樹木蒙茸六七株。楸子花開風氣暖。芭蕉葉大雨聲轟。石中溜似天台瀑。階下池如雁宕湖。多少洞天遊不得。此間便是小方壺。

那東甫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使君旌節駐杭州。民說公孫尚黑頭。鈴閣竟如同館住。弓裘間爲入吳收。山中辦賊盤煙淨。湖上聯吟春水柔。四十年華五離合。予與東甫同四十歲。幾多歡喜幾多愁。

飛霜鏡引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筭。一人披衣坐。掖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劍二。墟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蒂形。下方爲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足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蒂。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曾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鏡句。日中有陽鳥。實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本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据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則真子將毋即逵也。錢博士站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据博士此言。真子若非戴逵。徵此鏡則真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五更曉月霜天高。匣中寶鏡悲六朝。鏡如霜月月如鏡。人間天上常相遭。鏡中何所有。真子坐彈琴。琴中何所有。必是變徵清商音。竹笋出林蓮出池。真子坐當春夏時。一彈天地有秋氣。蓮葉慘淡遊神龜。再彈長空轉寒月。鳳皇夜叫雙梧枝。三彈四彈清霜飛。素娥青女顰蛾眉。菱花內有古人面。凜然冷逼誰敢窺。刻溪高人戴安道。作畫范銅盡工巧。或是王門破琴後。幽凍三商真大好。又疑真子原無名。以鏡寫神琴寫情。霜華落指看不見。惟見鏡臺秋月明。秋月復秋月。千年磨不缺。負局聽琴聲。琴聲久消絕。琴聲絕兮真子歸。劍沈秋水兮鏡滿春暉。掛高堂兮曜日。懸池館兮照衣。春蠶珥絲七絃溼。新篁解籜桐葉肥。繁星徹夜早霽暖。何處寒霜背月飛。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韜光庵。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夏日。又至韜光。留題韜光觀海畫卷中。

潮聲不到北高峯。惟見樓頭海日紅。健足直凌山色外。詩情渾付竹光中。胸前泉石千層起。眼底江湖一望通。欲學樂天遊兩寺。那堪吟眺總恩慙。

夏日過雲棲

入山三五里。修逕夾松篁。滿地綠雲滑。隔林紅日涼。客來惟飲水。僧老但焚香。莫向城中去。炎歊日正長。

西院平臺落成

平臺石磴路三盤。到此方知眼界寬。百尺梧桐扶碧柱。四圍雲岫倚紅欄。隔江風雨連潮聽。入夜星河帶月看。本欲乘風便歸去。瓊樓高處況無寒。

虎邱後山小憩

虎邱開北戶。平野意蒼然。遠水千邨稻。斜陽萬樹蟬。風迴殘暑外。人在暮山前。三度來遊憩。流光已八年。

沂州道中

殘暑戀河北。浮歎殊未收。農心愁晚早。客夢怯長郵。密雨漫天落。涼泉滿地流。風寒真快意。一氣接新秋。百里蘭陵路。秋風生袷衣。曉涼蟲語響。新雨豆花肥。脈脈墮黃月。頻頻繞翠微。遙知秦蜀外。到處靜朝暉。

曉過敖陽

殘月淡無色。自向西嶺斜。東山鬱蒼翠。絢以朱明霞。佳哉磬山峯。松柏紛如麻。單椒冒秀澤。百丈青蓮花。魯諱廢不得。千載停征車。孰可比秋色。倍陰雙鷓華。

羊流站

去嶽尙百里。羣山已壯哉。白雲出梁甫。青氣隱徂徠。日暮吟何在。南州碑亦摧。古人塵轍外。幾輩叱車來。

自新泰至泰安僕馬已憊而日始午史乘山輿登岱夜宿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蒙山居魯東。其高已無量。孰知泰山麓。遠在蒙頂上。蒙陰二百里。嶽起地勢仰。行行過徂徠。巖巖入高望。仲秋日當午。將登氣先壯。險嶺戒迴馬。懸崖記御帳。盤道多旋折。羣峯無定向。飛泉渙其聲。天風與之盪。絕壁松倒垂。雕鷲不及掠。何由溼蒼翠。白雲日相養。石磴十八重。直立無可傍。前踵接後頂。志斂疇敢放。及其登天門。萬里跌蕩蕩。半點梁父煙。一綫汶河漲。平野若滄海。衆山起青浪。落日雲霽昏。翻騰變千狀。拂拭舊題名。暮拜孔子象。小夢日輪轉。午夜天雞唱。日觀開扶桑。元氣浴混濛。色鑄黃金天。嶽影搖清曠。曠陽鳥突躍出。電采忽飛颺。雙眸條爾明。一嘯劃然嚶。氣從平旦復。心與天機長。嗟此封禪基。土壤古不讓。七十二代君。何年路始淑。持此問古人。夷吾亦惆悵。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萬柳月明蟬聲徹夜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
曾是新城借榻眠。深林涼月夜鳴蟬。十年四度匆匆過。又是秋風退暑天。

出古北口

盧龍古塞曉霜飛。千里陰山鐵作圍。城窟水寒宜飲馬。關門風緊乍添衣。到來幾樹初黃葉。此去無山不翠微。爲語白檀沙上雁。江南依舊稻梁肥。

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神武調鎗準。山莊鹿柴前。近臣新賜食。曩吏亦頒鮮。識味思茸客。延齡借角仙。擬供堂上膳。恩意壓華筵。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武列多秋水。東流石槎峯。都綱如小邑。大藏盡高墉。丹壑方千尺。香臺疊七重。石門雙白象。金屋九黃龍。樓曲層層起。欄迴面面逢。鐵旗輕似羽。銅鐸響於鐘。藩部膜爲拜。諸天玉作容。晚來邊月滿。孤塔出青松。

萬樹園賜宴時蒙古王公及回部越南貢使皆列坐參贊侯德楞泰亦凱旋紀恩一首

灤山秋霽御筵開。上將初銜飲至杯。東走名駒大宛到。北飛馴雉越裳來。魚龍戲畢諸藩拜。薇芑詩成二雅材。何幸使臣歸述職。得叨恩命共趨陪。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宮槐月上動昏鴉。賜宴歸來燭已花。今夜真如天上住。瓊樓西畔一仙家。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願鄭鄉

廷繪

倡和詩韻

盤龍身蜿蜒。飛鳳翼膈膊。山勢雖雄奇。非人終寂寞。庚庚青石梁。跡阻心驚愕。疇能驅輪轂。上與石相搏。漢晉久恢張。金元亦磅礴。疑是烏桓開。或爲慕容鑿。山脈向東走。象緯測外博。盤旋登領脊。攀援上肩髀。礙馬刪枯槎。滑足塞清洑。客嗟行路難。人減遊山樂。及其升高梁。潑眼頓揮霍。南山與北山。萬壑低於腳。

白雲參錯之。一一起垠塢。山光翠太濃。天色青轉薄。仙靈定來往。虎豹敢騰攫。是時秋八月。西風寒始作。塞雁向陽飛。蕃馬思北躍。去來挈吟侶。躡首倚寥廓。吳山吾管領。四載住城郭。春遊嫌騎從。夜景阻筵輪。縱有得句時。但向梅花索。顧陳詩並好。山林復臺閣。披圖想塞垣。心旌共懸度。快哉度此梁。心胸屢開拓。語險山失奇。筆銳石將削。我朝合中外。威德連北幕。四十九藩臣。奔走懼少卻。逾茲與桓嶺。振以尼山鐸。三秋駐翠罕。萬象呈豁整。磴道仰鬱盤。馬埒遠連絡。金根天子車。陰羽王會鶴。高山作虞之。周雅歌相酌。御氣通虹梁。豈復有虎落。所以輪蹄鐵。日與石火爍。今年秋氣早。霜月已弭魄。迴思癸丑秋。十年事猶昨。天外多劍峯。依然礪青鐔。詩人復歸來。得句定各各。行吟涉灤水。如嵩繞伊洛。梁上雲漫漫。梁下波漠漠。

入古北口

策馬初迴紫塞間。斜陽閃斂萬重山。晚來小雨西風急。人與秋雲共入關。

古北口月夜

邊月照長城。蒼涼萬古情。西風入遙夜。秋色更分明。客路無多日。鄉心何易生。江南如有夢。香露桂花清。

秋柳

盧龍塞內古滄陽。秋柳蕭蕭一萬行。邊馬歸來猶戀影。曉烏曉後漸飛霜。還思歷下西風裏。又過琅琊大
路旁。況是淮南悲落葉。隋隄千樹接雷塘。

題錢裴山同年使卓紀勝圖

西南山川天下奇。山靈望客來圖之。儒臣足底無遠道。不行萬里空吟詩。吾友錢君富經術。吳山越水開須眉。文章一出冠天下。奉詔偏走西南陲。西陲何所有。蜀道一千里。人盤空外行。棧從上天起。劍閣天彭橫。白雲巫峽瞿塘瀉秋水。此時使者珥筆來。短衣匹馬秦關開。題詩一夜過井絡。蠶叢祠外銀河迴。蜀才樂得獻其秀。巴猿不敢鳴其哀。南陲夫如何。衡雲連粵桂。瀟湘弔二妃。蒼梧拜虞帝。荔浦藤江到處佳。玉筍瑤簞列無際。使者到此詩更新。放筆直欲無古人。三江五嶺入卷軸。蠻花獠草扶車輪。以詩教士在溫厚。孤寒八百皆迴春。或云官似漁洋叟。入蜀年同三十九。天將靈境付詩筆。一百餘年入君手。我云杜陸詩則同。桂海虞衡彼未有。長安八月藤花館。錢君示我雙圖卷。固知君不以詩重。邊事關心應不淺。西川殘寇正加兵。交趾庸臣系將殄。聚米爲山過隴西。鑄銅成柱來崇善。癸亥入都喜見君。太平氣象皆欣欣。越裳入貢册藩服。兩川奏凱候將軍。君久執筆在樞密。詞頭爛漫騰高文。帝曰汝楷文且勤。敕之宰相書其勳。我來展圖題句出都去。但見西南萬里無煙雲。

馬秋樂光祿用曹唐游仙七律體擬爲古人贈答詩一卷。屬於歸途玩之。傲擬三首。

武林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桃花流水趁谿魚。誤入秦源見隱居。與我談如新讀史。諒君藏有未焚書。津邊沮溺非依楚。海外神仙不

遇徐若問相逢是何客。太元年代武陵漁。

桃花源隱者贈別漁人

桃源深處爲逃秦。問答何緣得主賓。嬴氏帝應三十世。桃花紅近一千春。滄桑我尙悲黔首。雞黍君休告外人。洞口春風最惆悵。再來爭得不迷津。

漁人重尋桃花源不得

萬壑千巖路已差。更於何處覓田家。白雲采采藏流水。紅雨紛紛漲落花。一宿山邨疑夢幻。扁舟天地感年華。永初以後誰相似。處士門前五柳斜。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尙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類八首。

將軍舊游地。草堂成小築。壁社走明珠。三面繞林屋。開窗弄夕霏。光暉生草木。

陂塘三十六。曾說古揚州。一角黃子湖。最向東北流。虛亭人不到。五月涼如秋。

高樓臨柴門。六尺南窗小。廿里甘泉山。隔湖出林表。遠峯更江南。雨餘青了了。

曲渠如碧環。循行六百步。晚來撤板橋。不接邨前路。中多徑尺魚。魯望有漁具。

一壑復一邱。自謂或過之。偶聞黃鳥聲。瞿然生遠思。升高何所賦。三復綿蠻詩。

珠湖 草堂 陂亭 湖光山 色樓 流渠 黃鳥 隅

芳沼射堂西。綠樹繁陰接。疊石作坡陀。采蓮不用楫。昨夜夢靈龜。游上青蓮葉。龜遊

采菱復采菱。乃在湖之湄。春水生菱葉。秋風摘菱絲。芙蓉渺何所。隔水露筋祠。菱

扁舟竹枝弓。小篷打雙槳。南湖與北湖。隨風任來往。落日歸草堂。悠然洽清賞。射鴨船

夜宿 母墓

夜月滿雷塘。邱隴積縞素。衰草咽殘蛩。泫然溼寒露。時有微風來。搖動長松樹。哀哉遠遊子。歸來泣母墓。四年持使節。皆在杭州駐。廣廈席厚旃。明鏡雜香炷。豈知檐外月。照此荒阡路。乃知仕官久。不及童與孺。草廬四更冷。幸得兩宿住。或有歎息聲。愴然一來顧。夜氣將爲霜。烏曉天已曙。傷心黯無言。又拜墓門去。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卽以贈別。

不到虹橋漫四年。歸來松菊尚依然。家山乍見翻疑夢。故友相逢盡似仙。舊雨一番文字飲。重陽兩度暮秋天。芙蓉樓句何珍重。吳楚連江又放船。

九月廿一日。舟至瓜步。康山主人江表叔文叔。溇送余至江上。乃同爲金焦之遊。是日秋霧曉斂。澄

江無浪。遂登金山。步玉帶橋。憩水月菴。觀坡公玉帶。時風從東南來。三折颿至焦山。丹徒縣尹萬君。

承紀亦擊舟登山。偏游林徑。過危棧。觀陸澐題名。歷松寥閣。海雲堂。諸精舍。觀周南仲鼎。瘞鶴銘。

殘字及余所置。漢定陶鼎。山有僧巨超。號借菴。工詩。以新詩一卷相示。過午登舟。北固諸山蒼然。屏立。高颿縱橫。上下無際。兩岸秋蘆作花。數十里。明若積雪。風力催舟。颿然已至京口矣。爲賦二律。簡康山主人兼寄借菴萬令尹。

揚州簫管臥聽迴。瓜步紅船霧裏催。渡口有人共颿楫。江心何地起樓臺。橋痕挂水夜潮落。塔影橫空秋日開。解識坡公留帶意。百年能得幾回來。

布颿收向午潮中。松閣雲堂曲棧通。終古碧螺浮海氣。滿山黃葉受江風。已看寶意生雙鼎。更喜詩情屬巨公。手把一編歸北固。蘆花如雪夕陽紅。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

霜滿蒲颿風滿窗。金焦山色碧雙雙。今年添得詩中畫。我與黃花同渡江。莫嫌秋淡魏公家。載入江南瘦影斜。花自無人自淡。肯教心事不如花。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兩岸桃花百里紅。一江春浪受東風。武陵溪窄漁舟小。未必能如此畫中。

冬至前澹凝精舍閒坐

溼水初歸百事并。今朝稍覺案塵輕。日光當戶玻璃暖。霜氣入池沙石清。晚桂數枝依瘦菊。春蘭一朵伴

香罽時盆中晚桂復開數枝。香罽亦開一朵。菊根罽。罽尚有作花者。同在冬至之時。友人多賞之。閒來一讀長楊賦。金碧離宮憶錦京。

雨江夜泊

風雨暮瀟瀟。荒江正起潮。遠颿連海氣。短燭接寒宵。人靜怯聞角。衣輕欲試貂。遙憐荷戈者。孤島夜蕭寥。

題陳默齋參軍

廣凝

擬書圖

安瀾園外暮潮平。數幅藏書又論兵。我與將軍同意氣。半為將種半書生。萬丈長塘海勢危。四年與我共支持。如今投筆闔中去。鍊弩三千卻付誰。

交南戰艦雖摧破。尚有孫恩號水仙。

謂閩盜。蔡牽。

我欲勸君更橫海。擬書萬卷上樓船。

種園葵烹食之

自種園葵烹鴨脚。幾番翦摘更煎龍。智能衝足開三徑。心本傾陽耐一冬。古鼎乍調春雨滑。瑣戈閒刈綠煙濃。不因考古寧嘗此。欲問彭山辨穀農。謂程易。田徵君。

冬至日澹凝精舍分詠得測晷

時以簡平。三辰渾蓋。等儀測冬至日影。

日行極南陸。短景縮昏曉。黃道廿四度。最遠離赤道。往者必將返。經緯爭分秒。我有銅象儀。泰西之所造。渾圓與平圓。規運窮蒼昊。微陽射影筒。一點明且皎。簡平記三拔。渾蓋演之藻。化渾以為平。斂大寄之小。

一尺銅簾中極目望天表。何須鍼指南。所向無不了。日輪距天頂。今日最渺渺。斜升復旁降。半酉亦半卯。甲子交下元。日向北來繞。初昏測恆星。亦頗見參昴。儀背具方矩。望影兼直倒。高遠此可求。不必學海島。窺器驚其奇。掩卷歎茲巧。疊鼓夜沈沈。垂鐘春杳杳。窗外寒月出。梅影落冰沼。明朝試來看。一綫旭光早。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西湖臘後待春還。寂寂祠堂竹石間。澹蕩閑情如遠水。崢嶸殘歲似寒山。幾枝柔櫓搖清響。百樹梅花破冷慳。記取坡公此生日。一年好景最相關。

立春日恩賜福字來浙恭紀

內殿近簪豪。東南秉節旄。兩朝天藻麗。五福畫堂高。力薄因恩重。心慚爲寵褒。儒生乏經濟。臣豈有微勞。

近有翻親揚名不改儒生本色。經濟自與。誤出何事不可爲。勉爲一代偉人。諸論。

學經室四集詩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種楸仙館圖

白雲飛斷天空青。抽筒疊鏡窺窈冥。上有神仙之福庭。壽星躡次開畦町。白楸落莢如堯蓂。呼龍耕煙種不停。仙人山館敞未扃。十行高樹圍虛亭。銀河珊瑚聲可聽。河邊大石排蒼屏。石破漏雨驚秋霽。瑤枝玉葉敲瓏玲。仙人館中睡不醒。一夢下墮一百齡。精光在心耿耿靈。有時如珠復如焚。粉陰古社春風馨。館中書卷甘石經。夜半起看天南星。門前歷歷疎如櫺。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

堂上壽得周兕觥

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蓋。蓋作犧首。蓋裏及器皆有銘九字。曰子楚在商作文父乙彝造作。皆綴舊所罕見。

歲華周綺甲。介壽重舉觴。古觴十三器。羅列別成行。友朋多歡心。一一登予堂。分器祝眉壽。予亦奉兕觥。兕觥高似爵。有蓋制特強。蓋流作犧首。觥然額角長。蓋葉亦如葉。相合誠相當。左右各有缺。雙柱居其旁。器蓋皆有銘。九字成陰陽。四火加辛足。子某字莫詳。在邦作爲齒。文父彝何臧。安知公與卿。莫辨周與商。獸面縮困蠶。雲紋浮青蒼。爲吟爾風詩。稱此爲無疆。惠子咏其觥。旨酒思不忘。鄭曹諸大夫。燕饗觥皆揚。

古人致孝養。且以合嘉祥。載稽卷耳傳。義勿求毛裘。工歌間鐘磬。酌酒春風香。諸友共飲御。歌詩各成章。願言千百年。壽如金石長。

春日漪園卽事

漪園水閣偶來登。九曲欄干一一凭。好景行當春二月。遠山看到第三層。我雖久作西湖長。那得閒如小院僧。莫遣鳴珂過隄去。六橋花柳太飛騰。

題秋平黃居士

文勝

淨因張道人

因

埽垢山房聯吟圖

高義漢伯鸞。裘褐得賢孟。同居霸陵山。彈琴事吟詠。其詩情無傳。但傳舉案敬。吾友黃居士。德與少君并。兩篇柳絮吟。遂輓鹿車迎。山居得埽垢。一塵不來礙。蘆簾紙閣間。嵐翠相揜映。乃知因與緣。天意使之淨。幾卷冰雪文。相和不相競。一洗凡艷空。恥比玉臺鏡。秋樹繞高庭。蒼苔積幽磴。遙想聯吟人。山閣共閒凭。城中萬人家。俗氛風不定。惟此小山居。但見白雲橫。

朱右甫

爲躬

羣輯續鐘鼎款識作秋齋篆圖屬題予按昔人論詩論詞論畫皆有絕句因作論鐘

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山齋竹樹起秋陰。多少銘文寫吉金。說與時人渾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商盤周誥古文詞。宋槧經書已足奇。誰識齋中鐘鼎字。鑄當周孔未生時。

鐘器能銘古大夫一篇款識十行餘尚書二十九篇外絕勝訛殘汲冢書左史真能讀典墳靈均曾以善書聞若非篆體黨彝在舉世無人見古文德功册賞與勳聲國邑王年氏族名半訂傳訛半補逸聚來能敵左邱明象形指事最精微假借諧聲見尚稀一字寫成百擬注那如隸草任人揮秋齋榻字響登登油素摹成一片冰屋漏折釵皆不似濃如挑漆結如繩一字經人十日思卻從許慎上推之韓蘇若解摹周篆石鼓詩歌當更奇有篆方增彝器重無斑始見鍊金純若將青綠爲題品不是真能識古人或交纒帶或雲雷半是鎔成半鑿開甌氏煎金真不朽幾多竹帛盡成灰晉唐俗字不知古直至宣和書始傳七百年來零落盡一函圖篆印方圓鼎鬲盤彝獻敦鐘刻成石帖與金同百千古字今猶在第一動推薛尚功卻怪復齋與嘯堂百千鐘鼎豈皆亡如今積古齋中物又是當年誰氏藏子孫永保萬年用過眼雲煙亦達觀一自秋齋摹篆後幾家寶守幾凋殘先生嗜好與吾同日日齋中篆古銅庚鼎肉羹朋爵酒大林鐘響動金風篆形字與畫同之後世稱奇古不奇今日秋齋圖句裏古人若見也應疑

由永康至縉雲

山壘漸無路。雲開時有風。鳩啼新雨後。馬踏亂泉中。香草暖愈烈。巖花濕更紅。行春一何遠。千里浙江東。

過桃花嶺

白雲橫絕萬峯齊。更踏東峯向嶺西。掉臂已過白雲上。回頭盡見萬峯低。何年道士栽桃樹。終古征人散馬蹄。我向東甌催戰艦。封關那用一丸泥。

山花

括蒼山外看春來。嫩蕊殘英次第催。記取年年三月裏。青桐花落柚花開。等閑樵斧向山中。削得嬌花與草同。幾日春風又春雨。杜鵑依舊映山紅。蒙茸草樹蝶交飛。但覺薰衣香氣微。忽見山風披綠葉。一枝白破野薔薇。小樹黃花似馬纓。紫葳蕤間碧瓏玲。野花多少不曾識。笑四山相對青。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午發括州外。夕歇石門陰。春流出雙闕。暮色隱高岑。孤峯新綠聚。危約雜花沉。路轉境屢變。巖回情愈深。飛流冒天半。噴瀑壓平林。時有迴風來。激此奔泉音。涼聲乍灑淅。素影何蕭森。冰絲暗撲面。珠塵濕沾襟。仙都自清闕。過客屢幽尋。詎可滌塵鞅。聊將清道心。秉燭出洞口。爇舟眠水潯。夢殘山月曉。松頂鳴胎禽。

由温州渡江至樂清

春風海上來。披拂東甌山。山海舊相識。三度茲往還。白潮汎孤嶼。青嶂抱嚴關。浪恬笳鼓靜。麥熟漁樵閒。掛席指江北。疊嶺重躋攀。奇峯互虧蔽。衆瀑爭潺湲。香草生澗底。衆花開雲間。惜未進帆海。觀畊到玉環。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逆流踐飛瀑。峻嶺九折通。仙都豁然開。峩峩桐柏宮。神泉正平敞。圓抱千百弓。一渡分三橋。四面環九峯。巖巒謝險僻。雲氣何冲融。金庭古洞碧。福地天光紅。司馬擊杜呂。一一留仙蹤。玉笙棲子晉。丹竈居葛翁。道書雖微茫。史傳殊可宗。所以俯仰間。神契孫興公。前臺汲醴泉。西地逾臥龍。境變五里外。瓊臺屏懸空。乃如巨壑底。孤塔高龍從。上有一道士。茅笠無春冬。鷹隼不敢到。魑魅無能逢。毋乃青谿上。景純昔所從。其南夾雙闕。闔闔來天風。霞標出其間。倒影移西東。何時明月夜。鸞鳳鳴離離。遠人肯到此。氣已超凡庸。緬懷老聃言。順物守以冲。詎必騁琅輿。眞入雲天中。

宿國清寺

一庭聚花氣。雙澗合泉聲。暝色漸相近。山雲殊欲生。松杉迷屋角。蝙蝠拂簾檠。笋蕨有餘味。虛堂藤榻橫。

雨中至高明寺

路轉深山駭見開。靈風吹雨白紛紛。萬鴉鼓翅溪翻浪。一甌開炊谷滌雲。寒耳雷輪人不語。當門咫尺樹

難分。仙都爲客開奇境。豈似尋常放夕曛。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披雲躡修磴。冒雨厲鳴澗。九曲沿花谿。千步落松棧。乘輿馳高情。遊心得奇觀。飛瀑出雲中。石梁亘天半。隨指落斷虹。翹掌扶雲漢。動地春雷鳴。開峽白龍竄。奔爭勢益狂。激落派皆散。言念西池謠。聊與呂梁歎。攀援登迴梯。憑臨上層岸。懸流日光搖。飛渡足力憚。歸雲宿樓際。鳴河喧枕畔。坐嘯擬遊仙。入夢謝俗宦。神清眠易足。後鳥已呼旦。

曉發石梁

曉起一樓開。羣山壓戶來。晴雲分石塔。初日上經臺。藥氣滿山發。泉聲徹夜催。定知桑下宿。端不及天台。

萬年寺前古樹八九株高十餘丈俗名羅漢松

非樅非柏古何樹。唐寺門前八九株。萬葉倒垂青瑤索。一身高矗綠浮圖。往來鸞鶴應常住。供養雲煙定不枯。留語後人三百載。八峯中有此松無。

山禽五首

行入蒼山路百盤。絕無人處白雲寒。泉如琴筑風如籟。忽聽一聲山樂官。名。鳥

石門澗浦夕陽低。右傍青巖左碧溪。爲問行人歸去否。杜鵑花裏杜鵑啼。

處處山村布穀聲。梯田百丈有人耕。西峯高與東峯並。鸚鵡畫眉相對鳴。
幾多惆悵過靈溪。亂竹叢中飛竹雞。千樹碧桃花落盡。綠陰深處一鳩啼。
斤竹嶺邊新竹樹。天台山上好花枝。綠陰直接剡溪路。都是黃鸝百轉時。

回杭州

水陸一千九百里。舟車二十八晨昏。桑麻菽麥家家業。耕讀漁樵處處村。
攀嶺開山愁水旱。分田析屋養兒孫。長官那有安民策。惟望豐年是本原。

題牡丹巨蝶畫屏

牡丹一叢花百片。絕艷名香與春戀。蝴蝶雙雙大如扇。飛上花枝踏花瓣。
一蝶嬌黃糝碎金。掀鬚豎眉嗅花心。一蝶翠毛暈藍碧。橫遮花陰長一尺。
花陰五銖輕剪衣。輕紅濕透燕支肥。天香露氣逗春曉。重壓彩蛾酣不飛。
蝶不驚花花妥貼。麻姑羃罩玻璃葉。那比菜花村裏來。染盡滕王金粉篋。
花是洛陽第一花。蝶是羅浮仙繭蝶。

桐花至芒種前後。乳外飛落白絲。滿院飄揚。絕如柳絮。名之曰桐絲。且咏之。

青桐花發乳垂枝。飄落輕絲四月時。淡白多沾么鳳翅。清微雅稱古琴絲。
石欄梅雨香無定。金井蘭風影乍移。雖讓女桑能作繭。也如柳絮耐吟詩。

晚過西湖

獨擎小艇過西湖。狎鷺盟鷗好畫圖。雲影遠浮雙塔動。水光閒浸一山孤。白蘇磊落情非昔。韓賈荒唐事也無。酒釀笙歌多歇絕。士民岑寂長官迂。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蘭草古都梁。香爲王者香。秉蘭諷溱洧。紉佩賦瀟湘。旣比同心德。還徵入夢祥。綠抽高節直。紫擢細莖方。小穉青抽穎。繁華白滿穰。枝枝旁對出。葉葉正相當。春雨千枝秀。薰風二尺長。煎來宜沐浴。槁後更芬芳。君子芷同室。古人椒共房。漫將今俗卉。變號泛叢光。

題畫扇二種花

棉花 浙產沿海最多。民稱爲利。花葉皆似秋葵而小。結苞如荔子大。枯裂則棉出。

短亞秋葵耐暑風。綠苞秋綻白玲瓏。吳儂漫說春絲好。難到茅檐霜雪中。

茗花 浙茶最多。杭州諸山所產皆名龍井。茶高三四尺。枝葉甚繁。秋末冬初葉老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

旗槍摘盡又生芽。三尺梅枝淡綠花。真怪君謨辦香茗。看花須到野人家。

蘭花 詩騷諸古籍所稱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方蕙對葉。紫花碎小。枝葉皆香。俗稱爲孩兒兒。

兩兩青枝對節生。紫花香葉古風清。詩人溫厚騷人怨。一種芳華各自情。

八月十五闌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八月十五夜。月愛杭州好。西子湖邊似蟾窟。試官堂外如仙島。少年科第不覺難。爲歎白袍人易老。八月十八潮。其險天下無。海水驟來高一丈。長堤力護役萬夫。濤聲入院夜春枕。驚夢常繞雙浮屠。鍾海六和二塔世

間萬事難預必。三更無雲月始得。我且向東看月背官燭。遠寄羽書招海鶴。時合三鎮兵船破蔡牽朱漬于舟山之北。二寇復遁入閩。

次韻

山陰 徐聯奎 壁堂

皓魄月月圓。莫若中秋好。主人前身玉局仙。揮斥十洲兼三島。此來監試六纛開。坐對湖天秋色老。輒

舍昔所有。石道昔所無。浙闈士子號舍一萬一千餘間。計號衙一百九十一條。向爲泥道。今俱甃之以石。捐俸糜金五千有奇。自今一任蟻封魚入戶。不用露體塗足

如耕夫。明經千佛於斯出。何管慈氏營浮屠。朱衣點頭那能必。使君之恩忘不得。不見使君與爾坐燼

三條燭。期爾同爲摩天鶴。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我聞玉川七椀兩腋清風生。又聞昌黎石鼎蚓竅蒼蠅鳴。未若風簷索句萬人渴。湖水煮茶千石輕。時載西湖

沙千石入院。專供士子之茶水。封院銅魚一十二。閒學古人品茶意。古人之茶碾餅煎。今茶點葉但煮泉。坡公蒙頂一團白

誇蜀不聞龍井一旗綠如玉。得茶解渴勝解飢。我與詩士同揚眉。開籬放試大快意。況有筆牀茶竈常相隨。今年門生主試半天下。豈似坡公愧惱熙寧新法時。

甲子鄉試。余門生為主試者。江南涂以鶴。河南鮑梓星。湖北王引之。四川程國仁。貴州張師滋。廣東陳善。廣西吳鼎。凡七省。

坡公煎茶詩。憲醫熙寧五年王安石新法試法專試千言箴也。

題朱椒堂西冷話別圖

一卷新圖好護持。送君應到鳳皇池。邀將金石論交契。付與湖山記別離。談徧五年書異事。藏來七子集

中詩。在子澤內下榻。今去者。吳澹川。端木子霖。陳雲伯。陳曼生。童夢君。邵東隱。并朱茶堂為七子矣。飛騰頗願諸君去。但惱雲山寂寞時。

修西湖行宮舉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兩朝德澤滿南中。越水吳山御勛通。縣圃馬歸猶勒石。鼎湖龍去尚遺弓。百官載主來行殿。雙輦扶輪過梵宮。豈似連昌舊詞客。風前但詠落花紅。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堂上韻

吳山春滿大觀臺。森戟凝香燕寢開。柳絮白銷三日雪。椒花紅並一枝梅。吟成彩勝庚庚正月初五庚寅立春健。畫得金幡乙乙乙丑回。共祝陽春真有脚。煖從堂上履邊來。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亭林浮暝色，春月交黃昏。梅花開一山，香影動清潭。緩步石橋外，晚風柔且溫。澹池池中波，寫此玉煙痕。參橫不知久，獨立愁無言。

命海塘兵翦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十里西湖波渺渺，柳不藏鶯半枯葉。舊樹婆娑新樹稀，折柳人多種柳少。海塘一百七十里，萬樹綠楊夾馳道。誰是年年種樹人，騎兵已共垂楊老。長條齊剪三千枝，遍插湖邊任顛倒。幾時春雨浸深根，多少新芽出青杪。一年兩年影依依，千絲萬絲風嫋嫋。待與遊人遮夕陽，應有飛絲襯芳草。補種須教有司管，愛惜還期後人保。昔日何人種柳枝，曾拂翠華榮羽葆。今日離宮有落花，踞地春風共誰掃。白隄插滿又蘇隄，六尺柔荑惜纖小。且把千行淡綠痕，試與桃花鬪春曉。

行賑湖州示官士

天下有好官，絕無好胥吏。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士與民同心，多有愛民意。分以賑民事，庶不謀其利。吳興水災後，饘粥良不易。日聚數萬人，衰糜以爲食。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與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賜。澹臺不由徑，公事本當至。閉戶獨善者，亦勿強相致。

常生答案：以下丁憂無詩，丙寅蒙恩授福建巡撫，大人以病乞恩，恩復許在家養病，故丁卯辭墓詩曰：「一皆君恩。」

摩經室四集詩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庵

孤雲戀林薄。新霜被草根。西風吹落日。闇淡沈平原。此時庵中人。遊將去墓門。百念傷中腸。哀哉復何言。枯僧留丙舍。寂寞依晨昏。待爾清磬聲。通我夢寐魂。我昨憂且病。息影居邱園。豈不眷松楸。當懷王事敦。感此出處間。一一皆君恩。雪涕竟長往。浩然乾與坤。

渡河

朝泊黃河南。夜宿河北浦。河流決射陽。所患難盡語。驅車尋修途。遙遙指鄒魯。四野幕沈陰。愁雲趁行旅。回首望江南。蒼茫隔寒雨。

月夜拜滕文公廟

停車滕國廟。寒月四更天。老屋燈昏壁。寒林霜化烟。平原五十里。殘碣一千年。願與迂儒說。閒來試井田。

曲阜鍊山園贈衍聖公孔冶山

慶銓
內弟

世家喬木三千載。海內斯爲第一園。九曲修藤雲偃蓋。十圍老檜石蟠根。蒼苔紋蝕方壇鼎。黃葉聲喧曲

逕門并鏡大峯無數立。平泉綠野摠休論。

莫道園林欠埽除。略加修飾便堪居。春花五色栽宜滿。秋樹千株種莫疎。勝日娛親常奉酒。他年教子定攬書。儒家不說神仙事。多恐神仙未此如。

上公弱冠久簪纓。介弟相攜更有情。小象半屏如玉立。新詩一卷似冰清。貌將溫厚歸名教。句埽繁華近老成。愧我風塵無定所。半宵聚首便長征。

河間

車斑斑來河間。河間塵壘堆如山。燕南垂。趙北際。十里烟波隔塵世。塵世那有常閒身。水催帆楫車催輪。豈知山深水遠處。別有漁樵解笑人。但曾少識漁樵趣。須緩行時能且住。

定興曉發

晨星初落落。平野鬱蒼蒼。日色冷東海。霜威森太行。塵閒村戶靜。馬緩驛程長。載詠皇華句。休教懷故鄉。

渡滹沱

破曉到滹沱。連橋策馬過。沙明猶帶月。冰合尙翻波。呼渡驚王霸。離鄉老趙佗。滔滔千古事。流水暗消磨。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邯鄲南去渡雙漳。銅雀荒臺半夕陽。一樣暮雲流水外。此間偏覺太蒼涼。

廣土右丞夷門歌

老翁七十監夷門。臥內幸姬思父恩。虎符擊出送公子。白首紅顏同日死。公子急走邯鄲城。一椎擊退咸陽兵。平原夫人破顏笑。阿弟乃爾知侯嬴。侯嬴究竟爲何死。刎頸原非報公子。蹈海仲連天下士。不肯帝秦同恥耳。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亭子常生

渡河蒞大梁。近識陳留國。陳留尉氏邑。阮氏著舊德。汝穎纏其西。衛鄴據其北。靈秀毓文學。沃衍饒稼穡。元瑜樂詞翰。嗣宗醉元默。德猷秉威正。仲容具神識。遙集及思嘯。疏放故逃職。典午昔播遷。銅駝尙荆棘。何況一世家。能不轉溝洫。遙遙古苗裔。世系求未得。惟有讀晉書。往行足矜式。方今聖治隆。有道皆正直。我來兼使節。過都敬憑軾。書刻常侍碑。千年石不泐。特書閣內侯散騎常侍。嗣宗阮君碑立於墓。名氏與先疇。慨焉長太息。

大梁除夕

河干逢歲暮。雲意滿梁園。古木羣鴉集。寒雲大纛翻。黃埃餘良岳。青堞繞夷門。卻有孤吟客。焚香坐不喧。

戊辰

答陸九耀遜

太華一朵雲。飛過嵩山來。從風落我手。尺素飄然開。故人苦久別。新詩爲我裁。纏綿積幽思。慷慨生餘哀。

江東有二陸。可敵機雲才。憶昔相與遊。仙氣凌天台。關中壯川嶽。健筆增奇恢。我今復南行。往事誠悲哉。寄言遠遊客。何日驅車回。

大風霜登吹臺

清角騰喧上吹臺。愴然憂旱復憂霜。風沙捲地來河朔。春氣隨雲去汴淮。豈有鄒枚開賦雪。更無李杜共登陪。李太白。杜子美。高達天。曾共登吹臺。臺有三賢祠。步兵不念蓬池近。西望蘇門自詠懷。

過密縣

鄒鄒風詩在。今來溱洧閒。雲生風后嶺。日落大駟山。儉俗皆陶穴。居民多就土窟穴處。愚民不秉簡。最憐春麥短。地褊食尤艱。

中嶽嵩高詩三首

粵若稽山經。太室維高嵩。爾雅釋禮祀。肇爲五岳中。陽城測土圭。外方連大熊。太歲在戊辰。春仲山氣融。躊躇麗朝陽。菴草披東風。我來祭廟廷。敢謂精誠通。峻極仰方正。深蔚含和沖。明神若降鑒。昭然垂太空。

右太室

少室峙天西。勢並太室高。定思涉難陟。但覺神理超。峯巖削雷雨。靈爽通雲霄。敷以帝休華。流以白玉膏。犢駘關左關。險隘同成臯。漢武華西來。于此獲駿庶。登禮罔不答。二室各一牢。豈期少姨碑。搗藥惟其仇。

右少室

啓母候禹餉聞鼓母乃來。跳石鼓誤鳴。塗山慙見能。奴來切母往二室間。化石不肯回。禹曰歸我子。啓生石
遽開。鴻烈集古訓。斯言何怪哉。班書載漢詔。石已居山隈。我乃向石拜。攬古發崔嵬。曷觀詩頌篇。鳥跡生
郊祿。

右啓母石

嵩山三石闕歌

嵩嶽三闕同高低。左右離立八尺齊。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龍呂營誰其書
者皆堂谿。漢潁川堂谿典篆隸詰屈銘句奧。請降雲雨生蒸黎。畫圖月兔木連理。駕車乘馬鈎象犀。閱魏太武周
久視。夏暴烈日冬流澌。二千年來屹相向。厥質鏗剝厥色黛。二室神祠始秦漢。產啓已說禽山妻。要之陽
城本禹地。三塗四載應無迷。此闕靈祇久呵護。歐趙訪古何未稽。嵒峻縮本我早見。茲來策馬尋荒蹊。闕
間頗足容二軌。壁壘未可窮攀躋。周魯雉闕制可見。雉度入聲以翁非以雞。古城闕之雉。乃度以雉也。雉乃將同音。假借字。翁繩也。申生雉經。以翁自釋也。
自古未見有雉鳥。自釋者盡說非。甃槌拓取墨華黝。寶之無異奉元圭。更洗奉堂即奉室之訛額。東石一行刻字名留題。神君與雲
關中起。廟牆漢柏春鳩啼。

嵩陽隱居

聖經室四集 詩卷八

嵩陽多隱居。巢由盧鴻一張彪。種放之倫。皆稱接趾。司馬溫公居洛。亦曾買地于壘石溪爲別館。同邵堯夫常來游居。蓋陽城北背轅轅。南限潁汝。伊古以來。山深林密處也。

嵩陽多隱士。千古見清輝。潁水洗塵去。箕山放犢歸。夜來蘿月滿。曉起松雲飛。言念盧鴻宅。深深在翠微。

大梁

咸陽下洛陽。春風滿大梁。古人通汴泗。千里接淮揚。廢苑皆黃土。荒隄尙綠楊。裴回重弔古。回首憶雷塘。

嵩嶽歸步禱春澤。復大風霾。繼之以雪。以雨。以霽。各郡霑足。誌喜一首。

臨淮關阻雨

清明旅館原宜雨。楊柳桃花最見春。短榻橫風看步馬。長淮繞戶固留人。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粵海閩天接燧烽。大星如斗墜殘冬。一生精氣乘箕尾。百戰功名稱鼎鐘。死後人知真盡命。生前帝許得崇封。至尊震悼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

誰遣孫恩剩一船。非公追不到南天。公擊蔡牽於粵海。喉間被砲。後蔡牽惟剩單舸。入安南海中。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歷鯨波二十年。隔歲

過門皆不入。公連年在海不歸，即歸亦但在鎮海修船備糧，未嘗一返家室。乘潮徹夜每無眠，雅之若與牢之合，早見澎湖縛水仙。

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元乙丑以憂去浙，後總督每製公府，致有粵洋之變。手中曾繫千舟盜，公與元所共擊滅，散如水澳，風尾補網，寶油七都等帶，前後不下千艘。

海上如連萬里城，絕吭原知關氣數，寄牙早已斷歸情。公在洋封所落齒，寄夫人，以身許國，恐無歸觀也。誰憐伯道終無子，好與恩勤

待館甥。公無親子，娶雷者，族子也，其女婿同知陳大，襟從公久，知恣情，余奏留浙江補寧波同知。

甬上重來特建祠，舊時部曲竟依誰，鈴轅月冷將軍樹。余來甬上，提督虛畧中。泮水苔深叔子碑。公捐修府學，曾自撰碑文記之。如此致

身真不恨，為何賚志也休疑，麥城久合關家識，仿佛英風滿廟旗。公出師時，禱於寧波關帝廟，卜得籤詩有云：到頭不利吾家事，留得聲名萬古傳。

初秋澹凝精舍小憩

政繁嫌晝短，少暇便心清，得爾埽精舍，悠然生遠情，屏隨人意曲，榻為夢魂平，自笑勞勞甚，秋來句始成。

揚州城東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之北，有康熙間新漲之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居之，丁卯秋，余與貴仲符吏部徵梅叔弟亨屢過其地，梅叔買其溪上數畝地，竹木陰翳，乃構屋三楹

亭一，笠於其中，柳邨又從江上郭景純墓載一佳石來，置屋中，子名之曰爾雅山房，又名其亭曰曲

江亭，以此地乃漢唐陵曲江枚乘觀濤處也，戊辰秋，柳邨來遊西湖，出曲江亭圖索題一首，以誌舊

遊。

長江千里來巴蜀。流到廣陵曲復曲。古時滄海今桑田。翠屏洲漲焦山北。江北橫生十里沙。廣陵瀟變千家。九折清溪夾修竹。萬株高柳藏桃花。輞川本合詩人住。況是惠連讀書處。送暑曾過深港橋。尋秋每喚瓜洲渡。送暑尋秋向柳邨。藤床竹枕宿南軒。千章夏木全遮屋。八月秋潮直到門。門前月色連清夜。稻花香重荷花謝。記得曾探北同秋。何緣又結西湖夏。今日披圖似夢醒。濤聲還向夢中聽。錢塘八月西樓臥。錯認揚州江上亭。

題曹夔音摹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曩讀仲長統傳心竊論之。程衡衫荃屬題樂志論圖卷。因發之於詩。

衡門之下地必小。泌水洋洋不求飽。賦詩尋樂樂無窮。古人之志頗易了。良田廣宅車且舟。談何容易焉可求。必如此圖始言樂。樂未先得先多愁。聖賢栖栖各有志。饑溺箠瓢皆易地。人人盡是仲長氏。天下生民誰與治。公理卻笑當時人。本無責任加其身。有田有山不歸去。披圖孤負江南春。可樂不樂徒自苦。仲長之風亦千古。

拜岳鄂王廟

不戰即當死。君亡臣敢存。猶憐驢背者。未逐馬蹄魂。獨洗兩宮辱。莫言三字冤。投戈相殉耳。餘事總休論。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温研

俗塵滿案拂還多。賴此温温一研磨。墨煖易乾寒易凍。筆尖最好是中和。

寒鐙

夜來風雨弄青燐。留照書牕味最清。但有紙窗鐙一點。凄然便得歲寒情。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月黑山空已半宵。燈昏古寺對殘膏。風催夜氣將成雪。水落江沙不起濤。詩思覺來禪榻靜。夢魂騰上塔輪高。出門翻得荒寒趣。絕勝城中俗事勞。

桃江舟中除夕

丈亭古堞接餘姚。除夕停舟待暮潮。迴憶家庭非往日。轉宜兒女避今宵。鏡中霜薄鬢初白。篷背春寒燭易銷。屈指四年同此夜。雷塘菴冷大梁遙。乙丑丙寅除夕在雷塘丁卯在河南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

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銷鋒夷寇印。庚申安南阮光平。子光瓚之柄臣陳寶玉。私使總兵四人。駕船砲壓寇浙海。掠殺商民。余乘風擊之于松門。溺死者無算。俘八百人。夷寇片帆無返者。四總兵銅印偏勅。皆就獲。生擒領善。擢進祿侯倫貴利。磔于杭州。總兵擲斬于台州。其

餘二人 仿鑄古吳鉤。入手才三尺。隨身已八秋。拭磨舊銅篆。慚恨此瀛舟。誓斬閩中賊。如誅亡國侯。阮光徵既喪此

死子海。舟師國益弱。聖上惡棄之。纒旋爲農耐。蘇

阮阮羅映所併滅。即今恩封之越南國也。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徧訪列仙傳。終不見一仙。惟有一卷書。可以千百年。前賢具精魄。亦復待後賢。訪之苟不力。變沒隨雲煙。

吾讀古藝略。中心每拳拳。何君涉九流。咨詢在古編。足跡陳謁者。腹笥邊孝先。擬之於道家。亦是葛稚川。

我昔稜天祿。直閣兼文淵。稽古中祕書。猶恐有佚焉。四庫所未收。民間尙流傳。問俟曹倉開。索待海舶旋。

或以一瓚借。或以青藜然。或在晉隋後。或在元宋前。何君爲我行。時汎貫月船。寫進六十部。恩賚下木天。

丁卯冬。元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皆 再訪再寫進。屢得翰墨緣。後又進四十種。共百種。 副墨亦可誦。我或儲琅嬛。何君繪此圖。

象乙覽。被賜紙墨筆硯。蟒衣等物。 志學何精學。昔日求金石。雅意同清堅。鑿隱置書藏。更扣西湖舷。近余置書藏於靈隱寺。凡書皆可收藏。 萬卷能常存。卽是古

僱詮。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宗泰 陳古華太守。廷慶 石狀元。謙玉 三院長。暨朱椒堂兵部。爲弼 蔣秋吟

太史。詩 華秋槎。瑞潢 何夢華。元錫 王柳郵。豫 項秋子。壻 張秋水。鑿 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

尚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隔歷岸。崑崙靈隱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去聲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瓶。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歎。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實。逸民老田閒。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汎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鸞嶺風泉澗。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高邑千秋節。中年一卷詩。艱難憂國事。慷慨息居時。未雨鷓鴣苦。當關虎豹疑。待銘殘月研。值得髻如絲。詩中有

蔣蔣郵學博。炯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且與里中諸君子共置祭田。報官立案。歸西溪交蘆菴管理。要須歌。

詩以紀事

劉樊榭榭說明州。遺蛻西溪土一邱。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他年碑碣碧苔古。此日墓田香稻秋。記取法華山下路。詞人長與護松楸。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良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

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温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八月温台急水師孫恩海上族全夷定知故帥神靈在謂温州總兵胡公振擊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看爾長鯨就戮時蔡逆滅于温州敬見御製春勝

聯句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王鵬一册歸商邱宋蔡今歸成藩

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駒宗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謂朱竹君學士家以上二本皆翦裱無唐人題名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

囊示尊顯萬卷豐踏壻全天一范潛閣堂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予藏宋尤表本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關

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翦全碑未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

波磔豪釐盡能辨一字一朵青蓮花玉女翻盆墨雲輒已已摹鐫向北湖市石察書書佐遣湖邊更刻泰

山碑時余以八月廿二卸印入觀過揚州以重摹秦泰山碑殘字與秦華山碑同置城北四十里湖橋墓祠中嶽色雙雙照人眼

題北湖摹碑圖

秦泰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讖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紙本摹石置

之北湖墓祠塾中。偶檢家藏王麓臺山水小幀。遂屬畫友添畫碑石及刻碑者於其坡陀之上。名之爲摹碑圖。以詩紀之。

吾愚未學。繇與義。唐陵宋閣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刻畫史籀誇泝岐。下此秦碑立泰岱。石刻明白丞相斯。延薰蔡郭華嶽廟。江都臯象神讖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驚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數十本尙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沉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嘗楮墨差豪釐。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者至皆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雪鋒吳氏善篆隸。奏刀善騁親磨治。淺深完缺盡相肖。登登林下鳴甕。十夫扶起鼎足立。桓楹並視平不欹。巖巖嶷嶷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鑠。秣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墳壇可配魯祝其。余於甘泉山手獲漢厲三晉篆上石。麓臺畫已百年久。林屋豈爲我圖之。我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添在珠湖涓。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摹碑詩。瑕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應相思。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蘇齋而坐將哦詩。袖中我出金塗碑。碑高四寸之六。黃金塗滿光陸離。阿彌陀碑四字額。左右盤以雙翠螭。其文六行行十許。駢麗猶是初唐辭。一軀佛象共願造。丹青金玉矜瑰奇。慈風慧日振法界。卻從勝範觀良規。造者趙婆長孫輩。其人泯滅知是誰。貞觀紀年廿有一。正是四海安平時。此乃唐初正書體。出

於北魏周齊隋。北朝造像百千計。今多石刻留山陔。刁遵高湛各銘碣。分明隋末歐褚師。江左韓陵石顏少。中原楷法茲其遺。奏刀刻銅力恢展。字小如黍微如絲。蠅頭蟬翅劇難搨。金枝細書屢見斯。蘇齋老人驚歎賞。碑者卑也此最卑。予曰鉅細各不朽。大碑屢見唐人爲。君不見貞觀是年銘晉祠。晉祠銘亦貞觀廿一年。文皇御筆書淋漓。又不見三龜造象闕在伊。登善大書摩勒之。

屠突隴庶常。傳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吳山樓前多竹樹。舊是詩人讀書處。普乘臨與查梅史。諸子讀書吳山。瀛洲亭上看花來。偏我來時君又去。君去正見江南

春。章杜東風不相遇。記戀城南三宿住。兩樹藤花小。柔隴。集韻去聲。

詠絮亭以畫冊寄索題

海棠

春雨初飛二月時。灑成萬點好燕脂。偶然落爾生花筆。寫出垂絲棠一枝。

紅白桃花

白桃淺淡絳桃肥。半著冰綃半著緋。莫道漢人無綺語。曹全碑裏有桃斐。漢曹全碑桃斐斐與妃同。

牡丹

誰將深色爛東風。著力催成花一叢。曾見宋人團扇好。一枝春滿十分紅。曾見宋人牡丹春滿團扇花六譜一扇。

菜花蠶豆

蠶豆菜花黃間青。吳中生計滿春腴。農家隴上半盂飯。寒土窗前一盞鐙。吳中豆爲飯菜爲油。

梔子石榴

妙香須自澹中回。妙色休從濃處猜。拈得一枝合微笑。紅裙何事妒花來。

蘭箭

兩箭幽蘭香意足。妙似詩情淨如玉。湘波如見二妃來。薜荔青青女蘿綠。

白荷蜻蜓

茵萼白開涼雨後。蜻蜓紅點夕陽時。畫工知是有新意。愛誦放翁團扇詩。此幅用放翁詩。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意也。

桂花

一枝仙桂發天香。染上生綃書共藏。校與一經無落葉。兒曹漫與下雌黃。

木芙蓉

落盡芙蓉霜氣濃。還從木末看芙蓉。拒霜莫道無風力。接引寒花直到冬。

松枝山茶

松枝低亞山茶花。歲寒清景詩人家。敲詩讀畫不知冷。雪滿庭松聽煮茶。

題朱野雲處士祭研圖

鶴年

久與端溪訂石交。歲寒爲爾拜深宵。須知一片閒雲意。除卻蒼巖不折髒。
不食官倉不種田。一家耕石祝豐年。來年再寫新詩卷。更是焚香買浪仙。

掣經室四集詩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西山大田外榮祿啓專祠。舊德傳爲政。清芬合誦詩。祭分唐世系。象表古威儀。老屋梅花樹。新牆楊柳枝。

書函留宅相。元幼時玉珂諸舅氏與元函皆呼元曰宅相。經術記門楣。見說何無忌。來題盡白碑。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藥枝丁香。并舊有古

槐榆椿棗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三公庭下例栽槐。更取時花處處栽。淇竹低隨青柳密。海棠高共紫藤開。還添闕里壇中杏。但少揚州江

上梅。待得十年深雨露。綠陰紅樹滿春臺。

門生屠琴鵠。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展我泰華碑。磨我八軛研。蘇齋倡吟篇。舊友共相餞。蘇齋詩云仍磨八軛研餞爾瀛詩選。屠君正壯年。出宰我鄉縣。鄉縣尙不

兩。長江繞芳甸。近者集鹽艘。民風少爲變。梟徒潁泗來。小門竟如戰。我昔謀增兵。請者議未善。爲此多隱

憂保障匪易見。我早識屠君。沈沈吳越彥。清名滿湖海。高文冠翰院。百里非龐才。帝欲使之練。孰意赤緊州。巧得顏謝選。學者所設施。豈與俗最殿。循吏宋汝陰。亦入儒林傳。蘇齋敦勉之。古誼深眷眷。我豈無贈言。力行在無倦。履之而後艱。折獄言難片。我于浙士民。拊循詎能徧。惟不負乃心。或不報於面。今日春明門。花前競吟讌。海棠思召伯。鳴琴慕子賤。行矣春江潮。勿爲瀛洲戀。

綠樹

長安原是慣風塵。無奈風塵送盡春。一夜碧雲催密雨。滿城綠樹接芳鄰。開窗活翠能驚目。帶徑新陰欲罩人。如此槐廳最清暇。門前遮莫響車輪。

題內子綠靜軒圖

卉木無躁意。穆然含清陰。況有幽閒人。情賞相與深。小軒遠塵壒。竹樹密成林。皋禽傍蕉石。香草被苔岑。雨餘見曦影。衆綠何沈沈。碧雲澹無迹。半染詩人襟。窗棧闕窈窕。坐此生道心。乃知山水間。太古誠希音。畫長萬籟靜。一聲惟素琴。

題陳受笙_均十三鏡齋詩稿後

嶽色河聲太倉莽。吳山越水劇清柔。合將畫筆兼詩筆。直寫杭州入華州。百二秦關收爽氣。十三古鏡照高秋。奇才舊見吳南野。卻讓陳生隴塞游。
嘉興吳澹川詩入關更勝。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卷中自康熙以來諸名家。佳作如林。各體皆備。惟無七言長律。賦此避之。

聞道元龍氣最豪。平原繡像喜相遭。烏絲細牋欄邊字。火色頻添頰上毫。陽羨書生鉤黨在。維摩天女借禪逃。江山一曲周郎顧。絲竹中年謝傅陶。名士競題黃絹婦。清班不藉鬱輪袍。歌喉并水新爭柳。扇面烟花奮恨桃。醉酒墓田依壯悔。吹簫園館記如皋。詞人那識東林意。湖海樓原百尺高。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五年香影太匆匆。不是忙中卽病中。待得閒來披畫卷。才從靜裏見春風。舊時月色還如此。今日詩心更許同。聞道家園梅樹好。女蘿亭外玉瓊瓏。

昌運宮白皮松歌

昌運宮在香山鄉。古松七株百尺長。入門瞥眼驚相望。白龍亂竄千條光。鱗鬣欲動冷忽僵。森然結夏堆雪霜。陰羽鶴鶴飛來涼。仙人壘以瓊瑤漿。十步之外聞古香。手捫其膚膩若肪。俯視檜柏翻老蒼。相憐皆是滄海桑。有明正德多權璫。永也差比彬瑾強。所知尚有幾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松濤暮起思茫茫。陽明古洞應斜陽。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永樂洪鐘閱古今。虹梁鼈柱屋沈沈。銷兵秦政成餘習。懺佛蕭梁本疚心。一棒難超無量劫。萬鈞豈躍不祥金。華嚴輪轉熙朝後。始聽蒲牢自在音。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崇文門外東南隅萬柳堂。相傳爲元廉希憲野雲右丞別業。卽國初馮益都亦園也。一時鴻博名流。皆有題詠。後歸倉場侍郎石公文柱。改爲拈花寺。今池館雖廢。寺尚在。

雨後涼雲重。驅車趁曉行。尋沙無轍跡。訪寺得鐘聲。屋外青林合。樓前綠野平。不來荒僻地。那見古人情。

妙繪見鷗波。疎齋共聽歌。草堂圍萬柳。驟雨打新荷。雁野雲冥趙松雪盧疎齋於萬柳堂命宋姬歌驟雨打新荷曲松雪

門閉僕馬待焉繞堂前皆荷堂後皆高柳有雨後迷濛之趣松雪自題七律于上方之左。剩水長蘆占。孤亭老樹多。若非詩卷在。此事半消磨。

最好佳山集。遙收松雪圖。名荷蓮清露。折柳得野雲。扶池館留名跡。門廡列衆儒。滄洲思早臥。此地已江湖。

火城關不住。見佳山堂詩。付與佛拈花。今日伽藍地。當年宰相家。風流雖歇絕。水木總清華。陳跡且休論。但催僧煮茶。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繁華庸何傷。惟趣不可俗。歌吹沸天時。但須一路竹。維揚置行館。近在韋杜曲。已圍桃李園。余於第四層院中雜薛濤棠桃

杏諸花用唐人春風得意詩意題其扁曰看花館更築篔簹谷。爲竹作主人。何止戀三宿。人苟無世情。誰住春明屋。所賴有此君。瀟灑

慰幽獨。九陌多風塵。適館方有轂。入門拂繡衣。一笑對青目。宛然禪智西。亭外千竿綠。

新秋月夜

煩襟已厭暑。迎秋殊願涼。徘徊起中夜。復此明月光。閒情闕重關。朗抱開虛堂。風槐動疎影。露卉含清香。蛩新乍吟砌。螢暗時度墻。散髮理象櫛。淪茗移藤牀。所欣在真境。豈辨何有鄉。但覺羣動息。亦復空言忘。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妙蓮花界淨浮漚。翠蓋仙莖露未收。八部香嚴會龍海。萬真飛舞下麟洲。光明薄現雲霞色。清淺折成珠玉流。百丈虹梁平跨去。人間天上共新秋。

辛未

唐花歌

燕京窈花出豐臺。鵬月已見羣花開。海棠牡丹門紅豔。更好淡綠江南梅。我飾書室小且暖。地爐窗日微相煨。甌盆瓦缶滿几案。拂拭何異尊與壘。衆芳列坐若佳客。千卷書作賢主陪。轉移春風入戶牖。外釀瑞雪中收雷。渾然元氣在何許。扶持枝葉滋根莖。前花未落後花放。次第不覺三春催。開門遨頭出城去。水

邊林下花初胎。那知屋裏奪氣候。已經百日看花來。今年冬半再封窖。一歲春花香兩回。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即題其城西草堂圖。疊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草堂欲歸去。把酒送君行。雅望推文學。恩綸獎政聲。病憐長孺臥。法念釋之平。君德優巨禮。遲遲無限情。

宮諭論文處。佳山昔詠歌。萬柳堂爲馮益都相國別業。小峴本生高祖。著峴宮詠。爲益都鴻博科門生。堂中舊多游蹟。見文集。重來折殘柳。歸去製新荷。舊侶江湖

少。遺編淮海多。元豐詩帖在。貞石待鐫磨。司寇時奉其先世淮海先生竹詩墨蹟卷共覽。

城西連蕙麓。畫出草堂圖。圖爲唐藥師畫。山看微雲抹。園添一杖扶。林泉容老輩。書史便衰儒。蹤跡更何許。扁舟

凌太湖。

春雨江南足。軒前有杏花。秦氏有杏花軒。遂菴新几榻。吟社舊人家。小峴家有塗菴。又沈尉碧山吟社圖亦小峴先人詩事也。把卷清魂夢。臨風攬髻

華。緘詩如寄阮。好待侑僧茶。著峴先生緘詩寄漁洋山人題曰寄阮集。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入雪景畫中。

佛龕拾得元人畫。裝成重向東廡掛。遺留想是佳山堂。一百餘年僧不賣。畫中白雪粉痕多。冰泉直壁青山界。兩客策騎同折梅。絹色雖渝猶不壞。欲題未題待雪來。直到中春雪始快。疋馬披裘獨出城。要看圖

中門光怪詩成晴雪滿松篁。雲破陽春撲麴塵。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東風吹夜雨。洗出長安春。城闌已清淑。況此遠水濱。邱壑共明瑟。桃柳相鮮新。夕陽絢紅影。閒照亭中人。煙籠亦何物。乃爾怡吾神。

薄暝月漸明。碧雲復微合。暗影抱青城。遙情識孤塔。徘徊松樹閒。花陰更叢雜。歸來話西窗。高眠接禪榻。清夢夫如何。繞林定三匝。

心清夢易醒。聞鳥已知曙。出門復看花。潏然迷白霧。霧氣泣花垂。似雨亦似露。幽石淨可憑。春沙頓勝步。試問六街塵。豈得此時趣。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

藉田上已待躬耕。

是日侍上耕藉田。

回向林塘曙影橫。夜雨潑開春水色。暖風吹散曉禽聲。客來南郭心皆遠。屋對

西山眼更明。記取道人栽柳意。送行懷古不勝情。

坐中秦小峴少司寇將歸田。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豐臺何處有廉家。偶指城南憶竹垞。

廉右丞號野雲。其萬柳堂別墅。或以爲在南西門外豐臺相近。然今查不得其遺址。而朱竹垞日下齋閣則以南城內東南隅地當之。故不列於郊坰而列於南城。卽馮益都

亦園也。亦園種石氏後。改為拈花禪寺。宋野雲處士自喜其號。巧與廉合。邀詩友來遊。且為種柳栽花。若有夙緣者。處士夙緣。遠種柳。詩人微笑共拈花。商量水外千行密。點染圖中一道斜。知是野雲深意在。城東欲學李西涯。

為法梧門前帶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城裏看西山。遙青未可攀。峯巒邀客夢。車馬趁春閒。學士還清健。書生本劣孱。一筇偕一笠。法學士禮筇元戴笠好與叩松關。

浮屠出荒寺。試讀舊碑銘。蓮月開雙相。觀明李太后及神宗象松風語百鈴。早收花外劫。豈有夢中經。啜茗渡河去。春

深萬柳青。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喉嶺。

待渡桑乾河。沙飛風力勁。所遊設若斯。毋乃盡清興。呼舟達西厓。林密野風定。車馬猶逶迤。嵐翠已相迎。邨遙柳色新。山靜花光靚。紅杏千萬株。梨雲與之競。遠樹蔽迴峯。近枝礙幽逕。名山匪易探。先受一嶺橫。籃輿扶峭岩。竹枝撥危磴。興逸忘此勞。山深悅吾性。煩襟滌使閒。濁慮澄已淨。何必訪孫登。始聞人嘯詠。

游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中峯何隆隆。九峯外環繞。展轉入寺門。三幡風嫋嫋。香殿據層巖。孤亭出林表。柘溪飛冷泉。引派分渠沼。穿屋灑清流。曲折鬪工巧。虛室何精嚴。階下亂風篠。聽明文杏花。砌襯碧莎草。高松與輪齊。倚閣爭天矯。

納客入此間。直若猿與鳥。再宿戀已深。流連玩昏曉。緬昔魏翩翩。初始志釋老。文人侈浮辭。遂爾悅禪藻。深山泉石間。原使精神深。若欲治身心。終當守吾道。

遊戒臺寺

戒壇高處謔天龍。盤磴回欄四五重。石殿烟霞東面暖。香臺金碧上方濃。殿臺皆東向。碑聞松漠依雙塔。碑塔皆遼金時河走桑乾擁一峯。何事遊人留不住。出山相警是清鐘。

戒臺寺古松

戒壇古松枝葉繁。問年上溯遼金元。或如舞鳳來軒軒。或如雲上蒼龍蹲。奇節老幹何足論。勿論其末論其根。走根久已入九原。穿山破石深無垠。養以蒙泉包厚坤。千脈萬絡紛攀援。雲欲出山爲所捫。先與松根相吐吞。夏含涼清冬含溫。房山元氣來渾渾。詩人譽樹徒煩言。試與至道探真源。

途中小雨

春來何處不風沙。小雨才能醒麥芽。出見野田憔悴色。愧教庭院日澆花。

獨遊萬柳堂

蘆芽叢叢柳萋萋。一水濼酒染蔚藍。但是鷺絲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即平澤門內上岡勅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莫遣鄉心憶選樓。城西傲屋似邗溝。老槐引入三橋路。雜樹圍成一院秋。小有峯巒同石屋。無多窗檻擬瀛舟。此間風月真清暇。竟日能來幾度遊。

春來未及海棠顛。接引繁花可半年。松菊雅逢秋士健。棗梨低待小兒懸。遮厝辟荔披風密。壓架藤蘿漏月圓。更與梧桐添綠影。芭蕉瀟灑竹便娟。

小園賦漫比壺公。乳鵲藏狸處處同。桑翳雙亭清夏氣。椒香一閣散秋風。澆花井水朝分研。掃葉琴牀暮拓弓。雖是賃居非廡下。未因椎髻愧梁鴻。

二百卷排新著書。高齋插架見經郭。讀碑結習成迂論。時著南北書派論。修史深情向舊儒。時修儒林傳。老圃客來秋逕外。西山青到石臺隅。墨莊子弟如相問。寫與詩篇抵畫圖。

中秋小園鐙月

秋宵涼氣滿花臺。幾度閒園剪燭來。雜樹陰中鐙影亂。流雲缺處月華開。衣深應有三更露。研淨原無一點埃。共把清吟酬此夕。不催絃管不銜杯。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風雨秋園竹樹搖。黃昏時候更瀟瀟。卻如江岸荒庵裏。早揜柴門避晚潮。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虧蔽霜雪。松下青苔平鋪竟地。雨後來遊。闕無人迹。

滿地濕苔衣。松身白十圍。松凝秋雪豔。苔養綠雲肥。古殿絕行迹。齋壻空夕暉。祇應明月夜。元鶴獨來飛。

研背坡公笠屐像

蘇公片石攜。袖中有東海。研背勒眉山。英靈動真宰。我昔到蓬萊。天東望渤海。一笠翻海光。知有坡公在。

縱橫一萬里。上下七百載。此意遠茫茫。碧環若爲解。

袖中有東海東海如碧環皆坡公句

聽福祐孔厚諸兒夜讀

秋齋展卷一鎗青。兒輩須教得此情。且向今宵探消息。東窗西戶讀書聲。

王楷堂比部

延紹

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王郎抑塞磊落才。掃葉延我來秋齋。籬腳黃菊立碧苔。秋陰堂下多強楷。齋中一硯真奇材。端溪七尺橫安排。以几爲匣髭髮胎。紫雲綠雨摩幽崖。平方正直誰量裁。羲之宅裏一片階。任人十手執筆來。儘可一研容其脩。餽墨無聲墨頓摧。如蠟塗釜膩莫措。曰非端州何石哉。器大反與恆情乖。楷堂寶此休輕開。神寒骨重勿受猜。急須刻字銘研隈。滯塵百斛無能埋。

種菜

秋果墜西風。秋花濕疎雨。小山苔草深。時有涼蛩語。呼童荷鋤來。剗破半畦土。種菜能幾朝。已見青莖吐。夕陽閒灌園。香味在老圃。桑陰石几間。妻孥共雞黍。自起剪秋蔬。付與行燈煮。

題吳荷屋登岱小照

巖巖東嶽上，俯視萬峯橫。試問來遊者，何人敢自輕。當前爭樹立，此意足生平。風度真相似，松泉如有聲。

題圖 曹學閔 二公戒壇祠圖

西山有古壇，碧巖出塵界。誰是登壇人，先當受孔戒。二老共遺榮，山僻性逾愛。松石寄精神，栗主一祠對。

我曾入山游，高風想先輩。讀記念我師，更下祠中拜。祠中碑記乃朱文正師撰山南二老莊，我師墓亦在。歸途謁墓門，梁

木悲茲壤。文正師墓在盧溝橋西十里二老莊北之馬都。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子

選樓宋墨莊，清江劉氏出。朱子撰六詩，靜春居其一。賢母教兒孫，曾見安定胡氏筆。我家居選樓，先祠式安

吉。他年成一房，望祐以經術。攬此靜春圖，藏書思石室。

一卷藏書圖，吾母著慈教。冊載繫哀思，五鼎豈云孝。茲圖何足論，其貌亦頗肖。愛此膝下兒，光景似吾少。

文學固所期，心術尤至要。一片折髮心，待爾春暉報。

春花雖灼灼，惟靜乃吾廬。何因致凝靜，賴此萬卷書。慕昔宋劉氏，累代守經畬。報國敦孝悌，兄弟怡怡如。

浮華吾所惡，勤儉保令譽。勉哉爾母子，勿負君子居。

壬申

小園初春

殘雪樓園林，半在小山北。初陽麗南軒，溫然漏春色。榆枝拆嫩苞，東風已有力。一夜結輕冰，又覺餘寒勒。向午感微和，此焉見消息。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羽林齊駐瞭鷹臺，聖主戎衣策馬來。萬乘躬勞千纛肅，九天春霽八門開。座臨山嶽人如海，陣走風雲地有雷。端爲太平親詰武，簫鐃歸唱帝之回。

三月廿一日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但有鴻儒無白丁，亦園原不在郊坰。綠波深漲橋頭板，清吹閒鳴殿角鈴。舊牋樓臺猶楚楚，補栽楊柳故青青。春風禪榻茶煙歇，共看三更月滿庭。

小園雜詩

清明才過見新葦，穀雨催花已放齊。一樣風光判桃柳，十分春色占棠梨。登臺衆綠浮身起，繞徑繁紅炫眼迷。半嚮不知花影換，月輪東上日沈西。
好花宜趁曉來看，起向花前擁盃盤。霞色忽驚隨水動，露華猶覺著衣寒。折枝邀蝶真成畫，嚼蕊聽蜂每

忘餐。記否空林春未到。迴風飛雪撲闌干。

才是春明三月中。紛紛已颺落花風。恰當半謝新生綠。翻似初開少放紅。一例分箋酬令節。幾番秉燭入芳叢。與人究竟曾何補。慚愧家庭樂自同。

古藤幾架紫垂簷。小刺茶蘼蓋曲廊。上番笋抽新竹密。午時陰霧老槐涼。黃扉退直鳴珂靜。青簡修書刻箭長。忽有微風生夏氣。疎籬初試棗花香。

終日麟麟九陌車。久晴容易起風沙。洗春一夜廉纖雨。破夏千枝芍藥花。研北銅瓶開繭栗。墻東玉軸展鴉叉。此間門巷清如水。綠樹陰中是我家。

小園休賦庾蘭成。但向幽軒較雨晴。入戶風圓飛絮轉。鋪池水定落花平。偶思晝寢安橫榻。更爲齋居結小棚。多少案頭書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好將蔬笋餞餘春。舉案居然我是賓。肉食到前遲下箸。自思可是遠謀人。

過井陘關

漢將論兵處。軺車竟往還。背分綿蔓水。心壯井陘關。柏柴斜陽淡。榆門古意閒。何邊曾赤幟。四顧歎青山。

太原晉祠

晉侯叔也始見於魏收書。

晉水初生處。虞祠闕魏隋。桐圭青芻葉。參宿白開旗。羣木森瑤瑳。雙泉競玉池。晚來涼月下。肅穆有靈祇。

晉水 山海經懸壺之山晉水出焉

水經晉水篇。鄙注嘗愛誦。何幸茲來遊。綠山入懸壺。沈沈女郎祠。靈堂抗高棟。下有百斛泉。漚湧出空洞。沙淨水逾明。石觸波始動。夏暑翻若冰。冬溫不知凍。蔽日蔭繁林。終年漾青葑。石壘雙派分。水磨一亭轟。東流繞晉陽。歲作霖雨用。連陂秔稻香。滿澤芙蓉種。灌城反滅瑤。平晉當議宋。娛集尋飛梁。宦子昔迎送。清川澹不收。山月暮將弄。風泉一夜聲。洗我空林夢。

懸壺山

海內讀山經。晉水一源發。懸壺連蒙龍。閭廡玉爲窟。重甌朝已陞。夜游更超越。竟登柏巒山。還見禹時月。上有避暑宮。高齊下有蒼龍闕。北漢見道山詩山川太古心。萬載未銷歇。

臺駘廟

汾雁驅自循蜚初。元冥世業大夏墟。臺駘手障晉陽澤。沈奴實出汾沮洳。金天大鹵襲白壤。宣通下濕生蒲魚。昌凝兩象按劍坐。唐封神爲昌凝公弟兄原未相離居。闕伯實沈日尋戰。允格臺駘本相善。太平興國火晉陽。干戈誤讀邱明傳。果憐灼艾託官家。何愧參商不相見。

聖母祠 晉源之神舊名女神祠宋熙寧中加聖母號居正殿別立女郎小祠於泉上聞百詩曾據斷碑知爲邑姜也

漫說叢祠住女郎。亂臣原是古周姜。雲冠松蓋山樓靜。翠葉銀花水鏡涼。開母有娥居少室。夫人辭帝降清湘。后妃治法分明在。底事河東見武楊。

古柏

古柏生何代。應生楊李間。南臨雙派水。西夾一梯山。臥幹青銅柱。高枝碧玉鬢。寄言後來者。省識好相攀。

貞觀晉祠銘

舊揚唐銘一丈碑。碑陰今是刻名時。六朝隸楷翻貞觀。隋以前碑與帖分以藝之帖法書碑自唐初始十道山河起晉祠。雅愛羲之親作傳。感恩虞叔獨題辭。高君雅等請兩之謀不成瀛洲學士誰能此。使我摩挲歎色絲。

涼堂

會開水上結飛梁。目送清流下晉陽。欲借酈君經注筆。綠陰深處補涼堂。水經晉水注云。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陰。希見曠景。元壬申

夏日來游。池館頗多。獨無涼堂之名。因屬門生太原尹魏來田補書此篇以存古蹟。

曉涼

晉陽暑雨夜初收。曉起涼深似暮秋。不是雁門風色緊。未知身在古并州。

磁州滏泉道中

百里邯鄲道。塵歎生暑風。今朝新雨裏。一路亂泉中。鸞向稻田白。荷依柳陌紅。江南好光景。此日憶相同。

正定喜雨

浮渡滹沱日卓午。禾黍與人同畏暑。常山雷起臥龍飛。勒轉風雲射涼雨。雨停溼氣蒸夜林。曉程起望猶濃陰。大凡一片墨雲下。總有萬家歡喜心。

小園

長亭三百轉。輶車暑退涼。生始到家。得少閒時才覺倦。坐看園叟種秋花。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琬甥。

雕菰樓

君子樂瑕邱。貞白不下樓。我亦有丙舍。近在龍岡頭。他年好魂夢。相約來往游。

柘籬

樓北樹已嘉。樹外籬更好。春芳蔓青條。秋花隔香艸。若喜柘枝顛。毋能采菊老。

紅薇翠竹之亭

紅薇駐夏日。翠竹延清風。虛亭凝一笠。雜樹翳成叢。中有著書者。樂過仲長公。

蜜梅花館

衆卉已驚寒。黃梅獨相耐。況是先人遺。書館勿翦拜。一片冰雪心。留在湖波外。

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密室括圖書。先生獨注易。妙悟契天元。數如正負積。孟費勿分家。秦李合共席。

木蘭冢

昔年玉浮圖。今留一坏土。花身雖不存。其名足今古。標以瓊石峯。將爲刻銘語。

仲軒

公理論樂志。有志未能樂。何如黃珏湖。深遠似巖壑。況是樂孔顏。於焉寫著作。

花深少態簷

君子守歲寒。所貴非有態。李固豈弄姿。魏徵豈嫵媚。毋爲擷春華。還思翫晚翠。

中秋小園鐙月

小園鐙影花影。徹夜草香露香。遙憶二分明月。平開一半秋光。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園口

策馬寒山下。泉石生清音。延綵入寒麓。霜色絢丹林。席絨在幽草。晚風吹我襟。夕陽下西山。朔氣何蕭森。

牽駝飲迴澗。牧羊散高岑。時有獵騎來。連鞵帶皋禽。茲行洵孤立。徘徊獨諷吟。有懷古卓歇。澹然多遠心。

木蘭山口

羽林初散木蘭圍。北幕諸藩拜宴歸。剛近重陽試風雨。四山黃葉帶雲飛。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高宗壽八旬。目無雙鬢照。臣賦眼鏡詩。褒許得優詔。爾時頗自恃。焉知惜壯少。無何中年來。淚泣屢哀弔。鼎湖與雷波。心肝傷兩竅。沉在經籍中。千卷自難校。今年鄴下歸。麻茶非意料。秋來加鏡看。忽使鏡呈效。帝恩命司空。出轉七省漕。六百萬石粟。案牘待披報。竟欲仗此君。心折不能傲。古人知非年。來歲五十到。豈今一歲前。尚爭後先覺。頭須盪吾胸。無爲不正眊。

題張淥卿翻露華榭稿

淥卿昔在余幕。既乃客遊山左。作壻東萊。詞采驚人。年華感舊。今廿年矣。露華詞句。雅近玉田。吳穀人祭酒。以詞題其集。有云。付香弦一聲。一咽尋常歌吹全洗。淥卿故不名翻。余昔有漢銅印。文曰張詡之印。以贈淥卿。淥卿卽自名爲詡。此皆本事也。

廿載才人說淥卿。江湖小集刻初成。七條弦咽真情味。一寸銅香古姓名。齊客例應爲贅壻。吳蒙還是作書生。富春山色揚州月。并作秋懷寄歷城。

拜汶上分水廟

尙書宋禮畫策本虛懷。白叟英奇謀抵決排。秦嶽餘根歸魯衛。汶流分派入漳淮。五千帆楫能逾嶺。二百泉

源盡到階。心折古人甘下拜。神鴉飛舞過松牌。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蘇齋寄我漢尺篇。三尺分弄詩應聯。葉東鄉志說仿鑄漢建初銅尺三枚。以二尺分贈蘇齋整予而自留其一。摩挲螻屈屢歎息。此尺與我尤多緣。江

都閔氏舊寶此。鑑藏尙在吾生前。此尺本在江都爲吾鄉之物。此一緣也。家鄉漢石竟手獲。吉金豈不增惜憐。予手獲西漢厲王帝家石字于甘泉山。

一從法物歸闕里。較量禮器相後先。憶昔再試四氏學。量才借尺曾兩年。予兩至曲阜試士皆借此尺于衍聖公府。觀棘後還之。此二緣也。自茲

一別十七載。壬申復由魯至燕。壬申年。予從闕里借漢尺。至京師鑄畢還之闕里。此三緣也。蘇齋重見喜作考。葉氏仿古鑄且鐫。翁葉阮各

得其一。日本銅質鎔精堅。葉氏用日本銅仿鑄三尺。予得其一。此四緣也。我曾獲煨越南印。模鑄漢尺分豪懸。葉氏鑄用原尺較。一絲

不爽符貨泉。予於庚申年勦獲安南四總兵銅印於台州。銷爲一劍一尺。其尺僅以漢尺拓本仿鑄。今以原尺較之。弱一分有奇。不及葉氏此鑄分毫。不爽。世間尙有晉前尺。周漢尺賴搨本傳。

晉尺亦爲我所得。復齋宋冊相駢連。世間除此漢尺外。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內有晉前尺搨本。其尺銘載與周尺劉歆尺相同。即沈冠雲據以著周官祿田考者。此冊今藏予齋中。此五緣也。積古

齋中列觀八。商角周疊及漢甄。予以商銅角周齊侯壺漢晉八甄唐貞觀塗金銅碑。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尤延之板文。悉彙搨未寫本華山廟漢碑。及仿鑄漢鼎尺銅貯積古齋中。列爲八觀。末列一觀

漢鼎尺。定陶仿鑄量與權。惟度量衡共二器。周漢制度今兼全。予得漢定陶恭王銅鼎。置之焦山。仿鑄一鼎。存之齋中。漢人鑿所重斤兩所容升斗於鼎蓋器上。再合此尺可全此六緣也。古今度量無二理。適於世用斯爲便。測量粟米。剋捷法。一尺算。遍船五千。漕運總督盤糧之法。盡得米數。予以今米一石。積爲六面立方。卽命此一面爲一尺。瓶爲新尺。祇用再乘。卽得米數。寒冬。鑪火小閣。暖淮陰官舍。如琅娘。詩成握尺。天欲雪。茶甌香。雜沈檀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雲臺山下結軍轅。弓矢狙犁共一屯。田已爲桑原是海。營惟種柳半成村。潮頭沙影猶清淺。月底樹光更渾淪。認作家山安穩住。山名與余字合。今宵有夢到三元。蓋頂爲三元宮。

石臺高處起朝暾。殘雪平分嶺脊痕。陣合呼槍連谷響。射回卷旆帶烟翻。休因鯨戮成京觀。遂遣鷹遊馳

海門。爲語胸東諸部曲。水仙容易有孫恩。昔年嘗逆窺上滌。此地鷹遊門曾被嚴。

決河曾向郁州奔。碧海渾波共吐吞。東去淮沂頻奪路。西來蒙羽尙連根。誰分賈讓三條策。得溯張繇萬里源。若與黃流較源委。此山遠欲抵崑崙。

過海州板浦弔凌次仲教授

山海應如舊。斯人世已無。因文明禮樂。本孝礪廉隅。耐久真成友。成名定作儒。那堪三十載。到此式君廬。

擊經室四集詩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舊年一雨洗春去。花落春明雜飛絮。今年一雨浮春來。楚州烟水迎船開。楚州珠湖好烟水。但恐狂瀾來未已。遠邨新綠上林梢。野寺江梅破新藥。如此淮南好畫圖。一張便教成釜底。河水原從天上來。湖隄究竟由人毀。春風起兮吹春波。今年秋風復如何。中流擊楫愁心多。且掛江帆催渡河。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高臺日映海門紅。楊子春江二月中。獵獵千帆開北固。幢幢一纛引東風。葦建大旗。風順則鳴。擊舟之纛。艘始由北固渡江來。舊遊已歎華年改。故里還疑夢境同。今日伊婁河上住。幸無詩稱碧紗籠。

題郭頻伽摩神廬圖卷

名園多樓臺。乃遜圖畫久。金谷能幾時。蓮廬同其偶。不死惟谷神。神構卽不朽。郭子本清貧。計出季倫右。尻馬御飛輪。造化盜而取。精神見山川。真氣爲戶牖。彈指樓閣成。縮地箱篋受。示我神廬圖。導我入廬走。捫腹卽生松。運肘亦化柳。癡語破平泉。葺文斥絳守。若不言本無。安知非真有。始歎甲第雄。不敵詩畫手。

造物非忌才，終待才人厚。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然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奈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而獨無牡丹。園有一軒二亭一臺，玲峯石井，嵌崎其間。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車塵也。余嘗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之句。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呼之落扇，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臺上。畫者祝曰：苟近我，我常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春城花事小園多，幾度看花幾度歌。花爲我開留我住，人隨春去奈春何。思翁夢好遺書扇，仙蝶圖成染袖羅。他日誰家還種竹，坐輿可許子猷過。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誰家池館傍淮濱，薄暮風光潑眼新。初月殘陽交弄影，綠楊紅杏共扶春。去年花事詩猶在，今日京華迹已陳。但是園林遊便好，莫教苦憶舊芳塵。

隋宮瓦

隋宮黃土迷蕪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斂掘已盡，荒原遠有耕夫耕。我過蕪城見耕者，拾得隋時故宮瓦。但有雙環四出紋，惜無文字周迴寫。回鴈宮，芳林門，知是何方籓溜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勢分明見。一規翠甍闕千年，祇宜琢就圓池硯。麝煤響擗寫隋書，護兒先錄來家傳。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癸酉春都中陳鍾溪少司空，邀同其叔石士編修，兄玉方員外，暨朱野雲山人，潘芝軒大司空，葉琴柯給事，葉芸潭劉美初董翠南饒晴菴，謝向亭編修，同遊萬柳堂。山人畫萬柳堂卷子寄余，翁覃溪先生題卷首曰：柳徑停雲，并題五言古詩一首。諸公所作，多題卷中。朱蒼楣比部諸公亦有題句，寄到濟寧舟中，因三疊舊韻題答。

僻寺看花處，諸公載酒行。題詩邀鷺羽，補柳得鶯聲。蓮社清風聚，蘭亭曲水平。那堪廉孟子，傷逝不勝情。

柳堂舊遊法時帆

先生願作古人

兩載禿春波。朝遊復夜歌。兩年與山人屢夜宿拈花寺中。深杯依鍛柳。短燭接銅荷。人遠夢猶戀。圖新詩更多。小齋三硯外。

山人三硯齋。爲我墨重磨。溪先生書扁。

窠壁停雲字。池裝柳徑圖。書牕曾共覽。吟杖記相扶。壬申春。隨寧溪先生遊萬柳堂。并訪先生舊居。先生童時讀書處。距堂一里許耳。詞侶隨前輩。經生

率大儒。墨雲題一片。飛到蜀山湖。

湖水掘已盡。苦餘紅蓼花。時各湖積水疏擷殆盡以濟漕運。萬帆爭轉粟。一舸學浮家。望雨占雲氣。催程趁月華。相思多舊

侶。把卷伴琴茶。

緣代版

此癸酉六月作。及九月歸舟至德州時。直隸豫東邪教作亂。乃每船各選壯丁給兵械。合首尾五幫。連環相助。至十一月始肅全漕歸江南境。

鴻雁年年飛。所謀在江湖。閒民無聊賴。慣作牽船夫。粟米四百萬。轉運達帝都。南漕五千船。船與廿夫俱。牽夫十萬輩。歲歲相挽輸。南牽來瓜洲。北牽過長蘆。負縛面撲地。蹴踏聲齊呼。前船呼邪許。後船唱喞喞。當暑無笠蓋。逢寒無袴襦。陰雨沐毛髮。烈日炙肌膚。岸宿犯霜露。川涉陷泥塗。或爲顏白首。或爲鬢鬚。兵吏促行程。執朴相逐驅。戀船如戀家。執肯爲逃遁。問伊何所樂。問伊何所圖。一飯何所樂。一身何所圖。

所累惟此口。藉船相爲餬。有時力衰盡。溝壑在路隅。年豐尙謀食。歲荒食更無。今年春夏旱。山東二麥枯。農民無收穫。握粟如珍珠。俯首掘草根。糞及齋與荼。仰首剝樹皮。屑及柳與榆。魯宋數萬民。買買來川途。川途亦無麥。守死能須臾。饑民爾勿死。爲我牽舳舻。一船加廿人。數萬抵飛芻。加夫不得力。不慣相曳婁。不慣鳴欸乃。不慣合步趨。雖不合步趨。聊使相挽扶。才牽牖河船。便得飯數盂。腹飽心且安。人分勢自孤。何嘗說相賑。與賑實無殊。方今太平世。爾曹壯而愚。得食卽帝恩。養此七尺軀。今年湖水淺。處處阻且迂。剝運耗旣多。加夫費更需。一船有一軍。軍困復誰蘇。豈不欲軍蘇。賦勿加越吳。東南農力困。安可再多逾。軍農尙困乏。何況牽船徒。自古食爲天。無食良可虞。所賴豈有他。一飯真區區。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樹老峩嶸斷。斜陽獨倚樓。浮雲連渤海。新漲下漳流。挽粟能歸庾。來船任觸舟。迴帆天氣好。祇是已深秋。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淮陰二月艸萋萋。帆影軍痕上碧隄。節鼓春回行馬外。尋詩晚出射堂西。池塘雨過人猶夢。河朔風和綠漸齊。愁說微山湖水盡。香蘅芳杜滿新泥。

與王柳邨處士謙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傑焦山僧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書賴名山藏。山向古書觀。禹貢逮爾雅。桑欽亦傳授。嶽鎮若非書。其名久舛謬。我昔立書藏。錢塘置靈鷲。茲復來江南。焦山藏新構。焦山本誰山。人罕識其舊。於詩見江淹。於典稽杜佑。樓倚椒山祠。正氣充宇宙。周漢二鼎間。常有海雲覆。鶴銘殘字多。編列籤廚富。萬卷壓江濤。千函寄烟岫。付與詩僧收。何異長恩守。況是仁者靜。山壽書亦壽。千載傳其人。更有史遷副。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弱冠科名花甲周。新恩重得會瀛洲。三春補赴瓊林宴。先生壬申會榜在九月。萬卷真傳石墨樓。先生之學淵源於黃氏萬卷樓。先生自有石墨書樓。

錫爵自甘遲二載。辛未科。元等在京師。即議先生應與是科之宴。先生以壬申尙少一年。願以甲戌科遲二年與宴。計六十二年矣。著書人好共千秋。先生謂前甲戌科多著書之人。元謂今新甲戌科如劉逢

孫等亦能著書者也。先生學與精神合。試看江河萬古流。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扁舟入珠湖。帆共湖雲飛。浦澈自回繞。蒲柳相因依。破暑得微涼。輕風生葛衣。憶與草堂別。七年今始歸。羣從昆弟來。欣然意無違。羨君遠城郭。蕭然無是非。鷗鷺狎湖水。不向江外飛。泛泛蘋藻間。烟波常相依。羣從棹湖月。夜披白苧衣。念我宦遊人。故里偶一歸。在外十九年。情僞尙多違。相念且相勉。行年應知非。

夜宿雷塘墓

離鄉遠遊子。常悲歲月深。一朝暫歸養。汲汲惜寸陰。茲來得展墓。仿佛同此心。敵愾僅一宿。徘徊戀舊林。暮愁夕陽墜。曉迫明月沈。夢魂詎能定。毛色忽已侵。速存勸疇昔。靡盬念斯今。行行重回顧。涕泗空沾襟。

曉發攝山

秋光縹渺最高峯。石徑雲霞疊幾重。二十九年人再到。松嵐更比舊時濃。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著奇秀。遊眺昔未曾。峯巒入夢想。烟霞填我膺。今來五溪上。駐馬試一登。是時秋雨後。雲氣猶鬱蒸。九峯在何許。訪及溪上僧。僧指深雲中。恍惚見未能。欲待難久待。應憎誰敢憎。天風霍然動。雲勢初翻騰。乍開若擘絮。驟破疑裂縉。忽於白雲隙。迸露青峻嶒。有如九老者。山顛降且升。隱隱松嵐際。時見笠與簷。有如九遊女。簾捲窗暫憑。烟鬟曉未整。墮馬堆鬢鬢。又如水蒼玉。琢出青圭稜。又如碧茵苔。朵朵波上凌。九峯不齊見。三五互滅增。將藏意欲秘。復見態轉矜。屈指知第幾。注目窮多層。徘徊涉江去。回首秋光凝。

九華憶古二絕

九峯縹渺一雲連。朵朵蓮華碧上天。試把山光比詩思。飄然真似李青蓮。
顧野王時。此山名九子山。唐李太白始改九華之名。

雲中一一出青尖。風力誰能似此銛。欲與荆公鬪詩筆。故應好處是修纖。
王介甫九華山詩云。盤根錯節。其末乃修纖。

舟過小孤山

淼淼潯陽九派流。波心清湛一峯秋。獨撐江漢成孤注。遠壓金焦在下游。活翠巖邊霜葉樹。淡紅山頂夕陽樓。乘風破浪尋常事。但惜仙槎未泊舟。

冬至日雪窗偶成

南土候多暖。今年特地寒。朔風過彭蠡。快雪似長安。爲此陰晴計。端因稼穡難。稍閒聊自慰。戾氣淨餘干。

登滕王閣

千年詩序至今存。誰見當時築戟尊。爲有大文射牛斗。才教高閣老乾坤。棟雲簾雨復飛卷。彭澤臨川相吐吞。倚檻獨思百城寄。寒江極目靜無言。

詠十三金石文房

以唐文泉子紫石硯。硯匣上嵌漢貨布。以漢五銖泉范爲墨床。以漢宛仁小弩機爲水池。以漢印鈎爲水匙。以漢尙方辟邪銅箭爲筆筒。以宋王晉卿鏤金鎮匣爲墨匣。內貯長壽半鈎唐魚兵符。以梁大同隋開皇仁壽唐會昌四造象爲筆架。共成一盤。以供清賞。

齋中積古最精華。一尺檀盤事事全。金石文房十三器。漢唐北宋二千年。案頭舊擲銅花細。筆下新生墨彩鮮。翡翠珊瑚皆避席。好同歐趙共清緣。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勞勞已終歲。今日少務閑。靜坐玩齒影。積雪何堪寒。言念君恩重。肩力懼未殫。忽來詩僧簡。古院憶木蘭。我家雷塘墓。去院數里間。登樓原可望。中惟隔一山。墓廬有梅樹。神道開松關。當茲歲云暮。夜雪飛漫漫。復念千里外。豈不心爲酸。簡中何所語。蘇亭多喜權。上言慕木好。下言民食艱。民食聊相助。慕木常相看。

揚州阜民甚饑。余已捐助粥賑。更加助於近墓之貧戶。

寫詩代答簡。轉問竹平安。

乙亥

齊侯壘歌

此壘銘在腹內。十九行。一百六十八字。乃齊侯鑄賜田桓子及其妻孟姜之器。桓與桓通。借字。汪容甫所藏陳逆篋。又作桓子。音同。則假借無定。銘辭有奉齊侯受命于天子曰爾期。璧玉樂舞壺。鼎鼓鐘用綴爾。大舞鑄爾。善斡用御天子之吏。桓子孟姜用祈眉壽等字。語工字古。銅堅而黝。色澤絕似焦山之鼎。余昔購之安邑。宋氏葆醇。

於戲此壘乃齊景公之所爲。賜與田桓孟姜實用之。雲雷纒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環垂。篆在腹內難搨。槌。一十九行列銘辭。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桓桓假借古無疑。萬年眉壽爲爾祈。太嶽姜氏育有媯。再世遂至稱孟夷。五世桓昌應卜龜。受此器者田乞。魯鳳皇于飛。陳厚施。姜子諫禮知齊衰。此壘

之鑄當此時。玩辭可見公室卑。孔子請伐衰姬。此疊屹然竟不移。尙父祚短弱尾旗。不抵虞韶傳至斯。精金堅勁真蘄彝。百六十八字畫奇。歷三千年文在茲。我姑酌彼還哦詩。

兕觥近時罕見。余藏文交乙兕觥。如爵有蓋。上有兕頭雙角之形。器蓋皆有九

銘。字

齊侯疊歌

常生

疊乃酒器形如壺。郭注爾雅曾辨諸。其別有五小曰坎。餘者爲疊名無殊。古人祭祀及朝享。用備尊彝。致精爽。天子飾玉諸侯金。義別尊卑著天壤。吾家積古古物多。爵觚觶角紛搜羅。酒器前後共廿六。哦詩久已同摩挲。後得一疊更權奇。形符古制雙耳垂。兩環繫耳吐饜飧。古氣磅礴盤雲雷。雷疊聲近義取此。孔疏訓解得古旨。疊口銘辭十九行。環列直下疊腹止。口小腹大摹揚難。銅花青照江水寒。篆文百有六十八。猝難釋辨非彫殘。吾師椒堂朱駕部。摹篆秋堂博三古。孔悝讀銘未云多。張敞識鼎豈足數。嘉慶甲戌季冬時。吾父拓寄請釋之。雄文奇字句佶屈。一朝識破無度詞。首列齊侯疊數字。用錫恒子作危器。涇桓借聲古通借。乃知此爲景公制。自古人臣著勳績。始制彝器答宣力。桓子無字齊奚功。曷禱萬年加寵錫。我憶景公當是年。公室已卑陳氏專。五世其昌協筮卜。齊國之政將歸田。若使景公早此鑑。或知守禮思憂患。何至失刑陳厚施。晏子自晉歸納誅。此器已兆齊祚移。媿育于姜其代斯。吾撫此疊再嘆息。永懷還誦全疊詩。

伊墨卿太守乘綬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夜雨尊前酒新晴柳外鶯洪都三宿住淮海十年情子子皆孤子嚶嚶是友生此行廣陵郡一路隸棠清

嘉慶乙丑余丁憂回揚州時墨卿同年為揚州太守旋亦以憂去官

用余家瓜洲紅船為式在南昌造船以為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南人使船如使馬大浪長風任揮灑紅船送我過金山如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無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萬船停惟有紅船舵能把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飛帆馬不如

夏夜雷雨題楚夜雷雨鐘銘宋搨本册

楚夜雷雨鐘鐘鈕鑄雷神之形銘在鐘裏篆跡雄古宋政和中出于武昌後歸秦檜家今册中舊搨乃王復齋所收北宋本也豫章暑雨應時農田大稔清宵聽雨偶題長句

豫章農田正愁暑團團升雲常夜雨西山夜半轉雷車天遣雷公伐雷鼓雷公僕象在楚鐘政和搨本墨

尚濃篆跡壘壘宵雷勢每疑夜雨騰蛟龍我摹鐘文三歎息濕染千年墨雲黑何時墮地見雷神雷神象見論衡搜神

夏夜

新月淨如洗。夜花涼若秋。風前雙燭地。露下一螢流。暑氣清將減。詩情淡不收。竹床與蕉扇。歇得半時愁。

讀吳毅人前撰錫麟有正味齋續集即用見寄原韻和寄

七年浙海障橫流。常向先生借筆籌。浙海多盜。元前後七年辦畢。先生常以籌策見示于詩。相郎詞垣思早歲。已酉庚戌間。先生為那繹堂尙書之師。館阿文成公室中。元與繹堂

同年在來。選樓講院憶今秋。先生今住揚州安定書院。距元家隋文選樓最近。壽高雅喜詩逾健。政拙還驚句未酬。此夜雨牕秋燭底。新

編如與話網繆。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去冬今春雪太多。甚寒慮有疹。及五月麥大熟。且多雙岐者。秋稻亦大熟。斗米較上冬賤百餘錢。始知宜寒也。乙亥冬甫至小雪節。又甚寒。得二寸之雪。喜題卷中。

雙岐多秀麥。方識雪宜寒。斗米百錢賤。萬民千里安。驚心歲在苒。著手事艱難。又喜一年雪。何妨非意干。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較雨量晴又一年。課農餘事課花田。時補栽花樹。偶來水木變清地。疑到蓬壺小有天。香破早梅知嶺近。綠爭

高柳見春先。塵勞自愧詩懷少。半日能遊便似仙。

小園蝶夢憶芳辰。如此林泉也暢神。四面樓臺皆近水。一家筆硯共吟春。香初茶半留連處。山色湖光澹蕩人。莫使宦遊忘物候。度江一十二番新。余在江南見十二春。

春雨

半月暢春晴。翻生望雨情。東風變雲氣。密雨下江城。遙想匡廬上。應多瀑布聲。湖山一千里。處處起新耕。

百花洲春晴

曉來濃霧滿江城。緩緩春光滿湛晴。過午日酣風氣暖。水烟山翠不勝情。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城裏瀛仙館。湖東隱士家。山林騰嘯詠。水木湛清華。孤嶼亭亭立。圓波面面斜。樓臺雙有影。風月四無遮。地領千年勝。人栽百種花。衆香深雨露。萬色動雲霞。過客多題壁。春行偶散衙。莫教芳樹下。忘却課桑麻。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背處。卽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豈獨管爲城。兼因硯作屏。開奩迴玉照。脫穎破春暝。石洗池分鏡。花生筆有瓶。墨光浮激澗。燭影射瓏玲。雅製宜宵課。新詩抵篆銘。兒時書味在。遠憶一鏡青。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老圃秋容儘自誇。春風何事弄繁華。誰知誤煞蒼生處。卽是四花中一花。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廬山高連天上雲，雲天與山殊不分。香鑪峯裏雲氤氳，朝霞暮靄何紛紛。

香鑪峯在嶺半，嶺高于峯，且嶺勢阿曲，向西北而峯居其中，其形殊不似香鑪。

但其中雲氣常潛生如香烟之出，乃悟古人所以命名者以雲骨也。

我行百里廬山麓，遠嶺青青近峯綠。東林秋落白蓮花，却向溪南望山北。

舊藏文徵仲摹李伯時白蓮社圖，此圖畫法出于晉唐舊本，尚非伯時所創社。倚崇山溪邊，其外今東林寺在溪北，而寺後無崇山，殊不似此圖。余在寺門望山久之，乃悟晉蓮社乃北向背山者，向南而望與圖酷似，今東林寺與之相反矣。

山北香山

舊草堂，惟留古木森豫章。

香山草堂已無一椽，惟留唐木一大株，數十里外森然可見。

西風嫋嫋下木葉，隨雲飛過天池旁。天池碧澗不能

到，勞人空使山靈笑。昨因霖雨拜疏來，長願山靈答明詔。但是西江憂旱時，定發雲雷灑龍瀑。

廬山舊不列于祀典，今年

夏旱，余撰文祭禱之後，遂出靈降雨。七月將卸印時，拜疏為山神請封祀典，且祈永致作霖之應，奉旨封禪福廣濟神。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即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瑞雪迎冬早，梁園氣已寒。吏民共清靜，川嶽各平安。願得來牟熟，何愁撫字難。夜窗重展卷，素食詠河干。

治大梁撫署後園偶題

昔年鐙火笙歌地，今日荆榛瓦礫場。特剪荒蕪開舊圃，旋修破碎得虛堂。臺基高處宜登眺，案牘閒時竟坐忘。七瘠難栽好花樹，春來擬插百垂楊。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承恩辭九陛。奉節戀天闈。幾日肅馳驟。今夕聊徜徉。稅車過齋寺。晚飯來柳堂。山人與遠逸。開士意亦長。是時近佛臘。永夜同僧房。空庭澹落月。古木含清霜。地鑪石炭煖。紙窗律燭光。齋廚出寒蔬。禪榻薰篆香。境僻息羣動。意深難坐忘。爲言五載別。屢泛千里航。頻年憂漕水。兩度歸雷塘。彼既虛寇近。此亦恐盜藏。滑臺快擊滅。時那東甫同年治葬。近在東南郊外。予過之。談笑西滅滑賊之事。碭山謹禦防。癸酉冬。予亦調發漕標。將士防禦于蕭牆之間。語長緒往復。事過猶慨慷。前春補柳處。近在冰池旁。春深野桃紅。秋高籬菊黃。停雲寄畫卷。賦雪留詩囊。蹤跡昔清遠。須眉今老蒼。短夢暫欹枕。曉鐘已趣裝。征途送遙目。離念繫中腸。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五度浚南走驛車。衝寒冒暑過僧家。買絲客去休澆酒。餽餅人來且喫茶。午喝未忘曾燕炭。雪途還記得浮瓜。請看老衲惟閒坐。尙把星霜改鬢華。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我藏舊卷圖。楚山畫清曉。身未到楚山。安知此境好。今春來武昌。苦雨意殊惱。寒食渡江去。漸覺春雨小。行入竟陵西。陰雲豁然掃。近嶺已飛飛。遠峯猶曷曷。是時東方明。旭日將加卯。蕩漾平湖烟。低向山根透。

新霽氣逾清。若浮海中島。一片綠沉沉。強半是春草。烟淨湖水明。山影向湖倒。碧鏡舒黛眉。繪事遜茲巧。連村柳色多。入麥菜花少。宛轉登山樵。翩翩出巢鳥。始知望山色。城中苦不早。鼓楫下滄浪。青青猶未了。

彝陵峽口望蜀江

橫幅手卷。宋人名之曰橫看子。

岷江本是願朝宗。底事巴西繞萬重。峽口山光青似劍。荆門水勢白如龍。吳船快放三千里。蜀客愁歸十二峯。莫問猿聲在何處。綵雲可待種芙蓉。

荊州懷古

紀南山外古荊州。一片江城渺渺愁。春夜梅花沙市月。西風荷葉渚宮秋。蕭梁書盡名猶在。巫峽雲來夢可留。豈有才人不惆悵。未應王粲獨登樓。

泊調絃口

布帆安穩楚江天。橘樹花香野堦前。南望洞庭好春色。華容山碧水調絃。

荆襄雜詩九首

羊杜祠

羊杜督軍事。被服皆雅儒。襄漢據上游。用此終吞吳。漢石有叟壽。晉碑何遽無。襄陽漢叟壽碑。今尚有揚本。晉碑謂羊公杜公三碑。

鹿門山

隔水鹿門山。沙漲漁梁渡。渺渺滄浪間。隱君從此去。遠岫多松雲。鬱積幽人趣。

襄陽城

漢水以爲池。蕩蕩本天塹。何以三千年。屢見攻與陷。守取在人謀。慎哉以古鑑。

大隄

春風吹漢水。日落峴山西。我自城東來。青旗繞大隄。蕭然何所有。芳草空萋萋。

唐以前都關中。襄樊爲水陸最聚之處。故繁華也。

武當宮觀

巖碑五百載。樓觀猶堂堂。老桂綴青子。春松生古香。羽士無反側。任爾耕武當。

所遇真玉虛宮及各茶庵。皆有古樹。周庵老桂。高出三層樓上。永

樂嘉靖玉虛宮四碑。皆高三四丈。道士俟各山者以千計。皆佃民種山以爲生計。時襄陽觀察請滅汰道流。予否之。

鄖中山

鄖竹萬疊山。民在山深處。賊平民徹特。更造新屋住。壑山復種田。春深麥遮路。

白蓮賊往來鄖竹之時。民多逃亡。或結岩山頂。本不似前明流民與

賊相附。今賊淨民安。連遇豐年。民焚老林。壑山種麥及包穀。多造新屋。情頗安樂。

古郢都

橫江猶未極。歎息此郢中。章華在何許。禾黍空故宮。惟有屈宋辭。萬古流春風。

荆門蒙泉

紛紛春月白。沉沉夜山青。鳴泉出石竇。清渠抱幽亭。何必登高臺。始講蒙卦經。

山半有陸象山講經臺。余謂蒙爲出泉之象。有冒勉長進之義。故蒙

謂果行育德。非專謂童蒙。愚蒙也。一卦之象。不專一義也。

赤壁

千古大江流。想見周郎火。草草下江陵。匆匆讓江左。縱使不東風。二橋亦豈鎖。

蘇軾居三國志疑年錄。謂曹操最感橋太尉之恩。引爲生平知己。亦

壁之戰。二喬年皆三十以外。操豈有鎖二喬之心。杜牧之詩。是爲失言。

鶴園聽鶯

繁林千樹合。夏氣一山清。連巢亂綵羽。倚戶得嚶鳴。百囀猶未已。變柑殊有情。羨彼谷居者。交交朝暮聲。

閱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木葉西風外。秋光滿洞庭。波平萬頃白。露肅千山青。遠浦一何澹。此心相與凝。戈船人散後。楚客自揚靈。

望君山

終古君山色。蒼然壓洞庭。橘烟寒鬱鬱。竹雨夜冥冥。蘭芷因騷佩。魚龍伺樂聽。莫教徒鼓瑟。多恐泣湘靈。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瀟江夜雨連湘潭。午晴雲氣餘秋炎。南行不似重九後。風和川靜如春酣。山村竹鴟路百轉。再宿始到南岳南。入廟拜神謝且禱。今年有雨無不甘。更願神功福三楚。豐年屢協魚旛占。餘閒躋勝上石廬。羣峯按圖相間探。磴高嶺仄下馬走。逐隊扶過肩輿籃。天門疊石作壁壘。上封鑄鏡爲瓦簷。飛流直下絕磴底。千年不卷珍珠簾。風高氣緊殺凡木。但能擁腫生松杉。攝衣步上祝融頂。雲開石出何巉巖。七十二峯四干丈。眼底一一森青尖。昔聞湘中望衡岳。舟行能識九面巖。我今遠從巖上立。那見葉葉湘中帆。惟見帶水自轉折。一條白氣相吞吐。蒼梧地荒禹跡遠。山中近事差可談。少陵側身歎朱鳳。昌黎擲琰多憂讒。鄴侯結廬在何處。烟霞留與張文潛。南軒新安雪中住。直同文定通洛瀛。此外仙釋殊不少。我心鈍拙安能參。駒嘯有碑索不得。奇文曷出楊升庵。名山自念久遊歷。歲月動與行蹤添。嵩高二室昔禱雨。泰岱日觀早具瞻。榻來雙髻雖未白。霜色強半生我鬢。登峯幸門腰脚健。不扶銀鹿身猶堪。鴻雁若迴試寄語。吾於五嶽今登三。

唐懷素綠天庵

蕉葉在何處。曲折入繁林。秋暖無黃葉。徑幽多綠陰。壁間狂草在。石上古苔深。安得住三宿。清宵聽鼓琴。

遊涪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帆隨湘轉尋涪溪。登岸欲摩唐宋碑。密林接葉山徑寂。青蟲當路垂秋絲。橋邊清波眼到底。亂石鑿鑿藏魚兒。蒼崖百尺懸于西。削成絕壁鳥不棲。碑乃魯國之所寫。頌乃次山之所爲。三千里外有水部。十四年後無大師。人實地勝文筆古。過客墨揚爭灑揮。壁立積鏡乾不動。安者見安危見危。江湖豈獨漫郎宅。又遣山谷來題詩。各人忠愛各朝事。大都楚澤騷人辭。事有至難最可歎。靖康俄與靈武隨。惟有溪邊古漁父。欸乃湘烟無所悲。

過瀟湘合流處

零陵城邊黃葉渡。柳侯祠前多竹樹。布帆無恙掛西風。正是瀟湘合流處。瀟湘秋水徹底清。碧山如黛照波明。隨波轉望忘世情。翠鳥趁魚時一鳴。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湘源山下借僧廬。翠嶂清流古畫圖。夜雨瀟瀟聽斑竹。曉雲夢夢望蒼梧。初冬黃葉猶依樹。百里青松盡引途。夾道古松青蒼蓋天。百里不斷。舊名爲引路松。其間又多雜以丹楓黃葉。怪底古人遊興好。聯鸞飛過洞庭湖。兼謂韓文公。仙曹唐范石湖。

摩經室四集詩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毛詩風雅多三疊換韻之體。古人唱歎必三疊而歌之。而後人罕效之何也。丁丑季秋由楚入粵。疊桂舟三章。聊學風詩換韻之體。

桂舟千里上巴陵。細雨斜風過洞庭。岳陽一望瑯波遠。愁絕看山相對青。

桂舟千里溯瀟湘。細雨斜風橘柚香。合江一望滌波遠。人意詩情誰短長。

桂舟千里達湘灘。細雨斜風下九崦。峽山一望白雲遠。南海西江相見時。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卽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嶺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瀛舟。

茫茫沙角外。巡海一登臺。潮向虎門落。舟從龍穴開。瀛帆乘夜月。火礮動晴雷。回棹澳門外。西夷迎節來。

英人奕奕。樂迎瀛舟。

戊寅

摩經室四集詩卷十一

初食荔枝

廣州五月天清霽。荔枝園中摘新荔。碧葉猶連翡翠枝。紺苞急綴珊瑚蒂。尤物由來不易得。久遭詩人譽佳麗。我今飽噉復何難。翻覺古人心太契。味中嫌帶醴酪香。

新荔中微覺有酒氣故白樂天云甘酸如醴酪

竟難微醒入柔脆。我性

與酒不相中。欲使甘蕉共彈例。譽之罔過彈亦非。嗜好酸鹹各生蔽。瓊漿迸齒清沁脾。且擲檳榔與藤蠟。粵人以檳榔扶留藤蠟。雜以糶枝灰共食之。

節樓前木芙蓉

樓前幾樹木芙蓉。看到初冬更覺紅。海暖竟無霜可拒。堂高本有日常烘。千枝次第開相亞。三色參差變不同。最是晚晴廊下坐。一家人在此花中。

詠玻璃窗

紙護窗櫺已策功。玻璃更比古時工。虛堂密室皆生白。曲榭高樓盡避風。尺五天從窺去近。一方垣許見來同。儘教對鏡層層照。不用開軒面面通。疑畫幅裁花爛漫。勝晶簾卻月玲瓏。常留淨几香烟碧。分射深廊蠟炬紅。隔斷寒塵明湛湛。看穿秋水影空空。雖然遮眼全無界。可是身居色界中。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星巖何嵯峨。石室有仙殿。山南閱武場。陣馬得平句。歲貢節小雪。溫暖猶持扇。出城風滿旗。入埒草鳴箭。東南斧柯山。峽對羚羊轉。明霞冠翠微。流露龜光睨。石氣輻生輝。文彩相與絢。儼若几案列。硯山當吾面。直使古今筆。共此一巨硯。踏天工如神。篝火巧剗割。星暈結三巖。水肪截萬片。官求戒騷勞。民取任利便。新阮多恂燥。割賣竟殊賤。吾家舊紫雲。知自茲巖鑿。今日置船窗。似人返鄉縣。忠義老磨研。古人可想見。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書。荅二首。

元老奮天戈。平夷掃穴過。將軍依大樹。百姓種新禾。斬閻勞諸葛。收徽倚伏波。若非公速捷。吾亦警牂牁。
時粵西亦防江。

同備宮寮後。懷人三十年。使車久離別。詩硯各磨研。吾鬢已非昔。公顏豈似前。何時同剪燭。重話菊花天。

昔與相國同官。屬事時。秋冬間齊宿。種菊滿庭。余故有一枝。軒菊趣圖。

自梧州泝灘江經龍門劍窰之險

桂林山南衆水聚。聚水成川必流去。穿谿破峽抉石開。百折千回自成路。此路惟許清灘通。誰使連舟向灘泝。天寒水落石更出。直下龍門如瀑布。水底森然劍戟多。石與水爭激生怒。來船不戒偶一觸。立見欵沈亦何遽。逆行雖難尙少虞。順水飛流每多誤。去年鼓棹險不知。今日重來人始懼。我家珠湖烟水平。小

擬忘機落鷗鷺。過灘人倦夢初來。夢到陂亭狎鷗處。余家北湖有三十六陂亭。

桂林微雪疊雪窗舊韻

桂館逢殘臘。居然刻意寒。山情太奇峭。民事本平安。集霰一何急。迴春應尙難。嶺雲殊惱意。繁縵碧闌干。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每當歲暮多風雪。是憶雷塘老衲時。雲色昏寒低石馬。濤聲嗚咽起松枝。墓門梅樹開猶未。精舍蒲團坐可知。本不能如僧伴住。桂林何況隔天涯。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城西唐李渤所關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煮泉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爲此一日之隱也。

隱山之峯。藹軸可容。一日之隱。客不能從。

隱山之北。覆巖幽澤。一日之隱。栖此泉石。

隱山之中。雲岫四通。一日之隱。我辰所同。

八念

我念雷塘北。庵樓對漢陂。

雷塘即漢書雷波雷陂即雷波。

松楸阡外路。霜露墓前碑。每遇歡華境。常思闕淡時。昔年翹足臥。

幽獨避人知。

右雷塘庵

我念選樓下。廊虛窗復深。詩書秋客意。金石古人心。自我閉門去。是誰憑檻吟。卻留經詁在。聊復擬珠林。

右隋文選樓

我念珠湖岸。先人舊草堂。到門布帆落。曳屐板橋長。偶捕鮮魚羹。旋舂新稻嘗。農鄉好風景。那得久相忘。

右珠湖草堂

我念祠樓上。西窗對墓田。

循唐橋祠樓。西望陳家橋祖墓及江夫人墓皆三里內。

小橋橫白水。老樹帶蒼烟。歸夢曾三宿。鄉心在百年。杜

公有圓石。敢與郭香鏤。

墓刻華山碑在樓下。

右北湖祠樓

我念平山路。清溪十里源。如將萬花谷。并作一官園。烟月家家舫。樓臺處處門。卅年閱川嶽。邱壑不忘鯤。

右平山

我念康山上。高堂出女婢。奮題思白筆。雅集曝書詩。竹馬曾遊處。蒲帆屢過時。故家惟此在。悽絕失蘭池。
亡室江夫人家園有蘭池。今兄弟無人。園池廢失。惟此山為其從弟家耳。

右康山

我念曲江曲。亭中王子猷。詩鈔千卷富。竹看萬竿修。紅雨桃花漲。黃雲稻葉秋。所思殊邈邈。曾此泛虛舟。

詩人王柳村居江洲。予結

曲江亭。柳村選詩千卷。

右曲江亭

我念木蘭院。廢城隨故宮。一林黃葉樹。千載碧紗籠。禮塔思坡老。聞鐘談敬公。墓庵殊不遠。香火老僧同。
唐木蘭院。即王播題詩處。雖雲塘墓庵不遠。院僧心平。兼管墓庵。常住之。

右木蘭院

登桂林樓。巖隱山諸窟洞。

奇峯陽朔盡如簪。一路簪峯到桂林。韓文公有帶水簪山之詠。足力尙能躋此勝。山容真可駭人心。隔林已見星門迥。渡

水方知石寺深。銷盡寒雲飄盡雨。春光猶覺碧森森。

出軸雲籠入軸風，巖皆有洞洞皆通。敢來月窟天根裏，竟到山腰地肺中。九曲穿行人似蟻，兩頭垂飲石如虹。偶因尋得桃花路，東澗外不料潛過絕壁東。

春風幾日滿天涯，平野村林盡有花。流水晴光更搖漾，夕陽暖翠不成霞。人齊飛鳥高千尺，城象盤龍抱萬家。爲喜盛時蠻崗靜，佛泉宜煮瀟溪茶。

六洞唐賢共隱名，何能吏隱臥山城。但教識得林泉趣，自可消除市獄情。道路會須還坦蕩，峯巒毋乃太縱橫。矚鸞顏憶衡湘北，萬頃重湖一掌平。

桂林春望

榕門二月雨餘天，曉霧新晴嫩可憐。山色淨時煇暖翠，李花穠開鬱春烟。閉門豈是陳無己，懶讀將同邊孝先。不爲秀峯留我住，豈審關已著吟鞭。

桂館春夜初晴

才見春宵晴後天，流連光景未能眠。月如停處當頭近，風到和時撲面圓。廢圃竟無花一朵，荒塔惟有石千拳。閉門守黑猶非妙，白不須知是妙玄。

憶江南春

五嶺數千里，氣候判南北。廣州三冬時，雜花已春色。花色既不穠，香氣亦頗齋。入春每驟暖，否則冷雨逼。

今春在桂林。寒氣更鬱塞。不見韶光來。常愁嶺雲黑。中惟三五朝。放晴雨暫息。桃李強自開。豈敵風雨力。江鄉春最暢。花事苦相憶。風日暄和時。香重豔何極。斜陽踏芳草。光景舊省識。始悟江南春。明媚不可得。

送春日去桂林

人在天涯送遠春。遠春還送欲歸人。風光漸帶纏絲雨。雲水原隨淡宕身。玉筍峯多通桂驛。木蘭舟小望榕津。祇憐花事成狼籍。那有殘紅上繡茵。

柳州柳侯祠

柳江猶抱柳侯祠。定是風光異昔時。青箬綠荷非舊崗。黃蕉丹荔有殘碑。徙移故蹟頻消瘴。想望高樓合詠詩。多少文章留恨在。鶯啼花落又羅池。

龍賓道中

柳南山水接龍賓。更度牂牁問遠津。青草氣香疑有瘴。綠榕陰重惜無春。當年木客曾詩客。今日搖人是稻人。四月畚田耕種畢。此間久已不文身。

上林道中

木棉林外鷓鴣聲。人與青山相抱行。三面翠屏方罨畫。一行白鷺更分明。烟清斥壤郊軍射。水滿畚田撞婦耕。自古百蠻驕遠徼。莫將容易說昇平。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

宋史狄青余靖廣源州蠻等傳。載青破僞智高事甚詳。李燾長編曾鞏雜錄。所載亦爲得實。惟沈括夢溪筆談一段。爲世人所口炙者。余昔嘗疑之。今親至邕州。知其侈也。筆談言智高守崑崙關。按上年十二月。鈴轄陳曙戰敗于金城。金城在關之南。曙兵弱而少。若智高固守關。曙必不能至金城。惟智高狃于金城之勝。所以更不分賊在此爲守備。故曾鞏雜錄。載青之言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筆談又言。青值上元。大張燈燭。欲燕飲三夜。次夜二鼓。青稱疾潛出。至曉。座客未敢退。忽報是夜三鼓已奪崑崙矣。此亦謬也。余今由賓州九十里至關頂。由關頂四十里漸落平地。爲金城寨。由金城至南寧府。卽邕城。尙有六十里。而歸仁鋪距城北僅二十里。若武襄十六夜二鼓出賓州。豈三鼓卽能到關。賓州又何以曉卽得報。今以道里及時日推之。必是十六日暮。謀已報關無守備。武襄遂夜冒風雨而出。卽使騎速。亦須五鼓到關。方夜出時。必留密令令步兵十七日曉發。非奪關後返報也。步兵約十七日午後可到關。夜可至金城。十八日曉行。午前可到歸仁。所以一戰卽暮也。狄青傳亦惟言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耳。所言飭者。自是指。在後之大軍而言。固未言張鎰爲三徹夜之燕飲也。武襄到賓。卽斬失律者三十二人。而陳曙之敗。余靖實迫之。武襄不能罪同列而斬其次。所以桂人哀之而立廟。王明清揮塵後錄。有蘇東坡謂陳

崇儀死非其罪之語。夫斬將士至三十二人之多。雖曰明罰。然旋爲三徹夜鐙燭之燕飲。恐無是情。藉曰僞示賊以暇。恐賊謀未聞。而軍心先惰。故示具五日糧。元宵犒兵。或有之。三夜鐙宴。座客待曉。武襄未必如此。沈括所談。非盡實矣。余觀崑崙關不甚險。惟山谿迴複數十里。宜防伏兵。謀者非祇謀備關與否。尤以謀有伏與否爲急。若有備伏。遂不進乎。余思武襄必有佯攻正道。潛兵越行間道之計。今按賓州西南行。由武緣本有路可達南寧城。特多百里耳。又按余靖平蠻京觀碑及平蠻三將題名碑。皆言正月己未。青至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宋史仁宗紀。則以爲戊午日。當以碑爲得實。宋史。皇祐五年正月壬寅朔己未。正是元宵後三日。乃正月十八日也。必余靖碑誌。又言追奔十五里是也。宋史狄青傳。言追奔五十里。亦誤也。由歸仁至城。僅二十里。此碑之所以勝於史也。

皇祐三年冬。武襄入西粵。蕃禁合土兵。師集歷三月。文臣不相牽。宦官不相軋。三十二罪人。毅然縛而殺。曠敗靖迫之。有廟祀鈴轄。一戰大功成。軍制明賞罰。我今來賓州。武襄所頓歇。豈爲宴上元。必待謀而發。我來崑崙關。武襄所夜奪。謀知賊無備。靖沔未及察。若其備伏嚴。此險難直達。間道在關西。佯攻且潛越。我來歸仁驛。武襄所撻伐。山平蕃騎便。左右易馳突。賊氣失標牌。軍聲動刀鉞。此戰以馬上刀奔。破步賊之標牌。我來邕州城。武襄之所拔。詰朝整旅入。智高已夜脫。武襄料賊明。騎蹶使步蹶。武襄在汴。已請蕃落數百。騎早定以騎蹶賊之策。武襄偵賊真。夜

出決倉猝。武襄得地早。過險勢莫遏。武襄防患深。不遽窮其窟。戰績載史書。雖曾識顛末。若非見地形。游談誤沈括。

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鬱水貫烏蠻。樓船舊此間。伏波橫海去。合浦獲徽還。人拜磯頭廟。灘噴水底山。篙師能撥險。滾刺出江灣。

嶺南荔支詞

男福注

嶺外書傳唐伯游。(蘇文忠公荔支嘆詩自注)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死亡。羅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雉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王十朋蘇詩註引李) (註)云。謝承後漢書。唐雉上書云。伏

見交趾七郡。厥生荔支龍眼等。烏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器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云云。(後漢和帝紀) 元興元年。唐雉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如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救

大官勿。風枝露葉。漢宮秋。(荔支嘆) 風枝露葉如新採。(三輔黃圖) 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得名。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如何天寶年間事。(通鑑) 天寶五

歲命嶺南。欲把涪州換廣州。(荔支嘆) 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帝自註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于午谷送入。(胡三省通鑑注) 用蘇說。

人道驪山驛騎長。漫疑不是嶺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考唐時轉運。由揚州入斗門。漕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運入太倉。嶺南貢荔。當亦如轉漕之制。連株成實。輕舟快楫。挺渭

南後。摘實飛麟。一晝夜可至長安。此路難購張九章。(唐書張九齡傳) 其弟九章。(通鑑) 天寶五載。天下風靡。以嶺南節度使張九章。為上七晝夜。必無此事。張九章貢荔枝。按貢荔之事。應在此時。(舊唐書地理志) 嶺南道廣州南蕃郡。

土貢荔支。考東西川土貢皆無荔支。又樂志載南方進荔支事。若是蜀貢。當云西方。不當云南方也。又杜子美詩。憶昔南
海使奔騰。進荔支。又云南方。每擷朱櫻獻。據此數證。已為確實。況于美生於唐代。目擊其事。其為嶺南之荔。更無疑矣。

尤物誰曾比荔支。(蘇詩初食荔支詩) 不知天公有意無。遺此尤物生海隅。又(荔支嘆)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 曲江風度那相宜。(唐書張九齡傳) 宰執薦公卿。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料應自悔初年賦。錯與掖垣人說知。(曲江集) 荔支賦序云。南海郡出荔支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瑰瑰。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甚稱之。

新歌初譜荔支香。(新唐書樂志) 元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支。因名曰荔支香。 豈獨楊妃帶笑嘗。(杜牧之過華清宮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

支。應是殿前高力士。(唐書宦官傳) 高力士。潘州人。潘州今高州。 最將風味念家鄉。

紅雲宴罷有降王。(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 大寶三年。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為常。(宋史劉鋹傳) 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進之。曹朝廷威靈。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燕在座中。且夕劉繼元。又至臣。李先來朝。願執挺

為齋降王長。馬上珠鞍入大梁。(御批通鑑輯覽) 鑑性巧絕。其寶貨橫懸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顆。嘗以珠結鞍勒。此果竟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鑲好工巧。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

難降得去。自應也號小南強。(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 乾和十四年。周遣使來聘。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銷接者遣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蓋譏之也。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牡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

報之也。

不妨長作嶺南人。(蘇詩)日曠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僂耳椰冠竟欲眞。(太平寰宇記)儋州居南海之中。漢置儋耳郡。以其人僂耳。其耳爲名。(蘇詩)在儋州有椰子冠詩云。更將空殼付冠師。

南食昌黎歸去早。(韓昌黎集)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一首。案韓此詩但言椒橙魚蛤之屬。未及荔支。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貶潮州。卽于是年移袁州刺史。未嘗買夏復探春。(蘇詩惠州新年五首)

探春先探樹。買夏欲論園。

端倪養出本天然。(明史陳獻章傳)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獻章之學以靜養爲主。其說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顆顆明珠露下圓。靜裏工夫誰領得。江門

真有荔支仙。(廣州府志)江門海在新會縣城東北十五里。案白沙講學于江門。世人稱爲江門之學。白沙嘗就荔支樹吸其露。作詩云。我是荔支仙。

不須誇暑尙書銜。懷核歸來味共參。(廣東通志)今粵荔有名尙書核者。乃明湛若水從楓亭懷核歸種子四極。此是白沙真種子。(明史方孝孺傳)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

爲囁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甘泉浸得水枝甘。(廣東通志)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一時學者稱爲甘泉先生。甘泉乃白沙弟子。粵中凡近水之荔支。名水枝。近山名山枝。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得雨如何喜。民心造物知。疾雷消亢氣。雄覽展愁眉。慰切誠求後。情酬仰望時。欣欣方被澤。勃勃已忘飢。治粵憂歸我。名亭力在誰。還因天子德。優渥遍蠻夷。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嶺水願南歸。曲江故相曲。將與海通波。又受峽山東。新秋浪瀾瀾。清遠碧如玉。古寺何飛來。高出二禺麓。歸猿夜半啼。老樹終年綠。欲登阮險逕。截取伶簫竹。更陟雲臺峯。披雲望晴旭。頗覺此處山。必宜著我足。北禺有阮險逕多竹舊志有羅隱書

雲臺二篆字今不存余補善立石

此山閱世人。今古若飛速。人自去來耳。山寺無往復。

英德道中

殘暑難消白露中。蒲帆猶自趁南風。孤城古塔三叉水。遠雨斜陽半截虹。生翠石看羣玉染。泥金霞愛暮天烘。篷窗盡日閒如此。翻可行程著靜功。

度梅嶺

郵程猶畏暑。乘夜度梅關。雲氣更成嶺。星光能照山。事停心少靜。途遠力愁孱。試向梅花語。開時待我還。

東林道中詠肩輿瓶中桂花

洪都穠桂綻新黃。折向肩輿石路長。何異桂林三百里。行人步步得秋香。籃輿未肯留蓮社。五柳先生自有家。若是桂香應小住。料因不愛白蓮花。

過淝水

禹貢東陵。卽爾雅之東陵。既此大陵在大江之北。不應迷失。蓋東陵卽廣陵。自合淝水由巢湖入江。合肥地勢平行。至潁州清流關江浦近江。爲陵之中。江都東及泰州爲委長數百里。此陵不與

安慶桐潛相連，爲有灑水界之甚分明也。禹貢曰：至于東陵東迤，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然則大江向東北流，將入海之處，最長大之陵，非此山而何？此山非東陵而何？古稱南北曰輪，東西曰廣，廣陵稱廣，正因東西甚長，至于東陵東字，則對四方之陵而言也。

禹貢東陵爾雅收，清流關直到揚州，請看灑北淮南路，此是東陵西起頭。

鳳陽漲阻夜泊

洪流下商亳，浩翰失平楚，野岸不知名，危橋泊何所，瑟瑟淮南秋，瀟瀟夜深雨，我亦感江湖，鐙前意千縷，那堪鴻雁聲，嗷嗷又遵渚。

宿趙北口

紫極星垣近望中，七千里路暢西風，得看兩次團圓月，才自南雄到北雄。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親賜杯酒恭紀一首

萬壽稱觥金殿開，至尊手賜赤松醅，膝行前席依龍衮，首戴深恩仰玉杯，既醉福年真樂只，載歌颺拜亦康哉，敬將慈惠疆臣意，渥灑仁膏到越臺。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九月黃流楚岸低，迴波又見下青齊，馬蹄去處皆秋水，鴻爪回時已雪泥，歸夢快醒湖壑上，停雲愁在沁

園西春深聽奏單懷續。好使桃花漲舊隄。

偕仲嘉宿雷塘庵樓

空山雨雪獨立時。何人至此方能悟。情迴意迴得返真。世俗那得知其故。松楸多風草多霜。暫來灑涕棲雷塘。暮門夜霧月少光。庵樓翳鏡寒對床。官遊光陰最飄忽。支枕阡岡能幾月。村屋荒雞叫明發。弟入江城兄往粵。此間雲煙寂無人。豈換初心對華髮。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修竹圍若屏。古樹高如塔。木蘭北院中。綠陰翕然合。孤亭一笠新。茶甕復繩榻。風欄終日閒。吾不如老衲。舉以屬坡公。相呼可相答。

選樓蠟梅

六載游踪未到家。春時每憶選樓花。今年得在樓前過。黃蠟梅開鬢也華。

偕張芟塘 雜植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幾年不到平山下。今日重來太寂寥。回憶翠華清淚落。永懷詩社舊人彫。樓臺荒廢難留客。花木飄零不禁樵。剩有倚虹園一角。與君同過渡春橋。

風雪夜行縱陽江

荒江走頽波。昏月弄寒色。飛雪帶雪來。長風起東北。我舟逆流去。超越殊有力。遙夜速水程。十二時行四百餘里。六晝夜自揚州至。
陸王閣。帆索敢斜勒。喧聲警澎湃。縫窗月復黑。危坐待晨光。長燭幾回刻。

舟中望廬山

殘夜滄江雪。匡廬頂上明。曉來青嶂外。疑是白雲生。全弃虎溪迹。多涵鹿洞情。此中吾道在。難與淺人評。
由南康入蠡澤

兩年詩卷住南州。未向彭湖鼓楫遊。今看匡廬得真面。竟推左蠡作遨頭。沙光明淨居陽鳥。雪力清強促夜舟。欲向涪翁問詩派。橫流可要挽江牛。

宗舫

予舊造紅船。取宗愨長風之義。名曰宗舫。爲金山上下濟渡救生諸用。三面使風。最爲穩速。十數年來。創使遠行。竟往來湖北江西諸地。而江西蕪湖等處。亦仿造之。爲救生之用。所救皆多。近年宗舫之外。又增三舟。予名其一曰滄江虹。一曰木蘭身。梅叔名其一曰曲江舫。己卯冬。予由揚州乘此。七日卽至滕王閣下。曾奏言此行之速。而上下江長官趨公。亦間有乘此。始能速達者。換舟赴嶺。留題二詩。

金山飛棹本名紅。我遣來回楚越中。帆脚遠行須把定。莫教孟浪願長風。

滿江晴雪幾舟紅。頗似唐人舊畫中。

予嘗見唐人雪霽江行圖卷。絹長不過二三尺。而舟長幾盈一尺。所著色界淺。帆棹種種。髮鬚皆備。惟于長江。雲遠景則略之。此唐人古拙舊法。與宋元人畫意不同。楊

子橋頭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嶺南古梅祠下。到此已如到家。欲問曲江風度。料應卽似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古梅開驛嶺。芳訊動江關。寒減度州水。香先庾浦山。落帆猶戀臥。登嶠竟忘孱。細雨濃花裏。人從天際還。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天球地球同一圓。風剛氣緊成盤旋。陰冰陽火割向背。惟仗日輪相近天。別有一球名日月。影借日光作盈闕。廣寒玉兔盡空談。搔首問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爲山明者水。舟楫應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裏。晝夜當分十五日。我見月食彼日食。若從月裏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鄒衍善談且勿空。吾有五尺窺天筒。能見月光深淺白。能見日光不射紅。見月不似尋常小。平處如波高處島。許多泡影生魄邊。大珠小珠光皎皎。月中人性當清靈。也看恆星同五星。也有疇人好子弟。抽鏡窺吾明月形。相窺彼此不相見。同是團圓光一片。彼中鏡子若更精。吳剛竟可窺吾面。吾與吳剛隔兩洲。海波盡處誰能舟。羲和

敵日照雙月，分出大小玻璃球。吾從四十萬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地球大于月肆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鸞羽歌

神鸞之品亞鳳皇，和鈴振響何鏗鏘。前年曾說到衡嶽，鑿音一串疑歸昌。前年衡州有大鳥飛鳴，擊鳥隨之音如馬頭車鈴，當是鸞也。奇文

異彩那得見，片羽不得留清湘。今來嶺表控桂海，仙翎頗出暹羅航。焦明振振搏如帶，不入翡翠千金裝。

翅修三尺尾五尺，更比孔雀金花長。連錢珠眼二十四，駉青舞舞繡開吉光。其圓眼雖不及孔雀之金翠，但一羽有二十四五眼，次第相連。古人

乘翟尙渥赭，況此肅肅威儀翔。一揮筆几俗塵遠，宛然長麗飛女牀。

端州北巖綠硯石歌

綠石巖在高要七星巖北，在羚羊峽西北數十里。粵人以綠石爲不鏤墨，然余所鑿之研，殊膩而

發墨。王安石詩云：鳳池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是北宋已有綠端石矣。宋人皆稱端溪爲

蠻溪。故梅堯臣端溪圓硯詩云：紫頭蠻溪硯，其狀若圓璧。

端溪北巖藏硯璞，苔滿烟生暖如玉。何人剖玉出山來，更比端州江水綠。春波綠淨睡不可，山石綠吧有

雲裏。清風吹落筆牀邊，還是沈沈雲一朵。窗前舊葉接梧桐，可憐顏色絕相同。李賀休歌踏天紫，南唐漫

品細絲紅。結鄰稍遠靈羊峽，墨池裝入香檀匣。怕傳新樣出蠻溪，豈有荆公可爲法。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蓮竈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盛朝得士三元瑞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時方伯與狀元同名狀元鄉榜

本名守憲因人占佳氣說樓臺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傾以建爲祥已若從師友論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近科狀元

夢改今名蔣立鋪矣其漆陳沆及陳繼昌皆余門生門下之門生也

粵西平樂峽中

兩餘秋乍新灘江瀨鳴急殘雲臥半山松際一何溼清瀆弄飛泉兩巖夾水立襲人山氣涼空翠入呼吸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千峯如九華直立皆千尺向暮森青尖入夜湛深碧一水相與漾淺漱峯根石餘波拭玻璃淨照天影白

此時秋已新涼蟾半生魄玉宇淡雲流榆花何歷歷斜看露脚飛夜氣溼將滴幽草生暗香蟲喧破山寂

何期來此間清景得今夕停卻扇與鏡野風透絳綵

庚辰嶺南除夕

龍鼎忽已升舉世勳一棄臣官幾何年兩遇此大事峩我觀德殿道路昔猶記深林闕寒雲仿佛入夢寐

先皇廿五載功德滿天地我朝五元年皆有兵事議

順治十八年有鄭成功等海寇事康熙六十一年有烏魯木齊西藏等事雍正十三年有貴州苗疆事乾隆六十年有湖南苗疆事

及門陳雲伯文遜爲江都令尹。遨遊焦山作詩。卽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之柳邨之子歷。余弟亨。

得暇訪雙鼎。雲帆一片橫。金玉茂秋送溪鼎至焦山詩云。他時得暇或相訪。雲帆一片橫。金鼎。好山成舊約。勝侶會高情。僧老詩仍健。江深暑亦清。

何當邀外史。遷石共題名。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南風連日阻江船。太白樓邊水接天。且借詩仙樓檻下。橫鋪一榻納涼眠。

謝宅青山近可攀。朝朝風翠入樓間。飄然詩思生花筆。一朵蓮花青敵山。

樓前夜夜月輪新。不見扁舟捉月人。若把古人較今月。謫仙應是月前身。

東風偶轉晚涼生。急掛長帆趁月明。月下看山青更好。可能不憶謝宣城。

大姑山阻風看月

南風吹山北。紅松逆流也不行。紅松非上水正頂風。皆可行。是日乃上水正南風。偶然驟雨洗湖熱。月出蠡東還夜晴。大姑山

南水萬頃放。松一望何其平。月與水平我平。月金波玉浪碧光精。須臾轉出碧山頂。冰輪碾塔如有聲。星

漢西流過籬背。斜飛露脚涼晶晶。秋風秋色渺何所。夏氣不退誰能爭。漁船鐙火客船笛。夜來且識江湖

情。險懷俗拙坐不飲。余不能酒半杯。卽以爲苦。但著水枕睡便清。廬山夢高月將墮。仿佛芙蓉開玉京。

落日放船好

阻風大孤塘兩日。每至日落。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

落日放船好。彭湖百里寬。山如螺子黛。浸入水晶盤。綉羽不須問。篷窗撤盡看。還當就明月。涼洗浪漫漫。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晝看青山。夜臥皓

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湧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可是江天夜。夜虹綠帆。紅船皆油綠布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振柁初迴舶艤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

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

香稻米飯

家鄉香飯一盂多。半耐咀嘗半耐哦。似到水田閒露氣。稻花開處有殘荷。

大榕

秋暑午猶烈。帆影何彤彤。牽船泝贛水。篷低暈難容。安能有美樾。使我船可艤。前川忽東轉。臨水多大榕。

盤根岸洒洒。鬢蒼波溶溶。藏舟入榕底。愛此涼陰濃。交柯復接葉。老綠疊幾重。漁人與舟子。榕下間相逢。

何時解纜去。且待上下春。前江有新月。相約采芙蓉。有芙蓉江。贛南南康縣。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舊韻一首。

春渡滇江水。秋旋庾嶺關。新恩沓桂海。沉鬱哭橋山。君聖初行健。臣衰不敢辱。朝廷有聲教。仍秉德威還。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
撫印。暨臨鄉試。書誌一律。

廣廈何曾有。萬間聊矮屋。庇孤寒。節交白露天。猶暑氣。吐青雲。地忽寬。爽塲竟饒。選舍樂。風簷頗似在
家安。他年多士兒孫住。可識從前坐臥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E一六五五平

邢

本國學基
經室集四冊
(81281.1)

每部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阮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林東塘 何繼曾 秦泉聲 蔡仲宣 張叔介 章德宣 丁心田 殷師竹 陳敬衡 楊靜齋 龍旭光 印頌文 楊瑞文 楊伯屏 鮑嘉祥 宗大朴 喻飛生)

